rt Harris

权 谋

〔英〕罗伯特·哈里斯 著

[illegible] 译

Lustru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Robert Harris

Lustrum

权　谋

〔英〕罗伯特·哈里斯　著

吕琴 曹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谋/(英)哈里斯著;吕琴,曹伟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995-6

Ⅰ.①权… Ⅱ.①哈… ②吕… ③曹…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1737号

LUSTRUM
© 2009 by Robert Ha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1049

责任编辑:徐如麒
特约策划:邱小群 叶 瑞
封面设计:汪佳诗

权谋
〔英〕罗伯特·哈里斯 著
吕琴 曹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2.25 字数307,000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95-6/I·4786 定价:45.00元

“面对过去的时代，我们总有一种优越感，好像历史为现在只了极少的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是前人的余晖呢?”

J.G. 法雷尔，围攻克里希纳布尔

Lustrum：(1) 复数形式，野兽藏身的窝或巢穴；(2) 复数形，妓院；因此也指道德败坏；(3) 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赎罪性的献，特别是指古罗马监察官们每隔五年举行一次的献祭；引申为年时间”。

第一部

执政官

公元前六十三年

保卫共和国，治理共和国，同等重要啊！

——都注定是徒劳无功！

西塞罗，演讲，公元前六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第一章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当选了罗马执政官。就职典礼的前两天，在共和国舰队驻扎的台伯河水上兵营附近，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

通常说来，这样一件不幸的事情并不会引起执政官当选人的关注，但是这具尸体奇形怪状，有太多可疑之处，而事件本身对公众安全也造成了威胁。负责维持城市治安的本地官吏盖乌斯·屋大维，传话来请西塞罗马上过去。

起初，西塞罗托称工作忙，不愿意去。作为得票最多的执政官候选人，他——而不是他的同僚，另一位执政官[①]——有义务主持元老院的开幕会议，同时他还在准备着就职演说。但我清楚，他不想去是有更多的原因。西塞罗对死亡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生理性厌恶，甚至在竞技比赛中对动物的杀掠，也会使他感到无所适从。有人开始注意到了他的这个“弱点”——唉，在政界，拥有一颗柔软的心总被视为弱点。此时，他本能地要求我代他去一趟。

“当然，我可以去，”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但是……”我的声音小了下去。

“但是？”他厉声说，“但是什么？你觉得不妥吗？”

我不再吭声，埋头继续记录他所说的话。一阵沉默

---

① 古罗马共和国每年会选出两名执政官同时执政

“哎，就这样吧。”最后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屋大维虽然愚笨，但为人稳重可靠，事情一定很严重，否则，他不会这么急着找我。不管怎样，我要保持清醒。”

当时已是十二月下旬了，天空阴沉，寒风凛冽，呼吸都困难。西塞罗住所外面的街上聚集了不少来请愿的民众，他们希望讨个说法。所以一看到这个执政官当选人走出了前门，就马上朝他跑过来。“现在不行，”我把他们挡了回去，“今天有事。”西塞罗披上斗篷，低着头，快步朝山下走去。

穿过斜坡上的中心广场，我们来到了城外的台伯河畔。这里距城区大概有一英里。当时正值洪水期，只见台伯河汹涌奔腾，湍急的水流打着黄褐色的漩涡。前方，台伯岛的对岸，一大群人聚集在码头和起重机中间的空地上（看到这一情形，顺便告诉你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半个多世纪——当时在台伯岛和内陆之间还没有桥）。待我们靠近后，不少围观群众认出了西塞罗，虽然好奇心引发了一阵骚乱，但他们还是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来自水上兵营的军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封锁了现场。屋大维在等我们。

“很抱歉打扰了您，”他握着我主人的手说，“马上就要上任了，您一定很忙。”

“您太客气了，我愿意随时为您效劳。您认识我的秘书泰罗吧？”

屋大维轻蔑地瞟了我一眼。尽管现在人们只记得他是奥古斯都的父亲，但在当时，作为民选市政官的他，拥有着光明的政治前途，要不是因为一场伤寒（大概发生在这次会面的四年后）英年早逝，他很有可能爬上了执政官的宝座。屋大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军用船库，让我们远离了寒风。船库里，一艘战舰被搁置在体积庞大的木质滚轴上，战舰的零件已被卸下，为维修做好了准备。邻近的地面上，躺着一个用帆布裹起来的东西。屋大维顾不上礼节，就掀

开了帆布，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具男孩的赤裸尸体。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看上去大概十二岁。他的面庞精致而安详，颇具女性美，在鼻子和脸颊处，残留着金子颜料的痕迹，闪着细碎的金光，湿漉漉的棕色鬈发上绑着一根红缎带。从喉咙到小腹，他的身体上膛已全部被剖开，内脏器官也全被掏走 没有血，只有一道长长的黑洞，仿佛一条被取出内脏又被塞满河泥的鱼。目睹如此场景，西塞罗在想什么，又如何能保持镇静，我无从得知。但是他一直盯着尸体，艰难地咽着口水。终于，他发出了嘶哑的声音："太残忍了。"

"这还不是全部。"屋大维接过他的话。他蹲下身子，用手托住男孩的头部，把它转向左边，就在片刻间，男孩脖子上裂开的伤口一张一合，仿佛另一张嘴在试图向我们传达某些信息。屋大维看上去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当然，他是一名军人，对死亡已司空见惯 他把男孩的头发拨到脑后，就在右耳上方，一道深深的伤口赫然在目，他把拇指塞了进去。"看到了吗？似乎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他。如果我没猜错，凶器是锤子。"

"他的脸上抹了颜料，头发上绑了缎带。有人用锤子从身后击倒他，"西塞罗把屋大维的话重复一遍，语速慢了下来，看情形似乎他已经推出结论，"然后切破了他的喉咙，最后……剖开他的胸膛，取走了内脏。"

"一点没错，"屋大维说道，"这些凶手一定是想要亲眼目睹取出的内脏。他是祭品——一个活祭。"

在那个昏暗阴冷的地方，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顿时我的头皮开始发麻，簇在脖子后面的头发像一根根针刺着我，我亲身感受到了所谓的穷凶极恶。

西塞罗问屋大维："在这个地方，您知道哪些秘密仪式会采取如此变态的祭祀手段？"

"没听说过。不过据说高卢人——当然也只有他们——会这样做。但目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在城里，那些留在城里的也都是良民。"

"那这个受害者是谁？有没有人来认领他？"

"这就是我请您亲自来一趟的另一个原因。"屋大维把尸体翻过来，让尸体背面朝上。"这里有一个表明归属的小标记，就在这背上，看到了吗？抛弃尸体的人可能忽视了这一点。'C.Ant.M.f.C.n.'盖乌斯·安东尼乌斯，马库斯的儿子，盖乌斯的孙子。这可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更何况将与你共同执政的就是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这个死去的男孩是他的奴隶。"他站起身，在帆布上擦了擦手，然后又用帆布盖上尸体。"您说这该怎么办？"

西塞罗着了魔似地一直盯着地上的那具可怜尸体

"哪些人知道这件事？"

"没人知道。"

"西博里达呢？"

"他不知道。"

"外面围观的群众呢？"

"有人散播谣言，说这里举行了某种祭祀的杀生。但你最清楚不过，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乌合之众。他们说这是你走马上任之前的不祥之兆。"

"也许他们说对了。"

"这么冷的天，他们不会追究的，事情也终究会过去的。我们可以传话给祭司团，让他们举行赎罪仪式——"

"不，不！"西塞罗迅速打断他，目光也飞快地从尸体上收回。

"不要请祭司。他们只会让事情更糟糕。"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告诉任何人。尽快毁尸灭迹。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不准

任何知情人透漏一个字，否则打入监牢。”

“那外面的群众呢？”

“你去处理尸体，我来应付他们。”

屋大维耸了耸肩，“但愿如你所愿”。仿佛事不关己。只剩一天，他就要离任了——我早该想到，他很高兴摆脱了这个麻烦。

西塞罗走到门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然后我看见他端起肩膀，就像以往经常看到的那样，脸上摆出一副自信的表情。他走了出去，费力地爬上一堆木料，准备向围观的群众发表讲话。

“罗马的人民，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传遍全城的黑色谣言是假的！”在刺骨寒风中，为让民众听见，他不得不使劲喊，“回去吧，在剩下的节日里，玩个痛快！”

“我看到了尸体！”一个男人大声叫喊，“那是一个活祭，诅咒共和国的活祭！”

其他人开始跟着嚷嚷：“罗马城遭受了诅咒！”“你的执政也受到了诅咒！”“把祭司们找来！”

西塞罗举起双手向民众示意：“是的，那具尸体的样子是很恐怖，但是你们想怎样？那个可怜的男孩长时间泡在水里。鱼是饥不择食的。你们真想让我请来祭司吗？请来做什么？难道要诅咒鱼？还是祝福鱼？”不少人笑出声来。“从何时开始，罗马人变得害怕鱼了？回去吧，给自己找点乐子。后天就将开始新的一年，你们也将有新的执政官——他向你们保证他将永远守护你们！”

按照西塞罗的标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演讲，但是已经达到了目的，甚至也赢得一些欢呼。他跳了下来，士兵们在人群中为我们开了一条道，我们很快就朝城区的方向返回。临近城门的时候，我回头望了望。围观的群众已经开始散开，闲逛着去找其他消遣。我转身想向西塞罗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演说发挥作用了。而此

时他正弯向路旁的沟渠，吐个不停。

饥饿，流言，焦虑；在城市角落里乞讨的瘸腿老兵，破产农民；喝醉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在商店里滋事；良家妇女公然在客栈外卖身；突如其来的大火，暴风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以垃圾为食的野狗；疯子，卜卦人，乞丐，打架斗殴——这就是西塞罗上任前整个罗马的情形。庞培还在东方率领军团作战，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里，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迷雾般笼罩全城，每个人都在担心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可谁也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据传闻，新的护民官正在与恺撒及克拉苏秘密谋划一件重大的事情，想把共和国土地分给城里的穷人。西塞罗试图打听更多的消息，但被他们回绝了。不管这计划具体是什么，贵族们都会坚决抵制。因为在当时，资源短缺，食物被囤积起来，商店里空空如也，甚至连放债者也无钱放债。

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作为与西塞罗一同掌管政权的另一位执政官，常被人戏称为是杂种——半人半兽，他兼具野性与愚笨，是与西塞罗的死敌喀提林联合起来对抗西塞罗的最合适人选。尽管如此，在预知的危险面前，西塞罗意识到联合的必要性，于是不遗余力，期望能与安东尼乌斯握手言和。但不幸的是，他的努力化为了泡影。下面我告诉你原因。

有一个惯例，在十月里，两个当选的执政官要通过抓阄来决定退休后管理哪个行省。西博里达当时已负债累累，把翻身的机会押在动荡但富饶的马其顿省，在那里他期盼可以发一笔横财。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他手气不好，抓到的是连一只田鼠都不会光顾的山南高卢地区。西塞罗抓到了马其顿。在元老院议会上公布结果的刹那，西博里达脸上露出一副愤怒和惊慌的幼稚表情，整个元老院的元老们都被他的这一丑态逗得前仰后翻。从那以后，他与西塞罗就

断绝了来往

当我们从河边返回西塞罗的住处之后，他发觉很难静下心去构思就职演说，他试图说点什么让我记录下来，却一直未开口。他眼神迷离，一脸的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疑问，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杀死男孩，有什么确凿证据证明他就是西博里达的奴隶。他的想法与屋大维一样：凶手最有可能是高卢人，因为他们有用活人献祭的习俗。西塞罗派人给他的朋友桑珈送去一封密信，询问高卢人是否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身为元老院的一员，桑珈是高卢人的主要资助者，十分清楚高卢人的行径。桑珈回了一封长信为高卢人辩护，认为高卢人绝不会那样做，而且警告西塞罗，如果他坚持他的诽谤性猜想，高卢人将奋力发起反攻。西塞罗叹口气，把信扔在一边，试图将凌乱的线索重新串起来，但是没有成功。在夜幕即将降临之前，他唤人拿来斗篷和靴子，决定再出去一趟。

我原以为他是想去不远处的花园透透气，他经常在那里构思他的演讲稿。但是当我们走到山头的时候，他没有向右拐，而是径直往埃斯奎林城门走去，我惊愕万分，才意识到他是打算去那不洁净的地方——火葬场——这是他以往无论如何不会涉足的地方。城门外，脚夫推着手推车在等生意，再往前走，就是刽子手们的低矮住所，为国家服务的刽子手是不允许居住在城区里的。最后，我们进入了利比蒂娜女神掌管的圣林，成群的乌鸦在林子上空呜咽，我们抵达了神庙。当时，这座神庙就是殡仪公会的总部：在那里可以买到用于葬礼的任何物品，从涂抹尸体的油膏到火化中安放尸体的床，应有尽有。西塞罗向我要了几个钱，前去与一个祭司交谈。他把钱袋交给了祭司。然后出来了一队职业送葬者。西塞罗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们正好赶上。”他说。

我们排成一种简单的队列，穿过利比蒂娜的领地，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次多么奇怪的组合。捧着香炉的送葬者走在最前面，紧

接其后的是西塞罗，我走在最后。在昏暗暮色中，随处可见火葬柴堆燃烧迸出的火焰，随处可闻死者亲属的哀嚎，还有焚香的刺鼻味道——很浓烈，却不足以掩盖焚烧尸体发出的恶臭。送葬者把我们带到公共火葬场，在那里，一个手推车上有一堆尸体，等着火化。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都是一丝不挂，他们穷困潦倒了一辈子，死后也是如此。只有那个被谋杀的男孩例外：我认出了紧紧裹在他身上的帆布，帆布已被牢牢缝起来了。正当几个侍从将他抬起并扔进铁栅栏内的时候，西塞罗低下头，临时租来的送葬者们也开始卖力嚎哭——他们不过是为了多拿几个小费。铁栅栏内火光冲天，很快一切就随风而逝：男孩已经去了那个地方，那是我们任何人都逃不掉的宿命。

这个场景已经镌刻在我的心里。

我们对于将来是一无所知，这是命运给我们的最大恩赐。试着想象，如果我们都能预见我们的愿望最后能否实现，我们的计划最后会有什么结局，或我们最后以怎样的方式死去——这对我们的生活会造成多么大的冲击！然而，我们日复一日地默默活着，像动物一样幸福。但最终，一切都将化为尘埃。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时代能不受这个法则支配；星空下的万物都将湮灭；最坚硬的石头也会消亡。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除了言语。

一番遐想之后，我又燃起了新的希望，那就是自己还能活着经历一些沧桑巨变，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讲述西塞罗在担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那一年间所发生的不寻常事，以及随后四年内发生在西塞罗身上的故事——我们普通人将这一时间跨度称作“五年”，但在神灵眼里，那不过是一眨眼的瞬间。

第二章

翌日，就职典礼的前夕，下雪了——这是一场大雪，通常只有在山上才能见到的那种大雪。细软光洁的白雪覆盖了主神殿的所有庙宇，整座城市仿佛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裹尸布——足足有一掌厚。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自然现象，即使我活了这么多年，之后也再没经历过。罗马下雪？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是预示着什么？

西塞罗寸步不离他的书房，在小火炉旁烤着火，继续为演讲做准备。他不相信任何征兆。当我急匆匆闯进书房告诉他外面下雪了，他只是耸耸肩，“那又怎样？”然后我惴惴不安地跟他讲斯多葛学派为征兆做的辩护——如果有诸神存在，他们一定会关心生灵，如果他们关心生灵，他们一定会把旨意传递给我们——他笑着打断我的话：“全能的不朽之神一定有比雪花更清晰的表达方法。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一封信？”他转身面向书桌，摇着头嘲笑我的盲目，“说真的，泰罗，去做你该做的事吧。不要让其他人来打扰我。”

我悻悻地离开了，检查完就职典礼的安排之后就开始整理他的演讲稿。到那时，我已经为他做了十六年秘书，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不管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我都了如指掌。那段时间，我就在书房外的折叠桌上工作。我为他把不速之客挡在门外，随时听取他的吩咐。那天早晨，也是在这个位置，我听到了房子里的所有动静：特伦提娅在餐厅里进进出出，对女仆大吼大嚷，说房间里摆放的花不够新鲜漂亮，配不上她丈夫的新身份，然后又抱怨厨师

为晚宴准备的菜单不够丰富；刚满两岁的小马库斯，摇摇晃晃地跟在特伦提娅身后，对着外面的雪兴奋地大喊；亲爱的图丽娅，已经十三岁了——她在这个秋天就要嫁人，她正和她的导师练习希腊六韵步诗。

这就是我的工作，直到晌午过后，我才有机会再次出门。时间也不早了，大街上却不见人影。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气氛当中，如午夜般万籁俱静。天空阴霾，雪已经停了，水雾在地面上结成了冰层，闪烁着微光。甚至现在，我都能回忆起当时用鞋尖踩破冰层的感觉——这是年事已高的人的记忆特性，总记得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深深地倒吸一口气，正准备回到暖和的屋里时，隐约听到从寂静中传来声响，那是鞭子的劈啪声，伴着叫喊和呻吟。不一会儿，四个身穿制服的奴隶抬着轿子从街角摇晃着过来了。监工头在旁边一路小跑，朝我的方向挥舞着鞭子。

“嘿，你！”他大喊道，“那是西塞罗的家吗？”

我告诉他是的，他马上转头叫嚷——“就是这条街！”——说完用鞭子猛力抽打离他最近的奴隶，那个可怜的家伙差点摔倒 监工头在积雪中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把腿抬到腰部。就这样，他艰难地朝我走来。在他身后，第二乘轿子出现了，紧接着是第三乘，第四乘。他们离屋子越来越近，很快轿子停了下来，轿夫们都陷在雪里，颤颤巍巍地倒在轿子上，就像精疲力尽的水手倒在船桨上。我根本没有心情去关心这种事。

“这就是西塞罗的家，”我试图声辩，“但是他不想接待客人 ”

“他会见我们！”熟悉的声音从第一乘轿子里传出来，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拨开帘子，原来是元老院贵族派的领袖人物，Q. 路泰提乌斯·卡图卢斯。他裹在皮大衣里，只露出了尖下巴，活像一只心怀不轨的大黄鼠狼。

“元老，”我向他鞠躬，“我这就去向他汇报您来了 ”

“不只我一个人。”卡图卢斯说。

我沿街望去。瓦提亚·伊索里库斯——奥林巴斯的征服者，元老院之父——从第二乘轿子里僵硬地爬了出来，嘴里还咒骂一把老骨头不中用了——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军人。站在他旁边的是Q. 霍滕修斯——西塞罗在法庭上最强劲的对手，元老院最钟爱的辩护律师。他又转身伸手去搀扶第四位议员，他看上去老态龙钟，干瘪的深棕色脸庞，牙齿仿佛也掉光了，我没有认出来是谁。我想他一定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

“尊敬的元老们，”我极度殷勤地说道，“请跟我来，我这就去通知当选执政官。”

我悄声告诉门卫把他们带到大厅的另一端，我只身赶往西塞罗的书房。快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我听到了他慷慨激昂的声音——“同胞们，够了！”——然后我推门进去，看到他背对我，面向我手下的两个秘书索西特乌斯和罗莉娅练习演讲。他伸出一只手，把拇指和中指绕成一个圈。“你，泰罗，”他继续说着，依然背对我，“我说：不要再来打扰我！这次神给我们发了什么信号？漫天大雾吗？”

秘书们吃吃地笑起来。他即将实现他一生的抱负，前日的烦扰也没能阻挡此刻的好心情。

“元老院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您。”

“这才是我说的不祥之兆。都有哪些人？”

“卡图卢斯，伊索里库斯，霍滕修斯，还有一个我不认识。”

“贵族的精英们？都来这里了？”他转过头，警觉地看了我一眼。“在这种天气里？这里恐怕是他们踏足过的最小的屋子！他们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这样吧，你一定要做好详细记录。”他整了整宽外袍，将下巴露在外面。“我看上去怎样？”

"执政官的气派。"我肯定地回答。

他跨过一堆废弃的演讲稿，径直走向大厅。家奴已经给四位到访的客人端来了座椅，但只有一位坐着——就是我不认识的那位步履蹒跚的老议员。其他几位站在一起，都由各自的随从伺候着，显然，来到出身卑微的"新人"的陋室，他们深感不自在——而他们又是不得已才选这位"新人"为执政官。更过分的是，霍滕修斯还拿出一块手帕捂着鼻子，仿佛西塞罗的低贱血统会要了他的命。

"卡图卢斯。"西塞罗一进房间就友好地招呼道。"伊索里库斯，霍滕修斯，太荣幸了。"他挨个向前任执政官点头致意，走到第四位议员身旁时，我看到他也迟疑了——即便他拥有非凡的记忆。"拉比里乌斯。"苦想一阵之后，他叫出了名字。"盖乌斯·拉比里乌斯，对吗?"他伸出手，但是这个老家伙没有反应，西塞罗趁势做出欢迎的样子。"欢迎来到我家，真是太荣幸了。"

"没什么好高兴的。"卡图卢斯说。

"简直就是侮辱。"霍滕修斯说。

"是场战争，"伊索里库斯宣称，"就是这样。"

"好吧，很难过你们这样说。"西塞罗和气地回答道，他并不总是把他当回事，就像很多有钱的老人一样，他们把最细微的不适都看作是世界末日。

霍滕修斯打了个响指，他的随从把一封盖了戳的法令文件递给西塞罗。"昨天，护民官委员会传唤拉比里乌斯出庭。"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拉比里乌斯就抬起头。"我可以回去了吗?"他哀怨地问道。

"再等会儿。"霍滕修斯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他，那个老家伙只好低下头。

"传唤拉比里乌斯出庭?"西塞罗重复了一遍，满脸疑虑地看着他，"他还能犯什么法?"他大声读着传票，好让我记下来。"'指控

被告谋杀护民官 L. 撒图尼努以及践踏元老院的神圣领地。’”他茫然地抬起头。“撒图尼努？他不是好多年前就被杀死了吗——四十年了吧？”

“三十六年。”卡图卢斯纠正他。

“卡图卢斯应该清楚，”伊索里库斯说，“因为他在场，我也在场。”

卡图卢斯从嘴里吐出撒图尼努的名字，似乎那是毒药。“撒图尼努！这个流氓！杀死他也不是犯罪——是为民除害。”他张望远处，仿佛在审视一座庙宇墙上的巨幅壁画：在元老院谋杀撒图尼努 “我把你和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西塞罗。他是那种最坏的极具煽动性的护民官：因为他杀死了我们的执政官候选人，元老院就宣布他是国家公敌。这之后，群众也抛弃了他。但在我们抓住他之前，他带着一帮同伙占领了主神殿，然后我们切断了水管！那是你的主意，瓦提亚。”

“没错。”这老将军回忆起往事，两眼开始发光 “我知道怎样组织围攻，即使在那种情况下。”

“果然不出两天，他们就投降了，在审判开始之前，他们就暂时住在元老院里 但我们认为他们肯定会再次逃跑，所以我们爬上屋顶，掀开瓦片，用石头砸他们。他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处，就像阴沟里的老鼠尖叫着乱窜。就在那个时候，撒图尼努停止了抽搐，其实也很难认出他了 ”

“拉比里乌斯和你都在屋顶上吗？”西塞罗问。他看完我做的笔记，抬起头盯着那个老家伙——他面无表情，脑袋轻轻地颤动着——实在难以想象他参与过这样的行动。

“噢，是的，他也在 ”伊索里库斯肯定地回答。“我们有将近三十人 那个时候，”他又补充了一句，随即把手攥成拳头，骨节分明，“我们还算有地位 ”

“最重要的问题，”霍滕修斯不耐烦地说——他比同伴们的岁数都要小，明显厌倦了老调重弹——“不是拉比里乌斯在不在现场，而是他被指控的罪名。”

“是什么罪？谋杀？”

“最高叛国罪。”

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听说过这一名词，西塞罗不得不将它拼给我听。“最高叛国罪，”他解释说，“也就是老一代的人所说的叛国罪。”他转向霍滕修斯：“为什么用的是废弃的法律？为什么不以叛国罪起诉他，直接明了，却偏偏要这样做？”

“因为对叛国罪的判决是流放，而最高叛国罪是死刑——还不是绞刑。”霍滕修斯向前探出身子以便强调他说的话。“如果他们发现拉比里乌斯有罪，他就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什么地方？”拉比里乌斯站起来问，“我这是在哪里？”

卡图卢斯轻轻地把他按在座位上，“冷静点，盖乌斯，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但是不会有陪审团参与对他的审判，”西塞罗提出反对，“这可怜的家伙已经老糊涂了。”

“最高叛国罪不会在陪审团前举行听证会，这就是此事的高明之处。只有两位特别委任的法官参与审判。”

“由谁指派？”

“我们新上任的市区司法官，兰图鲁斯·苏瑞。”

这个名字让西塞罗不寒而栗。苏瑞曾经也做过执政官，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同时又愚蠢至极。在政治中，这两种品质经常是并存的。

“这个老昏君挑选了谁做法官？我们知道吗？”

“一个是恺撒，另一个还是恺撒。”

“什么？”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和他的堂兄卢修斯被指派审理此案件。”

“恺撒是幕后人?”

“那判决就成定局了。”

“但是一定还有上诉的权利,”西塞罗以一种警告的口吻坚决地说道,“只有经过适当的审判才能处死一个罗马公民。”

“噢,没错,”霍滕修斯苦涩地说,“如果发现拉比里乌斯有罪,他当然就有上诉的权利。但是棘手的地方就在这里。审判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所有公民面前,到时候他们全部都会聚集在战神广场上。”

“那将是多么壮观的一幕!”卡图卢斯打断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罗马元老在一群暴民面前受审?他们绝不会将他无罪释放的——那是剥夺他们的娱乐。”

“这将挑起一场内战,”伊索里库斯直截了当地说道,“因为我们坚决反对。你听到了吗,西塞罗?”

“听到了”西塞罗一边回答一边快速浏览那张传票“是哪位护民官提出的指控?”在文件的落脚处,他看到了一个名字,“拉比努斯?他是庞培的手下,正常情况下,他不会惹是生非。他在搞什么鬼?”

“好像在撒图尼努身旁死去的就是他的叔叔,”霍滕修斯不屑地说道,“为了家族的面子,他要复仇。真是一派胡言。整件事情就是恺撒和他的同伙想攻击元老院的幌子”

“那你打算怎么办?”卡图卢斯问西塞罗,“是我们选的你,还记得吧?尽管我们中还有人固执己见。”

“你们想让我怎么做?”

“你说呢?当然要为拉比里乌斯的生命而战!公开揭露恺撒那帮人的罪行,在公众面前和霍滕修斯一起做拉比里乌斯的辩护人”

“好吧，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西塞罗盯着他的对手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出现。”

“我不像你一样对这种事情还很有兴趣。”霍滕修斯冷淡地接上一句。

“都这个时候了，霍滕修斯，就不要生气了。我很荣幸在法庭上和你共事。但是我们不要陷进他们的圈套。我们看看能否不经过审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避免审判呢？”

“我去和恺撒谈谈，弄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看能不能和他达成某种妥协。”一听到“妥协”这个词，三位前任执政官都立马表示反对。西塞罗举起双手说：“他一定想要点什么，去听听他怎么说，这样做对我们也无害。我们要给国家一个交代，给拉比里乌斯一个交代。”

“我想回家，”拉比里乌斯沮丧地说，“请问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不到一个小时，我和西塞罗也出门了。我们沿着空寂的街道往城里走，这不寻常的积雪在我们靴子底下嘎吱作响。我们再一次独行，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场景还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西塞罗冒险只身前往罗马的最后一段时光了。他拉上披风的帽子盖住头，不想被人认出来。在那个寒冬，即使白天走在最繁忙的大街上，也是不安全的。

“他们不得已会妥协的，”他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没有其他选择。”他突然抱怨起来，无可奈何地踢脚下的雪，“泰罗，难道我的执政官生涯避免不了这些事？一年的时间都要在贵族议员和平民议员之间来回斡旋，不让他们互相残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我们俩也只好在沉默中继续赶路。

那个时候，恺撒的家也在萨布拉，差不多就在西塞罗家下面。那是他们家族的遗产，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毋庸置疑，房子一直保存得很好。但是到恺撒继承房子的时候，他的邻里都已经一贫如洗了。雪地上到处都是烧尽的煤灰，还有人从路旁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扔出粪便，凸显出狭窄街道上的邋遢气息。乞丐们哆哆嗦嗦地伸出手要钱，但是我身上没带钱。我记得当时有几个淘气的小孩往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身上掷雪球，把她吓得直叫。一路上有两次，我们看到了从雪地里露出来的手和脚，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夜里被冻死了。

恺撒的家位于萨布拉底部，就像成群结队的小鱼跟在鲨鱼后面期待能吃上一两口它的残渣，恺撒也在伺机而动。他家位于鞋匠街的末端，两侧是摇摇欲坠的楼房，都有七八层那么高。结冰的衣服晾在两栋楼之间，看上去就像一对衣衫褴褛的酒鬼在各自楼顶上互相拥抱着。十多个长相粗鲁的家伙在他家大门外围着一个火盆跺脚取暖。我们在外面等着回话，我从背后就能感觉到那些家伙都在用饥渴而奸猾的眼光盯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扒光。

“这就是审判拉比里乌斯的公民。”西塞罗嘟囔着，“这个老糊涂没有任何机会能赢。”

管家接过我们的披风，把我们带到了客厅，然后去给主人报信，我们就留在客厅里观看恺撒家族前辈的冰冷面具。奇怪的是，在恺撒的直系前辈中只有三位前执政官，对一个号称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建立之日并奉维纳斯为祖先的家族来说，这个数目实在是少得可怜。他们供奉着一尊小铜像，那就是维纳斯女神。这座雕像虽然很精致，但已经布满刮痕，变得破旧不堪，地毯、壁画、褪色的织锦还有家具也是如此：显赫一时的家族逐渐没落。我们悠闲自在地欣赏这些祖传遗物，时间过得很快，恺撒却还没现身。

“你不得不佩服这人，”西塞罗说道，他已经在厅里来回走了

三四圈，“我是马上就要成为罗马最高地位的人，而他还不是司法官。我却在这里等着，等着讨好他！”

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人在一扇门后看我们，原来是一个神情严肃的十岁左右的女孩，她肯定是恺撒的女儿茱莉亚 我朝她笑了笑，她撒腿跑开了。不一会儿，恺撒的母亲奥蕾莉娅从同一扇门后走了出来。她长着一张狭长的脸，眼睛漆黑，神情老练，恺撒就是这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都具备猛禽的某种特性。她散发出的气息同样也是冷冰冰的和气。西塞罗很多年前就和她打过交道。她的三个兄弟——科特斯三弟兄——无一例外都当过执政官，如果奥蕾莉娅生为男人，毫无疑问她也会爬上这一宝座，因为她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精明和勇敢。正因为如此，她寄希望于儿子的事业，并从中得到满足。在长兄去世之后，她决定让恺撒接替他的位置，成为祭司团十五个成员中的一员——这是明智的一步，稍后我会提到。

“西塞罗，请原谅他的无礼，”她说，“我已经提醒了他你来了，但是你清楚他是怎样的人。”

随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我们回头看到一个女人正朝房门走去 显然她不希望被发现，但是她的某只鞋一定是松了，她不得不靠着墙系鞋带，她的一头红发蓬松不整。她内疚地瞥了我们一眼 我不知道谁会更尴尬：波斯杜米娅——这个女人——还是西塞罗，因为他太了解她了，她是他的好朋友塞尔维乌斯·苏尔庇西乌斯法官议员的妻子。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应该会参加西塞罗的晚宴。

他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维纳斯铜像那里，假装在进行谈话——“真是太精美了！是米隆的作品吗？”——他没有抬头，直到她离开。

“你做得很得体，”奥蕾莉娅称赞他，然后沉下脸摇了摇头，“我不是责备我儿子和其他女人私通——男人嘛——但是现在的一些女性真是不知羞耻，令人难以置信。”

"你们在谈什么？"

这是恺撒热衷的小把戏，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喜欢出其不意地从后面冒出来——听到他硬邦邦的声音，我们三个人都转头看他 我终于见到了他，他的大脑袋浮现在下午逐渐暗淡的光影里。总有人问我有关他的事情："你见过恺撒啊？他长得怎样？赶快告诉我——伟大之神恺撒到底是什么样子！"噢，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是刚柔并济的一个古怪混合体——长着士兵般结实的肌肉，穿的却是颓废公子哥的松垮短袍；一边因刻苦锻炼而大汗淋漓，一边又往身上抹上香喷喷的番红花油；平易近人的魅力之下掩藏着残酷无情的野心 "你要小心她，西塞罗，"他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接着说，"她比我们还要关心政治，对吧，母亲？"他从后面揽住她的腰，亲吻她的耳根。

"不要说了。"她挣开他，假装生气的样子。"你们总是让我撞见。你的妻子去哪儿了？她总是一个人出门，也不像话。她回来后，让她来找我。"说完之后，她优雅地向西塞罗点头致意。"祝愿你明天一切顺利。成为家族中当上执政官的第一人，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成就。"

恺撒满怀钦佩之情目送她离开。"说真的，西塞罗，"他说，"这个城里的女人远比男人厉害，你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恺撒说这番话难道是在暗示他也想引诱特伦提娅？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最好战的高卢部落也比她更容易征服。"我来这里不是和你讨论罗马的女人，"他说，"即使你可能是这方面的老手。"

"那你为什么来呢？"

西塞罗向我点头示意，我打开文件袋拿出法院传票交给恺撒。

"你想贿赂我？"恺撒笑着回答，直接把传票交回给我。"我不想谈论这件事。我是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

"我想让你宣判拉比里乌斯无罪释放。"

恺撒露出了极为独特的阴森森的轻笑，然后把一缕头发拢到耳后。"你果然这样做了。"

"恺撒，现在，"西塞罗极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耐心地说道，"让我们坦率说吧。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你和克拉苏命令护民官们这样做的 我甚至怀疑拉比努斯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个不幸惨死的叔父，直到你们告诉他。至于苏瑞——要不是有人告诉了他，他肯定还以为最高叛国罪是一条鱼呢。这是你们另外的一个计划。"

"老实说，我不能跟你谈论我要审判的案子。"

"好吧：你这次起诉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吓吓元老院。"

"这个问题你要去问拉比努斯。"

"我现在就问你。"

"那好吧，既然你这样逼我，我更愿意说这是一个提醒，提醒元老院如果胆敢通过杀害人民的代表来践踏人民的尊严，人民迟早会报仇。"

"难道你真以为恫吓一个孤苦无助的老人就能提升人民的尊严？我刚从拉比里乌斯那里回来，他的智力已经完全退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受到恫吓呢？"

很长一段时间过后，西塞罗换了一种口气说道，"盖乌斯，听我说，我们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我想他在这里特意用了强调的语气）"我能给你提一些善意的忠告吗，就像哥哥对弟弟那样？你现在是前途无量，你还很年轻——"

"没那么年轻了！亚历山大大帝死去的时候，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三岁！"

西塞罗礼貌地笑了；他以为恺撒不过是在开玩笑。"你还年轻，"他重复道，"拥有极高的声望。为什么要挑起事端来破坏你的声望呢？处死拉比里乌斯不仅让民众与元老院势不两立，而且也会败坏

你的荣誉。今天你能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明天那些聪明人就会起来反对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我愿意去冒险。”

“你是不是很清楚，我作为执政官不得不为他辩护？”

“噢，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马库斯——我能以朋友的身份回答你吗？你想一想，你面对的是势均力敌的较量 我们的支持来自民众、护民官以及半数的司法官——为什么甚至连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你的执政官同盟，也在我们这一边！你还有谁？贵族议员？但是他们鄙视你。当他们觉得你毫无用处时就会抛弃你。照我看来，你只有一个选择。”

“是什么？”

“加入我们。”

“啊。”西塞罗在估量一个人的时候，习惯用手掌托住下巴，他就用这种方式注视着恺撒，沉思良久，他才说，“那我要怎么做？”

“支持我们的法案。”

“我又会得到什么呢？”

“我敢保证我和我的堂兄会从心底同情那个可怜的拉比里乌斯，因为他已经老糊涂了。”说完，恺撒的薄嘴唇露出了笑意，但他的漆黑眼珠却还死死盯着西塞罗。“你说呢？”

在西塞罗还没来得及回答的时候，我们中断了谈话，恺撒的妻子回来了。有人说，恺撒仅仅是在母亲的催促下才娶了这个女人——她叫庞培娅，因为这个女孩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这种联姻关系会派上用场。但是就那天下午的所见，我可以说她的魅力不止于此。她远比他年轻，大概二十岁的样子，肤若凝脂的脖子和脸颊被冻得白里透红，一双褐色大眼炯炯有神 她抱住她的丈夫，像抱一只小猫那样把他揽在怀里，然后又对西塞罗大献殷勤，夸赞他的演讲很精彩，甚至还提到她读过他的一卷诗集 在我看来，她是喝醉

了。恺撒并没有把她当回事。

“母亲要见你，”她像小姑娘一样撅起了嘴，他开始劝她，“好了，去吧，”然后他发出命令，“不要愁眉苦脸的。你知道她是怎样的人。”他拍了拍她的背，送她离开。

“这么多女人，恺撒，”西塞罗对他冷嘲热讽，“不知下一个会从哪里冒出来？”

恺撒笑着说：“恐怕你要带着对我的不好印象离开了。”

“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印象从未改变。”

“那么好吧：我们还用商量商量吗？”

“这就要看你的法案都有哪些内容了。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些竞选口号。像‘让失地者有其地’‘让饥饿者有其食’，我还要了解更多的细节。或许还有一些特许权。”但是恺撒面无表情，没有回答他。一阵沉默之后，气氛有些尴尬。最后西塞罗背过脸去，用低沉的嗓音嘟哝。“就这样吧，天也黑了，”然后他对我说，“我们该走了。”

“这么快？不要来些点心？那我带你出去吧。”恺撒非常热情：他的一举一动永远都无懈可击，即便是在他判处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你考虑一下，”他领着我们穿过简陋的过道，继续说，“如果你加入我们，在职期间你都会很轻松。明年你就将结束任期，离开罗马，去总督的宫殿里生活，在马其顿赚大把大把的银子，过衣食无忧的日子。然后归来，在那不勒斯湾买一套房子，研习哲学，撰写回忆录。反之——”

门卫走上前帮西塞罗穿上披风，但是西塞罗挥手叫他离开，然后转向恺撒：“反之？反之什么？如果我不加入你们？那会怎样？”

恺撒苦恼地大吃一惊。“没有任何事情是针对你个人的。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我们也不想伤害你。事实上我想让你知道，如果哪一天你遇到生命危险，你总是可以依靠我的庇护。”

“我总是可以依靠你的庇护？”我很少看到西塞罗无语的样子。但是在天寒地冻的那一天，在那栋逼仄破旧的房子里——房子周围住的都是肮脏邋遢的人，我看到他在竭力思索能充分传达他此刻心情的话语。最后他还是无言以对。他披上披风踏到门外的雪地上，还在街上晃荡的一帮痞子向他投来凶狠的目光，他心不在焉地向恺撒告别。

“我总是可以依靠你的庇护？”在艰难的上山途中，西塞罗又重复了一遍 “他是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他很自信。”我冒昧地说了一句。

“自信？他把我看作是他的门客！”

这一天行将结束，这一年也随着这最后的一个冬日下午迅速溜走 棚户区里亮起了灯。有人在我们头顶上方呼来喊去。不少烟囱里都冒出了浓烟，我能闻到饭菜的味道。在街角里，有虔诚的信徒摆上了小碟的蜜糕，是附近诸神的新年供品——因为在当时，我们敬拜的是交叉路口的神灵，而不是奥古斯都大帝——饥饿的鸟儿们正好找到了晚餐，在我们匆忙经过时，它们扑动翅膀飞起来，然后又栖息下来。

“想让我去给卡图卢斯和其他人报信吗？”我问。

“去告诉他们什么？如果我暗中背叛他们，恺撒就会饶恕拉比里乌斯吗？”他大步走在前面，因为带着满腔怒火，步伐也更有力。我费劲地跟在他身后。“我注意到你没有记录他所说的话。”

“好像那样不大合适。”

“你应该做记录。从现在起，你不能漏下每一件事。”

“是，长官。”

“我们正在危险水域里跋涉，泰罗。每一座暗礁和每一股水流都必须在图纸上标出来。”

“是，长官。”

“你还记得这次谈话吗?”

“应该没问题。大部分都记得。”

“好的。等我们回去后就尽快把它记下来。我要有一本记录在手边。但是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特别是在波斯杜米娅面前。”

“你认为她还会来参加晚宴?”

“噢，是呀，她会来——她可以向她情人汇报情况啊。她也太不知羞耻了。可怜的塞尔维乌斯。他还以她为荣。”

等我们一回家，西塞罗就上楼去换衣服，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把我还记得的每一样事情写下来。现在我写回忆录的这会儿，这卷资料就在手边：西塞罗将它保存在机密文件中。像我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褪色发黄，边也已经磨损。但是同样的，像我一样，它还是可以理解的，几乎每一次我拿起它贴近耳朵时，恺撒硬邦邦的声音就会传进来。“你总是可以依靠我的庇护……”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完成我的记录。这时候，西塞罗的客人都已经陆续赴约了。我躺在那张狭窄的床上，回想之前我亲眼目睹的一切。我并不介意承认自己有些焦虑，因为我的天性里没有长出那样的神经来应付公共生活。我就乐意守着自己的家产：我一直都梦想能拥有自己的小农场，我能在那里安居，并开始写作。然后是我有一笔存款，私底下我还希望西塞罗赢得执政官选举后能给我自由。但是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他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我已经年过四十了，不由得开始担心自己死去时还是个奴隶。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总是让人伤感万分。两面神能望见前方和后方，然而如果都能像他那样，未来有时就不那样让人神往了。但在那个夜晚，我为自己感到特别难过。

总之，直到很晚我才去找西塞罗，在他们差不多用完餐的时候，我来到餐厅的门边，好让西塞罗能看到我。这个餐厅小巧而舒

适，新装饰上的壁画让客人仿佛置身于西塞罗位于图斯库卢姆的花园。房间里有九个人围着桌子就座，三个人在沙发上躺着——这是个完美的数目。就像西塞罗预测的那样，波斯杜米娅还是来了。她身穿一件缩水了但仍显宽松的礼服，神情镇定，好像下午的尴尬从未发生过。靠在她旁边的就是她的丈夫塞尔维乌斯，他也是西塞罗结交多年的老友，罗马最出色的法官：在这个律师满城的地方，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要在法律界脱颖而出，有点像在冰冷的水里洗澡——适度的振奋，过度的刺激——随着光阴流逝，塞尔维乌斯的驼背越来越厉害，他行事也越来越谨慎，而波斯杜米娅依旧是一个大美人。尽管如此，他在元老院还是有一大批拥趸，他的野心——以及她的野心——都日趋变大 他计划在这个夏天竞选执政官，西塞罗也答应要鼎力支持他

西塞罗还有一个比塞尔维乌斯更铁的朋友，他就是阿提克斯 他正靠着他的姐妹庞波尼娅，她嫁给了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唉，他们的婚姻并不幸。可怜的昆图斯：看上去他又像往常那样借酒消愁了，好把自己从庞波尼娅刺耳的奚落中解脱出来 最后一位客人是年轻的马库斯·凯里乌斯·鲁弗斯，他是西塞罗的学生，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故事。西塞罗靠在特伦提娅和心爱的图丽娅中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微笑着听他说长道短，你绝对想不到西塞罗还有烦恼 然而这就是成功的政治家惯用的一个伎俩，能够同时将很多事情牢记于心，一旦需要，也能游刃有余，否则生活会不堪忍受。片刻之后，他看着我，朝我点头示意。“朋友们，”他的声音盖过了窸窸窣窣的闲聊声，“时候不早了，泰罗也提醒了我，明早还有一个就职演说。有时候啊，我觉得他才是执政官，而我是秘书。”大家哄堂大笑，我感到自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女士们，”他继续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耽误一点时间，邀请男士们去我的书房一趟。”他用餐巾擦完嘴角，随手扔在桌上，然后

起身向特伦提娅伸出一只手，她笑盈盈地接受了，这一笑很让人惊讶，因为太少见了。她仿佛是一株长着芊芊细枝的冬季植物，在西塞罗成功光辉的温暖下，突然绽放出花朵——以至于事实上她抛弃了与生俱来的吝啬作风，好好打扮了一番，使自己配得上执政官夫人及未来马其顿总督夫人的身份。她那件崭新的礼服上缝满了珍珠，新首饰在她身上到处闪耀着光芒：她细窄的脖子，单薄的胸襟，还有她的手腕和手指都戴着首饰，甚至她那又黑又短的卷发也插满了珠宝。

客人们陆续退出餐厅，女人们朝中庭走去，男人们移到了书房。西塞罗吩咐我关上门。他脸上的欢乐表情瞬间消失。

“兄长，这是怎么回事？”昆图斯问道，他手里还握着酒杯。“你看上去像吃了一只坏牡蛎。”

“我真不想破坏这样愉快的夜晚，但是出现了一个难题。”他皱着眉头掏出了那张发给拉比里乌斯的令状，然后讲述了下午的经历，包括元老院派来代表团以及随后他拜访恺撒的事情。“泰罗，把那个恶棍的话读出来给大家听听。”他命令道。

我照做了，读到最后一部分时——也就是恺撒说要提供庇护——其他四个人面面相觑。

“噢，”阿提克斯说，“如果你出尔反尔背叛了卡图卢斯和他的朋友，也许你需要恺撒的庇护。但是选举前你对他们做出了承诺，他们是不会原谅你的。”

“但如果我信守承诺，反对平民派的法案，恺撒就会指控拉比里乌斯有罪，而我就不得不在战神广场为他做辩护。”

“你绝不能那样做，”昆图斯接过话，“恺撒胜券在握，拉比里乌斯必败无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棘手的辩护任务交给霍滕修斯。”

“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在一个议员遭受迫害时，我作为元老院

的首脑，决不能置之不顾！要不然我成了哪门子执政官？”

“一个活着的执政官，而不是一个死去的执政官，”昆图斯回答他，“如果你对贵族派投怀送抱，相信我，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几乎所有人都会反对你，甚至元老院也会分裂——西博里达会看到那一天。元老院里有太多人等着把你轰下台，叫嚣最厉害的就是喀提林。”

“我有一个主意，”小鲁弗斯说，“我们为什么不把拉比里乌斯偷偷带出城，藏到乡下某个地方，直到这场风波平息？”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西塞罗考虑良久，然后摇摇头。“不行。鲁弗斯，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那样做也无济于事。如果我们不交出拉比里乌斯，他完全可能捏造出一个类似的指控来反对卡图卢斯或伊索里库斯——你能想象这样做的后果吗？”

其间，塞尔维乌斯拾起令状全神贯注地研读。他的眼力已经衰退，所以不得不举着文件凑近烛台，那副架势让我很担心，我真害怕它会着火。“最高叛国罪，”他喃喃地说着，“无巧不成书。我正计划这个月在元老院提议撤销最高叛国罪这条法令。我甚至查阅了以往所有的案例，资料就在我家的书桌上摆放着。”

“可能恺撒就是从那里获得了灵感，”昆图斯说，“你有没有对他提起过这事？”

塞尔维乌斯依旧把脸埋在文件中。“当然没有。我从没跟他说过话 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说完他抬起头，发现西塞罗正盯着他。“怎么了？”

“我想我已经明白恺撒是怎么知道最高叛国罪的了。”

“他怎么知道的？”

西塞罗犹豫了一会，“今天下午我们去恺撒家时，看到了你的妻子在他房里。”

“别胡说八道。波斯杜米娅为什么要去拜访恺撒？她几乎不认

识他。她一整天都和她的姐妹在一起。”

“我看见了她，泰罗也看见了。”

“那好吧，也许你看见了，但是我确信她是清白的。”塞尔维乌斯假装继续读文件。过了好一会，他用一种低沉而愤恨的语气说，“之前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等到晚餐之后才来讨论恺撒的提案，现在我明白了。你觉得不能在我妻子面前公开谈恺撒，否则她会跑到他的床上把你说的一切告诉他！”

气氛霎时变得非常尴尬。昆图斯和阿提克斯都盯着地板，甚至鲁弗斯也闭上了嘴，保持缄默。

“塞尔维乌斯，塞尔维乌斯，我的老朋友，”西塞罗搂住他的肩膀说，“在罗马，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希望你能在我之后成为执政官。我绝对信任你，从未动摇。”

“但是你已经玷污了我妻子的名声，这就是对我的侮辱，还要我怎么信任你？”他推开西塞罗的手，带着尊严离开了书房。

“塞尔维乌斯！”阿提克斯喊道，他不能忍受一丁点的不悦。但是这个头戴绿帽的可怜人已经走了，阿提克斯正准备去追他，西塞罗轻声说，“让他去吧，阿提克斯。他需要和他妻子谈一谈，而不是和我们。”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一言不发。我竖起耳朵去听中庭的动静，但是唯一的声响就是餐厅里收拾碗碟的嘈杂声。最后，鲁弗斯爆出哈哈大笑。“这就是恺撒总是领先敌人一步的原因啊！他在你们的床上都安排了间谍！”

“闭嘴，鲁弗斯。”昆图斯呵斥他。

“该死的恺撒！”西塞罗突然大骂一声。“野心并不可耻。我也怀有野心。但是他对权力的贪求是无人能及的。你们去观察他的眼神，那种感受仿佛是在暴风雨来得最猛烈时盯着一片黑夜的海！”他跌坐在椅子上，双手紧抱在胸前，用指尖敲打着两臂。“我不知

道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但至少如果我接受了他的条件，我还能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他们很早就开始策划这个法案了。”

“把农场无偿分给穷苦百姓，又有什么不对呢？”鲁弗斯问道，像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有着平民主义的同情心。“你见过外头街上的景况，也清楚这个冬天的形势。老百姓都在挨饿。”

“你说得很对”西塞罗回答道，“但是他们需要的是食物，而不是农场 耕作要求多年的技能积累，还有辛勤的劳动。今天在恺撒家门外遇到不少游手好闲的人，我多希望看到他们是在田里从早劳作到晚！如果我们要靠他们生产的粮食为生，这一年我们都会吃不饱。”

“起码恺撒是在关心他们——”

“关心他们？恺撒不会关心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你不会真以为克拉苏，这个罗马最富有的人，是在关心穷苦大众？他们只想把共和国的少量土地发放出去——顺便提一下，这对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以此赢得大批的拥护者，从而继续掌管政权。克拉苏觊觎的是埃及 只有众神知道恺撒想要什么——很可能是整个世界吧。关心！说真的，鲁弗斯，有时候你说话就像一个无知的年轻人。是不是自从你来到罗马，没有学会任何东西，除了赌博和嫖妓？”

我想西塞罗并不是成心打击鲁弗斯而说出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但是它却像一记耳光扇在鲁弗斯脸上，他转过身，强忍住泪水——不仅仅是出于羞耻，还有气愤，因为他不再是西塞罗眼里那个讨人喜欢的青春洋溢的懒散学生，而是一个野心逐渐膨胀的年轻男人；很可惜，西塞罗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尽管接下来他们又讨论了好一阵，但是鲁弗斯一言未发。

“泰罗，”阿提克斯说，“你也去了恺撒的家。你认为你的主人应该怎么办？”

我就等着这一刻的到来，因为在这种内部会议上，最后被询问

意见的那个人一定是我，而我总是提前准备好要说的话。“我认为通过接受恺撒的提议，可以让他在法案上做一些让步。如果贵族派知道恺撒在法案上妥协了，这就是一种胜利。”

“然后，”西塞罗略有所思地说，“如果他们不接受，罪名就是他们的，我就没有任何责任了。这是个好主意。”

“太棒了，泰罗！”昆图斯称赞道，“你一直是这个屋里最聪明的人。”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兄长，起来。”他俯下身子，费力地拉起西塞罗。“时候也不早了，你明天还要发表演讲，应该去休息了。”

当我们穿过房间去门厅时，楼里一片寂静。特伦提娅和图丽娅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塞尔维乌斯和他的妻子也已经回家。庞波尼娅，这个讨厌政治的女人，没有留下来等她的丈夫，据门卫说已经和塞尔维乌斯他们一道回去了。门外，阿提克斯的马车正等着他在月光的映照下，地上的雪闪烁着光亮。城里的某处传来守夜人熟悉的报时声，已是凌晨时分。

“新的一年。”昆图斯说。

“还有一个新执政官，”阿提克斯接着说，“好样的，亲爱的西塞罗，作为你的朋友，我很骄傲。”

他们一边握着西塞罗的手，一边轻拍他的背，终于鲁弗斯也照做了——但是并不情愿，还是被我发觉了。他们温馨祝福的话摇曳在冰冷的空气中，很快就消散了。然后，西塞罗站在街上，向他们挥手告别，直到马车消失在拐角处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因为步伐不稳，双脚一下陷进门阶旁的雪堆里。他拔出踩湿的鞋，气呼呼地甩了甩，嘴里还咒骂了几句，我差点就要说出这是一个征兆；但明智的是，我保持了沉默。

第三章

我不清楚如今的祭典是怎样进行的，要知道现在最高级的官吏都不过是跑跑腿的毛头小子。而在西塞罗那个年代，执政官宣誓就职的那一天，首位拜谒新任执政官的客人一定是来自占卜团的一位成员。于是，天将破晓之前，西塞罗带着特伦提娅和孩子，在正厅里恭迎占卜官的到来。我知道他并没有休息好，因为夜间我听到了他在楼上来来回回走动的声音，他思考问题时就喜欢来回踱步。但是西塞罗有着惊人的复原能力，他与家人站在一起，看上去精神矍铄而又心怀热切，就像一名奥林匹克选手，大半生都在训练中度过，只为了参加一场特殊的比赛，而最后，比赛即将开始，他要上场了。

一切准备就绪，我给门卫发出了信号。他打开沉重的木门，准备迎接圣雏的看守们，圣雏——六只皮包骨的瘦小东西，看上去只是小鸡雏。占卜官的身影在护卫队后方出现了，他用拐杖敲打地板：头戴锥形高帽，身裹紫色长袍——好一个全副武装身材魁梧的家伙。小马库斯一看到他沿过道走过来就尖叫着躲在了特伦提娅的裙摆下。那天的占卜官是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路斯·塞勒尔，我得说说有关他的事，因为他在西塞罗的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时他刚从东方战场返回——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事实上，自从他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击退了突袭冬季营地的敌军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成了一个英雄。他曾经是庞培大帝的部

下，而庞培也正好娶了他的姐姐，这根本阻碍不了他的晋升之路不过也无所谓 他来自梅特路斯家族，不管怎样，他命里注定在几年内就会当上执政官；那一天，他也要宣誓成为司法官 他的妻子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美人克劳迪娅，克劳迪家族的一员：总之，相比塞勒尔这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你不会联想起有关她的更好方面

“执政官，早上好！”他嚷嚷道，仿佛在对他的士兵发布起床的号令。“这一天终于来了。让我想一想，这会是怎样的一天？”

“你是占卜官，塞勒尔，你来告诉我。”

塞勒尔扭过头去笑了。后来我发现他对占卜的信心并不比西塞罗多，在占卜团中占据一席也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好吧，我能预测一件事，那就是会有麻烦出现。我过来的时候，看到农神庙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好像是恺撒和他的盟友在夜里贴出了他们的法案。这个恶棍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啊！”

由于我站在西塞罗的正后方，所以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但从他瞬间变僵硬的肩膀上，我知道他一听说这事就立刻警觉起来了

“好吧，”塞勒尔继续说着，他弯下身子避开一根低矮的横梁，“哪边可以去楼顶？”

西塞罗带着他上了楼梯，经过我身旁的时候，他轻声对我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一定要快，带上其他人。我要知道法案上的每一句话。”他的语气非常急迫。

我叫上索西特乌斯和罗莉娅与我一起下山，几个奴隶举着火把在前面带路。在黑暗中，很难找到正确的路，何况地面因积雪变得很滑。但是当我们走到中心广场时，我看到了前方大片的灯火，我们就朝灯火的方向前进。塞勒尔是对的。就在农神庙外面的老地方那里钉着好几张告示。尽管很晚了，天气又冷，但不少市民还在享受这场狂欢——聚在一处读告示上的内容。法案内容很多，有好几千字，分别钉在了六块大板上，落款的名字是护民官卢鲁斯。尽管

每个人都清楚，幕后指使人实际上是恺撒和克拉苏 我分配索西特乌斯去抄第一块板上的开头内容，罗莉娅去抄结尾部分的内容，我负责中间部分。

我们迅速展开工作，不顾身后人的抱怨、他们嘟囔着我们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当我们把所有内容都抄下来之后，天已微亮。黑夜即将结束，新年第一天已经到来。即便还没有仔细研究法案的内容，我却知道它将给西塞罗带来很大的麻烦 恺撒那帮人将强占共和国的坎帕尼亚区，并将它划分为五千块农田，然后将农田无偿分出去。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十人团会来决定谁分得哪块农田，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决定是否在外邦提高税收，只要他们乐意，他们还可以买卖意大利更多的土地，而不必征求元老院的意见。这个法案无疑会激怒贵族们、公布法案的时机——刚好在西塞罗发表就职演说的前几个小时——无疑是打算给即将上任的执政官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

当我们返回住所时，西塞罗还在楼顶，第一次坐在了象牙宝座上。楼顶上寒气逼人，瓦片和栏杆上还有残雪。他身上裹着一个小毛毯，几乎盖到下巴，头上戴了一顶奇怪的兔毛帽子，帽子上垂下的两个边刚好遮住耳朵。塞勒尔站在附近，脚边围着一群圣雏 他举起魔杖，朝着天空挥舞几下，划出几片领域，然后不耐烦地观看空中的飞鸟和闪电。然而，清澈的天空依然寂静，显然，他没有成功。西塞罗一看见我，还来不及脱掉他的连指手套就把写字板夺了过去迅速翻看 装着铰链的木框哐啷作响，咔嚓咔嚓咔嚓，仿佛他在消化每一页发出的声响。

“这就是平民派贴出的法案吗?”塞勒尔听到响声，转过身，警觉地问道。

“是的，”西塞罗一边回答，一边快速浏览写字板上的内容，“他们穷尽所能弄出了这样一个法案，为的就是分裂共和国!”

“那在您的就职演说里，会对它做回应吗？”我问他。

“当然会。你认为他们现在把法案公布出来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他们一定是看好了这个时机，”塞勒尔说，“一个新的执政官，他上任的第一天，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显赫的出身。西塞罗啊，他们在考验你的应变能力。”从街上传来了一声叫喊。我朝栏杆外望去。一队人马等候着护送西塞罗去参加就职庆典。越过山谷，朱庇特神殿矗立在清晨的天空下。“那边是闪电？”塞勒尔询问离他最近的圣雏看守，“谢天谢地，最好是闪电，我都要冻死了。”

“占卜官，如果你看到了闪电，”圣雏看守接过塞勒尔的话，“那边肯定就是闪电。”

“没错，右方有闪电，左方也有。伙计，记下来。西塞罗，恭喜你——这是个吉祥的征兆。我们要上路了。”但是西塞罗似乎没有听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塞勒尔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的表亲昆图斯·梅特路斯要我代他向你问好，顺便提一下，他还在城外等着为他举办凯旋仪式——你承诺要报答他投票给你。还有李锡尼乌斯·卢库路斯也是这种情况。别忘了，他们能召集成百上千的老兵。如果爆发内战——这很有可能——他们是能挺身而出重建秩序的人。”

“真是谢谢你，塞勒尔。让士兵们进驻罗马——肯定能避免内战。”

本来西塞罗是想讽刺他，但是讥讽的话对塞勒尔来说就像一个小孩射出的箭轻轻擦过他的盔甲。他离开西塞罗的楼顶，自我感觉依旧良好。我问西塞罗是否需要帮助。“没错，”他沮丧地说，“一份新的演讲稿。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就下楼了，尽力不去想现在困扰他的问题：面对六百位议员发表临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就是他刚得知的那个错综复杂的法案，而且可以

肯定的是，不管他怎么讲，总会得罪其中一个派别的人。想到这里，我的胃就开始翻腾。

很快，家里就挤得水泄不通了，来客中不仅有西塞罗的客户，还有从街上涌进来的支持者。西塞罗已经下令要不惜成本办好他的就职典礼，每当特伦提娅提起那些花销的时候，他总是笑着回答，“马其顿会买单的。”所以每一位来访的客人都获赠了一份礼包——里面是无花果和蜂蜜。骑士团的领袖阿提克斯率领着一支规模较大的来自骑士团的拥护者登门拜访西塞罗；西塞罗在元老院最亲密的盟友们也来了，昆图斯安排他们一起在中庭里享受香甜的热酒。塞尔维乌斯没有出现。我设法把法案的事情告诉了阿提克斯和昆图斯，告诉他们平民派的法案已经贴出来了，事态很严重。

与此同时，大家齐聚一堂享用着主人提供的美酒佳肴。其中有雇来的笛手、打击乐手、舞者，有各选区派来的代理人、部落首领，当然也少不了与执政官共事的那些公务员：文士、传唤师、国库的抄写员和传唤者，最后还有元老院提供的十二位扈从——他们负责保护执政官。这一幕唯独缺少了男主角，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越来越难解释他的缺席，因为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听闻了法案的事情，都想听听西塞罗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只能回应说他还在占卜，不用多久就会直接下楼来。盛装打扮的特伦提娅朝我嘘了一声，让我最好还是维持好现场，她担心她的家会被洗劫一空，我顿时计上心头，我吩咐两个家奴去楼上把执政官的宝座抬下来，并告诉西塞罗我们需要象征他权威的宝座来维持秩序——这虽然是一个借口，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一会儿，西塞罗下楼了——我很高兴看到他已经脱掉了他的兔毛帽子。人们对他的出现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其中多数人都已经陶醉在他的美酒中了。西塞罗把那些抄有法案的蜡板交回给我。“你先拿着，”他轻声对我说。然后他爬上一把椅子，

向来客们热情地挥手，然后问在场的所有人有没有在国库工作的，并请他举起手 大概有二十四人举起了手；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当时在罗马帝国中心经营国家的人数总和

“先生们，”他说，然后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这是泰罗，在我成为议员之前，他就是我的机要秘书了。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所有要跟我商讨的问题也要提交给他。比起口头报告，我更喜欢书面报告。我每天都会早起，然后工作到很晚。我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贿赂或腐败，也不想听到这方面的流言蜚语．如果你们犯了错，要大胆告诉我，一定要及时。请记住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相处融洽。好了，大家开始行动吧！”

在这个简短的演讲结束之后，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扈从们每人领到了一个新杖，还有一袋子钱，最后，西塞罗的宝座被人从楼顶抬了下来，展现在大家眼前。它博得了一阵喝彩，不少人还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它是用努米底亚象牙雕刻而成的，花掉了不止十万塞斯特斯（“马其顿会买单！”）。大家又开怀畅饮起来——连小马库斯也端起一个象牙大口杯喝了点酒——笛手们吹起了长笛，然后我们来到街上准备开始穿越整座城市的长途游行。

外面依旧是彻骨的寒冷，但是太阳正在升起，给屋顶镶上了一道金色的边，阳光洒在积雪上，罗马也因此有了耀眼的光芒，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观。扈从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端，其中四个人高高抬举着放有宝座的敞篷轿子。西塞罗与特伦提娅并肩前行，图丽娅跟在他身后，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未婚夫弗鲁吉。昆图斯把侄子马库斯架在自己肩膀上，骑士和议员们就走在执政官一家的两侧 笛手吹起了长笛，鼓手敲起了锣鼓，舞者也跳了起来。市民们夹道欢迎，还有不少人从窗户里探出头观看。一路上，掌声雷动，欢呼声不断，不过老实说吧，其中也有起哄的嘘声，特别是在经过萨布拉的贫民区时，那时我们正穿过阿尔吉来图姆向中心广场走去．西塞

罗不停地向人们点头致意，偶尔还会举起右手来行礼，但是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我知道他一定是在思考迫在眉睫的那个问题。每当他要发表一场重大的演讲之前，他的心思会让人难以捉摸。有那么一会儿，我看见阿提克斯和昆图斯想和他说话，他却摇摇头，表示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当我们抵达中心广场时，广场上已挤满了人。我们经过了演讲台和空荡荡的元老院议事大厅，终于开始登上主神殿。祭坛里冒出的烟火缭绕在众多神庙的上方。我闻到了藏红花的香味，还有等着献祭的公牛发出的哞哞声。快走到西庇奥凯旋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就是罗马——她的山丘和谷地，高楼和庙宇，柱廊和房屋，全部覆上了一层白雪，熠熠生辉，就像一个披上白纱的新娘在等待她的新郎。

我们走进了主神殿区，原来其他的议员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列队站在朱庇特神殿前。我和西塞罗的家人被安排在一起，其余的人被带到为观光者设立的木看台那边。号角声回荡在庙宇之间，当西塞罗走过议员队列的时候，议员们都把头转向了他——那一张张老于世故的脸都被冻得通红通红的，他们正在用贪婪的眼神仔细打量执政官当选人：其中有人从未当过执政官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当上执政官，有人渴望成为执政官却害怕失败，还有人曾经当过执政官并坚信自己还会当上执政官。西塞罗的执政官同僚西博里达已经在神殿脚底的台阶就位了。在这幅场景之上，宏伟的青铜屋顶在冬日明亮阳光的照射下仿佛就要融化了。两位当选执政官没有互相问候就开始缓慢爬向祭坛，祭司长梅特路斯·庇乌斯在那里等着他们，他躺在轿子里，因为身体虚弱而站不起来。庇乌斯周围站着六位维斯太贞女以及其他十四位国教祭司。我能清楚认出卡图卢斯——他代表元老院重建了这座神殿，他的名字被刻在了大门上（结果一些爱开玩笑的人就打趣地称呼他为“比朱庇特还伟大的人”）。站在他

身旁的是伊索里库斯。我还认出了庇乌斯的养子西庇奥·纳西卡；塞维利娅的丈夫朱尼厄斯·西拉努斯——塞维利娅是罗马最聪明的女人；最后就是与众人保持着一点距离的尤利乌斯·恺撒，他穿着那身祭司的长袍，看上去格外不协调，他的身材瘦削，肩膀却很宽厚，因为我离得太远，所以看不清他的表情。

接下去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号角再次响起，一头亮油油的大公牛被牵到了祭坛，它的角上还系上了红丝带。西塞罗拉了拉宽外袍的最上面盖住了头，然后他用洪亮的声音背诵传统的祈祷文。等到他念完的刹那，站在公牛正后方的随从就抡起斧头朝着公牛重重地砍了下去，噼啪的爆裂声在柱廊间回荡。这头牲口轰地倒向了一边，其他的随从便忙着锯开它的胸膛，不幸的是，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死去的男孩的惨状。他们来不及等那头可怜的牲口停止呼吸就掏出了它的内脏，然后把内脏放在祭坛上等待占卜 观众中有人发出了一声叹息，因为他以为公牛的垂死挣扎意味着不吉利，但是当占卜师把肝脏拿给西塞罗检验时，他们宣布一切是异乎寻常的顺利 庇乌斯虚弱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异议，随从们把内脏扔进了火堆，仪式结束了。号角声最后一次在冷冽的寒风中呼啸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掌声，西塞罗正式成为了执政官。

元老院在新年里的第一次议会通常是在朱庇特神殿举行，届时，执政官的宝座会被安放在讲台上，而讲台恰好就在众神之父的青铜雕像的正下方。任何公民，不管他有多杰出，都不允许进入元老院，除非他也是元老。但是西塞罗让我负责用速记法记录下会议进程——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所以我有资格在辩论过程中坐在他身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跟在他身后走在木长椅间的宽阔过道上的感受。身穿白色宽外袍的议员在我们后面鱼贯而入，他们叽叽

喳喳的议论声就像呼啸而来的潮水 谁看了平民派的议案？有没有人责备恺撒？西塞罗又会怎么说？

当新任执政官走上讲台之后，我转身看着那些我非常熟悉的人物正陆续就座。执政官宝座的右侧全是贵族派——卡图卢斯，伊索里库斯，霍滕修斯等等——而左边全是支持平民派议案的议员，他们的首领显然就是恺撒和克拉苏．我用目光四处搜寻卢鲁斯，也就是那个法案的落款人，最后发现他和其他护民官坐在一起 不久前，他才挤入阔少的行列，但是这一天他却换上了一身穷人的衣裳，还留了胡子，装出一副平民议员的同情之心。再远一点，我看见喀提林吊儿郎当地坐在前排长椅的一处座位上，那里是为执政官阶层的议员预留的坐席，他毫无顾忌地伸展着四肢 他看上去心事忡忡；没错，他一定是在想，要不是西塞罗，那一天坐在执政官宝座上的就是他 他的追随者就坐在他的身后——其中有破产的赌徒库里乌斯，还有脑满肠肥的卡西乌斯·朗基努斯，他一个人就占据了平时两个议员的座位。

我饶有兴致地记录当时出席的议员以及他们的表现，所以暂时没有关注西塞罗，当我回头看他时，我发现他不见了 我猜想他有可能去外面狂吐一阵，因为每当他要发表高难度的演讲之前，如果他感到紧张，他就会那样做 然而我在讲台后方找到了他，这是一处很隐蔽的地方，他就站在朱庇特雕像后方，正和西博里达激烈地交谈着 他死死盯着西博里达那双布满红血丝的蓝眼睛，同时右手紧紧抓着他的同僚的肩膀，左手正在用力比划着。西博里达缓缓地点头回应他，好像大概明白了某件事。最后，他的脸慢慢乐开了花 西塞罗这才放开了他，他们握起了手，然后一同从雕像后面走了出来 西博里达离开去找他的座位，西塞罗有些唐突地问我是否还记得我抄写的那些条款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好样的，”他说，“我们开始吧。”

我就坐在讲台底下的一个凳子上，我打开写字板，取出了我的铁笔，准备用速记法记载下元老院议会的第一份官方记录。另外两名由我培训的书记员分别坐在大厅的两头，他们的任务是记录他们的版本：之后我们会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然后做出一份完整的总结。我还是拿不准西塞罗会怎么处理这样的场合。这些天以来，他一直在努力起草一份能获得满堂彩的演讲，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徒劳无益，他厌恶地扔掉了一张又一张草稿。没有人知道他会作何反应。大厅里的气氛很凝重。当他走上讲台之后，大家立刻停止交头接耳，几乎所有人都向前倾着身子，想听听他的发言。

"先生们，"他总是以这种轻声细语的方式开始一场演讲，"按照我们的传统，新当选的执政官应该首先表达他们的谦卑之心，回忆他们曾经也升至这个高位的祖辈们，然后表达他们的期望，期望自己也能遵循祖辈们树立的典范。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对我来说，就没有必要表达那种谦卑之心了。"不少人笑出了声。"我是一个新人，"他郑重地说道。"我的当选不是归功于我的家族、名字、财富或是战绩，而是归功于罗马的人民，只要我在这个职位上，我就是人民的执政官。"

西塞罗的嗓子就像一个美妙的乐器，他的音色丰富，还带有一点点结巴——不知为何这点口吃让他说出的每个词都弥足珍贵——他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似乎那是来自朱庇特的启示。按照传统要求，他最先提到了军队——天花板上装饰了雄伟的老鹰雕像，它们正俯瞰着下方——他不吝文采地大赞庞培和东方军团立下的功勋，因为他知道自己说的每句话都会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大将军耳朵里，而大将军也会有兴致研究他说的话。议员们开始长时间的跺脚欢呼，只为了表达对庞培的赞赏。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庞培是世上最伟大的人物，没有任何人包括贵族派中对他嫉妒有加的敌人想在这个问题上被抓住把柄，所以他们都没有一丝迟疑。

“既然庞培让我们的共和国威震四海，我们也必须履行好我们各自的职责。”西塞罗继续说，“坚决维护国家的荣誉，规划好前进的方向，只为追求国家的和谐统一。”他稍作停顿。“现在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就在今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之前，护民官塞维利乌斯·卢鲁斯的议案总算在中心广场张榜了——我们已经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说这件事，就召集来几个抄写员，吩咐他们去抄下那些条款，然后给我一份完整无误的抄本。”他向下伸出胳膊，我把三块蜡板递给了他。我的手一直在颤抖，而他却稳稳地把它们高举起来。“这里就是那个法案，我真诚地向大家保证，我尽可能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就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在有限的时间里，然后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看法。”

他停了下来，开始扫视整个大厅——他看了一眼恺撒，恺撒坐在第二排的长椅上，冷漠地盯着执政官，然后他又瞄了一眼对面最前排长椅上的卡图卢斯及其他前任执政官，他们都是贵族出身。

“这根本就是一把匕首，”他说道，“直指共和国的匕首，他们邀请我们用这把匕首刺进自己的心脏！”

顿时，全场沸腾了——从平民议员坐席中传来了愤怒的咆哮，不少人还摆出不屑一顾的架势；从贵族议员坐席中传来的是低沉而有力的赞同。

“一把匕首，”他重复道，“刀刃是如此长。”他舔舔大拇指，轻快地打开了第一本写字板。“第一项条款，第一页，第一行。十人委员团的选举……”

就这样，西塞罗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发表对法案要点的看法——所谓法案要点，无非就是，权力。“是谁提议建立委员会？”他问道。“卢鲁斯。是谁来决定哪位能参加委员的竞选？卢鲁斯。又是谁召开集会来选举委员？卢鲁斯……”贵族议员们开始加入进来，像念咒一样在每个问题之后喊出那个倒霉护民官的名字。“是

谁宣布最后的结果？"

"卢鲁斯！"元老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高喊。

"是谁独自担保一个地方就有一位委员？"

"卢鲁斯。"

"是谁策划的法案？"

"卢鲁斯！"不少人都被这样的一问一答逗得笑出了眼泪。而可怜的卢鲁斯早已面红耳赤地转向一边，似乎在找藏身之地 西塞罗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了半个小时，他逐项地引用原文，加以嘲讽和鞭笞，坐在恺撒周围和护民官席位上的议员，脸都拉得老长。想到西塞罗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组织对策，能有这样的效果也太不可思议了。他公开指责这是对庞培的抨击——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参加委员团的选举的——进而是想以委员团的幌子重建君王。他随便引用了法案中的几句话——"这十位委员将在他们选好的任何城镇或地区安置移民，然后按照自己意愿分配给移民土地"——他将这些枯燥刻板的话用一种特有方式读出来，听上去像是呼吁专制统治。

"然后呢？在那些土地上会建立哪种移民地？整个事情的运作方法和安排又是怎样的？卢鲁斯说'将建立移民地'在哪儿？有哪些人？在什么地方？卢鲁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把土地拱手让给你吗？让给你们这个阴谋的幕后指挥？"——在这里，他指的就是恺撒和克拉苏——"整个意大利是手无寸铁的，你想用军队来加固它，用移民地来占领它，用链条来捆绑它？"

"不！""决不！"从贵族派坐席上传来了呐喊。西塞罗伸出双手——这是他的典型姿势，避免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这里转移。"我会尽全力去抵制这样的事情。既然我是执政官，我就不会让这些人蓄谋已久的反共和国阴谋得逞。我已下定决心，我将以尊严和自由为引导——这也是唯一的方式——来践行我的执政官义务。我绝不

会去寻求获取一个行省，获取任何荣誉，获取任何特权或利益，更不用说人民的护民官也能阻止我获取的任何东西。”

他停了下来，好让大家领悟他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一直低着头记录他的话，但是听到这里，也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他。我绝不会去寻求获取一个行省。他刚才真的是这样说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等议员们恍然大悟之后，就开始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

“是的，”西塞罗面对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说道，“你们的执政官，在新年第一天，在这个拥挤的元老院，郑重宣布：如果共和国还是维持在这个状态，除非他能体面地避开所有危险，他是不会接受一个行省的管辖权。”

昆图斯坐在过道的另一边，此时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就像刚吞下一只黄蜂。前途光明的马其顿——荣华富贵，从法庭苦差事中解脱出来的自由——瞬间消失了！

“我们共和国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伤口，”西塞罗用一种低沉的语调说道——这是他在演讲即将结束时常用的方式，“一些心怀鬼胎的同胞正在策划罪恶的阴谋。然而我们并没有来自外部的威胁。我们不用害怕任何国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这些心怀不轨的人全部都在罗马城里。这是我们的内政。我们要竭尽全力拯救共和国，这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向我保证，你们都渴望保持最基本的尊严，我肯定也会满足你们对共和国最热切的期望——这是我们祖先早已建立的秩序与权威，虽然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从现在起，你们就能看到我们在国家重建这种秩序与权威！”说完，他坐下了。

没错，这确实是一篇值得纪念的演讲，也符合西塞罗修辞学的第一原则，那就是一篇演讲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亮点。但激奋人心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惯例，首席执政官完成开场演说之后，接下来他还要请另一个执政官发言。全场大多数爆发的欢呼声，以及

围在喀提林和恺撒周围的唏嘘声都停下来之后，西塞罗大声喊道，“下面有请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

西博里达此刻正坐在离西塞罗最近的前排长椅上，他胆怯地瞄一眼恺撒，然后站了起来。“卢鲁斯提出的法案——就我所了解的——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考虑到我们的共和国——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他有好几次都欲言又止。“所以我反对，”他说出这句话后，就一屁股坐了下去。

一阵沉默之后，元老院沸腾了——嘲笑，愤怒，开心，震惊显然，西塞罗刚才成功使出了精彩的一招，这是政治上不常有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西博里达会支持自己的同盟，他是平民派的一份子。而现在，他完全违背了自己，他的动机也一目了然——西塞罗规定自己不参与行省的管理，那马其顿就是他的了！坐在西博里达身后的贵族派议员们都探着身子拍他的后背，语带讽刺地祝贺他，他面带窘色，局促不安地张望过道另一边的昔日盟友。喀提林被吓坏了，整个人变成了一块石头。恺撒只不过是往后倚着，紧抱双臂，抬头研究天花板，然后摇摇头，露出了一丝诡笑。此时，混乱还在延续。

议会的高潮转瞬即逝：西塞罗走到司法官中间，然后依次叫起前任执政官，询问他们对卢鲁斯法案的意见。他们代表各自的派别，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西塞罗没有叫起恺撒：因为恺撒资历较浅，还没拥有统治权 唯一真正有威胁的言论是喀提林提出的“你把自己称作是人民的执政官” 他对着西塞罗冷笑几声，然后停顿了好久，终于接着说，“那好，我们就走着瞧，看老百姓会怎么说！”但这一天是属于新执政官的一天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西塞罗宣布休会，直到拉丁大典结束 贵族派簇拥着他走出神殿，并一路护送他穿过城市回到家，好像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非受人鄙

视的“新人”。

西塞罗跨进家门的时候，心情极好，因为他让对手们始料未及，在政治上，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而每个人都会谈论的只有西博里达的背叛。然而，昆图斯却极度愤怒，等到前来祝福的民众离开之后，他就带着满腔怒火与他的哥哥展开对峙，我从未见过他这么生气。阿提克斯和特伦提娅也在场，气氛更显尴尬。

“你为什么没有询问我们任何一个人，就自作主张让出了你的行省？”他逼问西塞罗。

“这有什么关系？这一招还是很值的 你就坐在他们对面，你看看哪一个好惹——恺撒还是克拉苏？”

但是昆图斯不为所动.“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老实说，从我抽到马其顿之后，就有了这个想法。”

听到这里，昆图斯大发雷霆，愤怒地举起了双手 “你是说，我们和你谈话的时候，你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首先，我知道你会反对。其次，我当时还幻想恺撒提出的法案，我是能够接受的。最后，我怎么处理我的行省不关你们的事 ”

“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马库斯，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如果没有来自马其顿的收入，我们如何偿还债务？”

“你是说这个夏天你要怎样凑钱来准备你的司法官竞选吧？”

“这不公平！”

西塞罗抓住昆图斯的手.“兄弟，听我说。你会成为司法官。但你不是通过贿赂来获得职位的，而是通过西塞罗家族的好名声，它会让胜利的果实更甜 你一定看到了，我已经把西博里达从恺撒以及护民官的阵营里拉拢了过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引导共和国度过这场风波，维护元老院的统一 我不能让我的同盟在背后算计

我。所以不得不放弃马其顿。”然后他好声好气地向阿提克斯和特伦提娅解释，“不管怎样，谁想去治理一个行省？你们都知道，我不能忍受把你们留在罗马。”

“那有没有办法既能阻止西博里达夺走你的马其顿，又能维持对拉比里乌斯的诉讼？”

“他为什么惹是生非？他加入他们计划的唯一原因就是钱。现在他不必依靠他们也能还债了 除此之外，又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我还能改变我的想法。同时，在同胞面前，我已经树立了品格高尚的形象——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我不会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昆图斯看着阿提克斯。阿提克斯耸耸肩。“这个逻辑是合理的。”他说。

“那你怎么看，特伦提娅？”昆图斯问。

西塞罗的妻子异常镇定，这不像她的行事风格。甚至现在，她还是一言不发，只是盯着她的丈夫，西塞罗无动于衷地回视她。她慢慢地摸向她的头发，从梳好的黑色鬈发上猛地拽下紧扎在头上的发带。她又从脖子上摘下项链，从胸前取下翡翠胸针，从两只手上褪下金镯子，而她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西塞罗。最后，她皱着眉头从手指上扯下所有戒指。完成所有动作之后，她把这些新买的金银珠宝捧在手中，然后松开手，任由它们掉在地上。伴随着一串清脆的声响，那些绚烂夺目的珍贵首饰全部散落在镶嵌着马赛克的地板上。最后，她转过身，走出了房间。

第四章

翌日拂晓时分，我们就要离开罗马，因为大批官员的亲戚及家奴都想去参加在阿尔班山举行的拉丁大典，他们已经陆续出发。特伦提娅在马车里陪同丈夫，而车里的气氛如外面山上的空气一般寒冷。执政官给我安排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由他口授我抄写的给庞培的一封长信，向他讲述在罗马发生的政治事件，然后是一系列发给各行省总督的短笺。一路上，特伦提娅没有看西塞罗一眼，只是假装休息。孩子们和他们的保姆在另一辆马车里。我们后面是一队规模庞大的人马，他们负责护送刚上任的罗马统治者——第一位是西博里达，紧随其后的是司法官：塞勒尔，科斯科尼乌斯，庞培乌斯·鲁弗斯，彭普提努斯，罗西乌斯，苏尔庇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只有市区司法官兰图鲁斯·苏瑞留在了城里守护罗马。“那地方将化为灰烬，”西塞罗说道，“如果那个蠢蛋执掌了政权。”

刚过正午，我们就到了西塞罗位于图斯库鲁姆的住宅，但是并没有太多时间休息，因为他必须要赶去做裁判以选出当地最好的运动员。拉丁竞技活动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传统的荡秋千比赛，在荡秋千的高度、花样、强度上都有很多奖励分数。西塞罗对此一窍不通，也不知道如何确定谁表现最好，所以最后就宣布每个参赛者都是胜利者，他也会给每一个人颁奖，当然是他自己掏腰包。这一举动赢得了民众们的热烈喝彩。他回到马车上之后，我听到特伦提娅

对他说，“或许马其顿会买单？”西塞罗笑了，他们之间的尴尬气氛也开始得到缓解。

黄昏时分，最重要的仪式将在山顶上举行，只有一条陡峭崎岖的小路通向山顶。太阳落山之后，天变得更冷了。碎石小路上的积雪深及脚踝。西塞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的扈从紧跟在他身后奴隶们高举着火把。当地人在路两旁的树枝上和灌木丛里挂了很多小人像，还有用泥巴或木头做成的面具，提醒人们曾经举行过人祭，一个年幼男孩的离奇死亡让这个冬天加速走向了尽头。整个场景有令人说不出的沮丧——彻骨的寒冷，苍茫的暮色，还有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并不停翻转的面具。在山顶最高处，祭坛里迸出的橘色火焰直冲星空。他们给主神朱庇特供奉了一头公牛，还有从附近农场运过来的用于祭祀的牛奶 “让世间不再有冲突和纠纷！”西塞罗大声宣布，这几个惯用的词语在那天晚上因为有了特殊的含义而显得更有分量。

仪式结束的时候，空中升起一轮硕大的满月——就像一轮青灰色的太阳，在地上撒下了一片惨白的月光，也照亮了我们下山的小路，但随后发生了两件事情——这也是后来几周里人们争相谈论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下山的途中，月亮突然毫无征兆地被乌云遮住了，确切地讲，月亮仿佛是坠入了一口黑池塘里，靠着月光前进的队伍不得不停止前进，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直到燃起更多的火把之后，队伍才重新开始上路了。虽然没有停留多久，但是试想象，一群人莫名其妙就被搁浅在黑暗中的山路上，这是不是非常奇怪，特别是周围的树上还悬挂着小人像、不少人发出尖声惊叫，特别是当他们发觉头顶还有闪烁的星星的时候。我和其他人抬起头看天空，一颗流星——它像一只燃烧的矛直指山顶——穿过黑夜的天空划向西方，确切地说，是罗马城所在的方向，它在那里逐渐变暗淡直至消失。这个奇观让大家惊

叹不已，然后他们便开始交头接耳，都在谈论这个征兆。

西塞罗默不作声，只是耐心等候队伍继续前进。后来，在我们安全抵达图斯库鲁姆之后，我问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没什么，”他一边在火炉前烤火一边回答我，“为什么我要有想法？乌云挡住了月亮，一颗流星划过了天空。这有什么好说的？”

第二天清晨，西塞罗收到了一封来自昆图斯的信，他在信里盼望西塞罗早日回到罗马。西塞罗读完信之后，把它递给了我。信里写到，战神广场上竖起了一尊巨大的木头十字架，光秃秃地矗立在雪地中，很多民众不畏路途遥远跑去观看。“拉比努斯打算四处散播说这个十字架是为拉比里乌斯准备的，还有月底他会处死那个老男人。你应该尽快回来。”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恺撒，”西塞罗说，“他一刻也不放过我。虽然他的法庭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是他不会停止给我施压。”他直视着炉火。“信使还在吗？”

“还在。”

“先给昆图斯捎去一个便条，告诉他我们在傍晚就会返回。还有一封给霍滕修斯，让他知道我很感谢他几日之前的拜访，告诉他我考虑了那件事，我也乐意与他一道为拉比里乌斯辩护。”他点点头，继续说，“如果恺撒想要挑起一场战争，我就让他如愿以偿。”当我正要走出门时，他又把我叫回去。“还有，派一个下人去找西博里达，问他是否愿意和我同坐一辆马车回罗马，你去安排好。我还有些事情要写下来，要在恺撒找到他并说服他改变主意之前完成。”

再后来，我就坐在一位执政官的对面、另一位执政官的身旁了。马车在拉丁大道上颠簸前进，我试图把他们达成的一致意见写下来。扈从组成的护卫队行驶在我们前面。西博里达取出一个装着酒的小细颈瓶，他呷了几口，偶尔还会用颤抖的手把酒瓶递

给西塞罗，西塞罗礼貌地拒绝了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地见到西博里达。他那曾经是贵族象征的鼻子通红通红的，也变了形——他声称是在战斗中受了伤，但人人都知道，那是他在酒馆中闹事被打的——他的双颊发紫，他呼出来的气也带着浓烈的酒味，几乎要把我熏醉　我不禁为马其顿捏了一把汗，就是这种人将成为它的主人　西塞罗提出他们应该交换各自的行省，省得还要在议会上通过投票来决定。（“随你便，”西博里达说，“你是律师。”）作为接管马其顿的回报，西博里达承诺会反对平民派的法案以及捍卫拉比里乌斯　此外，他还同意成为马其顿的总督之后，会拿出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交给西塞罗　西塞罗向西博里达承诺要尽全力让他在马其顿的任期长达两到三年，并且在结束任期后的贿赂官司中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西塞罗对后一个条件有所犹豫，因为考虑到西博里达的品行，起诉他几乎是一定的事了，但是最终西塞罗还是给出了这样的承诺，我把它记了下来

交易结束了，西博里达又拿出酒瓶，这回西塞罗同意喝一小口，从他的表情我就知道这酒是高浓度的，而且不合他的口味，但是他假装很享受，然后两位执政官重新坐回他们的位置，似乎他们都很满意达成了这笔交易。

“我总在想，”西博里达忍住没有打嗝，说道，“你在我们的行省分配问题上作弊了。”

“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

“噢，有太多方法了，只要执政官参与这事。你可以把获胜的签藏在你的掌心，然后你就用这个代替你抓到的签。或者执政官在宣布你抓到的结果时，可以为你作假。你真没有那样做吗？”

“没有，”西塞罗理直气壮地说，“马其顿是法律赋予我的。”

“果真属实？”西博里达嘟囔着又端起了酒瓶，“管他呢，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为命运干杯。”

我们走到了平原，路的两旁是一望无垠的田地。西博里达开始独自哼着小曲。

“跟我说，西博里达，”西塞罗若有所思地问他，“不久前，你有没有丢失一个男孩？”

“一个什么？”

“一个男孩。大概十二岁。”

“哦，他呀，”西博里达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好像丢失男孩是常有的事，“你听说了？”

“我不止听说了，我还亲眼目睹了。”西塞罗突然全神贯注地盯着西博里达。“作为我们新友情开始的纪念，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不确定我是否该告诉你。”西博里达狡诈地瞄了西塞罗一眼。虽然他很可能已经喝醉了，但还是不改诡计多端的本性，即便是在喝着酒的时候。“过去，你可是没少说我坏话 我刚开始适应我要相信你。”

“如果你担心你说的秘密涉及了我们俩之外的人，请你放心。西博里达，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不管之前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不愉快，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我们的联盟，我至少和你一样珍惜它，即便你告诉我是你亲手杀了那个男孩。但是我感觉我必须知道。”

“说得真漂亮。”西博里达又打了个嗝，冲我点头，“这个奴隶呢？”

“他绝对会守口如瓶。”

“那我们再来一口酒，”西博里达再一次拿出了酒瓶，见西塞罗有些犹豫，他就把酒瓶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来吧，我不喜欢有人喝醉了还有人清醒着。”西塞罗只好不情愿地喝了一大口，同时西博里达开始兴奋地讲述有关那个男孩的事情，就好像那是发生在打

猎途中的奇闻趣事 “他是七麦那人，很有音乐天赋。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过去常常在我的宴会上唱歌给宾客们听 在农神节之后，因为喀提林举行宴会，我就把他借给了喀提林。”他又大喝了一口，“喀提林恨你入骨，是吧？”

“没错。”

“我，我本性就是比较随便，但喀提林呢？他绝不是那样！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塞尔吉乌斯，不能忍受在执政官选举中被一个普通人打败，他极端迂腐褊狭，”他撅起嘴，摇着头，“在你赢得选举之后，我敢说他丧失了理智。至少，在那次宴会上，他就发疯了。长话短说，他提议我们立誓约，一个神圣的誓约，这就要有与我们的任务相配的祭品 他把我的男孩召过去，命令他唱歌。然后他走到他身后，再然后——”西博里达攥着拳头做了一个挥动的姿势——“砰，就是这样。至少很快。然后我就离开了，也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

“你是说喀提林杀了那个男孩？”

“他劈开了他的脑袋。”

“我的神啊！一个罗马议员！还有哪些人在场？”

“噢，你认识他们——朗基努斯、西递古斯、库里乌斯。还是那一帮人。”

“这样就是元老院的四个成员——加上你就是五个？”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 我跟你说，我也是受害者，那个男孩花了我不少钱。”

“他让你们立了什么誓约，要与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相配’？”

“实话实说吧，就是要杀死你，”西博里达激动地说，然后又举起了酒瓶，“你的性命 ”说完他一阵狂笑 他笑得太厉害了，酒瓶里的酒都洒了出来。酒从他的烂鼻子一直流到满是胡子茬的下巴，然后从下巴滴落下来，刚好滴到身上的宽外袍上。他使劲擦，但是

没有擦掉，他也就渐渐放弃了努力。他的手垂了下来，打起了盹，没过多久，他就睡着了。

这是西塞罗头一次听到以他为目标的阴谋，刚开始时，他几乎是懵了。这是无耻之徒喝醉酒之后闹事的一个小片段呢，还是来真的，是真的威胁？听到西博里达的鼾声之后，西塞罗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对他的厌恶之情。后来，一路上他就抱着双臂，摆出一副沉思的表情，沉默不语。西博里达就一路睡到了罗马，他睡得很死，以致我们到达他家之后，还得让扈从把他从马车里抬了出去，一直把他抬到了前厅。他的奴隶对他这副死样也司空见惯了，等我们一走，其中一人就提起一壶水淋向这个执政官的头。

我们回到了家，昆图斯和阿提克斯正在等我们。西塞罗立即把从西博里达那里听到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昆图斯竭力主张把事情公布出去，但是西塞罗有些举棋不定 “那又能怎样？”他问道。

“可以采取法律手段。必须公开指控罪犯，起诉他，让他丢人现眼，然后流放他。”

“不行，”西塞罗说，“起诉不能成立。首先，有谁那么大胆敢起诉他？还有，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勇敢而鲁莽的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起诉喀提林，他又去哪里找定罪的证据？西博里达肯定不会做目击证人，即使承诺会豁免他——这一点你也很清楚。他会简单地否定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中断与我的联盟。还记不记得，尸体已经被销毁了？甚至还有一群目击者，我也给他发表了演讲，向他们保证根本就没有祭祀的杀生！”

“那我们就袖手旁观吗？”

“不，我们要观望，要等。我们需要一个间谍，安排在喀提林阵营里。他不会再相信西博里达。”

“我们还要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阿提克斯说，“这些扈从还要在你身边待多久？”

“直到一月底，当西博里达作为元老院首席执政官开始他的任期。在三月，他们会重新回到我身边。”

“我建议当扈从不在你身边时，我们可以从骑士团里找志愿兵在公共场合保护你。”

“私人保镖？那大家会说我在摆架子。这个事情要谨慎处理。”

“当然了，别担心，就交给我去办。”

西塞罗同意了，同时，他也开始寻找能够获得喀提林信任的线人，他希望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喀提林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他。两三天之后，他第一次与小鲁弗斯提到了此事。他把鲁弗斯召到他家，首先就上次宴会之后的失礼行为向他道歉。“亲爱的鲁弗斯，你一定能理解，”他解释道，并把一只手臂环绕在鲁弗斯肩上，陪他沿着门廊走了一会儿。“我们年长的人总喜欢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你们年轻人，而没有注意到你们的变化，这是很不好的。我还把你看做是三年前刚来到我家的那个鲁莽小子。但是，我现在意识到了，你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男子汉了，开辟了自己的路，也赢得了莫大的荣耀。如果有冒犯你的事情，我真心向你道歉。希望没有发生此类事。”

“是我的错，”鲁弗斯回答说，“我不会假装赞同你的政见。但是我对你的爱慕和尊重从未改变，我不会再把你看得那么坏。”

“好孩子。”西塞罗捏捏他的脸颊，“你听到了没，泰罗？他喜欢我！那你就不会杀我了吧？”

“杀你？当然不会！你怎么这样想我？”

“那些与你持相同看法的人正在谈论要杀死我——其中一个就是喀提林。”接着他向鲁弗斯讲述了喀提林杀害西博里达的奴隶的事情，还告诉他喀提林命令他的同伙立下了可怕的誓约。

“你肯定吗？”鲁弗斯问，“我从没听他提起此事。”

“嗯，他确实说过要谋杀我——我向西博里达确认过——假如

他又有了这样的计划，我想你会预先通知我 ”

“噢，我知道了，”鲁弗斯边说边看着西塞罗搭在他肩上的手，“这就是你让我来的原因——想让我做你的间谍。”

“不是间谍，是忠诚的市民 难道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友谊比谋杀执政官还重要？”

“我既不会谋杀执政官，也不会背叛朋友，”鲁弗斯回答他，并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我很高兴，终于消除了笼罩我们友谊的阴影 ”

“这是精彩的律师回答。我没想到我把你教得这样好。”

鲁弗斯走了之后，西塞罗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年轻人回去后，会一字不差的把我刚才说过的话说给喀提林听。”——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能肯定的是，在之前那段时间里，鲁弗斯与西塞罗划清了界限，反而与喀提林走得很近，这是经常被人目睹的事情。他加入的只是一个不和谐的帮派：其中有随时准备和人干一场的热血年轻人，比如科尔内利厄斯·西递古斯；还有上了年纪的败坏贵族，他们的职业生涯已经被各自的恶习彻底毁坏，比如马库斯·莱卡和奥特洛尼乌斯·培图斯；还有从煽动暴乱的领导下叛逃出来的士兵，像盖乌斯·曼利乌斯，他曾经是苏拉手下的百夫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喀提林的效忠之心——当他不打算杀你的时候，还是颇具魅力的——此外，他们都期望看到罗马四分五裂。曾经有两次，西塞罗在公共集会上发表反对卢鲁斯法案的言论，他们就在下面不停地捣乱，又是讥笑又是吹口哨，我很庆幸看到阿提克斯为保护他做足了准备，特别是拉比里乌斯事件在当时已经火烧眉毛了

卢鲁斯的法案，对拉比里乌斯的起诉，喀提林的死亡威胁——你一定记得，西塞罗必须马上与这三件棘手的事情做斗争，此外，他还要处理元老院的日常事务 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们总是忽略了政治中的这个问题 麻烦不会在政治家门外排好队等着政治家一项

接一项地解决——就像我们从书本中看到的那样；相反地，麻烦总是成群到来，需要牵扯太多精力。拿一个事情来说吧，就在霍滕修斯前来与西塞罗商讨为拉比里乌斯辩护的策略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西塞罗还在公共集会上大声鞭笞卢鲁斯的法案。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也给他带来了长远影响。因为西塞罗一心扑在了工作上，比较清闲的霍滕修斯实际上就获得了那个案子的控制权。他坐在西塞罗的书房里，看上去非常得意，他向西塞罗宣布案子解决了。

“解决了？”西塞罗重复道，“怎么解决的？”

霍滕修斯笑了。他说他雇了一队抄写员去搜集证据，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激奋人心的事实，一个名叫斯开瓦的恶棍——他是议员昆图斯·克罗顿的奴隶——在杀死萨图宁之后立即获得了自由。这些抄写员对国家的档案做了更深入的调查。根据斯开瓦被解放的文件，就是他“使出致命一击”杀死了萨图宁，元老院就是因为他的“爱国行为”而奖励他自由。斯开瓦和克罗顿早就不在人世，但是卡图卢斯突然回忆起了过去，并声称他还清楚记得发生过的事，他还写下了书面证词，证实他看见萨图宁被石块砸晕之后，斯开瓦爬到元老院的地板上，用一把刀子结束了萨图宁的生命。

“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霍滕修斯把卡图卢斯的证词递给西塞罗，总结性地说，“这份证词对我们的当事人非常有利，再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快刀斩乱麻，迅速了结这个案子。”他仰靠在椅背上，满脸得意地看着西塞罗。“难道你不同意？”看到西塞罗眉头紧锁，他又补充了一句。

“从理论上来看，你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在想这个方法在实际中能不能帮上忙，还要另当别论。”

“当然能！拉比努斯手头已经没有案子了。甚至恺撒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说实话，西塞罗，”他边说边笑，还轻摇着修剪整洁的一只手指，“我差一点就要相信，你是嫉妒我。”

西塞罗还是有些犹豫 “好吧，我们走着瞧，”他在这次会谈之后跟我说，“我担心霍滕修斯完全不知道反对我们的力量有多强大他还把恺撒当成是另一个只会追逐名利又野心勃勃的年轻议员。他还没有看到恺撒的城府有多深。”

毫无悬念，霍滕修斯就在那一天向恺撒的特殊法庭递交了他的证据，恺撒和他的法官同僚——就是他大堂兄——甚至没有传目击证人上庭，就宣布拉比里乌斯有罪，并判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消息像一场风暴席卷了罗马的大街小巷。第二天清晨，一个截然不同的霍滕修斯出现在西塞罗书房里

“那个人就是一个禽兽！一头猪！”

“那我们倒霉的当事人有什么反应？”

“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来还是不要告诉他为妙。”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别无选择。我们上诉。”

霍滕修斯立即按法律程序向市区司法官兰图鲁斯提出了上诉，兰图鲁斯接着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人民大会，一个星期之后就会在战神广场召开人民集会。从原告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有利的地形：没有受人尊敬的陪审团组成的法庭，只有一群数目庞大的乌合之众。为了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给拉比里乌斯的命运投上一票，整个诉讼程序要挤在一个短暂的冬日白昼里完成。如果这一个白昼的时间还不够用，拉比努斯就能行使护民官的权力，规定任何辩护演说都不得超过半个小时。听闻这个限制条件之后，西塞罗发出感慨，“霍滕修斯都要用半个小时来清理嗓子！”审判日一天天逼近了，他与霍滕修斯的口角也越来越频繁。霍滕修斯完全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宣称，他辩护的要点就是要证实杀死萨图宁的真正凶手是斯开瓦 西塞罗反对他这样说，他把这场审判看作是政治斗争。“这不是在法庭上，”他提醒霍滕修斯，“这就是乌合之众。你

有没有认真想过，在那种嘈杂又充满刺激的环境里，上千人来回溜达，会有人真正在乎使出致命一击的实际上是某个不幸的奴隶，而他又早死掉了？”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想我们在一开始必须要承认拉比里乌斯就是凶手，然后说明这个行动是获得法律批准的。”

霍滕修斯举起了他的双手，“说实在的，西塞罗，我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诡计多端，就是这样，但你现在不过是刚愎自用。”

“恐怕你在那不勒斯湾花了太多时间和你的鱼自说自话。你不再熟悉这个城市，而我不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就决定先由霍滕修斯做辩护，然后西塞罗做陈词总结，每个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话。让我高兴的是，拉比里乌斯已经变痴呆了，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他肯定早就陷入了绝望，尤其是罗马市民都来参观他的审判，似乎把那里当成了竞技场。战神广场上的十字架附近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聚会场所，那里贴满了要公正、要土地、要粮食的布告。拉比努斯握着一个萨图宁的半身雕像，把它安放在讲台上，还给它戴上了桂冠。众所周知，拉比里乌斯是一个恶毒的老财奴，这对案子有一定的不好影响；而他的养子还是放高利贷的债主。西塞罗坚信最终裁决肯定是对他不利的，他决定至少要挽救他一命。因此，他在元老院提出了一个紧急解决方案，那就是把对最高叛国罪的惩罚从钉十字架减刑为流放。多亏了西博里达的支持，方案以微弱优势通过，尽管恺撒和护民官们都愤怒地表示反对 就在那个晚上，梅特路斯带着一伙奴隶出城去拆毁了十字架，并付之一炬。

然后，下面是审判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在西塞罗检查完演讲稿穿戴完毕准备去往战神广场的时候，昆图斯来到他的房间，极力主

张他撤销辩护。昆图斯提出原因，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如果发现拉比里乌斯有罪，将给他带来名誉上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在城外与平民派当面对质，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这番话让西塞罗有所动摇，但是他让我为之敬慕的最大原因——不管他有什么缺点——就是他拥有一种最具魅力的勇气：一个内心紧张的男人的勇气。毕竟，一个鲁莽小子也能成为英雄，如果他看不到生命的任何价值，或者他不具备意识到危险的智慧。但是为了厘清风险，就算最初是退缩，但后来却是鼓足勇气来直面它——从我看来，这就是最值得称颂的英勇，这也是西塞罗那天的表现。

当我们到达战神广场时，拉比努斯已经在讲台上了，旁边放着他珍贵的道具——萨图宁的半身雕像。他是一个极富野心的军人，来自皮塞努姆，也是庞培的老乡，他在所有事情上都装模作样地模仿这位伟大将军——他的肚带、他大摇大摆的步法，甚至他的发型，他特意在脑后梳了一个庞培卷。当他看到西塞罗带着扈从一步步走近时，就把手指放在嘴里发出嘲弄的哨声，当时广场上已聚集了上万人，他们也马上学会了这一招。这是恫吓的噪音，当霍滕修斯牵着拉比里乌斯出现时，大家更起劲了。那老家伙看上去并不害怕，倒是对争前恐后只为看他一眼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感迷惑。在我奋力向西塞罗靠拢时，就不停地有人推挤我。站成一排的军团士兵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的头盔和胸甲在一月里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在他们身后的看台上，几个人坐在贵宾席上，其中有军队指挥官昆图斯·梅特路斯——他征服了克里特岛，还有李锡尼乌斯·卢库路斯——他曾驰骋东方战场，是庞培的前辈　西塞罗看见他们之后，向我使了个眼色，因为他向两位贵族将军承诺过为他们举办凯旋仪式，作为对他们在竞选中给予支持的报答，但到目前为止，西塞罗还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这肯定是个转折点，”西塞罗压低声音对我说，“连卢库路斯

也离开了他在那不勒斯湾的宫殿加入了这群等闲之辈！”

他爬上台阶走向讲台，后面紧跟着霍滕修斯，最后是拉比里乌斯，爬楼梯对他来说难度很大，他的辩护律师们只好下去把他拉了上来。三个人的身上都闪闪发光，因为都被吐上了唾沫。霍滕修斯看上去格外惊恐，显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就在那个艰难的冬天，元老院已经遭人唾弃。发言人全部就座，拉比里乌斯就坐在他们中间。号角响起，对岸的雅尼库鲁姆山上升起了红旗，这意味着罗马城没有受到威胁，人民集会这才正式开始。

拉比努斯作为主持官吏，既要控制诉讼进程，又要履行原告的义务，这让他占尽了优势。天生就欺软怕硬的他选择第一个发言，不一会他就把拉比里乌斯骂得狗血淋头，拉比里乌斯只好拼命缩起身子。拉比努斯根本不用传唤目击证人，他也不需要：他已胜券在握。在演讲结尾，他严厉控诉了元老院的目中无人以及控制元老院的那一小撮人的贪得无厌，最后他指出严惩拉比里乌斯的必要性，说这样做是为了警醒后人，而未来的执政官如果胆敢谋害罗马公民，也再不能逍遥法外了。台下的观众发出赞同的咆哮。“经过这件事，我才明白，”后来西塞罗向我吐露说，“恺撒手下那群流氓的真正目标根本不是拉比里乌斯，而是我，身为执政官的我。我必须重新掌控目前的局势，以免他们破坏了我应付喀提林那帮人的计划。”

接下来轮到霍滕修斯上场了，虽然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他的演说是出了名的冗长无味、华而不实，他属于另外一个时期——老实说，是另外一个时代。他年过半百，已经是半退休的状态，对法律也日渐生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靠近讲台的观众席中，有人开始对他品头论足，因为我离他非常近，所以目睹了他脸上的痛苦表情，他逐渐意识到了，他——了不起的霍滕修斯，舞蹈大师，法庭之王——正在失去他的观众！他越是大肆挥舞他的手臂，越是

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越是把他的头转来转去，他看上去就越是滑稽。没有人关心他在讲什么。他的全部演讲，我一个字都没听见，因为周围的噪音震耳欲聋，成千上万的市民来回走动，交头接耳，只等着最后参加投票。他停了下来，天气虽冷，但他脸上渗出了不少汗，他拿出手帕擦脸，然后传唤他的目击证人，首先是卡图卢斯，接下来是伊索里库斯。他们挨个走上讲台发言，观众们毕恭毕敬地侧耳倾听。但是只要霍滕修斯继续他的演讲，窸窸窣窣的声音又再次响起。那个时候，即使他兼备狄摩西尼的口才以及柏拉图的智慧——也回天无力了。西塞罗直盯着前方闹哄哄的人群，脸色惨白，一动不动，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

最后，霍滕修斯终于坐了下来，轮到西塞罗发言了。拉比努斯叫他向大家发表演说，但吵闹声太大，他没有起来。他仔细地整理宽外袍，抹去一些不易察觉的污渍。依旧是人声鼎沸。他检查自己的指甲，抱紧自己的双臂，查看自己的四周。他在等。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令人惊奇的是，一种包含愠怒与恭敬的沉默最终降临在战神广场。就在那一刻，西塞罗点了点头表示赞许，然后才慢慢站起来。

“罗马的同胞们，”他说，“在演讲开头，我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代表一个特殊个体出现在这里，虽然这不是我一贯的做法，但是为盖乌斯·拉比里乌斯的生命、荣耀以及财产辩护，我认为我有义务给你们一个解释。因为这场审判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拉比里乌斯——年老体衰、无依无靠，这就是他。诸位，无非是有人想通过这场审判确认几个问题，那就是从现在起，元老院是否已经失去了中央的权威，有良知的公民是否会以一致的行动反对那些无耻之徒，在危急情况下是否有人为共和国挺身而出，为国家谋取福祉。就是这样，”他继续说着，声音越来越激昂，他慢慢地抬起头，双手也伸向了天空。“我恳请最高的全能之神朱庇特，恳请其他所有

的不朽之神，恳请你们赐我恩惠。我恳请依靠他们的旨意，在今天的黄昏，我的当事人能得到拯救，我们的共和国也能得到拯救！”

西塞罗过去时常说，乌合之众的数目越庞大，这些人就越容易犯傻，对付他们的一个有效办法毫无例外的就是求助于超自然力量。他的一言一语像滚动的鼓点穿越了寂静的平原。虽然在人群的外围还有喋喋不休的议论声，但是完全不能掩盖西塞罗的声音。

“拉比努斯，你以一个伟大的平民议员的身份召开人民集会，但在我们俩之间，谁才真正是人民的朋友？你，竟然在人民集会上用刽子手来吓唬罗马同胞，还以为这样做是对的；你，竟然下令在战神广场立起十字架来处罚同胞？而我，决不允许刽子手亵渎了这次集会！我们的护民官真是人民的朋友，真是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引导者和保卫者吗？”

拉比努斯朝西塞罗直摆手，就好像他是一只讨厌的马蝇，想把他赶走，但这个姿势只能暴露他的坏脾气：就像所有欺软怕硬的人，他能侮辱别人，却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

“你坚持认为，”西塞罗接着说，“盖乌斯·拉比里乌斯杀死了卢修斯·萨图宁，而根据昆图斯·霍滕修斯搜集来的证据，你被证明是错的。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害怕这项指控。事实上，我还会承认！我会承认有罪！”台下群情激昂，但是西塞罗的声音压过了他们的讥笑。“是的，没错，我会认罪！我只希望我能向你们申明，我的当事人是打倒共和国敌人萨图宁的那个人！”他戏剧性地把手指向了那尊半身像，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法继续演讲，因为他的这个举动引起的异议一波高过一波。“拉比努斯，你说你的叔叔在那里，好吧，假设他在。也假设他之所以在，不是因为物质上的窘迫让他没有了选择，而是因为他与萨图宁的亲密关系让他把朋友看得比国家还重要。这是让盖乌斯·拉比里乌斯抛弃他的祖国并违背执政官的命令的原因吗？诸位，如果拉比努斯像萨图宁一样对市

民发动大屠杀，然后越狱，用武力占领主神殿，我该怎么办？让我来告诉你我会怎么办。我会做一个执政官该做的。我会在元老院发出一项提议，激励你们去保卫共和国，而且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也要拿起武器加入抵抗敌人的队伍。然而拉比努斯会怎么做？他早已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没错，他的表现十分英勇，我真希望我的描述也能让你身临其境：演说家和他们那个牢骚满腹的当事人在台上，保护执政官的扈从们在台下排成一行，众多的罗马市民——平民、骑士、议员全都挤在了一起——头戴羽毛头盔的军团士兵，身穿猩红斗篷的将军，投票的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冰冷刺骨的寒天里，喧闹声不绝于耳，远方卡皮托尔山上的神庙闪烁着光芒。我密切关注着恺撒的动向，有那么一会儿，我似乎看到了他那张瘦削的脸浮现在人群中。喀提林和他的党羽们当然也在场，包括鲁弗斯，他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辱骂自己的前任恩主。西塞罗讲完了，他像往常一样站在他的当事人身旁，并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呼吁大家手下留情——“他不奢望你们赐给他幸福的生活，他只求能体面地死去。”——全部结束了，拉比努斯宣布投票开始。

霍滕修斯垂头丧气，西塞罗安慰了他几句，然后从讲台上跳了下来，一路走到我这边。他还停留在兴奋的状态，以往每一场大型演讲之后，他都会深呼吸几口，眼睛放着光，鼻孔也微张，就像一匹刚跑完艰辛比赛的马。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我尤其记得其中一句话：“虽然天性限制了我们的生命，但有限的生命却能创造出无限的荣耀！”遗憾的是，花言巧语不能代替选票，当昆图斯与我们汇合之后，他皱着眉宣布我们输了。他刚从第一组投票现场过来——百人团通过匿名投票决定判处拉比里乌斯有罪，这也意味着不久之后这老头子将被迫离开意大利，他的住宅将被拆毁，他的资产将被没收。

“真是一场悲剧！”西塞罗骂了一句。

“老哥，你尽力了，起码这个老头子还是把命保住了。”

“我不是在想拉比里乌斯，你这个傻瓜，我是在想我的执政！”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一声嘶吼，紧接着是一阵尖叫。原来不远处爆发混战了，我们一转头就清楚地看到了喀提林的高大身材，打斗正进行到高潮，他在用拳头乱打对方。几个士兵连忙跑过去拉架。在远一点的地方，梅特路斯和卢库路斯已经站起来观战。占卜官塞勒尔就站在堂兄梅特路斯身旁，他把手拢成杯状放在嘴上向士兵们大声嚷嚷，让他们不要停下。“看看塞勒尔，”西塞罗说，他还流露出了一丝赞赏之情，“他很想加入他们。因为他热衷战斗！”他略作沉思，突然说，“我要去找他谈谈。”

然后，他就起身离去了，他的扈从们只好匆忙跑到前面为他开道。当两位将军看到执政官正朝他们走来，他们就生气地盯着他。两位将军在城外已经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就等着元老院给他们举行凯旋仪式——就拿卢库路斯来说把，这么多年以来，他就靠修建疗养院来打发时间，这座疗养院建在那不勒斯湾的米塞努姆，和他在罗马北部的宫殿一样豪华。但是元老院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都与庞培意见不合，所以他们就陷入了困境。只有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才能享受凯旋仪式；但是进入罗马为自己争取凯旋仪式就等于放弃了他们的最高统治权。你只能对他们的境遇表示同情。

“大将军，”西塞罗举起手依次向他们敬礼，“大将军。”

“我们有事情必须要和你商量。”梅特路斯用一种威胁的口吻首先说道。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我向你们保证我会遵守我的承诺，在我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在元老院提出你们的要求。但不是现在。你们看到了吗？我现在是自身难保！我需要帮助，不是为我自

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塞勒尔，你愿意帮我挽救共和国吗？”

塞勒尔和他堂兄互使眼色。“我不知道。要看你让我做什么。”

“是个危险的任务。”西塞罗强调道，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样说会让塞勒尔无法拒绝，因为他经受不住挑衅。

“我从来就不是懦夫。说吧。”

“我想让你从你堂兄的优秀军团中抽出一支小分队，你率领他们穿过河爬上雅尼库鲁姆山，把信号旗降下来。”

塞勒尔听完之后也有些犹豫，因为降下信号旗就意味着敌军即将入侵，人民集会自然就会中断，此外，雅尼库鲁姆一直是警卫队看守最严的地方。他和他的堂兄都扭头看卢库路斯——他是他们三个人中最年长也是资历最深的，这位举止优雅的贵族正在心里盘算成功的可能。“这是相当危险的花招，执政官。”他说。

“没错。但是如果我们输了选举，对罗马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再没有执政官敢保证他有权力镇压造反军队。我不知道为什么恺撒想开创这样一个先例，但是我很清楚，我不能让他得逞。”

最后梅特路斯说，“他是对的，卢修斯，我们给他支援。昆图斯，”他转向塞勒尔，“你看行吗？”

“没问题。”

“好。”西塞罗说，“你是司法官，侍卫会听从你的吩咐，但为了防止他们制造麻烦，我还是派我的秘书跟着你，”让我吃惊的是，他从手指上取下了戒指，然后把戒指紧紧按在我的手中。“你去告诉警卫队的指挥官，说执政官声称敌军正在威胁罗马，”他对我说，“必须降下信号旗。你是我的使者，我的戒指就代表我。你能做到吗？”

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与此同时，梅特路斯示意百夫长也跟我们一起去，这个人曾经对抗过喀提林。很快，我就气喘吁吁地跟在军团小分队后面出发了——小分队有三十个士兵，排成两列前进，

塞勒尔和百夫长在最前面，所有人都佩戴着利剑。老实说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扰乱罗马公民的合法集会。我记得我当时还这样想，别提什么拉比里乌斯了，这是叛国。

我们离开战神广场，迅速穿过了苏布里西亚大桥，桥下便是台伯河，此时的台伯河已涨满了褐色的河水，然后我们越过了梵蒂冈平原，平原上到处都是为无家可归的人搭建的邋遢帐篷和临时小棚屋。后来我们来到了雅尼库鲁姆山脚，在那片神圣的丛林里，成群的乌鸦栖息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望着我们——从地上的黑影看去，那些树仿佛长满了木瘤。当我们经过时，乌鸦叫喊着窜向天空，整片树林仿佛也要跟着飞上天。我们开始向山顶艰难地跋涉，似乎没有一座山比这里更陡峭。甚至在写回忆录的此刻，我还能感受到当时我几乎无法喘气的情形，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肺也被灼伤。在我看来，那种痛苦就跟用一把矛尖戳进肉里没有两样。

供奉雅努斯（两面神）的神殿矗立在山脊的最高处，它的一张脸朝着罗马，另一张脸望着辽阔的国土，神殿顶上插着一根高竿，上面飘荡着一面巨大的红旗，红旗在大风中劈啪作响。大概有二十个侍卫在两个大火盆前挤成了一团，我们先发制人包围了他们。

“你们当中有人认识我！”塞勒尔喊道，“我是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路斯·塞勒尔——司法官，占卜官，最近刚从我的姐夫庞培统帅的军队回来。这一位，”他指着我说，“带着我们的执政官西塞罗的戒指。他命令降下红旗。谁是领导？”

“我，”一个百夫长站出来说。他大概四十岁，看上去很老练。“我不管你是谁的小舅子，也不管你有什么权力，除非真有敌人进攻罗马，那面旗就要一直挂在上面

“但确实是有敌人威胁罗马，”塞勒尔说，“看！”他指着位于罗马西边的郊外——我们能一览无遗地看到那片区域。百夫长转身要去看，塞勒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面揪住他的头发，逮住了

他，然后把剑架在他脖子上。“当我告诉你有敌人进攻时，”他生气地说，“就是有敌人来了，明白吗？你知道为什么我晓得有敌人进攻而你却什么都看不到吗？”他狠狠地扯了一下这男人的头发，他疼得哼哼直叫。“因为我他妈的是一个占卜官，这就是原因。现在去把红旗降下来，发出警报。”

再没有人敢顶撞他。其中一个侍卫解开绳子降下了红旗，另一个侍卫取出喇叭，吹出几声尖锐刺耳的号角。我越过台伯河望向战神广场，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距离太远，很难立马判断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渐渐地，人群在散开，没过多久，广场外围扬起了滚滚尘烟，人们开始逃往家里。后来，西塞罗向我描述了号角的威力以及群众看到红旗降下之后的恐慌。拉比努斯试图安抚大家，并向他们保证这只是一场骗局，但是乌合之众就像一群鱼或一窝兽那么愚蠢那么容易受惊吓。马上，全城的人都得知有敌人进攻罗马了。人们不顾拉比努斯和他的护民官同党的请求，放弃了投票。准备就绪的投票区也被四处逃窜的人们撞成稀巴烂。卢库路斯和梅特路斯刚刚坐过的看台也被撞翻踩碎了。这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殴斗，一个盗贼被刺死了。祭司长梅特路斯·庇乌斯突然发病，变得不省人事，他的随从们只好火速把他抬回了城里。据西塞罗说，唯一保持镇定的人就是盖乌斯·拉比里乌斯，他独自一人坐在被遗弃的讲台上，还在座椅上来回摇摆，闭着双眼，哼着一些古怪又刺耳的小曲。

在战神广场爆发的那次骚乱已经过去好几周了，看样子西塞罗赢了。特别是恺撒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似乎不打算将反对拉比里乌斯的案子重新提上日程。老头子回到了他在罗马的家，过上了完全不受干扰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直到一年之后或更晚，他离开了人世。至于平民派的法案，也是如出一辙。西塞罗收买西博里达的

策略也激励了其他叛党，其中就有一位护民官，贵族们通过贿赂让他改变了立场。由于西塞罗的同盟在元老院坚决地抵制卢鲁斯的法案，加上护民官在人民集会上投否决票的威胁，卢鲁斯提出的那个凝聚了很多人心血的野心勃勃的法案，再没有被人提起。

昆图斯心情很好，“如果这是你和恺撒之间的一场摔跤比赛，”他宣称，“一切都已经结束。两个回合决出胜者，而你两次都打倒他了。”

“不幸的是，”西塞罗回答说，“政治并不像摔跤比赛这样光明正大，政治也没有固定的比赛规则。”

他心里十分清楚，恺撒不会就此罢休，他的沉寂只是暂时的但是恺撒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一切还是未知数。

一月底，西塞罗身为元老院首席执政官执政的第一个月结束了。西博里达接管了宝座，西塞罗开始忙于法律事务。扈从离开了他，他去中心广场时，负责保护他的是两个强壮的骑士。阿提克斯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和西塞罗依然走得很近，但是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以防有人怀疑他们的关系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喀提林还在罗马。不管何时，只要他和西塞罗在元老院里碰到了一起——在元老院那么狭窄的空间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就会夸张地转过身。有一次，当西塞罗经过喀提林身旁时，我看到喀提林用手指在自己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但是好像其他人都没有看到这一幕。而恺撒的表现十分殷勤，他甚至恭维西塞罗，说他演讲的威力很大，还有他的策略也很高明。这给我一个启示。真正成功的政治家能把他在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侮辱和失败抛之脑后，这样，他们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恺撒完全具备这种气度，这一点无人能及。

接下来的某一天，有消息传来说祭司长梅特路斯·庇乌斯死了。大家并不感到意外。这个老军人年近七十，在病榻上已经躺了很多年。在战神广场遭受袭击之后，他就再没有清醒过来 他的遗

体安放在他的办公宅邸供公众瞻仰，那里曾是国王们的宫殿 轮到高级官员西塞罗了，他就像一名仪仗护卫站在那里观看。我从未见过如此繁缛的葬礼。他们把他的上身撑了起来，给他穿上祭司的长袍，然后把他放进一个插满鲜花的轿子里，仿佛他是要去赴宴，祭司团的八个祭司抬起了轿子，其中有恺撒、西拉努斯、卡图卢斯以及伊索里库斯 庇乌斯涂满油膏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他干瘪的皮肤上也抹满了油，他的眼睛被撑得大大的；尽管他已经死了，但他现在看上去却更有生气。他的养子西庇奥和他的遗孀李希妮娅·梅诺一起走在轿子后面，他们身后是维斯太贞女和负责官方祭祀的祭司。然后，梅特里家族的大人物们驾着敞篷的双轮马车过来了，塞勒尔位于最前头，这一刻，他们家族的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他们身后还跟着一群头戴庇乌斯祖先面具的演员们——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依然是罗马最有权力的政治家族

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沿着圣道街前行，越过法比安拱门（为了应景，拱门已经被黑布遮住），穿过中心广场，最后来到了演讲台 在这里，轿子被高高抬起，好让送葬的人最后看他一眼。广场上人山人海。议员们全部都穿上了染成黑色的宽外袍 神庙的台阶上，楼房的阳台上和屋顶上，甚至雕像的底座上，全部挤满了人。他们一直等到念完颂文才散去，尽管光是念颂文就花了好几个小时。仿佛大家心里都有数，告别庇乌斯——一个严肃、固执、傲慢、英勇，或许还有点傻的人——就是在告别旧共和国，而某样东西就要破茧而出

当铜板被放入庇乌斯的嘴中，他就要和他的列祖列宗躺在一起的那一刻，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谁会是他的继任者？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继任者会在元老院两位最资深的成员之间产生：卡图卢斯——他重建了朱庇特神殿；伊索里库斯——曾两次从战场凯旋归来，年纪甚至比庇乌斯还大 他们俩都觊觎这个职位，绝不会彼此

妥协。这两人表面友好，暗里却各不相让。西塞罗对他们都没有偏爱，所以最初就没有关注这场竞争。不管怎样，候选者就是祭司团其余十四位成员。后来，大概是庇乌斯葬礼刚过去一周的那天，当西塞罗和其他议员在元老院外等着参加议会的时候，他遇见了卡图卢斯，然后随便问了一句，问他有关继任者的问题是否有了结果。

“没有，”卡图卢斯说，“短期内也不会有结果。”

“真的？那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们开了会，考虑到两位候选人实际上不相上下，我们都同意采取老办法，让人民来选择。”

“这明智吗？”

“我认为很明智，”卡图卢斯回答说，他还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鹰钩鼻，露出一丝浅笑，“因为我相信在部落会议上，我会赢。”

“那伊索里库斯呢？”

“他同样相信他会赢。”

“好吧，祝你俩好运。不管谁胜出，罗马都将是赢家。”西塞罗刚要离开，又独自沉思了一会，紧接着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悦，马上又回到卡图卢斯身旁。“还有一件事，我可以问吗？是谁提议扩大选民范围的？”

“恺撒。”

虽然拉丁语富含大量的隐喻能很好地表达出种种微妙的情况，但是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拉丁语，甚至希腊语——来形容西塞罗那一刻的表情。“天哪，”他震惊到无以复加，“难道他想自己参加选举？”

“当然不行。那也太荒谬了。他还太年轻，他才三十六岁。他甚至还不是司法官。”

“是的，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诚恳地劝你尽快重新召集你们的团体，然后采取现有的选举方法。”

“那已经不可能了。”

“为什么？”

“今天早晨，改变选民范围的法案已经张榜公示了。”

“谁干的？”

“拉比努斯。”

“啊！”西塞罗用手击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执政官，你杞人忧天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不相信恺撒一夜间就变笨了，让自己也参加选举，如果他真那样做了，他将被碾碎 罗马人民还没有丧失理智 这是国家宗教领袖的竞争，要求具有最高程度的道德操守 你能想象由恺撒负责一群维斯太贞女吗？如果他要和她们一起生活，那不就相当于把你的鸡窝托付给狐狸！”

卡图卢斯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但是我能从他的眼神中察觉出一丝不自信。没过多久，恺撒要参加竞选的流言就传开了。这件事让所有明智的民众大感震惊，有些人还开起粗俗玩笑，嘲笑了一番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绝不是无中生有，我恐怕——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敬佩他。“那个家伙是我遇到过的最玩命的赌徒，”西塞罗评论说，“每一次赌输之后，他就会下双倍赌注，然后再次扔出骰子。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放弃了卢鲁斯法案还有对拉比里乌斯的诉讼。他看到祭司长活不久了，然后算计了一下可能性，最后就决定祭司长的位置比其他任何一样事情都更值得一搏。”他惊叹之余摇了摇头，然后开始规划对策，他想让恺撒也输掉这一回合 他也许能成功，但是在两件事情上他却无能为力

首先就是卡图卢斯和伊索里库斯都已经愚蠢到执迷不悟。西塞罗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在他们之间来回周旋，徒劳地想让他们认清形势，让他们明白不能同时参加选举，因为那样做只会分散反对恺撒的选票 但他们都是既傲慢又急躁的老家伙，决不会向彼此屈服，更不会通过抽签来决定人选，也不会选出一个让他们都满意的人

选。最后，他们的名字都进入了候选名单。

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金钱。据传闻，那段时间，恺撒动用了大量的现金去贿赂各个部落，甚至还用手推车去运成堆的硬币。他从哪里搞到了那么多钱？大家都说幕后人就是克拉苏。但是克拉苏肯定也拿不出两千万——两千万啊！还有人说恺撒花了不少钱去找行贿代理人。不管真相究竟如何，恺撒一定很清楚，到三月十五日投票的那一天，失败就意味着他的毁灭。回顾他的职业生涯，他完全不可能偿还如此巨大的债务。留给他的只能是耻辱、贬黜、流放，甚至可能是自杀。所以我更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举行投票的那天清晨，在他离开萨布拉的小房子准备前往战神广场时，他吻了他的母亲，向她告别，并宣称他要么带着祭司长的头衔归来，要么再也不会回来。

投票持续了大半天，然后颇具讽刺性的一幕发生了——政治中富含这种讽刺，宣布最后投票结果的人就是西塞罗，因为三月份又轮到他成为首席执政官。初春的阳光投向雅尼库鲁姆山背后，天空染上了一道道天际线，有紫色，有褐红色，还有深红色，仿佛从绷带中渗透出的片片血迹。西塞罗用一种单调沉闷的语调念着投票结果。在十七个部落投出的选票中，伊索里库斯得到了四票，卡图卢斯是六票，恺撒则赢得了七票，得票如此接近。当西塞罗从演讲台下来之后，明显感到不适，获胜者则把头往后一仰，向天空举起了双手。他高兴得发狂——他做得到，因为他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他现在就是终身的祭司长了，他将在圣道街拥有一幢豪宅，并在国家最核心会议上拥有发言权。从我看来，恺撒之后的生命轨迹就起于这次令人称奇的胜利。两千万的疯狂花费实际上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交易：它为他换来了整个世界。

第五章

从那时起，人们就不像以前那样看待恺撒了。虽然伊索里库斯用老军人的斯多葛态度接受了失败，但是卡图卢斯——他一心把成为祭司长当做他事业之巅的追求——根本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第二天，他公然在元老院指责他的对手，"你再不用躲在地下工作了，恺撒！"他奋力叫嚷，嘴唇上都喷上了口水。"你在外面安置了一门大炮，就是想占领整个国家！"恺撒报以一笑。至于西塞罗，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同意卡图卢斯的看法，恺撒行事鲁莽又野心勃勃，总有一天会变成共和国的威胁。"还有，"西塞罗心事重重地对我说，"当我注意到他那经过精心整理的头发，见他用一只手指调整他的头发分路时，我简直不敢想象他能想出那个恶毒主意去破坏罗马宪法。"

既然恺撒现在已经拥有了他想要的大多数东西，剩下的每一样——司法官、执政官、军队指挥官——会按预期顺序接踵而来，西塞罗决定是时候把他纳入元老院领导层了。举例说，他觉得国家的宗教领袖在辩论中窜上窜下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恺撒是坐在第二排，他要抓住执政官的眼球。所以西塞罗会在司法官之后就早早地把他叫起来发言。但是这种安抚性的办法很快就让西塞罗无所适从，那是他在政治上从未经历过的尴尬——也显示了恺撒的老奸巨猾。那发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在恺撒当选后不久——最多三四天——元老院召开议会，西塞

罗坐在宝座上，突然大厅的尽头传来一声叫喊。一个人推开挤在门口的围观者，幽灵般地蹭了进来。他的头发凌乱不堪，扑满灰尘。他仓促地穿上镶紫边的宽外袍，但还是掩不住他穿在里面的军队制服。他脚上穿的是军用靴，而不是红皮鞋。他从中间的过道走下来，正在发言的人也只好停了下来，因为所有的眼睛都瞄准了这个不速之客。离我很近就站在西塞罗座位后方的扈从警惕地跨向前要保护执政官，但是梅特路斯·塞勒尔很快从司法官的席位里大吼道："住手！不认识了吗？是我兄弟！"说完，塞勒尔就跳出来拥抱他。

目睹完这一幕，大家都开始喃喃低语，先是疑惑，而后是惊慌，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塞勒尔的年轻兄弟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路斯·内波斯，他是庞培的一个副手，参加了反米特拉达特斯国王的战争，他的外表邋遢蓬乱，极具戏剧性，显然他刚从战场返回不久，他的出现很可能意味着军团遭遇了某些不幸。

"内波斯！"西塞罗喊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说！"

内波斯从他兄弟怀里挣了出来。他目中无人，为自己的英俊外表及健康体魄很是骄傲。（据说他喜欢男人胜于女人，他也确实从未娶妻生子；但那只是流言，我不应重提此事。）他转过雄壮的肩膀面朝大厅，"我是直接从阿拉伯庞培统帅的军营回来的！"他大声宣布，"我乘最快的船，骑最快的马，只为给你们带来一个伟大的喜讯。那个暴君，也就是罗马人民最重要的敌人，米特拉达特斯·耶夫帕托，高龄六十八岁，他死了。我们打赢了东方之战！"

在听到激动人心的消息之后，大家往往像是受了惊吓而沉默片刻，这次也不例外，沉默过后，议事大厅里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罗马就一直在与米特拉达特斯进行战斗。有人说他在亚细亚屠杀了八万罗马公民；其他人断言是十五万。不管哪一种说法属实，他都是一个恐怖分子。因为大

多数人还记忆犹新，米特拉达特斯的名字常被罗马的母亲们用来吓唬小孩，好让他们改邪归正。然而现在，他死了！这荣耀属于庞培！尽管米特拉达特斯实际上是自杀身亡，而不是死在罗马军队手下，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这老头随身带了毒药，但因为多年来他吞下了太多预防性的解药，毒药就不起作用了，他不得已叫来了一个士兵，命令他干掉自己。）最有见识的观察员、依然为凯旋仪式在城门外等候着的将军——卢修斯·卢库路斯，他才是让米特拉达特斯俯首称臣的战略家，但这一切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庞培是时下的英雄，西塞罗很清楚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当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他站起来提议为庆祝庞培立下的功勋设立为期五天的全国感恩节。这一提议受到了热烈欢迎。然后他把西博里达叫起来发言，他就张口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赞美之辞，接着西塞罗让塞勒尔表扬他的兄弟跋涉千里给大家带来这个喜讯。随后恺撒站了起来；西塞罗给他发言权，是因为他敬畏祭司长的身份，他以为恺撒会例行公事地向诸神献上感谢。

“恕我直言，我们是不是有些不够意思？”恺撒真是很狡猾，“对于西塞罗的提议，我有一个修正方案。我提议双倍增加感恩节的时长，把五天改成十天，还有，在其余日子里，也要允许格涅乌斯·庞培穿上竞技活动中的凯旋长袍，好让罗马人民在平日里也牢记他们所受的恩惠。”

西塞罗接受了修正方案，并提交表决，他一边强颜欢笑一边咬牙切齿。他知道庞培将会清楚地记得，恺撒的慷慨是西塞罗的两倍。提议通过了，其中只有一个反对的声音：那是来自年轻的马库斯·加图，他义愤填膺地说道，元老院把庞培看成是国王，巴结他，奉承他，这种方式只会让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感到恶心。结果他被人嘲笑了，坐在他旁边的两个议员甚至设法把他拽了下来，但是从卡图卢斯和其他贵族议员的脸上，我知道小加图的那番话让他

过去那些杰出人物的身影就像蝙蝠栖息在我的记忆里，晚上他们就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干扰我的美梦，加图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怪物！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却长着一张沧桑的脸。他身材瘦削、头发蓬乱，从来不笑、也很少洗澡：老实告诉你，他发出的味道很难闻。与世俗故意作对就是他的信仰。即使他非常富有，他也从不搭乘轿子或马车，去任何地方都靠步行，他还经常赤着脚，有时甚至不穿外衣——他说，他想把自己训练成对世间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他已经在国库做了一年的初级官吏，国库的办事员都很害怕他，他们经常跟我说，他总是设法要他们说明每一项支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款项　甚至在他离开这个部门之后，他还总是带着整套的国库账单去议事大厅，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老位子上，然后趴在那一堆数据上轻轻地来回摆动，对周围的冷嘲热讽毫不在意

米特拉达特斯被打败的消息传来之后的第二天，加图就来拜访西塞罗；当我告诉他加图在外面等他时，他嘟囔了几句．不过，他还是命令我把加图带进来。他很早之前就与他打过交道，那次加图为了逼迫他的堂妹勒皮娅嫁给自己而下定决心起诉她，这也是他超越世俗的其中一个举动　西塞罗作为加图的辩护律师，在官司中的表现果断而利落

“我们一定要马上剥夺庞培的指挥权，”加图一跨进书房就说，“而且立刻会被召回来。”

“早上好，加图。你的话有些刺耳，难道你不觉得吗？他最近可是大战告捷。”

“胜利恰好就是麻烦．庞培应该是共和国的仆人，但我们却把他当成了主人。如果我们不防备他，他回来后就会接管整个国家。你明天必须要提议罢免他　”

“我绝不会那样做！庞培是罗马继西庇奥之后最受欢迎的将军他值得拥有我们赋予他的所有荣誉。你和你祖父犯了一样的错误，他赶走了西庇奥。”

“好吧，如果你不去阻止他，我去。”

“你？”

“我想参加护民官的竞选。我需要你的支持。”

“你是说真的？”

“身为护民官，我可以在庞培的马屁精们提出的任何法案上投否决票，这些法案不过是为了让庞培的野心得逞。我打算成为一个政治家，与以往任何人都截然不同的政治家。”

“我肯定你能如愿以偿。”西塞罗回答说，然后他越过这个年轻人的肩膀向我轻轻地眨了眨眼

“我提议开创先河，用一套严谨完整的哲学体系指导公共事务，然后根据议题的起源用斯多葛哲学的格言和戒律分别进行指导。你知道正好雅典诺多洛斯·科尔迪莱恩也住在我家——我想你肯定也认为他就是斯多葛学派的领袖学者。他将永远是我的导师。共和国正在衰落，西塞罗，我认为——它正在一味妥协的不良之风中走向毁灭。我们从来就不应该赋予庞培特殊指挥权。”

“我支持他拥有特殊指挥权。”

“我知道，所以为你感到羞耻！一两年之前，我回罗马的途中，在以弗所见到了他，他趾高气昂，俨然是一位东方皇帝。他建立的所有城邦，他占领的所有行省，有人给他授权令了吗？元老院讨论过没有？人民投票了没有？”

“他就是战场上的指挥官。应该允许他拥有一定的自治权。打败海盗之后，他需要建立基地来保证我国的贸易安全。要不然在他离开之后，土匪们又会回来。”

“但是我们正在入侵那些一无所知的地方！现在，我们占领了

亚细亚 亚细亚！亚细亚关我们什么事？接下来就是埃及。这样他们就会永无止境地要求往海外派驻军团。不论是庞培，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他指挥军团，他就会控制那个帝国，最终他们就会控制罗马，如果有谁提出异议，就会以缺乏爱国之心受到谴责。共和国就会走向灭亡。执政官不过是代表海外的每个最高统帅来处理国内的一些杂务。”

“没有人会怀疑这其中的危险，加图。但这就是政治——战胜每一次挑战，迎接下一个挑战。在我看来，对政治家最好的比喻就是，他是一个领航员——现在你要划桨，现在你要扬帆，现在你要在风暴之前抢风航行，与波涛巨浪做搏斗，最后平安渡过。你要花很多年去学习这些技能，而齐诺的指南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那你的航行会把你带到哪里？”

“一个叫做生存的美妙目的地。”

“哈！”加图竟然一本正经地发出了尖锐的大笑，这是十分罕见的事，让人极度不安。“我们有些人希望到达的是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地方！但那要求一种不同的航海技能，就是我的戒律。”他一边掰着瘦长的手指一边继续说着，“永远不要为好意而感动。永远不要满足。永远不要原谅错误。对错误的事情永远不要区别对待——不管犯什么程度的罪行，错误就是错误，这就是它的下场。最后，永远不要在其中一个原则上妥协。‘严守这些戒律的人——’ ”

“‘不论多么丑陋，也是英俊的；不论多么贫穷，也是富有的；即使身为奴隶，他也是自己精神上的国王。’谢谢你，我很熟悉这段语录，如果你想去某处的学院过一种清净的生活，把你的那套哲学用到你养的鸡和你的学生身上，还有可能行得通。但如果你要经营国家，你还需要在书房里添更多的书，而不仅仅就是那一册书。”

“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显然你是不会支持我了。”

“相反，我一定会投你一票。如果你能成为护民官，那肯定是

罗马有史以来最有趣的场面之一。”

加图离开之后，西塞罗对我说，“那个家伙至少是半癫半狂了，但他确实有两下子。”

“他会赢吗？”

“当然。一个名叫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的人迟早会在罗马有一席之地的。就算他对庞培有看法，我们能阻止他吗？”他想了一会儿继续说，“给内波斯捎个口信，问他是否从旅途中恢复过来了，然后邀请他参加明天元老院议会之后的军事会议。”

我照他说的去做了，而且很快就有了回信，内波斯说他会听从执政官的安排。第二天下午休会之后，西塞罗询问了一些有作战经验的前任执政官，他想具体了解内波斯对庞培的计划所作的报告。克拉苏，他既品尝到了执政官职位带给他的喜悦，也体会到了巨额财富带来的权力的乐趣，现在正日渐着迷于他从未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军事荣耀——他极度渴望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他故意在执政官的宝座周围徘徊，希望自己也受到邀请。但是除了喀提林，西塞罗最鄙视的人就是他。西塞罗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冷落这个老对手。他的态度十分明显，最后克拉苏生气地跺着脚走了，留下十几个上了年纪的议员围在内波斯身边。我小心地站在一旁做笔记。

西塞罗真是精明，他把这种人列入了这次秘密会议：盖乌斯·库里奥，他在十年之前赢得了一次凯旋仪式；马库斯·卢库路斯，卢修斯的弟弟。我的主人身为一名政治家，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对军事一无所知。在年轻的时候，他由于身体娇弱痛恨一切与军事生活有关的事情——艰苦的条件、愚蠢的教条，无聊的军营情谊——他早早地埋头做起了研究。现在他强烈地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只好让库里奥、卢库路斯、卡图卢斯和伊索里库斯这样的人询问内波斯问题。他们很快就确定庞培的军队是由八个装备精良的军团组成的，司令营就驻扎在——至少内波斯最后一次见他

时——犹大国南部，那里离佩特拉城有几百里远。西塞罗请他们发表看法。

“在我看来，我们接下来有两种选择，”库里奥说，他曾经出征东方，是苏拉的手下。“一种选择是向北方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目标就是夺取旁提卡彭港口，然后让克拉苏去统治那个帝国。另外一种选择，也是我个人更认同的选择，就是向东方进攻，就此攻下安息国。”

“不要忘了，还有第三种选择，”伊索里库斯补充说，“埃及。这是我们唾手可得的地方，在托勒密把它写进留给我们的遗嘱之后。我是说，他会向西方进军。”

“或者南方，”马库斯·卢库路斯建议，“向佩特拉进攻有什么问题吗？从这个城市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北方，东方，西方或是南方，”西塞罗总结道，“看来庞培也拿不定主意了。你知道他更倾向哪个地方吗，内波斯？我敢保证元老院会批准他的决策，不管是去哪里。”

“事实上，我知道他更希望撤军，”内波斯说。

伊索里库斯打破了沉寂，“撤军？”他惊讶地重复了一遍，“你是什么意思，撤军？他有四万经验丰富的老兵听任他的指挥，去任何地方都是所向披靡。”

“‘经验丰富’只是你说的。‘精疲力尽’才更准确。他们中有些人参加战斗和行军的时间已经不止十年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了，因为都很清楚这番话的含义。

西塞罗说：“你是想告诉我们，他想把他们都带回意大利吗？”

“为什么不？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家。庞培也和当地统治者签署了极具效力的条约。他的个人威望现在顶得上十二个军团。你知道在东方他们现在怎样称呼他吗？”

“请说。”

"'海陆最高指挥官。'"

西塞罗向四周瞄了一眼那些前任执政官，大多数人都是怀疑的表情 "我想代表我们大家说一句，内波斯，元老院不希望看到庞培全部撤军。"

"绝对是不希望。"卡图卢斯说完，其他人都一致点头表示赞同。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议，"西塞罗继续说，"我们派你给庞培捎去口信，一定要清楚地告诉他，我们为他在战斗中立下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与欣喜，我们都非常感激他，同时你也要向他传达，我们期望他率领军队去参加新的战斗。当然，在这么多年的兵役之后，如果他想放下指挥的重任，整个罗马都会理解他，然后热情地迎接她最杰出的儿子回家——"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内波斯不礼貌地打断了他，"但我是不会给你传话的 我要留在罗马。庞培已经批准我离开军队，我要为竞选护民官拉选票。请你谅解，现在我要去忙其他事情了。"

伊索里库斯看着这个年轻军官昂首阔步从议事大厅走出去，他忍不住咒骂了几句。"如果他父亲还活着，看他敢不敢这样讲话。我们培养的是怎样一代人啊？"

"如果内波斯这样的傻小子竟然敢这样和我们说话，"库里奥说，"想象一下他还会做出什么，他身后有四万军团士兵。"

"'海陆最高指挥官'，"西塞罗嘀咕着，"我想我们应该感谢他把天空留给了我们。"不少人笑出声来 "我在想内波斯有什么紧迫的事情要去处理，而那件事比我们的谈话还重要 "他招我过去，然后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泰罗，跟着他。看他去哪里。"

我急忙跑下过道，一到门口就刚好瞥见内波斯带着几个随从穿过中心广场往演讲台的方向走去。当时已是晚上八时了，街上依然繁忙，在熙熙攘攘的城里，我毫不费劲就能找地方躲起来——冉说

内波斯也不是疑神疑鬼的那类人　他的小随从们经过了卡斯托尔神庙，幸运的是，我刚好快走到神庙后方，就在离圣道街很近的地方，他们突然消失了，然后我意识到他们正在赶往祭司长的官邸

我一开始想跑回去告诉西塞罗，但是又冒出了另外一个念头。在豪华宫殿的对面有一排商店，我假装在挑选珠宝首饰，其实我一直盯着恺撒家的大门。我看到他的母亲从一乘轿子里走了出来，然后他的妻子也从轿子里出来了，她看上去非常年轻美貌　形形色色的人走进走出，但是我一个都不认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商店老板有些不耐烦，声称要关门了，然后就把我撵到街上，刚好那一刻，我看到克拉苏的大光头——这是绝对不会搞错的——从一辆小马车里冒了出来，他急匆匆地穿过大门冲进了恺撒的家。我又逗留了一会儿，但是没有其他人出现。我觉得自己运气已经够好了，就赶紧溜回来向西塞罗汇报。

那时他已经离开了议事大厅，我在家里找到了他，他正在写信。“好吧，这至少揭开了一个谜团，”听完我的所见所闻之后，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恺撒是从哪里搞到两千万来买官的。它们并非都是来自克拉苏。其中大部分一定来自海陆最高指挥官。”他靠在椅背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因为就像他之后评论的那样，“当国家的首席将军、最大债主、祭司长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其他所有人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了。”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特伦提娅开始在西塞罗的执政官生涯中扮演重要角色。人们经常会问，为什么在十五年之后，西塞罗还没有和她离婚，因为她极度伪善，也不漂亮，甚至毫无魅力。但是她拥有一些更稀罕的东西　她很有个性，也值得尊敬　随着时间的流逝，西塞罗越来越频繁地从她那里听取建议　她对哲学或文学没有丝毫兴趣，也不了解历史；事实上，她从不学习　尽管如此，既

没有后天的教育，也没有先天的娇美，但是她拥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本质，不管是一件事还是一个人，她会准确无误地说出她的想法。

最初，西塞罗不想让她受到惊吓，就没有说起喀提林发誓要杀死他。但是特伦提娅独特的精明让她不久就发现了这件事。身为执政官的妻子，她负责掌管祭拜善德女神的一些事宜。我不知道其中都有什么细节，因为同善德女神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男人保密的，位于阿文丁山上的那座装饰有蟒蛇图像的神庙，也不对男人开放。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特伦提娅的女祭司朋友中，有一个来自权贵家族的爱国女人，有一天她泪流满面地来见特伦提娅，然后提醒她西塞罗的境况十分危险，他必须要警惕。她拒绝透露更多消息。但是特伦提娅自然不会罢休，她综合考虑了那些与她丈夫有关的奉承、欺诈以及威胁，慢慢就明白了真相。为了达到目的，她又把那个可怜的女人找回来，让她再把事情讲给执政官听。

当特伦提娅推门进来时，我和西塞罗正在书房里一起工作。她没有敲门；她也从未敲门。她既比西塞罗富有，出身也比他高贵，所以她从不会对西塞罗显示出妻子对丈夫合乎习俗的顺从。相反，她直接通报："有个人你必须要见一见。"

"现在不行，"他头都不抬地说，"让他们都走开。"

但是特伦提娅站着不动。"是——"她说出了那位女士的名字，我必须隐瞒她的身份，不是因为她（她很早就去世了），而是因为要保护她后人的名声。

"那我为什么要见她？"西塞罗嘟囔着说，然后生气地抬头看他的妻子。等他发觉她的态度非常认真，他就改变了语气。"怎么了，女人？出什么事了？"

"你要亲自去听。"她站到一旁，后面是一个相貌惊人（即使趋向凋零）的妇人，她的双眼哭红了。我正想离开，特伦提娅却命令

我待在原处不许动。“这奴隶是个技艺高超的速记员，”她向来访者解释，“也十分谨慎。如果他向任何人透露了一个字，我敢向你保证我会活剥他的皮 ”说完，她看了我一眼，毫无疑问，她完全做得到。

对西塞罗来说，接下来的会面相当尴尬。在特伦提娅的敦促下，那个女人承认了她是相伴昆图斯·库里乌斯多年的情妇，西塞罗只好装出一副正经的模样。库里乌斯是一个放浪形骸的议员，也是喀提林的朋友。他已经因为道德沦丧而被元老院开除，看样子也肯定进不了下一次候选议员的名单，他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从我结识库里乌斯以来，他就一直欠别人的债，”这女人解释道，“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 他抵押的贷款已经超过了他财产的三倍以上 有一段时间，他威胁说要把我俩都杀死，这样就不必忍受破产带来的耻辱，接下来他又吹嘘要给我买所有的好东西。昨晚，我还嘲笑了他 我说，‘你哪有钱给我买东西？是我给你钱！’我激怒了他。我们大吵了一架 最后他说，‘在这个夏末，我们就会拥有我们所需要的钱 ’然后他就把喀提林的计划告诉了我。”

“是什么计划？”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腿，然后挺直腰背从容地盯着西塞罗说，“杀死你，然后夺取罗马的控制权 解除所有的债务，没收富人的财产，然后把官职和神职分给他的追随者 ”

“你确信他们会那样做吗？”

“我确信 ”

特伦提娅打断了他们，“但是她遗漏了最坏的一部分！喀提林为了把他们更好地团结在他身边，他用一个男孩的身体让他们立下了血誓 他们把他当做羔羊宰杀了 ”

“是的，”西塞罗供认不讳，“我早知道了，”他举起手阻止特伦

提娅的抗议 “很抱歉。我不知道要怎样看待这件事 让你为子虚乌有的事感到不安，也没有任何意义。”他转头对那个女人说：“你必须交出跟这次密谋有关的所有人的名单 ”

“不，我不能——”

“我们不会泄露出去 我必须知道他们的名字 ”

她抽泣了好一会儿 她知道自己没有了选择。“那至少你要向我保证你会保护库里乌斯？”

“我不能保证。但我会尽力。说吧，女士，他们的名字。”

她好久都没有张口，等到她开始说了，我也基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科尔内利厄斯·西递古斯、”她轻声说着，“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昆图斯·安尼乌斯·奇诺埃，兰图鲁斯·苏瑞和他的自由人乌姆布雷鲁斯……”出人意料地，她嘴中开始跳出这些人的名字，仿佛早点说出口就能少受点煎熬。“奥特洛尼乌斯·培图斯、马库斯·莱卡、卢修斯·贝斯提亚、卢修斯·瓦尔古特乌斯——”

“等一下！”西塞罗震惊地看着她，“你刚才是说市区司法官兰图鲁斯·苏瑞吗？还有他的自由人乌姆布雷鲁斯？”

“——普布利乌斯·苏拉，还有他的兄弟塞尔维乌斯。”她突然就停了下来。

“就是这些吗？”

“这些人就是我听他提起过的所有议员、还有元老院之外的人。”

西塞罗转头看我，“总共是多少人？”

“十个，”我数了数，“十一个，如果算上库里乌斯。十二个，如果再算进喀提林。”

“十二个议员？”我很少见过他这样吃惊。他鼓起腮帮，坐到椅子上，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巨大打击。他长叹一口气。“但是像苏拉兄弟还有苏瑞这样的人甚至都没有破产的借口啊！这就是叛国，简

单明了！”他心绪太乱，已经无法安坐。他跳了起来，开始在狭窄的地板上踱来踱去。“天哪！到底是怎么了？”

“你应该逮捕他们。”特伦提娅说。

“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一旦着手去做了，即使我有能力去做——我必须要做——我也无法预知结果会怎样。这里有十二个人，那又有谁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多少人？我能确定还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件事。首先是恺撒——他在这件事情中到底是什么角色？去年他支持喀提林参加执政官的竞选，我们也知道他和苏瑞也走得很近——记住，是苏瑞，是他批准起诉拉比里乌斯。还有克拉苏——他怎么样？我想他很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还有拉比努斯——他是庞培的护民官——庞培是不是也卷进来了？”

他来来回回地走动着。

“他们不可能都密谋要杀你，西塞罗。”特伦提娅指出，“要不然，你不会活到现在。”

“可能他们并没有聚在一起密谋，但是他们都从这场骚乱中看到了时机。一些人想看到由杀戮引起的混战，其他人只想靠后站着，观看混战最后的后果。他们就像一群玩火的少年，其中最坏的就是恺撒。这是一种疯狂——完全就是疯狂。”他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一阵，然后他把目光收了回去，想象罗马被毁灭的景象，台伯河流淌着鲜血，中心广场落满被砍的人头，他把这些栩栩如生的细节都描述给我们听。“我一定要阻止它。我必须要阻止。一定有阻止它的办法……”

自始至终，那位给他带来情报的女士就坐在那里好奇地看着他。最后，他在她面前停下来，弯下腰握住她的双手。“太太，你能来找我妻子告诉她这个故事，一定很不容易，但是感谢上天你这样做了！不光是我，整个罗马都蒙受了你的恩惠。”

“但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她哭着说。特伦提娅递给她一块手

帕，她轻轻擦了擦眼睛 “从此以后，我再不能回到库里乌斯身边了。”

“你必须回去。”西塞罗说，“你是我唯一的线人。”

“如果喀提林发现我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你，他会杀了我。”

“他永远不会知道。”

“那我的丈夫呢？还有我的小孩？我怎么向他们交代？与别的男人交往本来就够丢脸了——何况是一个卖国贼？”

“如果他们知道了你的动机，他们会理解你的。你把这看做是赎罪，你要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很重要。尽你所能从库里乌斯那里找到线索。引导他多说，如果有必要，还要激励他。但是你一定不能再来这里了——那样做太危险。把你知道的告诉给特伦提娅 你们俩很容易就能在神庙的专门区域见面交谈，也不会引起怀疑。”

她自然不愿意让自己陷入背叛。但是只要西塞罗下定了决心，他就能说服任何人做任何事：然后，他毫不含糊地表达他会尽其所能对他的情人手下留情，尽管没有承诺对库里乌斯的真正豁免，她还是投降了。这样一来，这位女士成了他的间谍，西塞罗开始施展他的计划。

第六章

四月初，元老院进入春季休会期　扈从们又回到了西博里达身边，西塞罗决定和家人搬出罗马去海边，他认为那样会比较安全　某天清晨，我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那段日子里，其他大部分的官吏都在准备参加戏剧节。我们在阿庇亚大道上往南行，陪同前往的是一支骑士团。我估计我们一行总共有三十人。西塞罗在敞篷马车里的软垫上斜倚着，一会让索西特乌斯读书给他听，一会又向我口授信件。小马库斯和一个奴隶骑着一头骡子在马车旁边走着。特伦提娅和图丽娅都有自己的轿子，轿夫身上都藏好了刀。每当路上有一群人经过我们时，我都害怕他们是一帮刺客。暮色降临时，我们来到了彭甸沼地的边界　经过一天艰苦的旅行，我身心俱疲　我们在三馆留宿了一晚。沼泽地里传来的呱呱蛙叫、死水塘里发出的扑鼻臭味，还有成群的蚊子不停的哼哼唧唧，搅得我一宿没睡好

翌日清晨，我们乘上驳船，继续旅程。西塞罗登上船头，他闭上眼睛，扬起头迎接春日的暖阳　远离了拥挤马路上的噪音，运河的寂静颇有几分深邃，唯一的声响就是沿河纤路上持续的马蹄响　西塞罗放下了工作，这完全不是他的个性。到达前方码头时，已经有一袋公务急件等着我们了，但是当我把它递给西塞罗时，他挥手叫我离开。抵达福尔米亚的别墅之后，他还是如此。两三年之前，他买下了这个地方——海边的一座漂亮房子，面朝地中海，带有一个宽敞的露天平台，他经常在那里写作或者练习演讲　在我们安顿

下来的第一周里，整整七天时间，他基本没做什么，除了和孩子们玩耍，他带他们去钓鲭鱼，去矮石墙下面的小沙滩上嬉戏。当时一想到他还有那么多严重的问题要处理，我就对他的所作所为大惑不解。但现在我明白了，显然，他还是在工作，只是他用的是诗人工作的方式：他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希望得到灵感。

刚进入第二周，塞尔维乌斯·苏尔庇西乌斯带着波斯杜米娅一起登门拜访。他的别墅位于海湾附近的加埃塔。自从他妻子和恺撒的情事被揭露，他就几乎不理西塞罗了。但这次见面，他看上去是极度开心，而波斯杜米娅看上去非常闷闷不乐。这么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何，原因很快就在上主菜之前揭晓了。当时塞尔维乌斯把西塞罗拉到一旁，对他说了几句悄悄话。他透露的是来自罗马的最吊人胃口的八卦新闻。他压抑不住他的欢喜之情。“恺撒又找了一个情妇：塞维利娅、朱尼厄斯·西拉努斯的老婆！”

“那么，恺撒有了一个新情妇？这就等于说，树上又长出了新叶子。”

“但是你没看到吗？这不仅说明有关波斯杜米娅和恺撒的绯闻是毫无根据的，也让西拉努斯在这个夏天的执政官选举中更难打败我。”

“你怎么这样想？”

“恺撒已经拥有众多平民派的选票。他不可能把票投给他情妇的丈夫，是吧？其中一些人就会把票投给我。这样一来，平民派的认可加上你的支持，我就成功在望了。”

“嗯，恭喜你，我也很荣幸在三个月之后宣布你是胜者。我们现在能知道哪些人是有意参加竞选的吗？”

“确定有四个人。”

“你和西拉努斯，还有谁？”

“喀提林。”

“喀提林肯定会参加，还有呢？”

“噢，对了。毫不意外的是，恺撒已经到处发话，说他还将支持喀提林。”

“那第四个人呢？”

“李锡尼乌斯·穆列纳，”塞尔维乌斯说，这人曾经当过卢库路斯的使节，现在是山北高卢地区的总督。“但他不过是一个军人，在城里还没有大批追随者。”

他们举行了露天晚宴。从我的小屋里，不仅能听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呜咽，还能听到他们四个人的说话声，空气中洋溢着温暖的海水气息，烤鱼的刺鼻味道不时向我扑来。第二天一大早，西塞罗亲自叫醒了我。我很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小床铺的另一头，还穿着昨天晚上的衣服。当时天刚亮不久。看样子他一宿没合眼。“穿上衣服，泰罗。我们要走了。”

我穿好鞋之后，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昨晚快用完餐时，波斯杜米娅找了个理由单独和他说了几句。“她抓住我的胳膊，请我陪同她在露台上散步，我想了一会，莫非她是想让我在床上代替恺撒，因为那时她已微醉，掀起的裙子也几乎到了膝盖。但是并非如此：好像她对恺撒的情感已经从欲望凝固成了最刻骨的仇恨，她想要做的一切就是背叛他 她说恺撒和塞维利娅简直是天生一对：‘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她说——这里我要一字不差地转述她说的那些话，因为只有女人才说得出——‘塞维利娅想要成为执政官的老婆，恺撒喜欢招惹执政官的老婆，所以还有比他们更完美的组合吗？别听我丈夫的那一套。恺撒会尽他所能确保西拉努斯胜出。’”

“那是坏事吗？”我愚蠢地问，因为我还只是半睡半醒。“我想你总是说西拉努斯虽然呆笨，但还是可敬的，十分适合高级职位”

“我确实想让他赢，你这个大傻瓜！平民派也想让他赢，现在

看来，恺撒也不例外。所以，西拉努斯是势不可挡的。真正的战斗是在第二位执政官上——除非我们非常小心，否则喀提林就要赢了。”

“但是塞尔维乌斯是这样自信——”

“不是自信——是自以为是，恺撒就想让他自以为是。”

我往脸上泼了一些冷水，这才变清醒。西塞罗已经快走出门了。

“我能不能问一声，我们要去哪里？”我喊道。

“南方，”他转头回答我，“去那不勒斯湾见卢库路斯。”

他给特伦提娅留了一张便笺说明情况，然后我们在她醒来之前出门了。我们乘着封闭的马车飞快地往前赶路，以防被人认出来——因为在罗马经过一个不寻常的长冬之后，多数议员都心力交瘁，现在春天终于来了，他们开始成群赶往坎帕尼亚的温泉疗养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防被认出。为了更快地赶路，我们减少了随身护卫，只带了两个人保护执政官：一个名叫提图斯·塞克斯图斯的体壮力大的骑士，还有一个和他一般粗壮的兄弟，名叫昆图斯；他们一前一后地护送着我们。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天气逐渐变暖和，海水也变得更蓝，路旁的金合欢、干芳草以及松树的芳香气息也缓缓地渗进马车。我不时会掀开窗帘，欣赏外面的美景，我暗自发誓，如果能拥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小农场，那一定是在南方，在这里。与此同时，西塞罗一直闭着眼。整个旅途中，他都在睡觉，直到临近黄昏我们驶上了去往米塞努姆的狭窄小路，马车开始摇摇晃晃，他才醒过来。卢库路斯的柯妮丽娅别墅——原本我想称它为房子，但这个词完全配不上这座奢华宫殿——就位于米塞努姆，别墅一直延伸到海岸，他已经买下了它。这座宫殿建在海角上，那里埋着特洛伊人的使者，登高望

去，从普罗奇达小岛越过那不勒斯湾的蔚蓝海面一直到卡普拉山丘，意大利最摄人心魄的风景尽收眼底。一阵柔和的暖风从林荫道吹来，两旁的柏树开始沙沙作响，我们风尘仆仆地从马车上下来，仿佛来到了天堂。

听说我们已经到了庭院，卢库路斯赶紧出来迎接。当时他年近五十五岁，刚开始发福，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还有几分矫揉造作：他拖着一双丝绸鞋，身穿一件希腊外衣，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里最伟大的军人；而现在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退休的舞蹈家 军团分队守护着他的家，那些侍卫在树荫下优哉游哉地躺着。他们的存在仿佛在向人们提醒，他曾经身为作战统帅受到凯旋士兵们的热烈拥戴，现在他也依然指挥着他的军事帝国。他坚持要西塞罗留下来享用晚餐并过夜，还请他泡澡。不论是从他的冷淡态度或是他的周到接待，都看不出他对西塞罗这个不速之客有一丁点好奇。

男仆带走了执政官和他的侍卫，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安排到奴隶的小屋里。但根本不是这样：作为执政官的机要秘书，我也被带到一间客房里，还有人拿来了干净的新衣服，接着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好意思再提起，但是如果要真实记录历史，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奴 我发现她是希腊人，这样我就可以用她的母语和她聊天。她才二十多岁，非常迷人，穿着短袖裙子——苗条的身材，橄榄色的肌肤，黑色的浓密秀发盘在头顶，缓缓地倾泻下来 她叫阿加莎。她轻笑着不停地挑逗我，劝我脱下衣服，然后我走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那里到处镶嵌着海洋生物图案的马赛克。我在那里站了一会，感觉自己像个傻瓜，突然，天花板好像在溶解，新鲜的热水从上空倾倒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塞尔吉乌斯·澳雷塔闻名遐迩的淋浴方式中的一种，我尽情地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阿加莎回来了，领我进了

隔壁的房间，她帮我洗净身子，并给我按摩——噢，是多么的甜蜜愉悦！她一笑就露出象牙一般白的牙齿以及顽皮的粉红舌头 一个小时之后，或许更晚，当我在露台上与西塞罗碰面时，我问他是否尝试了那种非同寻常的淋浴。

“当然没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年轻的妓女。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堕落的消遣。”然后他盯着我，怀疑地说，“别告诉我你做了！”我的脸顿时烧了起来，他不禁哈哈大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他想取笑我的时候，他就会重提在卢库路斯家淋浴的小插曲

晚餐之前，主人带我们参观他的宫殿 房子的主体部分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由柯妮丽娅建造，她是格拉古兄弟的母亲 但是卢库路斯把房子的规模扩大到原来的三倍，他加建了侧厅、露台，还有一个游泳池——池子是从整块坚固的岩石里凿出来的 每一侧的风景都美不胜收，房子里的卧室也是极尽奢华 我们被带到一个迷宫似的隧道里，镶嵌在隧道里的马赛克在火把的照耀下发出点点晶莹的光芒，上面是忒修斯的图案 顺着阶梯，我们看到了大海，隧道的尽头处是一个平台——底下刚好就是层层波涛。这是卢库路斯最为骄傲的地方——浩瀚的一片人工水池，在那里，他饲养了你能说得出名字的任何一种鱼类，包括戴有珠宝首饰的巨鳗，它们听到他的叫唤之后就游了过来。他跪下身子，一个奴隶递给他一个装满食物的银桶，他缓慢地把食物倒向水里 不一会儿，成群的鱼儿开始在水面翻滚 “它们都有名字，”卢库路斯说，然后指着一条特别肥、让人看了有些反胃的还在鳍上戴了戒指的东西，“它是庞培。”

西塞罗有礼貌地笑了。“那边是谁的地方？”他望着水池另一端的别墅问道，那里也有一个渔场。

“那边属于霍滕修斯 他认为他养的鱼比我的鱼要好，但他根本不会养 晚安，庞培。”他用亲切的声音对那条巨鳗说，“好好睡

一觉。”

我以为差不多结束了观赏，谁知卢库路斯把高潮留到了最后。我们走上另外一条路，这是一段宽敞的楼梯，位于房子底下湿漉漉的岩层最深处。我们穿过几道由哨兵把守的厚重铁门，最后来到密室，那里的每一间屋子都装满了从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带回的金银珠宝。随从们把火把举到上方，好让我们看清楚那堆战利品，其中有镶嵌着珠宝的盔甲、盾牌、餐盘、高脚杯、长柄勺、汤盆，还有纯金椅子、纯金沙发，一块块的银锭，一箱箱的小银币——约莫好几百万，还有一尊大概六英尺高的米特拉达特斯的镀金雕像。这些财富令人错愕不已。我们感叹了一番，心情逐渐恢复平静。回到隧道之后，我们听到附近传来混战的声音，刚开始我以为是老鼠，但是卢库路斯解释说，那是六十个囚犯的吵闹声——米特拉达特斯的朋友，还有他的几个将军——过去五年，他一直把他们关在这里，准备凯旋游行，在游行结束后，他们就会被绞死。

西塞罗用手捂住嘴，清了清喉咙，“事实上，凯旋将军，我就是为你的凯旋仪式而来的。”

“我想也是，”卢库路斯说，在火把的映照下，我看见他那张满脸横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可以开饭了吧？”

我们的晚餐自然以海鲜为主——牡蛎、黑鲈、螃蟹、鳗鱼，还有红灰色的胭脂鱼。这顿饭对我来说过于丰盛：我习惯了清淡的饮食，所以只浅尝了几口。在餐桌上，我不打算说话，而且还刻意与其他客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我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款待。塞克斯图斯兄弟狼吞虎咽地吃着，两个人还时不时地离开餐桌去外面的花园里狂吐一阵，准备为下一道菜腾出肚子。西塞罗还是和往常一样，吃得很朴素，卢库路斯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没有显露出愉悦之情。

我暗地里偷偷地观察他，因为他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说真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忧郁的人。他生活中的阴影就是庞培，庞培身为最高指挥官在东方战场上取代了他，并联合元老院的同盟，让卢库路斯对凯旋仪式的希望彻底破灭 很多人都能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卢库路斯办不到。他拥有了他在世上想要的一切东西，除了一样，而那是他最渴望得到的。所以他干脆不回罗马，拒绝交出指挥权，转而把他的才能和野心投入到建造鱼塘上——那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他变得百无聊赖、无精打采，他的家庭生活也不幸福。他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娶了克劳迪乌斯的一个姐妹，后来因为丑闻和她分手了，他声称她和她的兄弟有乱伦的行为，随后克劳迪乌斯在东方策划了针对他的叛变。第二次婚姻维持到了现在，他娶了加图的一个姐妹，但据说她也是个轻浮而不忠的女人：我从没有正眼瞧过她，所以无从判断 不过我见到过她的孩子，卢库路斯的小儿子，他大概两岁，奶妈把他抱出来跟他父亲道晚安。从卢库路斯对儿子的一举一动中，可以看出他深爱着这个小孩。但是等孩子一离开，卢库路斯的蓝色大眼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继续闷闷不乐地吃着

“那么，”吃完一口菜，准备吃下一口的空当，他终于开口说，“我的凯旋仪式？”他没有发觉自己脸颊上沾上了一小片鱼肉。那片鱼肉在他脸上特别扎眼。

“没错，”西塞罗重复了一遍，“你的凯旋仪式。我正打算在这次休会之后向元老院提出申请 ”

“能通过吗？”

“我相信我的号召力。”

卢库路斯又开始吃东西，发出的声音还特别大，咀嚼的时间也更长。

“庞培会不高兴的 ”

“庞培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我们国家，还有其他人和他一样能享受凯旋的礼遇。”

“那你从中能得到什么？”

“我很荣幸号召大家赋予你永恒的荣耀。”

“废话。”卢库路斯最后擦擦嘴，那一小片鱼肉总算被抹掉了，“你一天行了五十里路，就是为了来告诉我这些吗？别指望我相信你。”

“天哪，凯旋将军，你竟然这样说！好吧，我还有政治上的事情要跟你谈谈。”

“说吧。”

“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毁灭。”西塞罗推开他的盘子，开始展露他流利的口才，有条不紊地用最严肃的措辞描述国家的现状，并详细讲述了恺撒支持喀提林的事情，以及喀提林想通过取消债务夺取富人财产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对卢库路斯是一个致命威胁，试想象喀提林躺在卢库路斯满是丝缎和金子的宫殿里：西塞罗没有明确说出这一点，但这绝对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主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在西塞罗讲完之后，他就抢先说话了。

“那么，你肯定喀提林会赢得这次的执政官选举？”

“嗯。西拉努斯会是第一名，然后就是他。”

“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没错。”

“那你有什么建议？”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想在执政官选举之前为你举行凯旋仪式。”

“为什么？”

“我是为你的游行队伍着想。我猜你打算从全国召集几千名老兵，然后把他们带到罗马去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还会大方地款待他们，把你的战利品奖励给他们？”

“是的。”

“那在执政官的选举中把选票投给谁，他们会听取你的意见吗？”

“我希望如此。”

“不管怎样，我知道他们只能把票投给候选人。”

“我料到你会这样做。”卢库路斯发出轻蔑的一笑，然后说，“你是在为你的好朋友塞尔维乌斯拉选票吧？”

“噢，不，不是他。这可怜的傻瓜完全没有机会。我考虑的是你的老部下——你那些老兵的战友——卢修斯·穆列纳。”

尽管我早已熟知西塞罗计策中的迂回战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塞尔维乌斯；起初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样地，卢库路斯看上去也大为震惊。“我以为塞尔维乌斯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这是罗马共和国，不是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圈子。本来我肯定是要投票给塞尔维乌斯，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他根本不能打败喀提林。而穆列纳在你的帮助下，刚好可能成功。”

卢库路斯皱起眉头，“我跟穆列纳有点过节。在高卢的时候，他与那个十恶不赦的畜生关系非常亲密，那个人也是他的副手，我前妻的兄弟——对我来说，他的名字是如此讨厌，我甚至不想说出来，免得玷污了我的嘴。”

“好吧，让我来说。克劳迪乌斯，我也不喜欢这个人，在他身上就找不到让我喜欢的地方。但在政治中，一个人是不能挑选自己的敌人的，更不用说自己的朋友。为了挽救国家，我必须放弃我亲爱的老友。为了挽救国家，你必须拥抱你最痛恨的敌人。”他倚着桌边，温和地加了一句，“这就是政治，凯旋将军，假如有一天我

们都不想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就应该从公共生活中退出，死守着鱼塘去喂鱼！”

起初，我担心他说得有点过分。卢库路斯扔下餐巾，骂骂咧咧地说他不会上当而背叛自己的原则。但是西塞罗一向看人很准，这回也不例外。他任由卢库路斯大叫大嚷，等他嚷完了，他也没有回应，只是凝视着海湾，抿了一小口葡萄酒。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月亮在海上投下一道闪着细碎水钻般的银光。最后，卢库路斯压抑着怒火，用一种沉重的口吻说，他认为如果穆列纳愿意广纳贤言，那他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好的执政官。之后，西塞罗答应卢库路斯等到结束休会，他就会在元老院提议为他举行凯旋仪式。

大家都没有兴趣继续交谈，所以我们早早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不一会儿，我在房间听到了有人在温柔地敲门。我打开门，是阿加莎。她一句话也没说就进来了。我猜是卢库路斯的管家派她过来的，就拒绝了她，但是她爬到我的床上向我保证说是她自己想来，然后我也上床了。我们边相互爱抚边交谈，她给我讲了她自己的故事——她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在了）作为卢库路斯在东方的战利品，被带来做了奴隶，她依稀记得他们曾经生活在希腊的小村庄里。她以前在厨房工作，现在是招待将军的客人。接下去，等她年老色衰之时，如果幸运的话，她又会回到厨房；否则，就是去田里，难逃一死。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自怜，而其他的人会将这般生活比作是猪狗不如的日子。我想，加图声称自己是坚忍主义者，但这个女孩才真正是这样的人，乐观面对自己的命运，用自尊去抵抗绝望。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她听，她笑了。

“来，泰罗，”她举起胳膊，呼唤我靠近她，“不要再说什么正儿八经的话了。这就是我的哲学：尽情享受上天赐给我们的短暂欢愉，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男人和女人才真正没有孤独。”

天渐渐亮了，我醒了，她已经走了。

各位看官，我是否让你们大吃一惊？我记得当初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么多年，我一直禁欲，甚至都不再去想那样的事情，我乐意把那些事情留给诗人："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还会有怎样的快乐，如果没有了阿佛洛狄忒女神？"虽然我很熟悉这些文字，但从没有想过要去真正了解它们的含义。

我希望我们至少还可以多留一个晚上，但是第二天清晨，西塞罗就准备离开。他的计划不能走漏风声，这个问题绝对很重要，他在米塞努姆停留的时间越久，他越担心被人发现。于是，和卢库路斯短暂会面之后，我们又钻进密封的轿子，打道回府。当我们正要驶上沿海公路时，我转头去望那栋房子。那里有很多奴隶，有的在花园里忙碌，有的在四处走动，这是春天里新的一天的开始。西塞罗也回过头去看。

"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说，"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恨他们。卢库路斯从没有真正打败米特拉达特斯，就已经变得如此富有，你能想象庞培现在拥有多少财富吗？"

我想不出来，也不想去猜。那会吓坏我。在那个晴暖的清晨，看着在身后渐行渐远的那栋房子，我开始懂了——也是第一次那么明白，那堆金银财宝如果只是堆在那里，是毫无意义的。

西塞罗既然拿定了主意，就迫切地要开展行动，所以我们需要返回罗马。对他来说，假期已经结束了。傍晚，我们回到福尔米亚海边的别墅，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特伦提娅就算因为自己和孩子受到冷落而生气，也不会表现出来。她知道不带着家人，西塞罗在路上会更快。我们在四月十三日回到了罗马，西塞罗马上秘密地和穆列纳开始接触。这位总督还在山北高卢，但是他已经把他的副手克劳迪乌斯派回来策划竞选活动。西塞罗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因为他不信任克劳迪乌斯，也不想让这个年轻男

人把他的计划透露给恺撒和喀提林。最后，西塞罗决定通过另一个人来接触穆列纳，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占卜官梅特路斯·塞勒尔，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

塞勒尔住在巴勒登山上的胜利高地，离卡图卢斯的房子很近，那条街上的住户都能从自家俯瞰中心广场。西塞罗推测说，如果有人看到执政官顺路拜访司法官，大概并不会感到意外。但是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主人出去打猎了，只有他的妻子在家，她带着几个女仆来迎接我们。就我所知，这是西塞罗第一次见到克劳迪娅，因为她漂亮、聪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三十岁左右，人们都知道她长着一对硕大的褐色眼睛，眼睫毛也很长——“牛眼小姐”，西塞罗曾经这样提到她——她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大眼睛，要么卖弄风情地瞟男人，要么直勾勾地盯着男人。她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一个亲切迷人的嗓子——谈论八卦时，就变成高音了。跟她的兄弟一样，她故意模仿一种时髦的“城市”口音。如果有男人中了她的圈套试图接近她，那就要倒霉了——她擅长在顷刻之间变作一个真正的克劳迪：盛气凌人，残酷无情。一个名叫维提乌斯的花花公子，曾想引诱她，但是没有成功，就开始到处散布针对她的一句双关语：餐厅里的柔软小岛，卧室里的坚硬堡垒。结果，两个拜倒在她脚下的倾慕者，马库斯·卡姆提乌斯和马库斯·卡萨尼乌斯为她报了仇：先是毒打他一顿，最后为了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就鸡奸了他，把他整成半死不活。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世界对西塞罗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就当是四分之一吧——已经不可抗拒地被这个骄奢淫逸、肆无忌惮的世界同化了，尽管另外四分之三的西塞罗还在元老院里痛斥道德的堕落。或许他就是拥有演员的特质；他一直喜欢与戏子打交道。他也喜欢有趣的男人和女人，而没有人会说克劳迪娅无趣。不管怎样，他们俩都非常高兴见到彼此。克劳迪娅

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瞟他，然后，她用极富磁性的声音问道，在她丈夫不在时，她能为西塞罗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他说确实有事相求：他想和她的兄弟单独交谈。

“阿庇乌斯还是盖乌斯？”她以为他一定是指其中一个哥哥，他们同样都是严肃、不苟言笑、野心勃勃的人。

“都不是。我想找普布利乌斯。”

“普布利乌斯！那个坏小子！你选了我最爱的。”她马上派家奴去找他，想都不用想，他现在不是在赌场就是在妓院。在等他回来的时间里，她和西塞罗在门厅里散步，探讨挂在墙上的面具，那都是塞勒尔的执政官前辈。我识趣地移到暗处，所以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是能听到他们的笑声，然后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取笑梅特里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呆板、苍白的面孔——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了名的愚蠢。

最后，克劳迪乌斯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低下身向执政官鞠躬，（我想）这一举动多少有点挖苦的意味，然后他深情地吻姐姐的嘴唇，还用手挽着她的腰。他在高卢那边已经待了一年多，但是没有太大改观。他依然漂亮如女人，满头金色卷发，身着宽松衣裳，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萎靡不振地看着整个世界。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准他和克劳迪娅是否真是一对情人，或者他们只是喜欢践踏这个体面的社会。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在公众场合，克劳迪乌斯对他的三个姐妹都是这样的亲昵，卢库路斯肯定是把乱伦的流言信以为真了。

不管怎么说，就算西塞罗感到吃惊，他也不会表现出来。他笑着跟克劳迪娅说抱歉，问她能否和她弟弟单独说几句话。“噢，好吧，”她装出不情愿的语气说道，“但是我很嫉妒。”最后她又逗留了一会，恋恋不舍地和执政官握握手，往里面的房间走去，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西塞罗和克劳迪乌斯客套地交谈了一番，说的都是

有关山北高卢的事情，还提到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艰苦旅程，然后西塞罗说，"克劳迪乌斯，现在告诉我，你的首长穆列纳要竞选执政官，这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我也听说了。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你认为他怎样能赢？"

"很简单。有许多方法。"

"真的？说一个我听听。"

"放人情债：人们还记得在竞选司法官之前他举行的活动，他可真够大方。"

"在竞选司法官之前？亲爱的，那是三年前！在政治上，三年之前的事已经成了历史。相信我，这里的人早忘了穆列纳是谁。对罗马而言，看不到就是不存在。我再问你：你想去哪里拉选票？"

克劳迪乌斯依旧保持着笑容，"我确信很多百人团都会支持他。"

"为什么？贵族派会把票投给西拉努斯和塞尔维乌斯，平民派会把票投给西拉努斯和喀提林。还有谁会投给穆列纳？"

"给我们时间，执政官。新的竞选还没有开始。"

"在前一年竞选结束之时，新一轮的竞选就开始了。原本这一整年你都应该在外面游说。是谁负责这事？"

"我。"

"你？"

尽管克劳迪乌斯的骄傲自大受到了打击，但西塞罗用如此嘲讽的语气说出这个字，不禁令我胆寒。"我有一些经验。"

"什么经验？你甚至不是元老院的议员。"

"好吧，该死的！如果你肯定我们会输，那你怎么还不嫌麻烦跑来见我？"

他的表情愤怒之极，西塞罗突然大笑起来，“谁说了会输？我吗？是你，年轻人，”他说，并用手抱住克劳迪乌斯的肩膀，“我知道赢得竞选的一两招，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赢——只要你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　但是你要醒悟，免得错过时机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见你。”

接下来，西塞罗和克劳迪乌斯围绕着门厅一圈一圈地走着，他在向他解释计划，我拿着笔记簿跟在他们身后，随时记下他的指示。

第七章

西塞罗提议给卢库路斯举行凯旋仪式，他把这个意图只告诉了自己最信任的几个议员——比如他的弟弟昆图斯，前任执政官C.皮索，司法官彭普提努斯和弗拉库斯，老朋友格拉斯、马赛林和老弗鲁吉，还有贵族议员的核心人物霍滕修斯、卡图卢斯和伊索里库斯。他们依次把计划告知其他人。所有人都发誓保密。西塞罗通知了他们参加议会的确切日子，并且要求他们不论发生什么，行动都要保持一致，直到休会。然而，他没有让西博里达知道这件事。

到了约定好的那天，议事大厅变得寻常的拥挤。多年不出席议会的老贵族也来了，我能看出恺撒已经预感到了某种危险，因为每当遇上这样的时刻，他都会习惯性地东张西望，满脸狐疑，鼻子仿佛也在用力嗅着什么，头会轻轻地往后仰（我记得，他被谋杀之前的那一刻，他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一切都在西塞罗的掌握之中。那段日子里，元老院正在讨论把一个冗长枯燥的法案编进法典，以限制议员申请非公务旅行开支的权利。这无疑是属于那类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规，它会让那些对政治心生厌倦的议员又重新振奋起来。西塞罗邀请了一整排议员，让他们尽情发言。他宣布这个命令的时候，一些议员嘟囔着起身要走，在昆图斯·科尔尼菲西乌斯讲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那个时刻最需要他这样一位沉闷乏味的演讲者——会议进程开始加快。我们的人也有假装离席的，实际上他们去了元老院附近的街上溜达。终于，恺撒也无法忍受了，和喀

提林一道离开了。

西塞罗又等了一会，然后起身宣布说，他接到了一个新提议想和大家分享。他请卢库路斯的兄弟马库斯发言，随即马库斯宣读了来自大将军的一封信，信里要求元老院授予凯旋仪式，凯旋仪式将在执政官竞选之前举行 西塞罗说卢库路斯已经等太久了，而这个奖赏是他应得的，所以他决定让元老院投票表决。到那时，在附近溜达的贵族议员们又都回来了，他们的座位上又坐满了人，与此同时，平民议员们都走光了。有人闻风立马跑出去给恺撒报信。所有赞成为卢库路斯举行凯旋仪式的人都围在他兄弟身旁，西塞罗清点人数之后，正式宣布以一百二十人对十六人的优势通过提议，元老院进入休会。恺撒和喀提林刚赶到门口，西塞罗就急匆匆地走下通道，扈从们在前面给他开路。显然，他们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已经失去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还要再花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完全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他们只能站在一旁，给执政官让道 这是令人开心的时刻，西塞罗在那天的晚餐上不断地重温着.

第二天，问题就来了。平民议员们姗姗来迟，在议事大厅里吵吵嚷嚷 到那时，克拉苏、喀提林还有恺撒都已经搞清楚西塞罗的意图了 他们轮流站起来要求重新投票。但是西塞罗不会被他们吓倒 他裁定投票时达到了法定人数，凯旋仪式是卢库路斯应得的奖赏，人民需要一场盛典让自己振作起来：按照他的看法，这个议题已经讨论完毕。然而，喀提林拒绝就坐，继续要求重新投票。西塞罗镇定自若地想把话题转移到那个有关差旅费的法案上 但是混乱的局面仍没有改观，我原以为必须中止会议 喀提林还没有完全放弃靠投票——而不是靠武力赢得权力的希望，他承认执政官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对的：城里的大多数民众总是很享受凯旋仪式，但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头一天得到消息说要举办狂欢，而第二天就突然宣

布取消了狂欢 挣扎到最后，喀提林一屁股坐在前面的长椅上，他摆出一副既愤怒又厌恶的姿态不屑一顾地挥着手臂 事情已成定局：卢库路斯将在罗马迎来他的荣耀之日。

当天晚上，塞尔维乌斯来见西塞罗。他粗暴地拒绝所有客套的礼节，只想知道传闻是否为真。

“什么传闻?”

“听说你放弃了我，转而支持穆列纳。”

“这当然不可信。我会投票给你，还会尽力让其他人也投票给你。”

“为什么在投票那一周，你还要安排穆列纳的凯旋仪式，整座城市里都是他的老兵，这不是断送我的机会吗?”

“穆列纳什么时候举行凯旋仪式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这个回答从法律上来讲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严重误导了其他所有人。“你确定不要来一口吗?”

“你还真把我当傻子?”塞尔维乌斯驼背的身子气得直哆嗦。“简直就是贿赂。执政官，我光明正大地警告你：我打算在元老院提出法案，指出候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竞选前举行宴会或游戏是违法行为。”

“听着，塞尔维乌斯，我可以给你一些忠告吗? 金钱、盛宴、娱乐——它们总是竞选活动的一部分，以后也不会改变。你不能只是等着选民们来给你投票。你需要作秀给他们看。你要确保不管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大群支持者。到处发点钱。你能负担得起。”

“那是贿赂选民。”

“不对，那是激发他们。记住，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是穷人。他们需要感受到自己手中的选票是物有所值，以及伟人对他们的关心，哪怕一年只有一次。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切。”

“西塞罗，你真让我失望。我从没想过从一个罗马执政官嘴里

听到这样一番话。你已经彻底被权力腐蚀。明天我就把我的法案提出来让大家讨论。加图会支持这个提议，我希望你也支持——要不然，国家自会有结论。”

“典型的塞尔维乌斯——永远都是律师，从来不是政治家！难道你不明白？如果人们看到你四处去搜集诉讼的证据而不是游说选民，他们只会想你已经放弃了希望。在竞选活动中，没有比表现不自信更致命的事情了。”

“随便他们怎么想　法庭将做出裁决。那也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

最后，他们不欢而散。尽管如此，塞尔维乌斯在某个方面还是说对了：西塞罗身为执政官，不能容忍对公众进行赤裸裸的贿赂。第二天，他不得已改为支持塞尔维乌斯和加图在元老院提出的竞选财政改革法案

一般说来，竞选游说活动会持续四个星期；这次的活动持续了八周。开销十分惊人。贵族派为赞助西拉努斯建立了活动基金，每个人都慷慨解囊。喀提林从克拉苏那里得到了资金支持。穆列纳从卢库路斯那里得到了一百万现金。只有塞尔维乌斯什么也没做，他拉着脸四处跑，加图和一队秘书尾随着他，记录每一项的非法花费。在这段时间内，卢库路斯的老兵陆续来到罗马，白天他们在战神广场露营，晚上就跑到罗马吃喝嫖赌。喀提林也把自己的拥趸带进罗马，用同样的花招进行反击，他们大部分来自西北方，特别是埃特鲁里亚地区。他们衣裳褴褛，穷凶极恶，从穷苦愚昧地区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里突然冒了出来：其中有前军团军人、土匪强盗和牧人。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厄斯·苏拉——前任独裁官的侄子，他支持喀提林，并出钱请了一群角斗士，表面上是娱乐大众，实际却是要恐吓某些人。走在这群凶恶打手——他们要么是职业的，要么是业余的——最前面的是前任百夫长盖乌斯·曼利乌斯，他在战

神广场附近的河边的低洼地训练他们。这两方人马持续不停地交战，后果也很严重。有不少人被大棒打死，还有不少人被淹死 当加图在元老院指责喀提林组织暴乱时，喀提林不以为然地站起身

“如果一场大火烧向我的财产，”他转身看着西塞罗故意说道，“那我就不是用水，而是用——全面的毁灭来扑灭这场大火！”

大家顿时哑口无言，很快他们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呼，“啊”的声音环绕在元老院上空——“啊！”——因为这是喀提林第一次明目张胆地暗示他会不惜使用武力。我用速记法把这次争论记录下来，我还是坐在老地方——西塞罗的左下方，他正坐在象牙宝座上。他立马抓住这个时机。他起身抬手让大家安静。

“诸位，这个情况很严重。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刚才听到的那几句话，不能有一点差错——秘书，把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的话再读给议员们听听 ”

我还来不及紧张，就开始向罗马共和国的议员们开口说话，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如果一场大火烧向我的财产，’”我读着笔记，“‘那我就不是用水，而是用——全面的毁灭来扑灭这场大火！’”

我用最大的声音念完了这一段，然后立即坐下来，心怦怦直跳，仿佛这几句话里蕴含的暴力震撼了我整个身体 喀提林岿然不动，把头歪向一边，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看着西塞罗——他的眼神一部分是蛮横无理，一部分是轻蔑，还有明显的极度仇恨，甚至也有一丝害怕：那声警告带来的刺痛会让一个绝望的男人铤而走险。西塞罗表达完他的意思之后，请加图继续他的演讲，只有我离得近才看到了他的手在颤抖 “请马库斯·加图继续发言。”他说道。

那天晚上，西塞罗让特伦提娅去告诉那个重要线人——库里乌

斯的情妇，让她找出喀提林那番话的确切含义 “很明显，他意识到自己会失败，因此现在变得很危险。他可能在谋划破坏选举 ‘全面的毁灭’？看她能否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特殊的词 ”

第二天就要举行卢库路斯的凯旋仪式，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昆图斯本能地担心西塞罗的安全，他却无能为力 不可能更改出行路线，一切都已经按照传统规定安排好了 看热闹的群众会数不胜数 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视死如归的刺客冲到前面，把长剑刺进执政官的身体，然后消失在人群里。“但事实是，”西塞罗说，“如果一个人决定要杀你，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特别是他连自己的命都不想要了 我们只好听天由命 ”

“幸好还有塞克斯图斯兄弟 ”昆图斯补充了一句

翌日清晨，西塞罗率领全体议员去往战神广场的共和庄园，卢库路斯在进罗马城之前就暂时住在那里，四周都是为老兵们搭建的帐篷 卢库路斯摆出一贯的傲慢作风，让使者等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才出来。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他装扮得花里胡哨，身穿金色长袍，脸上涂了红铅。西塞罗当众朗诵元老院的官方声明，然后递给他一顶桂冠，卢库路斯把它高举过头顶，向他的老兵们展示，大家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他把桂冠缓慢地转了一整周之后，小心翼翼地戴在了头上。因为我当时是在国库工作，所以也能加入游行队伍，我走在高级官吏和议员的后面，然后我身后是战俘和战利品，战俘中有不少是米特拉达特斯的亲戚，还有一对年幼的王子以及六位将军 我们通过凯旋门进入罗马，当时正值盛夏，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暑天的难忍酷热，被热浪衬得有些变形的脸孔在街上列队前行，牲畜发出腥臭的味道——成群的公牛和骡子，它们驮着所有的金块银条还有——牲畜的咆哮与惨叫，混杂着旁观者的呼声，还有在我们身后大老远处滚雷般响动的军团士兵发出的踢踏声。我不得不说，这是令人作呕的一幕——整个城市都散发着恶臭，还伴随着

尖叫，仿佛一个野生动物园——当我们穿过大竞技场沿着萨卡大道进入中心广场之后，还是这样的景象。我们在中心广场等候后面的队伍。官方刽子手站在地牢外面，四周是他的助手。这是个久经训练的屠夫，他正盯着自己又短又宽的皮围裙。监牢附近聚集的人是最少的，他们去那里通常是为了追求一种临近死亡的刺激。那些可怜的囚犯，脖子上都戴着枷锁，经过这么多年不见天日的生活之后突然曝晒在阳光之下，他们的脸庞都被烤得通红。他们相继被带到刽子手面前，刽子手再把他们带下地牢，然后在那里绞死他们——谢天谢地，我们看不到那一幕，但西塞罗还是把头扭到一侧，一直和西博里达交谈。喀提林在几步远的地方用猥亵的眼光盯着西塞罗。

以上就是我记忆中的凯旋仪式，下面我还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当卢库路斯驾驶战车穿过中心广场时，穆列纳骑马在后面跟着他——穆列纳最终为竞选来到了罗马，他把行省交给他的兄弟管理。这位执政官候选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身穿闪亮胸甲，头戴猩红羽毛头盔，享受着大家迎接战争英雄的热情喝彩，尽管他在军队里也没有正经待上几年，只是在山北高卢养膘。两个人分别从战车和战马上下来，开始登上通往最高神殿的阶梯，恺撒带领祭司团在神殿里等候他们。卢库路斯理所当然走在前面，他的使节紧随其后。看到此景，我不禁佩服西塞罗的良苦用心，他知道怎样的安排能给穆列纳带来广大的选民。每一个老兵都有九百五十希腊银币的嘉奖——这些钱在那个年代足够生活四年了，全体市民以及周边的居民还可以来享受一顿丰富的佳肴。“如果这之后穆列纳还不能赢，”西塞罗准备赴官方宴会时对我说，“他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第二天，人民集会投票通过了塞尔维乌斯和加图的提议，决定把他们的法案写进法律。西塞罗一回到家，特伦提娅就堵住他。她脸色煞白，身子也在发抖，但是她的声音却很镇静。她说她刚从善

德女神神庙回来，带回了不幸的消息，让西塞罗做好准备。她的朋友，那个跑来警告她有人密谋杀害西塞罗的贵族女人，那个早晨在她家外面的小巷子里被人杀害了，她的头被一把锤子从后面捣烂了，她的喉咙被割开，内脏被掏空了。

这真是一道晴天霹雳，等西塞罗缓过神之后，他急忙召集昆图斯和阿提克斯。他们很快就来了，听说这件事之后也很震惊。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执政官的安全。经过商讨，他们一致赞成要派两个人在夜间看守屋子并在楼下巡逻，其他人白天在公共场所保护西塞罗 西塞罗要不断变化进出元老院的路线。此外，还要找一只凶猛的看门犬。

“我要像一个囚犯那样生活多久？直到我死去吗？”

“不，”特伦提娅回答道，她一针见血的天赋在这里显露无遗，“是直到喀提林死去，因为只要他还在罗马，你就不会安全。”

他知道她说得极有道理，嘟囔着勉强同意了，随后阿提克斯就去捎信给骑士团。“但是他为什么非杀了她不可？”西塞罗大声问，“如果他怀疑她是向我告密的人，他为什么不在她面前公开警告库里乌斯？”

“因为，”昆图斯说，“他喜欢杀人。”

西塞罗思索了一会，然后对我说，“派一个扈从去找库里乌斯，说我现在想见他。”

“你想把密谋杀害你的人请来？”昆图斯惊叫起来，“你是不是疯了！”

“我又不是一个人，你也会在场。也许他并不会来。但是如果他来了，至少我们能发现点问题。”他扫视了一下我们，见我们都心有余悸的样子，接着问，“那好，你们谁有更好的建议？”

没有人吱声，我只好出去找扈从，他们在门厅的一个角落里

锻炼筋骨，我吩咐级别最低的一个扈从去找库里乌斯，并把他带回来。

时值酷暑，没有一丝凉快的迹象。太阳迟迟不肯下山，我记得它仿佛静止在半空，还能看到细小的尘埃浮在暮光中。这样的傍晚，即使是在城里，也只能听到昆虫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啼啭，罗马似乎比世上任何地方都要古老；与地球一般年长；已经超越了时间。难以置信的是，有人正在策划暴动，目标就是罗马的核心——也就是元老院——很有可能会毁了它！我们静静地坐着，紧张得都没有心思吃饭——饭菜已经摆上桌了 阿提克斯额外安排的侍卫已经到了，他们被安置在前厅。一两个小时之后，随着投在地上的影子越拉越长，房间开始笼罩上一种阴森迷离的气氛，奴隶们赶紧点燃蜡烛，我猜想要么是没有找到库里乌斯，要么是他不愿意来 最后，我们终于听见前门的门闩被砰地一声打开又砰地一声关上了，扈从带着议员进来了，他用怀疑的眼神环顾四周——首先看西塞罗一眼，然后是阿提克斯，昆图斯，特伦提娅和我，最后又回到西塞罗。他的确很英俊：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嗜赌如命，但不爱喝酒，我想是不是赌博能让一个人延迟衰老。

“噢，库里乌斯，”西塞罗平静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只想和你一个人谈，不想当他们的面说。”

“不想当他们的面说？天啊，如果我命令你在罗马人民面前说出来，你也不能反抗！是不是你杀了她？”

“该死的，西塞罗！”库里乌斯咒骂着，突然冲向执政官，但是昆图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挡住他

“冷静点，议员。”他警告道。

“是不是你杀了她？”西塞罗又重复了一遍。

“不是！”

“但是你知道是谁干的！”

“是的，就是你！”他使劲推昆图斯，再次企图靠近西塞罗，但是西塞罗的兄弟是个老军人，轻而易举地就遏制住他。“是你杀了她，你这个混蛋，”他又咆哮起来，奋力想挣脱昆图斯，“是你让她做你的间谍！”

“我已经准备好承担我的过失，”西塞罗回答说，然后表情沉着地盯着他，“你呢？”

库里乌斯小声嘀咕着，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他挣脱了昆图斯，转过身去。

“喀提林知道你来这里了吗？”

库里乌斯摇摇头

“嗯，这至少值得注意。现在听我说，我给你提供一个机会，如果你聪明的话就应该接受。你已经把你的命运和一个女士拴在了一起。如果之前你不知道，那么现在你必须认清这一点 喀提林是怎么发现她向我告密的？”

库里乌斯嘴里咕哝着，没有人能听清他的自言自语 西塞罗把手拢成杯状对着他的耳朵说道，“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我告诉了他！”库里乌斯瞪着西塞罗，几乎要哭出来。他用拳头捶自己的胸。“她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了喀提林！”说完，他又开始捶自己——砰，砰，砰，猛烈的撞击——东方某些虔诚的男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哀悼逝者。

“我必须知道整个事情。你明白吗？名字，地点，计划，时间。我要知道到底是哪些人打算在什么地方攻击我。如果你不说，你就是叛国。”

“如果我说了就是背信弃义！”

“对罪恶的背叛就是美德。”西塞罗站起身，把两只手搭在库里乌斯的肩膀上，目不转睛地瞪着他。“当你的情妇来见我的时候，她关心的就是你和我的安全。她让我以我孩子的生命发誓，如果阴

谋被揭露了，我一定要豁免你 想想她，库里乌斯，躺在那里——漂亮美丽，大胆勇敢，支离破碎 你要配得上她的爱，你要纪念她，现在你就要去行动，如果她还活着，她也会让你去行动 ”

库里乌斯流下了眼泪；我也忍不住哭了，这就是西塞罗用魔法编织出来的让人心生怜悯的幻觉：再加上豁免的承诺，这个把戏成功了。当库里乌斯完全镇静下来之后，他向西塞罗保证，只要他听闻了有关喀提林计划的任何确切消息，他都会如实告知 这样，西塞罗在敌方阵营部署的线人依然完好无损。

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

第二天就是选举前夕，根据事先安排，西塞罗要主持元老院会议。但是由于害怕有埋伏，他只好绕行，沿埃斯奎林走到圣道街，这段行程的距离是平日行程的两倍，当我们到达元老院时，下午已过一半 他的象牙宝座搬到了门口的阶梯上，他坐在影子下，认真阅览信件，扈从守护在他周围。他在等占卜官。有几个议员走上前去问西塞罗是否听说了喀提林在当天早晨说过的话——那是预谋已久的一番话。显然，他在家里召集了聚会，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言论。西塞罗回答说不知道有这回事，然后派我去打听，看能否找到蛛丝马迹。我在元老院附近来回走动，抓住机会凑近其中几个议员和他们说着客套话。这附近的人们都在兴奋地聊着八卦。有人说，喀提林呼吁杀害罗马的富人，并号召其余人起来反抗。我匆忙记下了他们的谈话，正要往回走时，库里乌斯擦身而过，趁人不注意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他吓得脸色惨白。“把这个交给执政官”他压低声音对我说，还没等我回答，他已经走开了 我看看周围，一百多议员都还在自己的小圈子闲聊着。我想应该没有人看到库里乌斯和我接触的那一幕。

我赶紧回到西塞罗身边，把纸条交给了他。我弓着腰对着他的

耳朵小声说，“这是库里乌斯给您的。”

他打开纸条，看了好一会，然后脸绷紧了。他又把纸条递给我。纸条上写着，在明天的选举中，他们计划杀害你。就在那一刻，占卜官们走进来了，宣布占卜得到的预兆都是大吉大利的。“你们确定吗？”西塞罗严厉地问道。他们庄重地向他保证确实如此。西塞罗陷入了沉思，他在盘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最后他站起来，吩咐扈从抬走他的宝座，他跟在他们后面来到了议事大厅阴凉的地方。议员们在我们身后鱼贯而入。“知道喀提林今天早上到底说了什么吗？”

“完全不知道。”

通过走道时，他轻声对我说，“我担心这个警告是有一定根据的。你想想，这一次他们完全能确定我将出现在什么位置——在战神广场上，主持投票。那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广场，一二十个身藏凶器的人挤到我身边把我拿下，对他们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说着说着，我们已经来到了讲台下，大厅的长椅上也慢慢坐满了人。他转头在一片白袍中搜寻着。“那是昆图斯吗？”

“不是，他还在外面游说选民。”的确，很多议员都没有出席。执政官的候选人、护民官、司法官的大部分候选人——包括昆图斯和恺撒——在这个下午都选择了去和选民套近乎，而不是来元老院商议国事。只有加图坐在老地方，研究他的财务账表。西塞罗愁眉苦脸地攥紧了拳头，恨不得捏碎库里乌斯给他的纸条。这个姿势维持了好一会，直到他意识到满屋子的议员都在看着他。他这才爬上阶梯，坐到他的椅子上。

“诸位，”他说道，“我刚得知，有人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意图推翻共和国，还要谋杀你们的执政官。”大家为之震惊。“为了核实和讨论相关证据，我建议推迟明天的选举，直到判断出这次威胁的性质。有人反对吗？”下面的人都兴奋地交头接耳，没有人站

出来反对。"那就这样，现在休会，明天清早继续。"说完这些话，他就迅速从讲台上走到过道上，扈从在后面跟着他。

当天，罗马就爆发了骚乱。西塞罗从元老院径直回到家里，立马着手去调查喀提林究竟说了什么，他派办事员和信差满城去找线索 我受命去阿文丁库里乌斯的家里请他过来。起初他家的门卫不让我进去——他说议员不打算见任何人——但我让他捎口信给库里乌斯，说西塞罗找他有事，最后我还是进去了。库里乌斯的精神几近崩溃，他既害怕喀提林，又担心杀害执政官的阴谋牵连到自己 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和我一起去见西塞罗，声称那样做太危险 我好说歹说，劝他把在喀提林家聚会的场景描述给我听。

他说喀提林的党羽当时都在那里，包括喀提林在内，共有十一位议员，还有六名骑士团的成员——他说了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分别是诺比利奥尔、斯塔提里乌斯、卡庇托和科尔内利厄斯——还有前百夫长曼利乌斯，以及来自罗马甚至全意大利的很多反叛者 当时的场景动人心魄 整座房子里空无一物——喀提林已经破产，房子也被抵押出去了——除了一只银鹰，它曾经是执政官马略与贵族派作战时使用的旗帜。至于喀提林到底说了些什么，库里乌斯复述了他的原话（在他说的时候我记了下来）：

"朋友们，自从罗马没有了国王，寡头就统治了这个国家，他们拥有最高的权力，控制所有的事情——这个国家所有的官职、土地、军队，通过税收迅速积累的财富，海外的行省。然而，我们这些人呢，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也只是一群贱民。甚至我们中有些出身高贵的人也不得不向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打躬作揖，他们应该对我们望而生畏才对 你们都清楚我指的是哪些人。所有的权势、地位、财富，统统在他们手中；而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有危险、挫败、迫害、贫困。

"勇敢的战友们，请问，我们还能忍受多久？与其在别人的颐

指气使之下做他们的玩物，而不光彩地把我们悲惨而耻辱的一生断送掉，那么英勇地死去，岂不是更有意义么？而且也不至于这样。我们都还年轻气盛，而我们的敌人呢，岁月和财富已经腐蚀了他们　或许他们能有两栋、三栋甚至更多豪宅，而我们连一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他们拥有画像、雕塑、鱼池，而我们呢？一贫如洗，满身是债。当前过的是悲惨的日子，未来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醒来吧！你们长期渴望的自由就在你们眼前——还有随自由而来的荣誉、光荣，以及属于胜利者的奖赏。我将全心全意听候你们的召唤，你们既可以把我当作你们的领袖，也可以把我当作一名普通士兵　记住，我们在战斗中能获得大批的战利品！如果我是执政官，我一定能帮你们实现这一切！我们不要做奴隶！我们要成为主人！最终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们是男人！”

以上差不多就是喀提林讲话的要义，讲完之后他转移到一个密室，在那里和他最亲密的心腹进行了更机密的交谈，其中就有库里乌斯　他把门紧关起来，提醒他们曾经立下的血誓，宣称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并建议第二天在战神广场趁着选举混乱之时杀死西塞罗。库里乌斯说他参与这一部分内容的讨论之后，就溜出来给西塞罗通风报信　他拒绝写书面证词，拒绝做目击证人，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自己。“你一定要告诉执政官，如果他传我出庭，我会否认所有事情。”

等我回到西塞罗的住处之后，大门已经被门闩锁紧了，只有那些可信的熟人才能进去。街上聚集了一群人。当我走进他的书房，昆图斯和阿提克斯已经在那里了　我转述了库里乌斯的口信，并给西塞罗看了喀提林说的那些话　“现在他落在我们手里了！”他说道，“这一次他做得太离谱了！”然后他派人去请元老院的元老级人物　那个下午和晚上，至少来了十二个人，其中有霍滕修斯和卡图卢斯　西塞罗给他们看了喀提林说过的话，还有那张没有署名的死亡

恐吓书。但是当他拒绝说出线人的名字时（“我已经向他保证了”），好几个人——特别是卡图卢斯，他曾经是喀提林的好朋友——开始表示怀疑。的确，他们深知西塞罗头脑机敏，他们在怀疑是不是他杜撰了整个事情来败坏喀提林的名声。他们的反应让西塞罗颇感气馁，他开始失去信心。

政治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生活中也是如此，那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是错的；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毫不犹豫地按原计划进行选举，无疑是一次大冒险。而另一方面，没有足够证据就推迟选举，是过分谨慎。西塞罗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他不知道怎么向元老院交代。第二天一早，他看上去极度疲惫。

议员们又重新聚集在元老院里，这一次，元老院被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议员干脆靠墙站着，甚至过道上都塞满了人。首先由占卜官宣读卜卦的结果，破晓之后，元老院的门都被打开了。在所有人记忆中，这是最早开始的一次议会。夏天的热浪已经不断袭来。问题是：要不要举行执政官选举？在元老院外面的中心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喀提林的追随者，他们反复齐声高喊，要求投票，在元老院里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在城外的战胜广场上，已经准备好了投票场地和投票箱。整个元老院都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下——仿佛两个角斗士要开始决一死战。西塞罗站了起来，我看见喀提林就坐在前排的长椅上，周边坐的都是他的同伴，他还是一副目中无人的老样子，恺撒就在他旁边，紧抱着双臂。

“诸位，”西塞罗开始发表讲话了，“执政官不会轻易干涉威严神圣的选举——特别是我这样的执政官，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罗马人民通过选举赋予我的。但是昨天，我得知有人在密谋破坏这不容侵犯的神圣仪式——这是一群凶暴的人策划的可耻阴谋，企图趁选举日的骚乱谋杀你们的执政官，在城里制造混乱，从而他们就能够掌控整个国家。他们不是在外国的领土上，也不是在小流氓的穷窟

里，而是在这座城市的核心——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的家中策划这个邪恶的勾当！”

西塞罗大声念出库里乌斯递过来的匿名纸条（“在明天的选举中你会被谋杀”），接着是喀提林的那些话（“勇敢的战友们，请问，我们还能忍受多久？……”），议员们都屏气凝神地听着西塞罗发出的每一个音，等他念完了，所有的目光不约而同都汇集在喀提林身上。“后来，”西塞罗最后说道，“喀提林和部分人退到密室商量如何才能把我杀死，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诸位，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深感有责任让你们也知道，这样你们能决定下面该如何进行。”

说完他就坐下了，一阵短暂沉默之后，有人大声嚷道，“说话！”很快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一起朝喀提林投出愤怒的标枪：“说话！说话！”喀提林耸了耸肩，喘着粗气站起来。他是一个壮硕的男人，他的体型就足以让整个元老院为之一惊，不少人闭上了嘴。

“当西塞罗的祖先还在牧羊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还在西塞罗出生的山里自娱自乐的时候——”他的话引来了一片嬉笑；而这笑声不少是发自卡图卢斯和霍滕修斯周围的贵族派席位。“那个年代，”笑声消失之后，他继续说，“我们家出过不少执政官，我们的共和国蒸蒸日上，一群斗士而不是一群律师领导着人民。现在可好，我们博学多识的执政官以煽动罪来指控我。如果他选择这样的说法，应该就是煽动罪。但是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是真理。诸位，当我想到我们的共和国时，我看到了两具身体。一个——”他从贵族派那边一路望向西塞罗，而此时西塞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是如此软弱，头脑也不好使。而另一个——”他把目光投向门口以及外面的中心广场，“是如此强劲，却根本没有首脑。我清楚自己身处哪一方，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群龙无首！”

现在看着当初记下的这段话，我不禁诧异为什么喀提林没有当

场被控叛国罪并被逮捕。因为喀提林有强大的后台，他一说完，克拉苏就站起身来。啊，没错，马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到目前为止，在我的故事中，我还没有花足够的笔墨来记述这个人！现在让我多说几句。他是觊觎那些老妇人遗产的猎手，放高利贷的债主，贫民窟的地主，投机商和守财奴，这个前任执政官，头顶已经光秃秃了，心肠像石头一样坚硬——在那个七月的早晨，一番暗藏心机的发言证明了他才是最不好对付的演讲者。

“伙伴们，原谅我的迟钝，”他说道，“也许只有我自己——但是我一直在认真聆听——发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哪怕是一句可以证明应该推迟选举的理由。这个被冠上阴谋的行动到底是什么？一张匿名纸条又能说明什么？这样说吧，执政官自己也可以写一张纸条，然后让其他人递给他！一场演讲的报告？就我来说，它不值得关注。事实上，它提醒了我，在还没有与坐在对面席位上的我的贵族派朋友们同流合污之前，我们这位激进的新人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已经惯于发表这类演说！”

他说中了要害。克拉苏用大拇指和食指抓紧他的宽外袍前端，伸展他的双肘，俨然一副乡下绅士在集市上发表对羊羔看法的架势。

“诸神都知道，你们也清楚，我不是穷人——感谢上天。如果取消债务，我是没有任何获益，相反，我会失去很多。但是我认为，不能根据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些无力辩词而阻碍喀提林成为候选人，或者推迟这次选举，哪怕是晚一个小时。因此我提议：马上开始选举，我们也要转移到战神广场去。”

“我同意！”恺撒跳起来说，“我要求立刻进行投票，这样就不会因为他们的缓兵之计而耽误更多时间，根据前人的规定，在天黑之前，就能选出新任执政官和司法官。”

正如原本处于微妙平衡状态的天平会因几颗麦粒而突然向一方

倾斜，那个早晨，整个元老院意外地出现了一边倒 几分钟前还在叫嚷要把喀提林轰下台的那些人，这会儿已经开始叫嚣，要求进行选举 西塞罗顺势决定取消对此提议的表决。“现在，形势很明朗，”他用冷冰冰的口吻说，“投票迫在眉睫了 ”然后他又平静地补充了一句：“但愿诸神能保佑我们的共和国。”从我看来，没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这番感叹，更别说喀提林和他的同伙了，他们甚至不会出于日常礼节让执政官先行离开 他们挥舞着拳头，欢呼着胜利，在拥挤的过道上推搡着一路冲向中心广场。

西塞罗陷入了困境 他不能像一个懦夫那样躲回家，而只能跟在喀提林后面，因为身为主审司法官，只有当他到达战神广场掌控进程之后，一切才真正开始。昆图斯随身携带着一件旧的护卫胸铠，西塞罗的生死在他眼里是大事，而他也早预料到了这种结局，所以他坚决要求西塞罗在宽外袍里穿上这件胸铠。我能看出西塞罗犹豫不决，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一群议员很快就围在他四周，我帮他脱下宽外袍，协助昆图斯给他戴上青铜盔甲，然后再帮他穿好宽外袍 当然，金属盔甲在白袍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昆图斯再次向他保证，从大方面考虑的话，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它能威慑刺客 有了这样的保护，加上紧随身边的一队扈从和议员，西塞罗高昂着头从元老院走向备受瞩目且热闹非凡的选举现场。

成群结队的人向西边的战神广场涌来，我们也汇入了人流。越来越多的拥护者聚集在西塞罗周围，四五个贴身侍卫把西塞罗围起来，在他和普通民众间筑起一道保护墙 一大群人很可能会演变出可怕的景象——仿佛一头野兽，对自身的能量并无意识，只是被潜藏的一股冲劲驱使着前进，而不管怎么走，前方就是惊恐和毁灭。那一天，来到选举现场的人不计其数，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我一直在西塞罗身旁，我们的侍卫一路推着我们前行，直到最后我

们走到为执政官专设的区域。那里架起了长形讲台，一把梯子能通向讲台，在讲台后面是一个供执政官休息的帐篷。划定的投票区后面是候选人的场地，大概有二十人（既包括执政官的候选人，也包括在当天要选出的八名司法官的候选人）。喀提林正在与恺撒交谈，当他们看到被热浪蒸得满脸通红又身穿盔甲的西塞罗的时候，都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还指引其他人观看西塞罗。"我真不应该穿这个破东西，"西塞罗嘟囔着，"我汗流浃背，头和脖子也非常不舒服。"

尽管如此，由于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他也来不及脱下盔甲了，他必须马上和占卜官们举行秘密会议。他们声称所有的征兆都预示着吉利，这样西塞罗就宣布选举正式开始。他带着候选人爬上讲台，并用坚定的声音一口气背诵出所有的祈祷文。号角响起，雅尼库鲁姆山上也升起了红旗，第一支百人团列队走在桥上来投票。在这之后，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如何保证选民有条不紊地持续前进。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西塞罗在胸铠的保护下犹如一直被蒸熟的龙虾。

虽说很丢人，如果他没有那样做，恐怕在那天就已经被刺杀了。在黑暗的掩盖下，心怀不轨的人开始蠢蠢欲动，然而西塞罗身上的盔甲发射出的耀眼光芒暂时让他们望而却步。有太多人在注视着西塞罗：如果他被击倒了，凶手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因为他早有所警觉，一大批朋友和盟友也围在身边，要靠近他绝非易事。

选举如往常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没有人起来反对西塞罗。在宣布他的兄弟当选为司法官时，他总算露出了一丝满意。但是昆图斯的选票并没有期望的多，而恺撒在选票上遥遥领先。执政官选举的结果也不出所料：朱尼厄斯·西拉努斯获得的选票高居榜首，其次是穆列纳，塞尔维乌斯和喀提林落在了最后。喀提林故意向西塞罗鞠了一躬，然后带着他的支持者离开了：他已别无选择。与他

不同的是，塞尔维乌斯气急败坏，在选举结果公告之后匆忙赶到西塞罗的帐篷，对着他大骂一通，说西塞罗纵容了史上最腐败的竞选。“我要告上法庭。这件案子意义非凡。总之，这场战斗远远没有结束！”他跺着脚走了，随从们拿着装满证据的公文箱跟在他身后。西塞罗已筋疲力尽，跌坐在象牙宝座里，一边咒骂，一边看着塞尔维乌斯离开。我试图说些安慰的话，但是他却呵斥我，让我安静下来去做正经事——帮他脱下那件该死的胸铠。他已经被盔甲的棱角擦破了皮。脱下它的那一刻，他就迫不及待用双手抓住它，当啷一声巨响，他怒气冲冲地把它扔到了帐篷的另一边

第八章

此时，西塞罗蒙上了一层可怕的愁思，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忧郁　特伦提娅带着孩子们在图斯库鲁姆高纬度的林荫地区避暑，而执政官却留在罗马不停地工作　高温比以往更让人难以忍受，广场下的排水道散发出的恶臭已弥漫在山丘的四周，热浪已夺走好几百市民的性命，尸体的腐味加剧了空气恶化　我时常假想，如果在那个时候，西塞罗也没能挺住，患上致命的病，历史对他又会做何等评说——答案是“无足轻重”。年满四十三岁，他还从未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也没有写出伟大的著作。事实上，他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政官，然而历史上点缀了太多的小人物，西博里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平生只颁布了一项重要法律（已被写入法典），那就是塞尔维乌斯提议的竞选财政改革法案，而他内心对此是极度反感　在此期间，喀提林依然逍遥在外，而西塞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信，因为选举前夕，大家对他那诚惶诚恐的表现有目共睹　夏秋交替之际，他的执政官生涯差不多过去了四分之三，时间流逝却一事无成——他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个现实。

九月的一天，我出门有事，西塞罗独自留在家里，我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法律文件。距离上次选举也将近两个月了。塞尔维乌斯打算将威胁进行到底，他已经起诉了穆列纳，期望法官宣布穆列纳的获胜是无效的　西塞罗感到没有其他选择，除了替塞尔维乌斯辩护，他已经为这个人竞选执政官付出了太多。再一次，他将与霍

滕修斯同台，并且，他还要处理数目庞大的证据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回来一看，却发现那堆文件还在那里，没有动过　他还躺在卧榻上，抓着一个靠垫按在胸口　我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的心已经干涸，”他说，“继续这样工作和奋斗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人会记得我是谁——甚至不出一年，更别说一千年了。我完了——彻底完了。”他叹了口气，抬起头盯着天花板，手背放在额头上。“泰罗，我曾经有过梦想——有过对荣誉和名声的期望　我期望自己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知名的人。但不知怎么回事，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　还有，当我夜不能眠的时候，你知道什么让我最痛苦？那就是，我看不到自己还能有什么不同的选择。”

他依然和库里乌斯保持着联络，库里乌斯对早逝情人的哀思没有丝毫减退，事实上他变得越加无法自拔　西塞罗从他那里得知，喀提林还在谋划造反，这次情况更严重了　不少报告都是令人不安的，据说在夜晚，有人用大篷马车载满了武器，而这些马车就行驶在罗马郊外　根据最新拟出的名单，又有两个贵族议员被他们拉拢了，根据库里乌斯的情报，他们就是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和昆图斯·西庇奥·纳西卡。另外一个不祥的征兆就是盖乌斯·曼利乌斯——喀提林手下那个性格凶暴的军队副官，以往常常出没在罗马的街巷里，现在却不见踪影，有传闻说他去了埃特鲁里亚，正在招兵买马。库里乌斯无法弄到任何书面证据——喀提林在这个方面非常狡猾——结果，由于打听了太多问题，他被同谋列为怀疑对象，再也进不了喀提林的内部小圈子。这样一来，西塞罗仅有的第一手情报渠道也逐渐枯竭

临近月末，西塞罗冒着丧失信誉的危险，下定决心再次在元老院提出这个问题。那真是一场灾难。“我听说——”他是这样开头的，但很有可能无法进行下去了，因为议事大厅里已经炸开了锅，嬉闹声不绝于耳　每次提起喀提林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之前，他都

要把“我听说”重复两遍，以至于“我听说”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口头禅。喜欢搞恶作剧的人遇见西塞罗，就会跟在他身后大喊大叫：“喔，看吧！西塞罗来了！他听说了没?”他在元老院的敌人只要他张口说话便开始叫嚷：“西塞罗，你从那里听说了没?”此刻，西塞罗不小心又从嘴里溜出了“我听说”。他怯懦地笑了笑，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在意这种事情——一旦大家对一位领导人例行公事般地报以嘲笑，这个领导就已经失去权威，之后就是下台。“不穿盔甲就不要出门！”当西塞罗穿过议事大厅时，有人叫喊道，大厅里顿时传来哄堂大笑。后来，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有好多天都没有见着他。他跟我的晚辈索西特乌斯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我不由得从心底冒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嫉妒之情。

他之所以消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很少有人能猜中，但如果有人推测对了，他也会感到尴尬。十月，他的女儿就要出嫁——他向我袒露，那是让他深感恐惧的场景。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女婿，来自皮索家族年轻的盖乌斯·弗鲁吉：正相反，这还是数年前西塞罗亲手安排的婚约，当时是为了拉拢皮索家族的选票。他如此爱他的小图丽娅，以至于不能忍受跟她分别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婚礼的前一天，她按照传统习俗把儿时玩具收拾起来，他目睹此景，眼眶中浸满泪水，只好掉头走开。她才刚满十四岁。第二天早晨，婚礼在西塞罗房间里举行。我很荣幸被邀请与阿提克斯和昆图斯一起出席，当然还有皮索家族的一大群人。（天哪，这是一群什么人，难看极了，还哭丧着脸！）图丽娅由母亲领下楼了，她身穿白礼服，脸上罩着白面纱，头发盘在脑后，腰部系上了圣洁的缎带，我必须承认，看到这一幕，我不禁落下了热泪；此时此刻，我又落泪了，回忆起她在诵读誓词时少女般庄严的面孔，誓词简单却意味深远：“你在哪里，盖乌斯，我是盖亚。”弗鲁吉握起她的手，给她戴上了一枚戒指，然后温柔地亲吻她。我们分吃了婚礼蛋糕，

并给朱庇特献上了一块 在喜宴上，西塞罗提议为这对新人的健康干杯，那一刻，小马库斯还坐在姐姐的膝上，想偷偷地拿走她头上芳香四溢的花环。

“弗鲁吉，交给你了，我把我最好的东西交给你了：没有人比她更善良，没有人比她更体贴，没有人比她更忠诚，没有人比她更勇敢，没有人——”

他哽咽着没能说完，在一阵热烈欢呼的遮掩下，他坐了下去。

随后，西塞罗像往常那样在侍卫的保护下加入了出行的队伍，目的地是位于帕拉丁山上弗鲁吉的家。那天很冷，上山的人不多，我们队伍的人也很少 当我们到达弗鲁吉的宅邸时，他正在等候我们 他双手抱起他的新娘，不顾特伦提娅假装的请求，抱着她跨过了门槛. 我最后看了一眼图丽娅，她睁着充满恐惧的大眼睛从屋里看着我们，然后门关上了。她走了，西塞罗和特伦提娅拖着缓慢的步子，默默地走上了回家的路，他们牵着彼此的手。

那个夜晚，西塞罗睡觉之前就一直坐在书桌旁，又说起（不下二十次了）这个家少了图丽娅是多么空荡荡 “虽然只有一个小家庭成员离开了，但是多么令人沮丧！泰罗，你还记得在我工作时，她总喜欢在我脚边玩耍吗？就在这儿 ”他用脚轻轻点了点书桌下方的地板。“有多少次她是听我演讲的第一位观众——可怜的人哪，真难理解！噢，就是这样. 我们像暴风来袭前的树叶那般脆弱，任凭岁月肆虐，而无能无力。”

这是他那个夜晚最后对我说的话。说完，他回卧室了，我吹灭书房的所有蜡烛后也准备回房间. 穿过中庭时，我对侍卫们道了晚安，然后拎着油灯回到我的小屋子。我把它放在床边的灯架上，脱下衣服，躺在床上，像往常那样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 渐渐地，我的意识开始变模糊，睡意向我袭来。

那已经是午夜了——万籁俱静

有人在猛力敲打前门，我被吵醒了。我吓一跳地坐了起来。本想多睡那么一会，但不远处的锤击声再次响起，随之传来的是一阵狂烈的犬吠、吵嚷以及跑步声。我一把抓过我的外衣，匆忙穿上后就直奔中庭。西塞罗已经穿戴整齐，正从楼上的卧室下来，两个侍卫手握利剑走在他前面。特伦提娅裹着披巾跟在他身后，她的头发上还夹着卷发夹子。砰砰声再次响起，这次更加刺耳——有人在用棍子敲打或用脚踢那扇厚重的木门。小马库斯在婴儿房里嚎啕大哭。“去问问是谁，”西塞罗吩咐我，“但是不要打开大门。”然后对一个骑士说：“跟着他。”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前行。那时家里已经有了护卫犬——是一只体形肥大毛色黑灰相间的山地犬，它叫萨尔贡，名字取自亚述国王。它不停地狂叫，凶猛地拉扯铁链，几乎要把链子从墙上拽断。我大声问，“外面是谁？”

门外传来一声含糊的回答：“马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

在犬吠声中，我对着西塞罗大喊：“他说是克拉苏！”

“你确定？”

“听上去是他。”

西塞罗略微思索了一会。我猜想他是以为克拉苏很希望看到他死掉，但是像克拉苏这样显赫的人物，几乎不太可能试图谋杀在位的执政官。他放松了肩膀，用手把头发抚平。“这样的话，如果他说自己是克拉苏，听上去又确实是他，你最好让他进来。”

我把大门打开了一条缝，瞥见门外站着十多个高举火把的人。克拉苏的大光头在火光的映照下活像一轮满月。我打开了大门。克拉苏厌恶地盯着那条仍在咆哮的大狗，侧着身子远远躲开它，走进了屋。他手上拎着一只破旧的文件匣。他后面跟着前司法官昆图斯·阿里乌斯——他总是像影子一样伴其左右，此外还有两个贵族——克劳迪乌斯·马赛卢斯和西庇奥·纳西卡，他们是克拉苏的

朋友，不久之前才终于混进元老院，据最新的传闻披露，这两人很可能是喀提林的拥护者。护卫队想跟着他们一起进来，但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让他们在外等候：同时接待四个敌人已经够呛，我拿定主意重新锁好了门。

“克拉苏，您来这里找我有什么事？”当这个老对手一迈进中庭，西塞罗就开门见山地问。“这个时间，谈私事太晚，谈公事又太早。”

“晚安，执政官。”克拉苏冷淡地点头示意。“晚安，女士。”他面向特伦提娅说道，“很抱歉打扰你。我们也不想耽误你休息。”他转身背对她，问西塞罗，“我们可不可以找个地方私下聊聊？”

“如果我走开了，恐怕我的朋友们会不安。”

“你是说我们要刺杀你？”

“不是，但你结交了不少刺客。”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克拉苏轻蔑地笑了笑，拍着他的文件匣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西塞罗稍有迟疑。“好吧，你们私底下聊。”特伦提娅郑重交待，“亲爱的，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的侍卫们就守在门外，泰罗的强壮臂膀会来保护我。”（这是一个笑话。）

西塞罗命令家奴搬了几把椅子到他的书房，这间小屋刚好容下我们六个人，我能看出西塞罗神情紧张。克拉苏身上散发的某种气息总是让他毛骨悚然。尽管如此，他依然礼数周到。他问客人是否要来点酒，但是他们都拒绝了。“那好吧，”他说，“清醒着总比喝醉了好。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有人正酝酿在埃特鲁里亚制造麻烦。”克拉苏带头说。

“我看过报告了。但是你也亲眼目睹了，我在元老院试过提出这个事项，但是他们都没把它当回事。”

“噢，那他们需要立刻醒悟过来。”

“你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啊！”

“那是因为我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阿里乌斯，告诉他。”

“好吧。”阿里乌斯说，一双眼睛滴溜溜的，神色诡诈。他是一个精明的家伙，出身卑微，做了一辈子军人，全力效忠于克拉苏。不少人在背后模仿他可笑的发音方式，他喜欢在一些元音前加上一个吐气音，可能他认为这样听上去显得有教养。“昨天以前，我都在埃特鲁里亚。在这个地区，聚集了成群的好事者。我认为他们已经部署向罗马进军。”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地区的一些头目就是和我一起服役的。他们试图说服我加入他们，我就顺水推舟让他们误认为我会那样做——当然只是为了刺探情报，你明白的。”他很快补充了一句。

“有多少挑衅滋事的人？”

“我想大概有五千人吧，也许多达一万人。”

“有那么多吗？”

“就算现在没有这么多，不久之后也会达到这个数。”

“他们有武器吗？”

“不是所有人都有，尽管他们已经有了计划。”

“那他们计划做什么？”

“他们准备突袭普勒尼斯特的要塞，攻下这个城镇，在这里设防御敌，然后把这里变成他们招兵买马的基地。”

“普勒尼斯特几乎是固若金汤，”克拉苏插话了，“从那边行军到罗马也需要一天的时间。”

“曼利乌斯已经把他们的拥护者派往了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只为挑起动乱。”

“我的天哪，”西塞罗挨个扫视了一遍，然后说，“你究竟知道多少！”

“执政官，虽然你和我之间存在分歧，”克拉苏冷冰冰地说，“但是我是一个忠诚的公民，始终如此。我不想看到爆发内战。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他把文件匣放到腿上，打开匣子，取出一大包信件。“这些信是傍晚稍早的时候送到我家的。其中一封是写给我的；还有两封是给我的朋友，他们也来了，就是马赛卢斯和小西庇奥，当时他们正好和我在一起吃晚饭。其他的信分别是给元老院各位议员的。你也看到了，信封上的邮戳都还没有揭开。交给你了。我想我们以后要坦诚相对，不要有任何秘密了。读读那封给我的信。”

西塞罗用怀疑的眼神瞟了他一眼，迅速浏览那封信，然后把它递给了我。这是一封短信：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现在是起来行动的时候了。喀提林已经拟定了他的计划。他想警告你，他要血洗罗马。这回放你一马，悄悄离开吧。什么时候能安全返回，会有人联系你。没有署名，字迹工整而不带任何特征；很可能是一个小孩写的。

“我之所以必须立刻来找你，你明白其中原因了吧？”克拉苏说，“以往我一向支持喀提林，但是这次我们不想牵扯进来。”

西塞罗用手支起下巴，沉默良久。他看了一眼马赛卢斯之后，把目光移到西庇奥身上。“你们俩都收到了警告？是完全相同的内容吗？”这两个年轻的议员点了点头。“是匿名的吗？”他们又点头默认。“然后你们也不知道信来自于谁？”他们都摇头。这两个天性傲慢的年轻罗马贵族，现在活像两只温顺的小羊羔。

“这个送信人的身份实在神秘，”克拉苏说道，“在我们吃完晚饭后，门卫拿来了这堆信。他也没有看清是谁送过来的——信就放在台阶上，送信人一眨眼就溜走了。当然，在我看信的同时，马赛卢斯和西庇奥也在读他们各自的信。”

“当然了。我可以看看其他的信吗？”

克拉苏伸手拿过文件匣，把未开封的信件全部递给西塞罗 西塞罗依次查看每封信上的地址，每看完一封都要给我过目 我记得收信人有一个克劳迪乌斯，一个埃米利乌斯，一个瓦列利乌斯，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名流，包括西博里达：总共八九个人，全部是贵族。

“似乎他在向猎友们发出通告，”西塞罗说，“看在旧日的情分上。难道不奇怪吗，怎么把信都送给了你？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

“这无疑是一场离奇的阴谋，他们企图利用那个口头上说与此事没有瓜葛的人，要求他做他们的信使。”

“我不想假装解释这件事。”

“或许这是一场骗局。”

“有可能。但是想想在埃特鲁里亚的事态变化，再看看喀提林与曼利乌斯走得有多近……不，我认为应该认真对待此事。恐怕我必须向你道歉，执政官 看来喀提林始终是共和国的一大威胁 ”

“他是所有人的威胁。”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噢，首先，我需要那些信，所有的信。”

克拉苏和他的同伴们互使眼色，但还是把信都塞进了文件匣，然后把匣子递给西塞罗 “我猜，你是打算在元老院展示这些信吧？”

“我认为必须这样做，是吧？我还要请阿里乌斯就他在埃特鲁里亚的所见所闻发表演讲 你同意吗，阿里乌斯？”

阿里乌斯望着克拉苏，想得到他的指示。克拉苏轻轻点头 “没问题。”他肯定地回答。

克拉苏说，“然后你还要征得元老院的特权来招募军队？”

“必须保卫罗马 ”

“我想说，如果你需要一位掌管军队的指挥官，就不必多加考虑。别忘了我就是镇压斯巴达克斯叛乱的那个人。我也能平息曼利乌斯的造反。”

就像西塞罗之后察觉到的那样，这个男人极度无耻，让人瞠目结舌。从一开始支持喀提林，协助他制造威胁，到现在又信誓旦旦地说要消除威胁！西塞罗含糊地回答他，大意是说时候确实不早了，不必着急去规划招募军队以及委派指挥官的事情，他希望先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再给出答复。

“但是在你发表讲话时，我希望你不吝文辞称赞我的爱国精神，怎样？”

“你放心吧，”西塞罗边说边领着他走出书房，来到中庭，侍卫们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我……”克拉苏说。

“确实，还有件事我要请你帮忙，”西塞罗接过他的话，他绝不会错过主场优势带来的任何机会。“如果对穆列纳的起诉成功了，在这样的危急时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执政官。你要加入我和霍滕修斯为他辩护吗？”

显然，这是克拉苏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只好努力招架：“不胜荣幸。”

两个人握起手。“我不知该怎么表达，”西塞罗说，“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俩曾经存在的误会现在烟消云散了。”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亲爱的西塞罗。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对于罗马，这个夜晚再美好不过了。”

两个人又彼此承诺了相互信任、彼此敬重的一大通话。说着说着，西塞罗带领克拉苏和同伴们来到了门口，他向克拉苏鞠躬道晚安，答应他明早再谈。

“好一个满嘴谎言的卑鄙家伙！”大门刚一关上，西塞罗就破口

大骂。

“你不相信他？”

“什么？阿里乌斯刚好在埃特鲁里亚，恰巧碰到了这样一帮人，在闲聊中他发现他们正要拿起武器造反，然后又不知是这帮人中的哪位心血来潮，号召他也入伍？我才不信，你呢？”

“那些信件也来得不明不白。你想就是他自己写的吗？”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据我猜想，那样的话，他就可以扮演忠诚公民在半夜里来拜访你。这些信给了他足够的理由，因为他要撤回对喀提林的支持。”我越说越兴奋，我以为自己识破了真相。“就是这么回事！他肯定是把阿里乌斯派到埃特鲁里亚去查看事态，然后阿里乌斯回来向他汇报情况，他开始害怕，因为他认为喀提林必败无疑，所以想公开与他决裂。”

西塞罗赞赏地点点头。“真聪明。”他踱回到长廊上，进了中庭，双手紧紧扣在背后，头往前伸着，他在思考。突然，他停下了。“我在想……”他开口说道。

“什么？”

“是这样，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设喀提林的阴谋得逞了：曼利乌斯的流氓军队也占领了普勒尼斯特，然后他们开始向罗马进军，在沿途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里招兵买马。罗马就将迎来恐慌和屠杀。元老院也会掀起大动荡。我会被谋杀。喀提林实际上就掌控了共和国。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老天知道，保卫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强大，仅仅是在罗马城里，喀提林就有大批的拥趸。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那是一场噩梦。”

“我可以精确地告诉你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幸存的官员们别无选择，只好把可以拯救国家的那个人召集回来：那个人就是率领东

方军团的庞培大帝　他的军事才能加上听从派遣的四万训练有素的士兵，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消灭喀提林　一旦他如愿以偿，任何事情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他统治整个世界　在所有的对手中，克拉苏最害怕最痛恨的是谁？"

"庞培？"

"庞培。的确如此　就是这么回事　实际情况一定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　克拉苏今晚来见我，表明他背叛了喀提林，不是因为他担心喀提林会失败，而是他惧怕喀提林会成功　"

翌日清晨，在四个骑士的护送下，我们离开了住所　塞克斯图斯兄弟也在其中，他们自此以后与执政官几乎形影不离。西塞罗拉起披风后的帽子，把头遮得严严实实，我则拎着那个装满信的文件匣　每走几步我就要往前迈一大步，这样才能跟上西塞罗的步伐　我问他我们正在赶往什么地方，他回答道："我们要给自己找一个将军　"

说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一夜过后，西塞罗近来的苦恼和郁闷消失不见了　在沉重的危机面前，他看上去——并不愉快：这样说也许听上去很荒谬，但是却精神焕发。他差不多是连蹦带跳地爬上了帕拉丁山，当我们进入胜利高地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目的地一定就是梅特路斯·塞勒尔的家。我们穿过卡图卢斯家的门廊来到隔壁门口，那栋房子空荡荡地矗立着，窗户和门都用木板封住了　为了不被发现，西塞罗决定在屋外等候，吩咐我去空房的隔壁通知司法官，说执政官要单独会他，而且要严格保密　我照他吩咐的去做了，塞勒尔的管家很快出来报信说，他的主人一旦结束早晨的例行接见就赶来见我们　当我回头去找西塞罗时，发现他正在与空房子的门卫交谈　"这栋房子是克拉苏的财产，"他边走边对我说，"你能相信吗？这房子价值不菲，他却让它空置着，为的是明年卖出一

个好价钱。难怪乎他不想看到内战的发生——对生意人来说，那太糟糕了！”

两栋房子之间有一个羊肠小道，一个仆人领着西塞罗穿过小道从后门直接进入房间。克劳迪娅——塞勒尔的妻子，在睡衣外面披着一件丝质长袍，姿态撩人地等候着西塞罗，她身上还隐约散发着睡房的那股麝香味。“当我听说你要偷偷从后门进来的时候，我还盼望着你是来找我，”她睡眼惺忪地盯着他，语气中还有一丝责备，“但现在我知道你是来找我丈夫的，你真是无趣啊。”

“我恐怕每个人都是无聊透顶的人，”西塞罗弯下腰亲吻她的手背，说道，“只要跟她一比，即使是再怎么巧舌如簧的人，都变作结结巴巴的胆小鬼了。”

西塞罗能拿出精力调侃，说明他的心情已平复，实际上他的嘴唇在她的手背上停留过久，超出一般礼节。这是怎样一幅景象：这个伟大的天性拘谨的演说家弓着身子在亲吻罗马最放荡的女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毫无根据的荒谬想法——有那么一天，西塞罗会为这个女人抛弃特伦提娅。当塞勒尔叫嚷着冲进房间时——他总是那样一副精神饱满的军人派头，我心里窃喜了一阵，那种暧昧的气氛立马烟消云散。

“执政官！早安！我能为您效劳吗？”

“我要你招募一支军队，拯救你的国家！”

“一支军队？太棒了！”但是随后他发觉西塞罗是认真的。“你在说什么？”

“现在危机终究临到我们头上了，那是我很早之前就预测过的事情。泰罗，把那封给克拉苏的信找出来给司法官看看。”我照做了，然后发现塞勒尔一边看着信，一边板起了脸。

“这是给克拉苏的吗？”

“他是这样说的。其他的信也在昨晚一起送给了他，再由他分

派下去”西塞罗向我示意，于是我把那一捆信递给了塞勒尔。他拿出两封信来看，然后把它们做对比，当他读完信之后，克劳迪娅就从他手中把信夺走，开始看起来。他也没有阻止她，看来她知晓他所有的秘密，我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麻烦还不止这些，”西塞罗继续说，“据昆图斯·阿里乌斯说，埃特鲁里亚就要被喀提林的人攻下，曼利乌斯正在招募一支叛军，人数估计有两个军团那么多他们计划攻占普勒尼斯特，然后就是罗马。我想让你来指挥我们的部队。要想遏制住他们，你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迅速？你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就要离城。”

“但是我还没有任何授权——”

“我授权给你。”

“且慢，执政官，在我离去招募军队，浩浩荡荡行走在乡下之前，我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

“比如说？”

“好吧，首先我必须要问问我兄弟内波斯的意见。然后还有我另外一个兄弟——姻亲关系的兄弟——也就是庞培大帝，考虑到——”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了！如果每个人都把他的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我们不会有任何成就。听着，塞勒尔，”西塞罗说道，语气渐渐放缓，我偶尔见他用这种方式讲话 “当拉比里乌斯身处危难之时，你的勇气和果断的行动曾经拯救过共和国。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时势造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在这个紧急关头，荣耀与危险并存。记住赫克托尔所说的话：‘懒鬼的下场无外乎不光彩地死去 / 要勇敢挑战你的对手。’此外，如果你不去做，克拉苏会。”

“克拉苏？他根本不是将军！他眼里只有钱！”

“也许吧，但是他已经嗅到了这次机会，可以为他带来军事荣誉的机会。给他一两天的时间，他就能在元老院收买到大多数人”

“如果能带来军事荣誉，庞培肯定不会错过它，我的兄弟会专程赶回罗马确保此事。”塞勒尔把那扎信递给我 “不行，执政官——我很感激你对我如此信任，但是没有他们的允许，我不会接受你的建议。”

“我把山南高卢地区给你”

“什么？”

“山南高卢地区——我把它交给你。”

“但是你没有资格把它给我”

“不，你错了。这是目前分配给我的行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和西博里达进行了交换，用马其顿换来了山南高卢。我一直想放弃这块地方。你可以拥有它。”

“但这又不是一篮鸡蛋！一定会让司法官重新抽签。”

“没错，而且你会赢。”

“你要作弊吗？”

“我不会操纵抽签，那是最没有道德的行为 不，不，我会把这方面的事情交给西博里达去处理，也许他的天资并不高，但我相信操纵抽签绝对是他的一个天分。”

“如果他拒绝了呢？”

“他不会的。我们达成了共识 此外，”西塞罗一边挥着那封寄给西博里达的信一边说，“他绝不希望看到这封信公布于众。”

“山南高卢，”塞勒尔摩挲着他的宽下巴说道，“比山北高卢要好。”

“亲爱的，”克劳迪娅把手搭在丈夫的胳膊上说道，“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我确信内波斯和庞培会理解”

塞勒尔嘴里嘟哝着，来回地摇晃脚后跟 他脸上是一副贪婪

的表情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你认为要过多久，我才能得到这个行省？”

“就今天。”西塞罗说，“现在是全国紧急状态。我坚决认为，我们要确保统治整个国家，从而镇压叛军，也就是说我要保住罗马，你要保住战场 我们将联合起来保卫共和国。你说呢？”

塞勒尔瞟了一眼克劳迪娅。“这会让你在同辈中脱颖而出，”她说，“也保证你能成为执政官。”

他嘴里又开始嘟哝，然后转向西塞罗。“那好吧，”他回答道，并向执政官伸开他那结实健壮的胳膊，“为了国家，我豁出去了”

西博里达的家距离塞勒尔的家只有几百步远，西塞罗走着就过去了 那位首席执政官还是一副醉醺醺的老样子，西塞罗把他从恍惚的状态中唤醒，告诉他叛军正在埃特鲁里亚集结，然后把当天的安排给他说了一番。当听说他要在山南高卢的抽签问题上作弊时，他起初还有所犹豫，但是当西塞罗拿出来自反叛者的那封信之后——西博里达的名字就在信封上，他那双布满血丝的呆滞眼睛几乎要从脑袋上弹出来，脸上渗出了汗珠，胳膊也开始发颤。

“我向你发誓，西塞罗，我根本不知道这码子事！”

“没错，但是不幸的是，我亲爱的西博里达，你也知道，这城里到处都是心怀嫉妒又生性多疑的人，他们很容易就相信一些事情。如果你真想证明你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我建议你在山南高卢的问题上，听从我的安排，而且我会全力支持你。”

处理好西博里达的问题后，剩下来就是要贿赂合适的议员了，西塞罗打算在下午议会开始之前着手，与此同时下午还有一场占卜仪式 当时，整座罗马城已经被流言淹没，到处都是关于爆发叛乱和密谋刺杀领导官员的传闻 卡图卢斯、伊索里库斯、霍滕修斯、卢库路斯兄弟、西拉努斯、穆列纳，甚至加图——他与内波斯一道

成为了当选的护民官，他们每个人都被拉到一旁，被告知最新的局势。在这种场合下，西塞罗看上去无非就是一个繁忙集市上的狡诈地毯商，他鬼鬼祟祟地瞥一眼他的客户，又回头看有没有人在偷看他，他压低声音，在与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挥舞着双手。恺撒在远处盯着他，我则盯着恺撒，然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喀提林没有出现。

议员们鱼贯而入，议会就要开始时，西塞罗也入座了，他坐在离执政官讲台最近的前排长椅的最边上，在他不担任首席执政官时，他总是坐在那个地方；卡图卢斯则坐在他旁边。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上，西塞罗给了西博里达一连串的点头示意和眼神交流，偶尔还会对他低语，这样，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在西塞罗不是首席执政官的那几个月里，他也能控制议会进程。说句公平话，当西博里达念稿子的时候，他看上去很靠谱，正如那天他也是念稿子。他挺起宽阔的肩膀，扬起高贵的头颅，用他那被酒精灌得含糊不清的声音，宣布国家的局势在昨晚有了重大转变，然后他要求昆图斯·阿里乌斯发言。

有些议员很少在议会上发表演讲，但是当他发言的时候，大家都会满怀尊敬地聆听，阿里乌斯就是其中一位。我也不知道原因也许是他那略显滑稽的口音，使他的发言听上去充满了真诚　他站起身，然后开始长篇大论地讲述他在城外的所见所闻：全副武装的团伙正往埃特鲁里亚汇集，这些人都是曼利乌斯招募来的；人数可能很快就涨到一万；据他推断，他们是想攻占普勒尼斯特；这样罗马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胁；在阿普利亚和加普亚，也有人在策划类似的叛乱。话毕，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席间随即掀起一片恐慌。西博里达说完对他的感谢之后，又叫克拉苏、马赛卢斯和西庇奥准备把他们前晚收到的信读给大家听。他把那些信交给书记员，书记员又把信依次给了收信人。克拉苏第一个站起身，他描述了这些警告

信的神秘来历，以及之后他是如何做出决定，立马带着那扎信赶到西塞罗家 然后他以坚定清晰的声音念道："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现在是起来行动的时候了。喀提林已经拟定了他的计划 他想警告你，他要血洗罗马。这回放你一马，悄悄离开吧。什么时候能安全返回，会有人联系你

克拉苏用沉重的声音念完了这段话，然后是西庇奥和马赛卢斯的再一次重复，他们的语气更为紧张，你能想象从他们嘴里发出的这些音符叠加在一起，是什么效果吗？这种冲击是得知克拉苏支持喀提林竞选执政官时的两倍！大家都屏住气，然后不知谁大喊一声，"他在哪？"其他人也闻声而起，"他在哪？他在哪？"在混乱中，西塞罗凑到卡图卢斯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这个老议员站起身准备发言

"鉴于刚刚得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卡图卢斯宣布，"按照罗马惯例，我建议根据最高法令的规定，授权给执政官，以便他们能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卫国土。征募军队，发动战争，用任何办法迫使联盟者和公民承担起他们的义务，在国内外同时执行至高无上的指挥权和审判权，以上所说的种种都在授权范围内，但不限于此。"

"昆图斯·路泰提乌斯·卡图卢斯提议我们采取最高法令的措施，"西博里达说，"有人反对吗？"

所有人都转头看恺撒，要知道在对拉比里乌斯进行起诉的关键环节上，最高法令的合法性是中心议题 但是恺撒看上去完全不知所措，这种情况是我头一回见到。很明显，他没有理睬他的邻座克拉苏，甚至都没有拿眼看他——这很少见，因为平常他们总是很亲密——我据此推断出，克拉苏对喀提林的背叛让恺撒大感意外 他一动不动，凝视着前方不远处，这副模样让我们提前领略了他的大理石半身像的尊容，那一双空洞的毫无表情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意大利土地上的每一栋公共建筑。

“如果没有人反对，”西博里达宣布，“动议就算通过，下面有请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直到那一刻，西塞罗才从一片隆隆赞声中起立，而那些发出赞叹的人正是几星期前嘲笑他大惊小怪的那群议员 “诸位，”他说道，“今天，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非常果断地处理了危机，我想向他表示祝贺。”下面的议员们低声地表示赞成；西博里达也笑逐颜开“就我自身来说，因为有朋友和盟军的保护，我将一直待在罗马，继续反抗那个凶残的疯子——喀提林，我自始至终都在与他对抗因为无人知晓这次威胁将持续多久，那么根据我上任之初的承诺，在此我正式要求放弃分派给我的行省——在我们的共和国遭受苦难的时候，兑现这个承诺也越加迫切。”

西塞罗出于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得到了热烈的称赞，然后西博里达现场制作了一个圣瓮，把一个带有标记的信物——代表山南高卢，和七个未作标记的信物——或者说表面如此，全部放了进去我过后才知道，事实上他放进去的都是未作标记的。之后八个司法官都走上前来。第一个来试手气的是兰图鲁斯·苏瑞，他是个傲慢自大的家伙，西塞罗清楚他就是喀提林阴谋中的同谋。身为元老院里天性最愚笨的其中一员，苏瑞在很多方面和西博里达关系亲密：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吧，他娶了西博里达亡兄的女人，并抚养了她带来的孩子马克·安东尼，视如己出；然后这个马克·安东尼又与西博里达的女儿安东尼娅订了婚 所以我紧紧地盯着西博里达，看他能否像他承诺的那样把骗局坚持到底 但是政治也有它自身的忠诚，这种忠诚能轻易地取代姻亲关系中的忠诚。苏瑞用力把手伸进瓮里，然后将他抓得的阄递给了西博里达，西博里达宣布这是个未做记号的，然后把它给议员们看。苏瑞耸耸肩，转身走开了：不管怎样，他觊觎的不是一个行省，而是整个罗马。

下一个是彭普提努斯，然后是弗拉库斯，都是同样的结果 塞

勒尔排在第四位来抽签 他走上讲台的时候，看上去非常镇静，然后抓了阄 西博里达把它拿过来，转过脸去假装要对着光线仔细看看，实际上就在那一刻他做了手脚，因为当他举起它让大家检视时，附近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上面的十字标记

“塞勒尔抽到了山南高卢！”他大声宣布。“但愿诸神祝福他的当选。”

大厅里掌声雷动。西塞罗立刻站起身。

“我提议现在授予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路斯·塞勒尔对军队的最高统治权，并授权他征募军队来保卫他的行省。”

“有人反对吗？”西博里达问。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克拉苏是想站起来反驳，他向前微探身子，好像有所犹豫，但最后还是想开了。

“那就一致通过了这个动议。”

议会休庭之后，西塞罗和西博里达连同所有的司法官召开了战时会议，讨论保卫罗马所需制定的法令。他们决定马上给驻守在普勒尼斯特要塞的指挥官发去快件，要求他增强兵力。他们还采纳了列阿特长官长期以来的提议，给他派去一支百人团 在罗马，关城门的时间要比以往提前一小时。夜间的十二个小时内要实行宵禁，同时巡逻队要整晚在街上巡查：考虑到士兵们对元老院的一片忠心，他们决定暂时废除不允许在城市辖区内携带武器的禁令。运货的马车则会被随时抽查 日落之后，通往帕拉丁山的路将被封锁 罗马城和附近地区的角斗士培训营一律关闭，武士们被遣散到偏远的小镇或殖民地。不管是谁——奴隶或者自由民，只要举报了潜在的叛国者，就能领到一笔多达十万塞斯特斯的巨额奖金。塞勒尔要在第一道曙光来临之时出发，去召集征募来的新兵 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要拉拢多方面的可靠之人，要求他们共同对喀提林用武力威

迫国家的行径提出上诉，作为回报，他们保证会得到庇护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兰图鲁斯·苏瑞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他的自由民普布利乌斯·乌姆布雷鲁斯坐在他身旁做笔记　之后，西塞罗向我痛苦地抱怨这种荒唐的事情：主要密谋者中的两位竟然可以参加最核心的国家安全会议，然后任由他们去向他们的同谋汇报情况！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原因还不是一样：他没有证据

西塞罗的贴身侍卫们急于要在黑夜降临前护送他回家，所以等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蔼蔼暮色中，然后迅速穿过中心广场和萨布拉区，爬上埃斯奎林山。大约一小时之后，西塞罗就已经坐在书房里写信了，他要把元老院的决议告知各行省的总督，就在这时，护卫犬又开始撕心裂肺地狂叫。不一会儿，门卫就来告诉我们梅特路斯·塞勒尔要会见西塞罗，正在前庭等着。

显然，塞勒尔非常焦躁不安。他在屋子里四处走动，把自己的指关节掰得吱吱作响，而这一切都被走廊里的昆图斯和提图斯·塞克斯图斯看在了眼里。

“噢，总督，” 西塞罗说，他很快就看出这个来访者需要冷静，“我想下午进行得很顺利。”

“也许你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的弟兄却不高兴。我早就告诉过你，会有麻烦。内波斯说，如果埃特鲁里亚的造反真有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庞培就会回国对付他们”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庞培和他的部队了，他们要穿行一千多里才能赶回罗马。到那个时候，我们早被屠宰在床上了 ”

“这只是你说的，而喀提林发誓说他并不想用暴力威胁国家，并且坚持认为他跟那些信件毫不相关。”

“你跟他交谈过吗？”

“在你离开元老院之后，他就赶来见我。为了证明他是爱好和平的，他把自己交给我监禁起来，多长时间随我便。”

"哈！真是个无赖！我想你肯定严厉拒绝了他，还把他放走了？"

"没有，我把他带来见你。"

"这儿吗？他就在我家里？"

"没有，他在街上等着。我认为你应该和他谈一谈。他独自一人，也没有带武器——我为他做担保 "

"即便如此，我跟他谈话又能有什么益处？"

"他是塞尔吉乌斯家族的一员，执政官。"塞勒尔冷冰冰地说道，"是特洛伊人的后代 起码就他的血统来说，他应该得到一些尊重。"

西塞罗看了一眼塞克斯图斯兄弟。提图斯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如果就他一个人，执政官，我们能对付他。"

"让他进来吧，塞勒尔，"西塞罗说，"我倒要听听他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西塞罗要冒这样的风险，令我很震惊，事实上当塞勒尔出门去叫喀提林的时候，我竟敢去劝告他，但是他打断我的话。"如果我能在元老院声称，至少我曾经愿意接受这个恶棍，那将显示我极大的诚意。总之，谁知道呢？也许他是来道歉的。"

他脸上挤出了一丝苦笑，但是我清楚，这种毫无预料的会面让他很紧张。至于我，我感觉自己成了格斗中的死囚犯。当老虎被放进竞技场的时候——既鲁莽又警觉，满腔被压抑的怒火，这就是喀提林潜行进房间时的表情：我甚至认为他会跳上前去掐住西塞罗的脖子。塞克斯图斯兄弟紧跟在他身后，然后他停在离西塞罗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他举起手，假模假样地向西塞罗致敬，"执政官。"

"有话快说，议员，然后离开。"

"我听说你又在散布有关我的谎言。"

"看到了没？"西塞罗转向塞勒尔说，"我跟你说过什么？这样

做毫无意义。”

“你听他说吧 ” 塞勒尔回答他

“谎言，”喀提林重复了一遍 “人们说的昨晚我发出的那些信，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在整座城市里散发这样的信，我一定是蠢到极点了 ”

“我愿意相信你并没有亲自去发信，”西塞罗回答说，“但是你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傻到去做这样的事情 ”

“胡扯！这明明就是伪造出来的信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认为就是你写的！”

“如果你怀疑到克拉苏，你就更聪明了——正是他用这些信做借口来背叛你。”

“老秃头在玩他自己的把戏，他一贯如此。”

“那埃特鲁里亚的叛军呢？他们跟你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都是吃不饱饭的穷苦人，都被高利贷者逼到了绝境——我同情他们，但是我不是他们的首领 我想和你做个约定，那也是我向塞勒尔许下的约定。我把自己交给你看管，就在这栋房子里，你和你的侍卫们可以监视着我，然后你就能够知道我有多么无辜 ”

“那不是约定，而是玩笑！如果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都感到不安全，那更别提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那么，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满意了吗？”

“是的。离开罗马，离开意大利，逃亡吧。永远也别回来。”

喀提林两眼冒金光，两只大手也攥成了拳头 “我的老祖宗是塞尔吉乌斯，埃涅阿斯的同伴，罗马城的建造者——你竟敢赶我走？”

“噢，省省吧，又是家族传说！至少我的提议是认真的：如果你选择流亡，我会努力保护你的妻子和孩子，不会让你的儿子们为一个罪犯父亲遭受耻辱——因为你一定会被定罪，喀提林，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还可以逃避债务，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考虑 ”

“那我的朋友们怎么办呢？你的独裁专制要控制他们多久？”

“我的独裁专制，这是你的说法，是保护我们不受你侵犯的唯一有效方法。一旦你离开了，我们就不再需要那样做。就我个人来说，我很乐意重新开始，然后为所有人在历史上记下清白的一笔。喀提林，自愿流亡是高贵的行为——不愧于你总是挂在嘴边的那些祖先。”

“那现在，靠种鹰嘴豆起家的农民的孙子，竟然要向一个塞尔吉乌斯人讲什么是高贵？下面他会告诉你，塞勒尔！”塞勒尔盯着前方，眼神呆滞，仿佛一个行军中的士兵。“看看他，”喀提林冷笑道，“典型的梅特里人——无论如何，他们总能成功。但是你清楚，西塞罗，他私底下鄙视你？他们都是如此。至少我还有勇气当着你的面讲出来，而他们只会在你背后说三道四。他们可以利用你来保卫他们的财产，但是一旦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又会跟你撇清关系。你尽管来毁灭我吧；最终你毁灭的只有你自己。”

他转过身，从塞克斯图斯兄弟身旁挤了过去，大步流星地走出房间。西塞罗说，“为什么他身后总是一股硫磺味儿？”

“你认为他会流亡吗？”塞勒尔问道。

“有可能。我认为他也不知道下个阶段打算做什么。他就像一头野兽：凭着一股冲劲草莽行事。我们的要务就是保证防守力量——我负责这座城市，你负责郊外。”

“我一大早就出发。”塞勒尔朝门口走去，然后停下来转过身。“顺便说一下，那些说我们鄙视你的闲言碎语——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你清楚这一点。”

“我明白，塞勒尔，谢谢你。”西塞罗笑着对他说，直到他听到关门的声响，他脸上的笑容才逐渐褪去。在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上，他瘫坐下来，伸出双手，掌心朝上，满怀惊奇地注视着它们，仿佛双手的猛烈颤抖是他见过的最稀奇的事情。

第九章

第二天，昆图斯兴高采烈地来见西塞罗，还捎来了一封信函的复本，这封信已经张贴在护民官办事处外，它是写给若干显要议员的，其中有卡图卢斯、恺撒以及雷比达，最后的署名是喀提林：我被那群敌人种种不公正的指控逼得走投无路，我已经亡命到马赛利亚，我之所以离开，不是我承认自己犯下了重大罪行，就像某些人指控的那样，而是为了使共和国得到安宁，避免因我的固执己见而遭遇一场腥风血雨 我把我的妻子和家庭都托付给你，很荣幸有你这样的朋友。再会！

“兄长，恭喜你，”昆图斯拍着西塞罗的后背说，“这回你终于把他赶走了。”

“你确定吗？”

“万分确定。今天早上有人看见他带着一群随从骑着马出城了 他的屋子已经被锁好了，里面空无一人。”

西塞罗面部抽搐了一下，他用力拉了拉耳垂 “就算这样，我还是感到有些不对劲 ”

昆图斯被他的谨小慎微惹怒了，他特意跑上山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没想到会这样。“喀提林是被迫逃走的，这就等于认罪了。你已经打败了他 ”

日子一天天缓慢流走，再没有听到有关喀提林的任何消息，昆图斯似乎说对了。然而，西塞罗在安全防卫上不仅没有松懈，相

反在出行时加强了保护。在十多个人的护送下，他冒着风险出城探访昆图斯·梅特路斯　梅特路斯依然掌控着军队统治权，西塞罗要求他去意大利南部，接管阿普利亚地区，这个老家伙抱怨了几句，但是西塞罗向他承诺，完成这最后的任务之后，一定给他举办凯旋仪式。然后，梅特路斯——我猜他在暗自庆幸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立马出发了。另外一位也觊觎凯旋仪式的前执政官，马修斯·雷克斯，则被派往到北部的费苏里　深受西塞罗信任的司法官，Q.庞培乌斯·鲁弗斯，被安排到加普亚征募军队　与此同时，梅特路斯·塞勒尔依旧在皮克奴姆地区招募新兵

就在这段时间里，叛军首领曼利乌斯给元老院发来了一封信：我们召请诸神和世人同来作证，我们并没有拿起武器来反对我们的祖国，也不曾用武力危害过别人，而只是保卫我们自己不受侵犯。我们是贫困不幸的人；我们中很多人由于饱受放高利贷者残暴不仁的对待而家破人亡，我们所有的人则丧失了名声和财产。他要求用铜板来偿还每一笔银子的债务（大部分债务都是欠下了银子）：这样就能减轻四分之三的债务　西塞罗认为绝不能心软，建议只有他们放下武器，才有谈判的余地　元老院讨论了这项提议，但是在外旁听的很多群众私底下认为叛军的要求是合理的

十月很快过去，十一月来临了。黑夜一天比一天漫长，天气开始变冷；罗马的人民也变得疲惫不堪，万分沮丧　宵禁令让大多数的娱乐活动偃旗息鼓，而那些娱乐通常能抵挡冬天渗入人心的阴霾　酒馆和澡堂早早地关门大吉；商店里一片空荡荡　由于告发叛国贼有高额奖金，那些觊觎奖金的告密者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报复他们的左邻右舍。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事态恶化到这种地步，终于，阿提克斯毅然决定拜访西塞罗

"有市民说你是故意夸大危险。"他警告他的朋友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难道他们认为我很乐意把罗马变成一

座监狱，而我是其中被看护得最严密的囚犯？”

“不是这样，但他们认为你被喀提林搅得心神不宁，以至于丧失了判断事情轻重缓急的能力；你对个人安危的担心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堪忍受。”

“说完了吗？”

“他们认为你的一举一动就是一个独裁者 ”

“他们真这样想吗？”

“他们还说你是个懦夫。”

“呃，该死的群众！”西塞罗破口大骂一句。这次见面，他用三言两语就打发了阿提克斯，并不想多说任何话，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样冷漠地对待阿提克斯。最后，他的朋友实在忍受不了那种冷冰冰的气氛，打量我一眼就离开了。

十一月六日的晚些时候，扈从们都已经去休息了，西塞罗和特伦提娅以及昆图斯还在客厅里 他正在看信，那都是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发来的急件，我正要把一些信件交给他签名的时候，萨尔贡开始狂叫起来 我们闻声而起，顿时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西塞罗的三个侍卫也站起身，我们听到前门被打开，传来一个男人急迫的声音，西塞罗的前任学生凯里乌斯·鲁弗斯突然大跨步地闯进客厅。这是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出现在这栋房子里，更可怕的是，他在年初就已经投奔了喀提林 昆图斯跳上前，准备揍他

“鲁弗斯，”西塞罗镇定地说，“我以为这些天你与我们成了陌路人。”

“我永远不会和你成为陌路人。”

他向前走了一步，但是昆图斯把手挡在他的胸前制止他，“举起手来！”他呵斥道，然后向侍卫们点头示意 鲁弗斯慌忙举起了双手，与此同时，提图斯·塞克斯图斯开始给他搜身 “我希望他是来暗中侦查我们的。”昆图斯说道．他从来没有把鲁弗斯放在眼

里，还经常问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他哥哥怎么能忍受这样一个流氓。

“我不是来做间谍的 我是来警告你们：喀提林回来了。”

西塞罗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我就知道！把手放下吧，鲁弗斯 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晚上。”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马库斯·莱卡的家里，镰刀匠们居住的那条街上”

“还有谁跟他一起？”

“苏拉、西递古斯、贝斯提亚——所有的那伙人。我刚刚离开他们 ”

“然后呢？”

“他们计划在黎明时分暗杀你。”

特伦提娅用手捂住嘴

“他们计划怎么做？”昆图斯进一步询问。

“瓦尔恭泰乌斯和科尔涅利乌斯这两个人会在清晨拜访你，向你发誓要效忠于你，并声称他们抛弃了喀提林。他们身带武器，背后还会跟着一支队伍，而这些人肯定能制服你的侍卫们。你不能让他们任何一个人进来。”

“我们不会的。”昆图斯说道。

“但是我已经准许他们了，”西塞罗说，“一位议员和一位骑士——我当然会答应。我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尽管做了很多预防措施，离危险却是这样近，所以他看上去惊愕不已。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家伙是不是在撒谎？”昆图斯说，“这可能是个诡计，想让我们忽略真正的威胁 ”

“他说得有道理，鲁弗斯，”西塞罗说，“你是个见风使舵的不可靠的人。”

"没错。"

"那你还拥护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是的,不是他们的手段——不再是。"

"都有哪些手段?"

"他们同意把意大利划分成不同的军事区域。一旦杀死了你,喀提林就会去投靠埃特鲁里亚的叛军 在罗马的某几处地方会设置纵火点。帕拉丁山上会有一场议员大屠杀,然后罗马城的大门就向曼利乌斯和那群暴徒敞开 "

"恺撒呢?他知道所有这些情况吗?"

"今晚他不在那里,但是我感觉他清楚他们的计划 喀提林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

这是西塞罗头一次亲耳听说有关喀提林阴谋的情报。他极为震惊,低下头,用指关节按揉太阳穴。"如何是好?"他嘟囔着。

"今晚我们就要把你从家里转移出去,"昆图斯说,"然后把你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去阿提克斯家里。"我提议

西塞罗摇摇头,"那是他们第一个会搜寻的地方。唯一安全的避难所是在罗马城外 特伦提娅和小马库斯至少还可以去图斯库鲁姆。"

"我哪里也不去,"特伦提娅说,"你也是。罗马人民会敬重各类领袖,但是他们绝不会敬重一个懦夫。你现在所处的是你自己的家、你父亲的家——留在这里,哪怕他们使出最恶劣的手段,我们也不必害怕。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知道我会这样做。"

她愤怒地瞪着西塞罗,我担心他们会大吵一架,他们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就像滚滚雷声要把这栋普通房子劈成碎片 但是这次,西塞罗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泰罗,给阿提克斯捎封信,告诉他我们需要紧急增派援兵 我们要用栅栏把门拦起来 "

“我们还应该在楼顶预备好装满水的水桶，”昆图斯又补充道，“万一他们放火逼我们出去。”

“我会留下来帮忙。”鲁弗斯说。

“不用了，年轻人，”西塞罗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我很感激。但是你应该马上离开罗马，不管怎样，回到英特拉姆纳你父亲那里，直到这场动荡平息。”鲁弗斯意欲争辩，但是西塞罗没有给他机会。“如果喀提林明天没能杀死我，他就会怀疑是你背叛了他。如果他成功了，你就会被卷入到这场风波中。无论如何，你最好还是远离罗马。”

鲁弗斯试图说服西塞罗，但没有任何成效。在他离开之后，西塞罗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人，但天知道是不是？最后，存放特洛伊木马的唯一安全位置，就是在城墙之外。”

我派了一个奴隶去找阿提克斯寻求援助。然后我们拖来一个沉重的箱子还有一张睡椅把门拦住。后门也锁上了门闩；我们把一张桌子倒放在走廊上，那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我和索西特乌斯以及罗莉娅马不停蹄地往楼顶运水，也准备了灭火用的地毯和褥子。在这个临时避难所里，三个侍卫、昆图斯、我、萨尔贡以及它的教练、一个门房，还有身上备有刀和棍的几个男奴，组成了一支卫戍队来保护执政官。噢，我怎么忘了特伦提娅，她总是握着一把笨重的铁质烛台，很有可能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能派上用场。女仆们都退到了育婴房里，陪着小马库斯，他手里握着一把玩具刀剑。

西塞罗表面异常镇定。他坐在书桌前，边思考边做笔记，还亲手写了不少信。他不时地问我是否有从阿提克斯那里来的任何消息，急于知道援兵什么时候能到，之后我揣上一把菜刀，再次爬上屋顶，把自己裹在毛毯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街上。四周一片漆黑，死一般沉寂。可以说，整个罗马都在沉睡中。我不由得回想起西塞

罗当选执政官的那个晚上，我和他们一家人也是在这里，在星光底下摆酒庆祝。起初他就明白，他的地位并不牢固，他的权力之路也布满了荆棘；他几乎无法想象如今会是这样的局面。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偶尔只能听到狗叫，而没有人声，除了山谷下守夜人的报时声。像往常那样，几声鸡鸣之后，又陷入了寂静。夜色似乎越来越暗，天也格外冷。罗莉娅在下面朝我叫喊，说执政官要见我。我下楼去看见西塞罗坐在中庭的宝座上，双膝上横放着一把脱鞘的利剑。

“你确定向阿提克斯提出了增派援兵的请求？”

“没错。”

“那你强调了此事的紧迫性吗？”

“是的。”

“送信人可靠吗？”

“很可靠。”

“好吧，”西塞罗说，“阿提克斯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但是听上去他好像在试图安慰自己，而且我敢肯定他记起了他们前一次会面的场景，以及最后的不欢而散。天将破晓，护卫犬再次狂吠起来。他用疲惫不堪的双眼看着我，一脸紧张，“去看看。”他说。

我又爬到屋顶，仔细观察栏杆外的一举一动。起初，我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但是渐渐地，我注意到街的尽头有黑影在移动。一行人贴着墙往前进。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援兵来了，但是不一会儿，萨尔贡又开始发疯地狂叫。那行人停下来，一个男人小声地低语。我赶紧跑下楼去见西塞罗。昆图斯佩戴着一把脱鞘的剑站在他身旁，特伦提娅紧握着她的烛台。

“刺客们来了。”我说。

“有多少人？”昆图斯问道。

“十个。可能十二个。”

有人开始猛烈地敲门。西塞罗咒骂了一句，“如果这十几口人打算破门而入，没人能拦得住。”

“这个门还能撑一会儿，”昆图斯说，“我就担心他们放火。”

“我这就去楼顶。”我说。

此时，天空已染上了一层非常微弱的淡灰色光晕，我朝下望向街道，门前那块地方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是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道火光闪过，他们都突然往后退，有人点亮了火把。一定有人发现了我在往下看，因为有人大喊道，“嘿，上面的人！执政官在吗？”我赶紧缩了回去。

另外一个声音冒了出来，“我是卢修斯·瓦尔恭泰乌斯议员，来拜见执政官！我有紧急事情向他汇报！”

就在那时，我听到屋后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第二队人马企图攻破后门。我正好走到屋顶中央的那一刹，一个火把猛然越过栏杆朝我扭转着呼啸而来 它嗡嗡地擦过我的耳朵，哐啷砸在我旁边的瓦片上，火把头上的松脂落了一地 我朝着楼梯间大喊救命，抓过一条厚毯，用它盖住那些小火苗，然后瞅准那些没被扑灭的碎片使劲踩，就在这时，另一个火把划破天空，哗啦一声，瓦片又碎了一片；紧接着飞来另一个火把；后面还有一个火把。这屋顶是用年代已久的木材和陶瓦盖起来的，在黑暗中，它变成了一片闪烁的星空，我这才意识到昆图斯是对的：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会被他们烧死，西塞罗会被拉到街头任他们屠宰。

因恐惧而生的满腔怒火让我发狂，我抓起离我最近的落在屋顶边缘的那个火把——它头上还燃烧着大团松脂，仔细瞄准目标朝楼下猛地掷过去。它正好击中一个人的头顶，他的头发着火了。就在他发出尖叫的时候，我又扔出一个火把，那时，索西特乌斯和罗莉娅已经来到屋顶帮忙灭火，看到我跳上栏杆愤怒地吼叫，还朝进攻

的人投去另一枚火弹，他们八成认为我发疯了　透过眼角余光，我发现越来越多朦胧的身影高举火把涌向街头，我想我们肯定是被包围了　但是突然从我下方传来了愤怒的喊叫，紧接着是铁环敲击铁门的砰砰声，还有回荡着的跑步声，“泰罗！”我听到一声怒吼，顺着摇曳的火光望下去，我认出了阿提克斯那张仰着的脸。街上挤满了他的人，“泰罗！你的主人还好吗？让我们进去！”

我飞奔到楼下，执政官和特伦提娅以及昆图斯、塞克斯图斯兄弟尾随我穿过走廊，我们拖开箱子和沙发，打开门闩。门一打开，西塞罗和阿提克斯就紧紧抱在一起，外面的三十多位骑士对他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等到天已全亮的时候，通向西塞罗家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并布满了警卫。无论是谁想会见西塞罗，即使是元老院的元老级人物，也必须在某个安全检查关卡那里等候，直到西塞罗收到他们的请求　如果西塞罗想要会见他们，就会派我出去核实他们的身份，然后护送他们来见他　卡图卢斯、伊索里库斯、霍滕修斯、卢库路斯两弟兄，都是通过这种途径才被准许进屋的，还有执政官当选人西拉努斯和穆列纳　他们带来消息说，现在整个罗马城都把西塞罗奉为英雄。人们以他的名义献祭，为他的平安送上感谢的祈祷，而投向喀提林空宅的则是成堆的乱石　整个上午，往埃斯奎林山送礼物和祝福信函的人络绎不绝——鲜花、葡萄酒、糕点、橄榄油——堆满了中庭，看上去就是一个小集市　克劳迪娅给西塞罗捎来了一大筐丰盛的水果，那是从帕拉丁山她家的果园里采摘来的　但是还没来得及送给西塞罗，中途就被特伦提娅拦截下来，我发现她在读克劳迪娅的便笺的时候，脸上掠过几分猜疑；她命令管家扔掉这些水果，“恐怕有毒”，她说

西塞罗签发了逮捕令，缉拿瓦尔恭泰乌斯和科尔涅利乌斯　元

老院的首领们还强烈要求他向喀提林发出通缉，不管死活都要抓获他。但是西塞罗有自己的考虑。“那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代表团离开之后，他对昆图斯和阿提克斯说道，“逮捕令上签的又不是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在我的指令下，喀提林被非法处死，我就要在与检察官的斗争中度过余生。另外，这只是权宜之计。元老院里还是会有他的支持者。”

“你不会是准许他留在罗马吧？”昆图斯反驳他。

“不，我只想让他离开——带着他的那帮叛徒朋友离开，让他们都加入叛军，然后死在战场上——最好是百里之外。老天啊，只要他们愿意，我就会给他们通行证，派一支护卫队护送他们出城——只要他们乖乖离开，我什么都不在乎。”

但是，西塞罗任凭自己踱来踱去，也还是没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最后他认识到，唯一可行的就是召集议员们开会。昆图斯和阿提克斯随即提出抗议，因为那样做很危险：他们将如何确保他的安全？西塞罗有进一步的考虑，接着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以往都是把元老们召集在议会厅里开会，这次他下令穿过中心广场把长椅搬到保护神朱庇特的神殿，在那里开会。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首先，因为神殿建在帕拉丁山地势低斜的坡上，很容易抵御喀提林的党羽发起的进攻。其次，神殿有着极高的象征意义。相传，在对抗萨宾族的那场生死决战中，罗穆卢斯在神殿向朱庇特起誓。在最早的危急关头，罗马人民就是在这里集结御敌；在现今的危难面前，新罗穆卢斯也将在这里率领罗马人民御敌。

西塞罗出发前往神殿，扈从和保镖们紧随他前后，整个城市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下，仿佛十一月里台伯河上的灰雾，触手可及。街道上一片死寂。没有人发出喝彩声或嘘声；人们都躲进屋里。他们聚集在窗户后的阴影下，脸色惨白，缄默不言，看着执政官从窗前经过

到达神殿之后，我们发现四周全是骑士团的人，其中一些已经上了年纪，他们都手握长矛，身配刀剑。数百名议员成群结队地站在这道安全防线内，默不作声。他们为我们让道，几个人还拍着西塞罗的背，低声向他表达祝愿，西塞罗省去寒暄，只点点头以表回谢。很快，西塞罗和扈从就走在了前面，带领大家进入雄伟的神殿。我从未到过这里，这也是我见过的最幽暗的地方 经历这么多世纪之后，这里的每一面墙和每一个角落都挂满和塞满了遗物，共和国早年的军事功绩赫赫在目——血染的旗帜，凹损的盔甲，战舰的铁嘴，军团的鹰徽，还有一尊修整一新的西庇奥·阿弗利卡努斯的雕像，栩栩如生，仿佛他就置身于我们当中。我落在了西塞罗随从队伍的后面，议员们在我身后蜂拥而进，因为我不停地伸脖子去看那些遗物，所以我肯定掉队了。果不其然，直到快走到讲台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神殿里唯一的声响就是我走在石板上咔嗒咔嗒的脚步声，这让我颇感尴尬。一切归于沉寂

那个时候西塞罗正在翻看一卷文稿，然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脸因惊吓变得僵硬。我惊慌地四处张望——只看到喀提林镇定地坐在其中一把长椅上。几乎其余所有人都还站立着，盯着他。喀提林坐在那里，靠近他的所有人都开始侧身而退，好像喀提林得了麻风病。我一生还未见过如此场面，连恺撒也离他远远的 喀提林丝毫不理会，只是抱着双臂，伸出下巴 沉默还在延续，直到最后我听到了西塞罗的声音，就在我耳后，听上去非常镇静

“喀提林，你到底想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

之后的日子里，我总是被人问起有关西塞罗那天演讲的事情 “他提前写好稿子了吧？”他们想要知道，“起码，他肯定计划好了要说的话吧？”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那完全是一场即兴的演讲。其中一部分话，他一直憋在心里没说；演讲的思路，已经在他脑子里操练多遍；在过去几个月无眠的夜里，不时冒出的想

法——在他站起的那一刻，所有这一切他都信手拈来了

“你丧心病狂的行为还要让我们忍受多久？”

他从讲台上走下，沿着一条过道缓慢往前走，那里通向喀提林的座位 他一边走，一边伸展双臂，用简单的手势示意议员们就坐，他们就坐下了。不管怎样，那种学院派的姿势，加上议员们及时的遵从，树立了西塞罗的权威。他代表共和国发表演讲。

“你肆无忌惮的作风还要嚣张到什么时候？难道你以为我们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计划已经暴露？你以为在我们当中还有谁不知道昨天夜里你干了什么——你在什么地方，你召集了哪些人，你制订了什么计划？”最后，西塞罗站在喀提林面前，双手叉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摇着头说，“噢，这是什么时代！”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厌恶，“噢，什么世道！这些事元老院都知道，执政官也都知道，但是——这个人还活着！”

他转过身，“还活着？诸位，还不仅仅是活着。”他大声喊道，然后从喀提林那里沿着过道往下走，向神殿中央拥挤的人群继续演说，“他还来到了元老院！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他在听我们说话 他在看我们——他用目光锁定他一直想要杀害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对共和国应尽的义务吗——就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我们真勇敢！从我们投票赋予自身最高权力以来，已有二十天之久了 我们手握刀剑——却把它插在了鞘里！你应该立刻被处决，喀提林 可是你现在还活着。而且只要你活着，你就不会放弃你的阴谋——只会变本加厉！”

我想，事到如今，喀提林也一定体会到他踏进神殿是犯了何等严重的错误。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厚颜无耻的程度上，他都比西塞罗强很多。但是元老院不是进行角斗的竞技场 在这里，言语就是武器，而西塞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如何操弄言语 在这二十年里，只要法院在开庭期间，西塞罗就会抓紧一分一秒操练演讲，没

有一天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

“再和我一起回忆一下昨天夜里的情况吧。你来到了镰刀匠街——让我说得更明确——也就是马库斯·莱卡的家里。你的同谋们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噢，你要抵赖吗？你怎么不说话？如果你真敢抵赖，我就把真凭实据拿出来，其实，在元老院里，我就看到一些和你狼狈为奸的人。天啊，我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是怎样一个国家？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城市里？就在这里，诸位——就在我们中间，就在世上最神圣最威严的这个议会厅里，有人图谋杀害我们所有的人，摧毁我们的城市，甚至要毁灭整个世界！”

“昨夜你在莱卡家里，喀提林，你分配意大利的各个地区，由你决定每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你说只要我一死，你自己就会离开，你布置了罗马城内要纵火的地点，你安排了两个人来刺杀我。所以，我想问你，你为什么不去曾打算去的地方？你终究还是离开罗马吧！城门都是敞开的！走你的路吧！叛军在等候统帅。带上你所有的友人走吧，这样罗马城也就干净了。在我们之间竖起一道墙吧。你再也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了——那种情况我无法忍受，我不能容忍，我不答应！”

他把右手握成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然后把目光投向神殿的天花板，此时，所有议员都已站起身，发出赞同的吼叫。“处死他！”其中一些人怒吼道。“处死他！处死他！”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西塞罗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回到座位。

“如果我下令把你处死，其余的同谋者还是会留在共和国内，但如果你离开这里，正如我长久以来一直敦促你那样做的，那么这座城市便可以清除大量污水，他们就是你的同谋者，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怎么样，喀提林？你还在等什么？现在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什么事情能给你乐趣？除了你的那些无恶不作的同谋者之外，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没有一个人不恨你。”

西塞罗接下去说了很多类似的话，最后作了如下一番总结。“就这样，让这些叛徒，滚开吧！”他说道，“去吧，喀提林，去发动你的那场邪恶战争，这样做会给共和国带来拯救，给你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给你无恶不作的那些走狗们带来彻底的毁灭。朱庇特，会保护我们，”他怒吼着朝那尊神像伸出手，“这些为非作歹的人永远逃不出你的掌心，不管死活，你将要用永恒的惩罚来处置这些人！”

他转过身昂首阔步地从过道走向了讲台。现在议员们开始齐声高吼“滚！滚！滚！”为了扭转局面，喀提林跳了起来，朝着西塞罗的背后一边挥舞胳膊一边破口大骂。但是大势已去，他也无可奈何。他被人鞭笞，被人侮辱，被人揭露，他完了。我听到他喊出“移民”和“流放”这两个词，但是喧闹声太大，我并没有听清楚，总之，他的满腔怒火让他变得几乎不可理喻。大家劈头盖脸地朝他一顿怒骂，他深吸一口气闭上了嘴，他在原地稍作停留，就像一艘巨大的船被一场可怕的风暴横扫而过，桅杆也被折断，只能在原地打转，直到他泄了气，他才转身走了。他浑身发抖，三步并作两步走上了过道，一些议员包括昆图斯立马跳过长椅也来到过道保护执政官。但是喀提林还不至于精神错乱：只要他敢冲向他的敌人，他顿时就会被五马分尸。最后，他用轻蔑的眼神瞄了一眼周围——不用怀疑，这一瞥中饱含着他的所有先辈遗留下的荣耀——他从元老院退场了。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在十二个追随者（他称之为扈从）的陪伴下，他离开罗马前往亚雷提恩，这支队伍的领路人高举着一只银鹰，那曾经是马略的财产。他在亚雷提恩正式宣布自己成为执政官。

在政治领域，不存在永恒的胜利，唯有不屈不挠地与后续事件做斗争。如果我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原则，不外乎这一点。在喀提林面前，西塞罗通过雄辩占尽了上风，数年之内，人们还会对此津津乐道。靠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西塞罗把这头野兽从罗马赶走了。

然而，那些污水——西塞罗如此称呼他们，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跟随喀提林一起被冲走。相反，在他们的领袖逃离之后，苏瑞及其同伙还稳坐在原先的地方，听着尚未完结的这场争论。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大概是遵循人多力量大的原则：苏瑞，西递古斯，朗基努斯，安尼乌斯，培图斯，新当选的护民官贝斯提亚，苏拉兄弟，甚至还有马库斯·莱卡，刺客们就是从他家被分派到各地。西塞罗紧盯着这帮人，我很想知道此刻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苏瑞居然站起身，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建议元老院保护喀提林的妻儿！争论还在絮絮叨叨地进行着。然后，新当选的护民官梅特路斯·内波斯要求发言。由于喀提林已经离开罗马，他说道，他还有可能发动叛乱，所以有必要采取最慎重的做法，那就是请求庞培大帝重返意大利，接管元老院的军队。恺撒立马站起来表示支持提议。西塞罗还是像以往那样机智，他从中窥见了离间对手的一个机会，他装出一副无辜的表情，仿佛发自内心地问克拉苏，在他看来，谁能够与庞培一起担任执政官。克拉苏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我一向敬仰庞培大帝，这一点无人能比。”他开口说道，但是很快就不得不停顿下来，他气得直跺脚，因为嘲弄声轰然而起。“这一点无人能比，”他又重复说道，“但是我要提醒新当选的护民官，以免他没有留心，那就是冬季临近了，如果由海路运送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最严酷的时刻。庞培能在春天到来之前返回吗？”

“那就让庞培大帝留下他的部队。”内波斯反唇相讥。“在一小队人马的护送下，不出一个月，他就能回到我们中间。他的大名就能抵上一打军团。”

这番话激怒了加图。他迅速起立。“我们面临的敌人不会被名字所打垮，”他嘲笑道，“即使名字后还加上了‘大帝’。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军队：身处战场的军队——正如当选护民官的兄弟在这个非常时期所召集的那些军队。此外，据我看来，庞培目前拥有太多

权力"

此言一出，与会的议员们异口同声爆发出“哦！”的惊叹

“如果议会不投票通过这项有关庞培的提案，”内波斯说，“我就给你们一个善意的警告，我会在正式担任护民官之后，向公众提出一项法案，召回庞培”

“我也给你一个善意的警告，”加图反驳道，“我会对你的法案投否决票。”

“先生们，先生们！”西塞罗奋力大喊，好让其他人听到他的声音“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争吵不休，对国家对我们都毫无益处！明天我们将召开公共集会 我要向人民汇报我们的商议结果，我希望，”他补充道，眼睛死盯着苏瑞及其心腹们，“那些身在此处心向外的议员，回去省察一下自己的心吧，并付诸行动 今天就到此为止。”

通常，会议结束之后，西塞罗会在场外逗留一阵，以便有些议员能和他说上几句。这也是他对元老院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他熟知其中每一个人，无论是多么不起眼——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欲求和他的忧虑，他能容忍的和他无法忍受的 但是那个下午，他却匆匆离去，他的脸因沮丧而变得僵硬。“与九头蛇搏斗，也不过如此！”我们到家之后，他怒气冲天地抱怨 “我砍掉一个头，在那个地方又立马生出另外两个头！喀提林气势汹汹地离席退场，他的走狗们却还异常镇定地坐在原位，现在庞培的小集团又开始添乱！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情绪非常激昂，“只有一个月——如果我还能活那么久——在新护民官上任之前。到那时，煽动召回庞培的呼声会真正发挥作用。而与此同时，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元月里两个执政官都能上任，就是因为这该死的诉讼案！”话音刚落，他就用胳膊横扫他的书桌，那些与起诉穆列纳有关的文件落了一地

在这样的情绪中，他变得不可理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此刻没有必要去回应他 他还不耐烦地等着我说点什么，却没能如愿，

于是跺着脚去找另外的人发泄，我就跪下身默默地收拢一卷卷的证据。我清楚他迟早会回来，因为他还要准备翌日面对公众的演讲，然而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夜幕已降临，我点燃油灯和蜡烛，不由得开始担惊受怕 随后，我发现他带着保镖和扈从去了附近的花园，他不停歇地来回踱步，以致他们担心他会在石板上磨出沟槽。当他终于回到家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而冷酷。他设想好了一套方案，他告诉我说，却不知道哪种想法会让他更害怕：是计划最后可能失败，还是计划最后可能成功。

翌日清晨，他邀请Q.法比乌斯·桑珈来会见他。桑珈，你可能还记得，就是在发现被害男孩尸体的当天，西塞罗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用活人献祭的事情以及高卢人的宗教习俗。桑珈年近五十，从山北高卢和山南高卢的投资中攫取了巨额财富。他从来都是坐在后排的长椅上，并不渴望发言，在他眼里，元老院纯粹是个保护他个人经济利益的机构 他是个行为正派的虔诚君子，生活朴实，据说他对妻儿也是严加管教。只有在与高卢有关的争论中，他才会开口说几句，老实说吧，他的发言是无聊透顶而乏味至极：一旦他开始谈论高卢的地形、气候、部落、风俗等等，议员们就逃之不及，比听到一声“着火了！”跑得更快。

“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吗，桑珈？”我把他领进门的那一刻，西塞罗张口就问。

“我想是这样，执政官，”桑珈小心地回答，“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想让你在保卫我们挚爱的共和国的战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桑珈满脸狐疑 “天哪。我宁愿忍受痛风的折磨……”

“不，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想让你吩咐一个人去对另一个人说点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这另一个人是什么反应。”

桑珈明显放松了神经。“噢，好的，我相信我能完成。他们是什么人？”

“其中一个是普布利乌斯·乌姆布雷鲁斯，他是兰图鲁斯·苏瑞的自由民，经常充当他的秘书。我想他曾经住在高卢。或许你认识他？”

“的确认识。”

“另外一个只要求是高卢人就行。我不特意要求他来自高卢哪个地区 但是你要认识他。如果是某个部落的密使就再好不过了。这个人就在罗马，且忠实可靠，你完全信得过他。”

“你想让这个高卢人做什么？”

“我想让他去联系乌姆布雷鲁斯，并向他献计，策划推翻罗马的统治。”

当西塞罗在前晚向我首度说明他的计划时，我私底下十分震惊，所以我预料这个古板顽固的桑珈会有同样的感受：听闻如此荒谬的建议，他会举起双手投降，甚至拔腿逃出这间屋子。但是作为商人——从这之后我才明白，他们的性格中几乎不包含惊慌失措的因子，军人和政客们可就差远了。你可以向一个商人提任何建议，他通常会表现出至少会考虑考虑的样子。桑珈不过是扬扬眉毛。“你想给苏瑞设圈套，然后用叛国的罪名起诉他？”

“不一定是叛国，但我实在想一探究竟，看他和他的盟友们到底想实施怎样的滔天罪行，如果他们还有底线的话 我们都已经知道，他们热衷于搞暗杀、大屠杀、纵火，还有武装反叛。我想象他们唯一没有犯下的弥天大罪就是和罗马敌人相勾结——不对，”他迅速补充一句，“我把高卢人当做敌人，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心里有没有特定的候选部落？”

“没有。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

桑珈默不作声，他在思考。他面色狡猾，瘦削的鼻子开始抽搐。

他先轻拍几下鼻子，然后又猛扯它：不难推测，他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我在高卢有很多交易，而这些交易有赖于和谐融洽的关系 我最后有一个要求，我想让我的高卢朋友们在罗马变得更受欢迎 ”

“我可以给你打保票，桑珈，如果他们帮我揭露这起阴谋，待我成功之时，他们将成为国家英雄 ”

“我想，还有我亲自参与的问题……”

“当然，山北高卢和山南高卢的总督们不会知道你的任务，这是完全保密的，除非，你同意公开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确信他们会认可你的贡献 ”

一想到滚滚而来的金钱，桑珈在那个清晨头一次露出了笑容“好吧，考虑到你所说的那些条件，正好有一个部落或许符合要求他们是阿洛布罗基人，把守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口，最近刚好派出使节团到罗马，有意向元老院控诉他们所承担的沉重赋税。两三天前，他们来到了这里。”

“他们生性好战吗？”

“非常好战 如果我能给他们暗示，说他们的请愿会被认真考虑，我敢说他们一定乐意做点事情报答我……”

待他离开之后，西塞罗问我：“你不赞同？”

“我没有资格做判断，执政官。”

“哦，但是你确实是不赞同！我能从你的脸色上看出来！你认为设置圈套多少有些可耻。但是能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可耻的吗，泰罗？可耻就是你还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却在偷偷地密谋摧毁它！假如苏瑞没有叛国的意图，他就会撵走那些高卢人 但如果他同意考虑他们的建议，我就可以捉拿他，然后亲自把他带到城门口，扔下他，让塞勒尔和他的部下干掉他。这样就没有人会说这件事有什么可耻的！”

他的言辞如此激烈，以致我差点信服。

第十章

十一月十三日，执政官当选人李锡尼乌斯·穆列纳贿选案正式开庭审讯，审讯计划持续两周。塞尔维乌斯和加图主持诉讼工作；霍滕修斯、西塞罗和克拉苏担当辩护律师。这个案件非同小可，法庭布置在中心广场上，光陪审团就有九百人之多。这些陪审员是由相同比例的议员、骑士、有名望的公民组成；如此庞大的人数，使得陪审团难被操纵，这也是建立众人陪审团的意图，但同时却很难预测他们会把票投给哪一方。起诉方显然不想息事宁人，这将是棘手而又艰难的案子。塞尔维乌斯掌握了穆列纳贿选的大量证据，他摆出那副公事公办的干巴巴态度将之一一道来，并大肆责备西塞罗出庭为被告做辩护，认为此举是对他们友谊的背叛。加图采取的是斯多葛派的立场，他猛烈抨击这个腐败丛生的时代，如今，通过举办盛宴和运动会就能买官。“难道你没有，”他朝着穆列纳大声咆哮，“为寻求至高权力、绝对权威、国家的全权管辖，一味迎合某些人的感官需求，蛊惑他们的心智，用寻欢作乐来讨好他们？你认为这是在乞求那帮败坏的年轻人给你一个拉皮条的工作，还是乞求罗马人民给你整个世界的统治权？”

穆列纳听完这番话，当然高兴不起来，但又必须在小克劳迪乌斯的安慰下保持克制，小克劳迪乌斯是他的竞选总管，日复一日地坐在他身旁，总是尽力用诙谐机智的对话让他维持激昂的斗志。至于为他辩护的执政官们——是的，穆列纳并不期待他们能有多好的

表现，霍滕修斯——还带着在拉比里乌斯审判过程中被袭击的瘀伤——却抱定决心要向大伙显示他还能在法庭上指挥自如，他滔滔不绝地讥讽塞尔维乌斯的花销开支。克拉苏，老实说吧，并不是一个好的律师，但是只要他现身在辩护席上，就能唬住人。还有西塞罗，直到审判的最后一天他才会发言，因为到那时他要向陪审团作结案陈词。

在审讯的过程中，他坐在演讲台上，不停地看文件和记笔记，只是偶尔会抬起头，装作对刚听到的发言感到惊愕或开心。我蹲坐在他后面，给他递文件、听从他的指示。他处理的这些事情几乎都与本案无关，因为西塞罗目前是独自掌管罗马，还要必须每天出庭，而一大堆行政事务却快将他淹没。意大利全国上下都发来爆发骚乱的报告：无论是脚跟还是足尖，无论是膝盖还是大腿（别忘了，意大利形似靴子）。在皮塞努姆，塞勒尔手下关押的都是叛乱分子。甚至有谣传说喀提林正打算采取最终的一步，他计划招募奴隶组建反叛军，作为报答，他会释放这些奴隶——如果真是这样，整个国家会立马坠入火海。所以，共和国不得不建立更多军队，而西塞罗说服西博里达率领一支新的队伍。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想显示他俩的团结一致，而主要原因是他想支开西博里达，因为他还是不能完全信任这位同僚，不想让他留在罗马，特别是苏瑞和其他反叛者如果已决定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在我看来，西塞罗将一支完整的部队交给他不信任的人，近乎疯狂，但是他也不是傻瓜。他任命 M. 彼得奥斯议员做西博里达的副指挥，他有着将近三十年作战经验，此外，他还颁给彼得奥斯几道密令，吩咐只有在军队可能要开战时才可以揭开。

进入冬季，共和国仿佛濒临崩溃边缘。在一次公共集会上，梅特路斯·内波斯就西塞罗的执政官生涯发起猛烈攻击，控告他所犯下的每一件可能的罪过以及蠢事——独裁、懦弱、鲁莽、胆怯、自

负、无能。“到底还要多久，”他质问道，“罗马人民要对这个人视而不见，而他能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格涅乌斯·庞培，他名字后缀上‘大帝’，难道不对吗？”西塞罗没有参加这次集会，但是他拿到了内波斯发言的完整报告。

就在穆列纳案审判结束前夕——我敢肯定是十二月一日——西塞罗一大早就会见桑珈。这位议员进门时，那双小眼炯炯有神，就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他带来了重大消息。高卢人按照他的要求去行事，找到机会在中心广场与苏瑞的自由民乌姆布雷鲁斯搭讪。他们之间的对话完全是友好而自然的。高卢人哀叹他们的命运，诅咒元老院，然后宣称他们赞同喀提林所说的那些话：与其生活在奴隶制的压迫下，不如去死。乌姆布雷鲁斯竖起耳朵听他们抱怨，建议他们去一个更私密的地方继续讨论，然后把他们带到代西玛斯·布鲁图斯的住宅，布鲁图斯出城去了，并不在罗马——他是贵族出身，十四年之前曾担任执政官——他与本次阴谋毫无瓜葛，但是他的妻子，一位聪明而乖僻的女人——喀提林众多情人中的一个，正是她提议让他们联合起来。乌姆布雷鲁斯出门去找策划这起阴谋的其中一个头，不多久就和骑士卡庇托一起回来了，卡庇托向高卢人发誓他会保密，然后声称从即日起，可以在这座城市随时发动起义，等到喀提林和阴谋者快接近罗马城的时候，新当选的护民官贝斯提亚就会召开公共集会呼吁逮捕西塞罗，这将是掀起一场大规模起义的信号。卡庇托伙同另外一个骑士斯泰提纽斯率领一大群纵火犯，将在十二个地点放火。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之中，年轻议员西递古斯将指挥志愿敢死队去刺杀西塞罗；其他人也分配了各自的暗杀对象；不少年轻人则要把自己的父亲杀死；元老院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

“那么，高卢人有何反应？”西塞罗问道。

“按照指示，他们要到了一份参与这次阴谋的成员名单，”桑珈

回答道，“这样他们可以估计有几分胜算。”他取出一块蜡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字母。“苏瑞，”他读出声，“朗基努斯，贝斯提亚，苏拉——”

“我们都知道这些人，”西塞罗打断他，但是桑珈竖起食指

“——恺撒、西博里达、克拉苏、内波斯——”

“但是这纯属虚构吧？”西塞罗从桑珈手中取过板子，浏览这份名单。“他们在虚张声势，使人误认为他们很强大。”

“我无法判断你是否说对了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都是卡庇托交出的人。”

“一个执政官，一个祭司长，一个护民官，再加上罗马最富有的人，是谁揭发这起阴谋的？我才不信。”然而，西塞罗把蜡板扔给我 “抄下来。”他发出命令，但是很快又摇摇头。“好吧，好吧——提问须谨慎，以免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回答。”这句话出自法庭，也是他最爱的格言之一。

“那高卢人下一步该做什么，我怎么跟他们说？”桑珈问道

“如果那份名单确认无误，我会建议他们参与这个阴谋活动！他们这次会面具体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

“那他们定下再次会面的时间了吗？”

“今天。”

“显然他们很着急。”

“这些高卢人认为，在未来的几天里就会爆发起义 ”

西塞罗沉默不语，做沉思状 “告诉他们应当要求取得书面证据，能证明名单中的多数人卷入阴谋：最好是盖有私人印章的信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带回去拿给同胞们看 ”

“如果叛徒们不同意呢？”

“高卢人可以像这样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部落就不

会迈出这冒险的一步，与罗马开战”

桑珈点点头，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恐怕在这之后，我就不会再掺和这件事了"

"此话怎讲？"

"因为继续留在罗马，已经太危险"

作为最后的妥协，他同意一旦高卢人从叛徒们那里得到答复就给西塞罗通风报信；然后他就可以离开 西塞罗别无选择，只能每天出席穆列纳的审判会 他坐在紧邻霍滕修斯的长凳上，表面上装作十分镇静，但是我却不时瞥见他用目光扫视法庭四周，偶尔会停留在恺撒身上——他是其中一位陪审员——然后是苏瑞，他坐在司法官们的旁边，最后就是克拉苏——西塞罗用眼瞟他的次数也最多，他坐的地方与西塞罗中间只隔了两个人 西塞罗一定极其孤独，我头一次注意到他的头发已经夹杂着白发，浮肿发黑的眼袋也十分明显 此次危机让他加速变老。午后七时，加图宣读完结案陈词，然后法官科斯科尼乌斯询问西塞罗是否愿意发表辩护总结 这个问题似乎让西塞罗惊讶不已 过了好一会，他才从那堆文件中回过神来，然后起身请求休庭至第二天，这样他就能整理好思绪 科斯科尼乌斯看上去有些恼怒，但是他承认天色已晚 他勉为其难地同意了西塞罗的请求，于是对穆列纳审判的最终结果会延期公布。

在保镖和扈从的层层保护下（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我们匆忙赶回家，但是既没有看到桑珈的影子，也没有来自他的任何消息 西塞罗一声不吭地走进书房，双肘支在书桌上坐着，一边用拇指使劲按太阳穴，一边环视摊放在书桌上的成堆证据，他用力地揉脑袋，似乎要把即将发表的演讲揉进脑壳 我从未对他感到如此难过 但是当我试图走过去帮他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地向我轻轻摆手，默默无语地打发我走。那个晚上我再也没见过他 特伦提娅却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她很担忧执政官的身体 她说他不思茶饭，

作息也不规律，甚至还放弃了自年少时养成的晨练习惯。她能这样亲密地对我敞开心扉，我备感诧异，因为事实上，她一直看不惯我，每当她对丈夫感到失望时，就会拿我出气。是我陪他工作，共同度过了大部分的安静时光。是我给他带去一大堆信件以及访客们的消息，打断他们弥足珍贵的休闲时刻。然而，仅仅在这一次，她以朋友的口吻礼貌地与我交谈。“你应该去跟他讲讲理，”她说道，“有时我认为他只会听从你一个人的劝告，而我只能为他祈祷。”

直到翌日清晨，还没有桑珈的消息，我开始担心西塞罗在演讲中会太紧张。特伦提娅的恳求还铭记在心，于是我建议西塞罗请求进一步的延期。“你疯了？”他厉声说道，“现在不是示弱的时候。我会没事的。我一直都很好。”尽管他装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我却从没见过他在一场演讲开头就不停哆嗦，声音也小得可怜。中心广场上挤满了人，喧闹声不绝于耳。尽管罗马上空乌云滚滚，阵雨还不时从山谷中扫过。后来，西塞罗出人意料地在演讲中加入大量幽默段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把塞尔维乌斯和穆列纳竞选执政官的事拿来作比较。

“天还没亮，你就起床召集你的客户，”他对塞尔维乌斯说，“他则召集他的部下。叫醒你的是鸡鸣声，叫醒他的则是军号声。你起草诉讼程序，他制定作战计划。他知道如何抵挡敌人，你知道怎样避雨。他忙于拓展疆域，你忙于确定边界。”陪审团爱听这种话。然后当西塞罗拿加图和他那一套死板的哲理开涮时，他们笑得更厉害。“大可放心的是，我们从加图身上看到的非凡品格是他与生俱来的；他的缺点是他的导师造成的，而非天生如此。有一个叫齐诺的天才，他教导的门徒被称作斯多葛派。以下是他的训诫：智者从不因美德而感动，亦从不原谅任何过失；只有愚者会有怜悯心；所有罪行都是同等的，勒死某人父亲所犯下的罪并不比平常杀死一只鸡还严重；智者从不设想任何事，亦不后悔任何事，绝不会

犯错，也不会改变主意。遗憾的是，加图死守着这些教条，不仅把它们当做讨论的大前提，也把它们贯彻在生活中。”

“我们的执政官真滑稽！”加图大声回击，然后大家都笑了。但是西塞罗并没有结束。

“现在，我必须承认，在我年轻时，我对哲学也颇感兴趣。尽管我的导师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观点中并不包含暴力，也不极端。他们认为美德有时也能影响智者；好人会有怜悯心；过失有不同程度的区别，惩罚也是如此；智者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会做出假设，他有时会生气，有时会宽恕，有时也会改变想法；所有的美德之所以被称作美德，那是因为它们的底线是不卑鄙。如果你向这些大师学习过，加图，你并不能变得更好或更勇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有可能变得更善良一点。

“你说是公共利益驱使你启动诉讼程序，对此我丝毫不怀疑。但是你犯了大错，因为你从不停下来思考。我之所以为卢修斯·穆列纳辩护，并不是出于我们的友情，而是为了和平、安宁、自由、保全自身——简而言之，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听着，先生们，”他转身面向陪审团说道，“我这个执政官夜以继日满脑子想的都是共和国，请你们听我说几句。现在有件至关重要的事，在元月一日这天，两位执政官要同时上任。我们中有人已制定好计划，预谋摧毁这座城市，残杀我们的市民，让罗马从此消亡。我警告你们，我的任期即将结束，请不要从我手里把这个人夺走——他继承了我的警戒心。”他把手搭在穆列纳的肩上，继续道，“请不要撤掉这个人——我希望能把共和国完好如初地转交给他，因为他会在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时刻抵抗到底。”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只是不时会停下来抿一口掺水的酒，或是擦一把脸上的雨。此后，他的演讲越来越有力。这让我想起如下的场景：一种外形刚健而优美的鱼，表面上死了，把它扔回

池塘——起初肚皮朝天，毫无生命迹象；但是刹那间，随着鱼尾的轻轻一摆，它整个恢复生机，又活过来了。西塞罗以同样的方式从演讲中聚集力量，赢得了来自观众以及陪审团的长时间喝彩 这是一个好征兆：选票计数完毕，穆列纳以压倒性的优势被判无罪释放 加图和塞尔维乌斯立刻灰心丧气地离去 西塞罗在演讲台上逗留了足够长的时间，为的是向执政官当选人表示祝贺，以及接受来自克劳迪乌斯、霍滕修斯还有克拉苏的鼓励，然后我们才启程回家。

当我们走到家门口的那条街时，发现一辆精美的马车停在门外。待我们走近一看，里面堆满了银器、雕像、地毯和绘画。它后面还有一辆货运马车，同样是满载而来 西塞罗加紧了步伐。桑珈就在紧靠前门的地方等着，他的脸灰白如牡蛎

“喂？”西塞罗问道。

“阴谋者们写下了几封信。”

“太好了！”西塞罗情不自禁地拍手 “你把它们带来了吗？”

“等一等，执政官。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高卢人实际上还没有拿到这些信。他们被告知在午夜时分去芳蒂纳里安大门，然后就离开罗马。会有一支护卫队与他们会合，然后交给他们信件 ”

“为什么他们需要护卫队？”

“因为他们会被带去见喀提林 然后直接从喀提林的营地返回高卢。”

“神啊，如果我们能拿到那些信，最后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西塞罗在狭窄的通道上来回踱步 “我们必须设下埋伏，”他对我说，“然后把他们逮个正着。去把昆图斯和阿提克斯找来 ”

“你需要召集士兵，”我说，“还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军来指挥他们。”

“这个人必须是我们完全信得过的 ”

我拿出笔记簿和铁笔 "弗拉库斯怎么样？或者彭普提努斯？"他们都是司法官，在军团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本次危机中都表现出坚定的意志。

"很好，现在就去把他们都找来。"

"那士兵呢？"

"我们可以调遣列阿特的百人团。他们还在营房里。但是不能向他们透露任务，现在还不行。"

他叫来索西特乌斯和罗莉娅，迅速向他们下达紧急指令，然后转过身想对桑珈说几句，但是他背后的通道空无一人，前门敞开着，街上也没了人影。这个议员溜之大吉了。

昆图斯和阿提克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之后不久那两个司法官也现身了，他们对这次戏剧性的会面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西塞罗没有陈述详情，只是简明扼要地说他得到消息，高卢人的使团会在午夜离开罗马，还有警卫护送他们，然后说他有理由相信这些人携带着罪证投奔喀提林。"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等他们出城之后走了一段距离我们再行动，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夜晚设计埋伏远比听起来要难。"昆图斯说道，"在黑夜里，部分人难免会逃跑——带着你要的证据。你就断定我们不能在城门抓获他们吗？"

但是弗拉库斯，这个伊索里库斯手下的守旧派军人，立马接过话茬，"废话！真不知道你在哪个部队服役，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事实上我正好知道这样一个最佳地点。如果他们走的是弗拉米尼亚大道，那他们就会通过米尔维安大桥过台伯河，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机会逃跑，除非他们想跳到河里淹死。"

昆图斯看上去非常不高兴，从那一刻起，他就完全不参与整个

事情的讨论，以至于西塞罗提议让他同弗拉库斯和彭普提努斯一道去大桥的时候，他郁郁寡欢地回答说，很明显他的意见没有用武之地。

“既然这样，我就要亲自去，”西塞罗说，但是大家立刻表示反对，都认为那样做太冒险。“那就让泰罗去吧，”他一锤定音，然后看见我面露恐惧，又补充道：“必须要有一个不是军人出身的人在那里。我需要目击证人提供一份确凿无误的记录，明天我就能把它交到元老院，而弗拉库斯和彭普提努斯会忙于指挥作战，来不及做记录。”

“那阿提克斯呢？”我建议道——这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我现在才意识到，但是幸运的是，西塞罗当时正出神地想事而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像往常一样，他会在罗马负责保护我。”阿提克斯在他身后略带歉意地向我耸耸肩。“现在，泰罗，请确保不遗漏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最为重要的是，把那些信件完整无缺地带回来。”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骑着马出发了：两个司法官，他们的八个扈从，再加四个保镖，最后是无可奈何的我。而我又是个蹩脚的骑手，这真是雪上加霜。我在马鞍上来回颠簸，一个空文件匣不停地撞击我的背。我们咯噔咯噔地在石板路上飞跑，穿过城门，速度如此之快，我只好用手指绕紧马鬃以防自己跌下来，可怜了我那匹母马，好在她脾性温顺，想必是专门为妇女和笨蛋们预备的。无论是从山上下来的路上，还是平地上，她都只顾往前冲，不需要我的引导，这样我们就能跟上前方的马匹。

又是个天色诡异的夜晚，上空被一层厚重的铅华覆盖，仍能看见皎洁的明月从乌云中穿过。在摄人心魄的天空下，弗拉米尼亚大道两旁的墓地里悄无声息地闪烁着火花，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

临。我们稳步前行，大约走了两里路之后，到达了河岸。我们停下来，观察周边动静。在黑暗之中，我听见奔腾的流水，向前望去，依稀可见几座房舍的屋顶，耸立的大树直插苍穹。附近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要求对暗语。司法官回答道——“埃米利乌斯·司哥路斯！”——突然，列阿特百人团的士兵从路两旁的沟渠里跳出来，他们脸上都抹上了黑炭和泥浆。司法官立马把这支队伍分成两队 彭普提努斯带着他的队伍仍留守原地，弗拉库斯则率领四十名军团士兵去往河对岸。不知为何，我感觉跟弗拉库斯在一起会比较安全，于是尾随他上了大桥。这条河虽广阔却不深，汩汩的流水在平坦的巨石丛中汹涌奔流。我越过栏杆边缘往下瞧，眼看着河水撞击在桥墩上飞溅出泡沫。桥墩有四十多英尺高。然后我才意识到利用这座大桥铺设陷阱是多么有效，因为想要挣脱抓捕跳进河里，无疑等于自杀。

河对岸有一户人家，他们已进入梦乡。起初，他们不让我们进屋，但是弗拉库斯威胁要拆毁房子，他们就紧忙打开门。弗拉库斯还是把他们关进地窖，因为他们惹恼了他。从楼上的房间望出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马路上的状况，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安心地等待。计划是不管从哪里来的过路人，都允许他们上桥，但是一旦走到桥的另一端，就会遭到盘问，否则不准离开。漫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一个人影都没出现，我越来越坚信我们中计了 要么高卢人不是今晚出城，要么他们已经远走高飞，要么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我向弗拉库斯说明我的疑虑，他却摇了摇花白的头 “他们会来的，”他说，我问他为什么能如此确定，他回答道：“因为有众神守护罗马。”说完，他合起那双大手搭在宽阔的肚子上，睡过去了。

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管怎样，我记得之后有一只手放在我肩上，然后在我耳边悄悄说，桥上来人了。我在黑暗里极目远眺，虽然辨认不出骑马人的模样，但是听到了马蹄的响声——五

个，十个或更多人正从容不迫地过桥 “来了！”弗拉库斯压低声音说，然后把脑袋塞进头盔，以惊人的速度——考虑到他的腰身——三步并作一步跳下楼梯，冲到马路上 我在后面追赶他的时候，传来了门哨声，随后号角声响起，手持利剑的军团士兵还有一些紧握火把的战士开始从四面八方涌上大桥 迎面而来的马群吓得直往后退 一个男人破口高喊，他们应该冲过去 他快马加鞭冲出我们的防线，朝我站的位置狂奔过来，左右挥砍手中的剑 我身旁的一个人伸出手去抓他的缰绳，然而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就眼睁睁看着这只伸出的手干净利落地被砍断，差点落到我脚边 手的主人发出惊声尖叫，而马上的人也意识到很难杀出一条路，因为有太多兵力，他掉头往来时的方向奔去 他朝跟随他的人大声叫嚷，于是这一群人试图返回罗马，但是彭普提努斯的部下正从对岸涌上大桥 他们高举着火把，兴奋地大喊大叫 我们所有人都在后面穷追不舍——甚至包括我，我完全扔掉恐惧，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趁他们把那些信投进河里之前，我要截获它们

当我们到达大桥中央时，战斗已接近尾声 高卢人——他们的长头发、长胡子以及乱糟糟的衣着，使他们非常容易被辨认——正在缴械投降，然后一一下马，看样子他们期待的就是这种伏击 不一会儿，只剩下那个想突出重围的鲁莽骑手还在马上，他呼吁同伴们继续抵抗 但是很明显，他们不过是奴隶，连肚子都填不饱，还谈打仗！他们清楚，哪怕杀死一个罗马公民，也会遭受十架苦刑 他们依次投降了。最终，他们的带头人也扔下那把血淋淋的剑，我见他弯腰急忙解开鞍囊上的皮带，一个罕见的念头从我脑里冒出来，我冲上前去夺那个袋子。他年轻力壮，差点就把它扔进河里，要不是有几双手把他从马上拽下来，他早那样干了 我猜想这些人很可能是那个被他砍断手臂的士兵的朋友，因为他们对他暴打一顿，弗拉库斯略带疲倦地打断他们，让他们停止瞎闹 他被人揪着

头发站起来，彭普提努斯认出了他，他叫提图斯·沃尔特斯乌斯，来自克罗顿镇上的骑士 与此同时，我拿到了那个袋子 我叫过来一个手握火把的士兵，这样就能好好地检查一番 袋子里共有六封信，全都盖上印章封好了

我立马派人给西塞罗报信，告诉他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们把囚犯的手捆在背后，用绳索挨个套上他们的脖子，把他们系成一行——高卢人除外，因为他们是使节，我们要表示应有的尊重——然后，我们开始返回罗马

天将破晓之时，我们进城了。路上已经有了行人。当我们穿过中心广场朝西塞罗宅邸所在的山上行进时，他们停下脚步直瞪瞪地望着我们这支杀气腾腾的小队伍 我们把囚犯们留在外面的街道上，派人对他们严加看守 西塞罗在屋里接见我们，两旁有昆图斯和阿提克斯护卫着他。他侧耳倾听司法官们的讲述，热诚地感谢他们，然后要求见沃尔特斯乌斯 他被人推拉进了屋，他被揍得鼻青脸肿，看上去还有些担惊受怕。他立刻开始编故事，说什么是乌姆布雷鲁斯吩咐他送高卢人离开罗马，在最后关头又让他捎几封信，但是他并不晓得其中内容

“那么在大桥上，你为什么要冒死搏斗？”彭普提努斯质问他

“我以为你们是劫匪。”

“穿军装的劫匪？而且是在司法官的指挥下？”

“把这个恶棍带走，”西塞罗呵斥道，“除非他打算说实话，否则再也不准进来！”

当这个囚犯被推出屋之后，弗拉库斯说，“我们必须在消息传遍罗马之前，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

“你说得很对 西塞罗表示赞同 然后他要求查看那些信件，我就陪同他检查 我很快就辨认出其中两份信来自市区司法官，兰

图鲁斯·苏瑞：他的印戳上有他祖父的头像，一个世纪之前，他的祖父担任过执政官。对照我们已掌握的名单，另外四封信的主人也被我们破译了，他们很可能分别是：年轻议员科尔内利厄斯·西递古斯，以及卡庇托、斯泰提纽斯和卡帕利乌斯三名骑士。司法官不耐烦地看着我们。

“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再简单不过的办法。”彭普提努斯说道，“为什么不直接拆开它们？”

“那样会篡改证据 ”西塞罗回答道，然后继续小心翼翼地察看这些信件。

“恕我冒犯，执政官，”弗拉库斯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如今我才意识到，西塞罗完全是故意拖延时间。因为他清楚，如果他要决定叛徒们的命运，他就会陷入尴尬的地步。那时，他给了他们最后的逃跑机会。他仍然倾向在战斗中用武力解决他们。但是他不能一拖再拖了，最后他吩咐我们去接他们过来。“听着，我还不想逮捕他们，”他以警告的口吻说道，“只要跟他们说，执政官会很感激能有机会把一些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然后让他们来见我。”

司法官一定在想，西塞罗真是软弱，但他们还是遵命执行任务 我被安排陪同弗拉库斯去苏瑞和西递古斯的家，他们都住在帕拉丁山上。彭普提努斯负责去找另外的人 当我们快到达兰图鲁斯·苏瑞那栋富丽堂皇的祖宅时，我发现那里的生活完全照常进行着，这种感觉非常奇怪。他没有逃跑；恰好相反，他留在家里。他的客户们在公用活动厅里耐心地等候他。当他听说我们就在门外时，他派出继子马克·安东尼来见我们，询问我们有什么请求。安东尼那时刚满二十岁，身材高大健壮，留着时髦的山羊胡，满脸还都是青春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他，我也希望对这次会见有更多印象，但遗憾的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只有他的青春痘 他回去捎口

信给他的继父，不一会，他就回来告诉我们，司法官会在早晨的例行接见完事之后，立马去拜访执政官。

盖乌斯·西递古斯家也是同样的情形，这个满腔激情的年轻贵族，和苏瑞一样，也是科尔内利厄斯家族的成员。请愿者们正在列队等候与他交谈。出于礼貌，他起码亲自来到中庭见了我们。他上下打量弗拉库斯，仿佛他是一只流浪狗，听他讲完所有话之后，他回答说，他不习惯一听到某人召唤就急忙跑去见他，但是出于对执政官这个职位——而不是这个人——的敬意，他会马上去见执政官。

我们回到西塞罗的家，当得知那两位议员还留在罗马，他深感意外。“他们在想什么？”他向我小声发牢骚。

事实上，这五个人中仅有一位——来自特拉契纳的骑士卡帕利乌斯——已经逃离罗马。其余的人在接下来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陆续抵达西塞罗的宅邸，都带着一种大无畏的自信——无人能触犯他们。我时常会猜想他们是从几时明白这个道理的：即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他们抵达西塞罗所在的那条街道，发现街上挤满士兵、囚犯还有好奇的围观群众的那一刻吗？还是他们进到屋里，发现除西塞罗之外，在场的还有两位执政官当选人西拉努斯和穆列纳，元老院的主要领导——卡图卢斯、伊索里库斯、霍滕修斯、卢库路斯以及其他几个人——西塞罗召集这些人来见证整个事情发展？或是当他们瞧见他们的信件被摊在桌上还没被撕开封印的那一刻？或是当他们注意到高卢人在隔壁的房间里享受贵宾的礼遇？还是当沃尔特斯乌斯出其不意地改变初衷，决定通过指证他们来救自己以便获得赦免的时候？他们渐渐意识到，他们是在一步步走向深渊，随着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他们离上岸的地方越来越远——在我想象中，这种情形很像是濒临淹死的感觉。然而，只是在沃尔特斯乌斯当面指控西递古斯夸下海口说要谋杀西塞罗、突袭元老院的

时候，西递古斯最后才跳出来宣称他无法继续待下去，哪怕是再多听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但是列阿特百人团的两位士兵把守着出门，他们强行把他拽回到座椅上。

西塞罗转向这位新近受宠的目击证人，问道，“兰图鲁斯·苏瑞呢？他都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西卜林神谕集》已经预言科尔内利厄斯家族会有三位成员统治罗马：秦那和苏拉是前面两位统治者；然后他自己就是第三位，不久他就会成为罗马的君王。”

“是真的吗，苏瑞？”但是苏瑞没有应答，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还不停地眨眼。西塞罗叹口气。“一小时之前，你本可以平安无事地离开这里。但是现在，如果我敢让你走，我也会和你一样犯下罪过。”他向守候在中庭的士兵示意，于是他们列队进场，两人一组在阴谋者身后驻守着。

“拆开苏瑞的信！”卡图卢斯大喊一声，对于苏瑞背叛共和国行径，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了，要知道，苏瑞是创建罗马的六大家族中一个家族的后代。“打开这些信，让我们亲眼目睹一下这些卖国贼打算走多远！”

“还不到时候，”西塞罗接过话，“我们要在所有议员面前拆开它们。”他看了一眼这些阴谋者，表情有些悲哀，他们已经成为他的阶下囚。“不管发生什么，我不想让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说我伪造证据并强行逼供。”

现在已是上午时分。让人备感不协调的是，屋里开始堆满鲜花和绿色植物——这都是为一年一度的女神节庆典所预备的，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夫人，特伦提娅有义务在那个晚上主持庆典。当家奴们搬进来一篮篮的槲寄生、桃金娘以及冬蔷薇的时候，西塞罗发布命令，全体议员在当天下午集合，但开会地点不是像往常一样在议

会厅，而是在协和神殿——协和女神的精神会引导他们进行审议他还下达指令，要求马上把不久前完成的朱庇特雕像安置在演讲台前的中心广场上 “我需要神明给我做伴，”他对我说，“因为——记住我说的——等这件事完结之后，我很可能要为自己寻求一切保护。”

西塞罗去书房与高卢人交谈，此时，五位阴谋者被带到中庭由侍卫们严加看管 相比沃尔特斯乌斯的供词，高卢人的口供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给阴谋者们定罪，因为就在他们打算离开罗马之前，他们被带到西递古斯的宅邸，参观了武器弹药库——当发动暴乱的信号发出之后，这些武器就会派发下去。我被安排陪同弗拉库斯一起去盘查这些军火，然后我们发现在西递古斯家的客厅里，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堆满了箱子，武器就放在箱子里 刀剑都还是崭新的，闪着寒光，它们的外形很独特，刀柄上刻着奇怪的图案。弗拉库斯说，在他看来，这些武器是在外国制造的。我把拇指放在其中一把剑的锋刃上，它和剃刀一般锋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它不仅能利索地割破西塞罗的喉管，恐怕我们每个人都难逃一劫

我查验完这些箱子之后，回到西塞罗的宅邸，是时候去元老院了 楼下的房间全部用芬芳馥郁的鲜花装扮一新，不计其数的一罐罐美酒正从外头运进来 显然，不管其他的秘密仪式包含哪些细节，女神节的庆典并不简朴。特伦提娅把丈夫拉到一边拥抱他 我听不清她说的话，也没有使劲去听，但是看到她挽过他的手臂，拼命抓着不放。然后我们在军团士兵的护卫下出发了，每个阴谋者都由一个执政官等级的官员押送前往协和神殿。现在他们都很顺从；连西递古斯也失去了昔日的锋芒 没有人知晓未来会怎样 当我们走进中心广场的时候，西塞罗拉起苏瑞的手，以表敬意，但是这个贵族看上去对这种万众瞩目的事件有些惶惑不安 我走在他们身后，手上拎着装有信件的箱子 不必说，广场上已聚集了大批的围

观群众，几乎全城的人都蜂拥到中心广场观看事态进展——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全都哑然无声

神殿已被武装人员所包围。在一旁等候的议员们看见西塞罗牵着苏瑞，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一走进神殿，阴谋者们就被关进离出口处不远的一间小仓库里，而西塞罗径直走向临时搭建的讲台，在那里，他的座椅被安放在协和女神雕像的下方。“诸位，”他开始发言，“今天早些时候，快要天亮之前，两位英勇的司法官卢修斯·弗拉库斯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在我的指示下，率领一群士兵在通往埃特鲁里亚方向的米尔维安大桥上，逮捕了一队人马……”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咳出声。这是我在元老院经历过的前所未有的死寂——恐惧，不祥，令人窒息。我偶尔能停下手头的笔记稍作休息，每到这时，我就会抬起头瞥一眼恺撒和克拉苏。这两人正在座位上向前探着身子，专注于西塞罗讲的每一个字。“感谢我们忠诚的盟友——高卢人的使者，一开始，他们对我们的提议感到震惊。在此之前，我已接到警告，提醒我有人在谋划叛国行动，正是这样我才能够采取预防措施……”

执政官在发言中谈到这起阴谋策划在罗马的几个地点放火，要杀害很多元老以及其他知名的大人物，待到他发言完毕，听众异口同声地发出叹息。

“诸位，现在问题来了，那就是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叛徒。我建议大家首先看看那些能给他们定罪的证据，然后听听他们怎样辩解。传目击证人！”

最先进来的是四个高卢人。他们好奇地打量周围排成数长行的身穿白色长袍的议员，议员们的行头与他们的穿着形成鲜明对比接着进来的是提图斯·沃尔特斯乌斯，他不停地发颤，几乎没法走完通道。当他们各就各位之后，西塞罗大声叫唤弗拉库斯——他站在门口，“把第一个囚犯带进来！”

“你想首先审问哪一个？”弗拉库斯大声问道

“哪一个都行！”西塞罗冷酷地回答。然后在两名侍卫的押送下，西递古斯从小仓库被带到神殿的尽头，西塞罗在那里等着他。当他从观众中发现同侪的时候，这个年轻议员重新找回了往日的精气神　他信步走完通道　西塞罗把那叠信拿给他过目，让他找出自己的那封，他若无其事地挑出一封信。

“我确信，这封是我的。”

“交给我。”

“如果你固执己见，”西递古斯一边说一边把信递给他。“我就不得不说，我一直被教导，对一个绅士来说，最恶劣的行为莫过于诵读另一位绅士的信。”

西塞罗没有理睬他，撕开信封，大声念道：“盖乌斯·科尔内利厄斯·西递古斯致卡图格纳图斯，阿洛布罗基族的首领——您好！通过这封信，我向您保证：我对你们的使者已做出承诺，我和我的同伴会信守诺言，假如你们部落要反抗罗马的不公统治，我们将会是你们的最忠实同盟”

话音刚落，与会的议员们爆发出一阵怒吼。西塞罗举起手示意“这是你写的吗？”他问西递古斯。

显然，年轻议员对这个问题感到了不安，他低声嘟囔了一句，而我没有听清楚

“这是你写的吗？”西塞罗又重复一遍。“请回答！”

西递古斯犹豫不决，最后轻声说，“是的”

“好吧，年轻人，很明显，我们的导师不是同一人，因为我经常被教导：最恶劣的行为不是诵读另一个人的信，而是勾结外国势力策划谋反！目前，”西塞罗停下来看了看笔记，继续说道，“也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在你的住宅里发现了军火库，里面有一百把剑以及一百把匕首。你怎么解释？”

“我热爱收藏武器——”西递古斯开始为自己申辩。也许他竭尽所能想表现得聪明一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一个愚蠢的笑话，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笑话。还没等他说完，从四面八方发出的愤怒抗议声就淹没了他。

“够了，够了，”西塞罗说，“你已经对你的罪行供认不讳 把他带下去，传下一位。”

事到如此，西递古斯再也摆不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他被带走了，斯泰提纽斯沿着过道走来 还是相同的程序：他找出他的封印，然后信被撕开，内容被公之于众（措辞与西递古斯写的内容大体一致），他承认是他亲笔写的信；但是当他要求为自己申辩时，他声称这封信并没有那么严重。

“并没有那么严重？”西塞罗用惊叹的语气重复道。“邀请外邦部落来屠杀罗马的男人、妇女、小孩——并没有那么严重？”斯泰提纽斯只好低下头。

接下来轮到卡庇托，他也是相同的下场，然后卡帕利乌斯出来了，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就是在清晨想要逃跑的那个人，但是在去阿普利亚的路上落网，他随身还带着给叛军的信件 他的口供是所有人中最糟糕的 最后只剩下兰图鲁斯·苏瑞没有招供，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因为你一定还记得苏瑞不仅是市区司法官——这意味着他是全国第三位最有权势的官员，他还是前任执政官；他如今已五十多岁，出身显赫，仪表不凡 他一走进神殿，就用恳求的眼睛四处打量往日的同僚，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总是和这些人一起出席国家最高级会议，但是没有人敢与他四目相接。他极为勉强地确认了最后两封信，上面都有他的印戳，给高卢人的信与之前公之于众的信在内容上相当一致。第二封信是写给喀提林的 西塞罗打开它：

“我是谁，从替我捎信的人那里你可以知道，”他读出声，“你

是一个男子汉 请不要忘记你当前的危险处境，希望你考虑一下你还需要什么——要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帮助，甚至从最底层的人们那里寻求支持 ”西塞罗伸出信给苏瑞看，“是你写的？”

“没错，”苏瑞庄重地回答，“但是这并不构成犯罪 ”

“这种措辞，‘最底层的人们’——你指的是什么？”

“穷苦大众——牧羊人、佃农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提到同胞们，所谓穷人捍卫者的说法，岂不是更气派？”西塞罗转向沃尔特斯乌斯：“你原本是要把这些信送到喀提林的大本营，是不是？”

沃尔特斯乌斯低下头，不敢看他。“是的。”

“苏瑞说的‘最底层的人们’到底指的是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你？”

“是的，执政官，他跟我说过 他的意思是希望喀提林怂恿奴隶起义。”

此话一出，立马传来地动山摇的怒吼声。斯巴达克斯及其同伴发起暴动之后不久就号召奴隶起义，这件事甚至比勾结高卢人更恶劣。“下台！下台！下台！”议员们朝着市区司法官齐声高呼 有几个议员还穿过神殿跑到苏瑞身旁，用力扒下他身上的紫色镶边长袍 他跌倒在地，很快就被成群的攻击者和侍卫团团围住。他的长袍被撕成好几大片扔在地上，不一会儿，他的身上只剩下内衣了 他的鼻子在淌血，而他的头发——平时都是抹上油，梳理得一丝不乱——全都竖起来了。西塞罗大声命令去找一件新长袍，拿到衣服后，他走过去帮苏瑞穿上

会场恢复了某种平静，西塞罗让大家表决是否应该剥夺苏瑞的官职。全体议员再也按捺不住，报以一声巨大的“是！”这一声怒吼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苏瑞再也不能免受惩罚。他还在擦着鼻子时就被带走了，然后执政官继续审问沃尔特斯乌斯：“我

们已经缉拿了五个阴谋者，最终他们真相毕露，再也无法向国人隐瞒。据你所知，还有没有其他人？”

“有。”

“那他们都是谁？”

“奥特洛尼乌斯·培图斯、塞尔维乌斯·苏拉、卡西乌斯·朗基努斯、马库斯·莱卡、卢修斯·贝斯提亚。”

每个人都开始环顾神殿四周，想看看这些人是否在场；没有一个人出席

“现在再来唱名表决，”西塞罗说，“你们同意逮捕这些人吗？”

“是！”他们齐声回答。

西塞罗又转向沃尔特斯乌斯，“还有其他人吗？”

“我听说还有。”

“都是谁？”

沃尔特斯乌斯踌躇不决，紧张兮兮地左顾右盼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轻声说道，“还有马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

有人惊讶得直喘气，有人吹起口哨。恺撒和克拉苏却生气地直摇头。

“但是你也没有他们涉案的确切证据吧？”

“是的，执政官。只是谣传。”

“那么，把他们的名字从记录中删除，”西塞罗命令我 “我们应该信赖证据，先生们，”场内骚动的声响越来越大，他不得不提高声音，“证据，而不是猜测！”

会议暂停了好一会才能继续下去。恺撒和克拉苏仍然摇着脑袋，用夸张的姿势向周围的人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他们间或会把目光投向西塞罗，但是很难说清楚他们是何意图 即使是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神殿内也是幽暗阴沉的。更何况现在是冬日下午，光线

正迅速黯淡下来，即便离得很近，也很难辨认出究竟是谁。

“我有一个提议！”西塞罗大喊一声，并拍着双手想恢复秩序。“诸位，我有一个提议！”最终，会场安静下来。“很明显，今天我们无法决定这些人的命运。所以，在夜里还是要派人看守他们，直到我们就行动方案取得一致意见。把他们关在同一个地方，相当于给了他们逃亡的机会。下面就是我的提议。必须把这些囚犯分开看管，每个人都委托给一个不同的议员加以监护，而这个人必须是司法官级别的官员。有人反对这种做法吗？”没有人应答。“很好。”西塞罗眯起眼睛环顾逐渐变暗的神殿。“有没有人自告奋勇承担这项任务？”没有人举手。“先生们，来吧——这一点也不危险。每个囚犯都在看守之下。昆图斯·科尔尼菲西乌斯，”最后他指着一个在品行上无可指摘的前任司法官说道，“能不能劳烦您负责西递古斯？”

科尔尼菲西乌斯看了一眼周围，缓缓站起来。“如果这是你想看到的结果，执政官。”他极其为难地回答道。

“斯宾提尔，你负责苏瑞吧？”

斯宾提尔站起来，“好的，执政官。”

“特伦提乌斯——你来看守卡帕利乌斯？”

“如果这是元老院的决定。”特伦提乌斯闷闷不乐地回答他

西塞罗还在四处挑选潜在的监护人，终于，他把目光落在了克拉苏身上。“不管怎样，”他说道，仿佛是灵光一现他才冒出这个想法，“克拉苏，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证明你的清白——不是向我证明，我无需证据，而是向那些心有怀疑的少数人——如果由你来监护卡庇托？同样的道理，恺撒——你身为当选司法官——或许你可以把斯泰提纽斯带到祭司长的宅邸？”克拉苏和恺撒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其他办法，除了点头表示赞同？他们落入了圈套，拒绝就意味着承认罪行；接受又表示允许他们的囚犯

逃跑。“那就照这样办吧。”西塞罗宣布，“直到明天再次集会，今天到此结束。”

“等一等，执政官！”一声尖锐的叫喊冒出来，接着是一对老膝盖骨发出的咯吱声——人们对这声音颇为熟悉，卡图卢斯站起身了 “先生们，”他说道，“在回家思考明天该如何投票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认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自始至终在贯彻他的政策，并竭尽全力维护它，同样，事实也证明，这个人一直很有智慧 所以我想提出以下的动议：因为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拯救了罗马，使它免遭毁灭，使人民免遭屠杀，使意大利免于战争，现颁布命令，批准在每所神殿举办维持三天的公众感恩节，向不朽的诸神献上感谢，感谢他们在这样的时代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执政官。”

我对此深感意外。至于西塞罗，他完全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提议将公众感恩节献给其他人，而不是凯旋归来的将军，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根本用不着投票，几乎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欢呼表示通过 唯有一个人还呆坐在座位上，那就是恺撒

第十一章

下面进入故事的转折点，从这之后，西塞罗的生活以及我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打转——对囚犯命运的决定

在热烈的掌声中，西塞罗退席了，那些欢呼声还萦绕在耳畔议员们簇拥在他身后，他快步穿过中心广场，走向演讲台，准备向公众发表演讲 成百上千的市民还在严寒的黄昏里翘首等候，期盼了解事情的进展，在他们当中，我认出有不少人是被告们的朋友和亲戚。尤其是我发现马克·安东尼正从一组人中穿梭到另一组人那里，他正在游说大家支持他的继父苏瑞

西塞罗之后出版的演讲稿与当天发表的演讲有很大出入——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向各位看官一一澄清。他的演讲毫无夸大之词，完全实事求是，更没有讴歌自己，内容基本上与之前向议员们发表的演讲保持一致。他告诉公众，阴谋者们计划在城市里纵火，然后大肆屠杀官员，他还向公众透露，这些人期望与高卢人结盟，然后他向公众讲述在米尔维安大桥部署的突袭行动，以及拆开那些信件的过程，还有被告们对此是作何反应。大家默默无声地听着，或聚精会神，或愁眉不展，这情绪取决于他们选择怎样理解这番演讲随后，西塞罗宣布，议员们刚刚通过投票批准放三天国假来庆祝他的成就，直到这一刻，群众才发出热烈欢呼。西塞罗擦擦脸上的汗水，挤出满脸笑容，向群众挥手致意，但他心里肯定很清楚，这些掌声是因放假而起，而不是送给他的。行将结束演讲的最后时刻，

他举起胳膊，用手指向朱庇特的大型雕像，这是他在当天清晨派人火速安置的。“当然，实际上这都是我安排的，当阴谋者和证人通过中心广场被带到协和神殿的时候，正在安装这座雕像，显而易见，朱庇特这位最伟大的神也参与了这件事。如果说是我独自一人打败他们，那我也占据了太多功劳。是朱庇特这位全能的神，打败了他们；是朱庇特，拯救了卡匹托尔神殿，拯救了这些庙宇，拯救了整座城市，拯救了你们所有人。”

这番话赢得了一阵充满敬意的喝彩，毋庸置疑，掌声是献给神的，而不是演讲者，但是这至少意味着西塞罗可以带着些许尊严离开演讲台。他很明智，没有停留。当他从台阶上一下来，保镖们随即围上去，扈从们在前方开道，我们在推搡中奋力穿过中心广场朝奎里纳勒山所在的方向走去。我提及此事是为了说明：在当时，夜幕降临之后，罗马的形势就变得动荡不安，而西塞罗也远非他后来假装出来的那般胸有成竹。他本想回到家里向特伦提娅请教，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不允许回家，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在女神节的夜间仪式上，男性成员一律不准与祭祀仪式上的女祭司出现在同一屋檐下，甚至连小马库斯也被人带走了。我们只好爬上萨鲁特瑞斯大道去阿提克斯家，西塞罗被安排在那里过夜。

理所当然，这座房子已经在全副武装的哨兵的看守之下，形形色色的人——议员、骑士、财务官员、扈从、信使——在中庭匆忙穿梭，西塞罗则在发布保卫城市的各种指令。他也不忘给特伦提娅捎去便笺，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一切。后来，他回到僻静的书房，考虑如何处决五位阴谋者，并企图做出抉择。房间的四个角落依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齐诺和伊壁鸠鲁的半身像，这些雕像都用花环装饰一新，他们凝望着西塞罗绞尽脑汁地思考，泰然自若。

“如果我处死这些叛徒，我的余生就会被他们的党羽追击到底——你也看到了，人群中有部分人是那么郁郁寡欢。而另一方

面，如果我只是流放他们，这帮人肯定会一直鼓动他们回来，我就永远不可能看到和平，这种狂热的事情不久又会重演。”他神情沮丧地盯着亚里士多德的头。“黄金法则的哲学看来也不适用于这种特殊困境。”

他精疲力尽地坐在椅子边上，身体前倾，双手紧抱在颈后，呆呆地注视着地板。他并不缺少建议。他的弟弟昆图斯极力主张采取硬性措施：阴谋者们明显犯了法，如果他不判处他们死刑，全罗马——乃至全世界——都会认为他是个怯懦无能的人。挑起战争的时候到了！性格温和的阿提克斯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说西塞罗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秉持某种理念，那一定是按法律行事。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公民都拥有针对专制裁决的上诉权。如果不是这样，威勒斯案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我是罗马公民！*至于我吧，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还有点害怕，我主张采取中间路线。西塞罗还有二十六天就要离职。为什么不把囚犯关在某个地方，然后留给继任者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昆图斯和阿提克斯都扬起双手表示反对，但是西塞罗明白这个建议的好意所在，许多年之后，他跟我说，实际上我是对的。“只是当时已惘然，”他说，“这无疑是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如果你对当时的境况还记忆犹新，士兵们在街头巡逻，武装团伙聚集成群，然后流言漫天飞，说什么喀提林随时可能攻城以解救他的同伙——我怎么能不表明立场呢？”

最极端的建议是卡图卢斯提出来的，他在深夜时分才出现，而那时西塞罗正好打算睡觉，他带领一群前任执政官，包括卢库路斯兄弟、勒庇多斯、托夸图斯还有山南高卢的前任总督C.皮索。他们前来请求逮捕恺撒。

西塞罗疲惫不堪地爬起来迎接这个使团。“有何根据？”他问道。

“当然就是叛国，”卡图卢斯回答说，“难道你一丁点儿都不怀

疑，从一开始他就跟这件事有关？”

“毫不怀疑　但是如果你们有证据，另当别论　”

“那就造出证据来，”大卢库路斯平静地说，“只要沃尔特斯乌斯拿出一份指证恺撒与此案有牵连的详细供词，我们最终就能将他绳之以法。”

“我向你保证，元老院的大多数人都会投票支持逮捕他　”卡图卢斯补充了一句　他的同伴们也含糊地表示赞同

“然后呢？”

“与其他人一起处以死刑。”

“用伪造的证据处死国家宗教事务最高首领？这会挑起内战！”

卢库路斯说，“现在看来，总有一天会爆发内战，多亏了恺撒，如果你现在采取行动，你还能阻止它。别忘了你手中的权力　何况不久前还为你设立了感恩节。目前，你在元老院的威望已达到巅峰，”

“为我设立感恩节，不是让我像一个暴君那样屠害我的敌人！”

“不，老天允许你那样做，”卡图卢斯反驳他，“因为这是我的建议　”

“你满怀仇恨，已经失去判断力，因为他夺走了祭司长的职位，你再也无法公正地看待他！”我从未见过他以这样的方式对一个老贵族说话，而卡图卢斯整个身体猛地一抽，仿佛踩上了锐利的器物　“现在听我的，”执政官指着大家继续说，“你们所有人，都听我的　时机一到，我就会逮捕恺撒　最终，我还不是揪住了利维坦的尾巴？如果今夜他放走了囚犯，我同意——我们应该逮捕他，因为那时他就给了我们犯罪的证据　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不会让囚犯逃跑　相反，他会遵守元老院的意愿　我想让他形成这种习惯　”

“直到他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皮索说，前不久他才从恺撒手下逃脱，因为恺撒想以贪污罪流放他

"那我们只好再次以智取胜，"西塞罗说，"然后又一次，再一次。只要有必要，我们就要不断地与他斗智。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对他了如指掌，过去一年我处理危机的经历也表明，我对这种事情的判断通常是正确的。"

访客们变得默默无语。西塞罗才是主人。他的威望已升至巅峰。唯独这一次，无人能与他辩驳，甚至卢库路斯也做不到。最后，皮索说，"阴谋者们怎么办呢？"

"这个由元老院决定，不是我。"

"他们会听你的指示。"

"那他们会无功而返。亲爱的众神，我做得还不够吗？"西塞罗突然大吼道。"我已经揭露了阴谋。我已经阻止喀提林成为执政官。我已经把他赶出罗马。我已经挫败了他们的计划，他们企图烧毁这座城市，让我们坐以待毙。我已经把卖国贼们监禁起来。难道我现在就要担起所有的恶名，一并处死他们？该是轮到你们诸位发挥作用了。"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托夸图斯问道。

"明天在元老院起身发言，说说你们想要如何处置这些阴谋者。引导其余的人。不要再指望我来背负所有的重担了。我会挨个叫你们。说出你们的观点——我认为，必须要执行死刑：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响亮而清晰地讲出来，至少我向公众发表演讲时才能说我传达的是议员们的心声，我不是一个独裁官。"

"你放心吧。"卡图卢斯环顾其他人，说道。他们一致点头赞同。"但是你对恺撒的判断是错误的。再也找不到如此好的时机拿下他了。我劝你再考虑考虑。"

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必须要面对一堆令人不快的当务之急。如果元老院投票通过死刑决议，什么时候处死他们，用何种方式，在什么地点，又由谁来执行？这种案子还没有任何先例。很容易选择

时间：就在审判结束之后，先发制人，以防有人来救援。执行人也可想而知：官方刽子手会完成这项任务，这也证实他们是普通犯人。地点和方式更难确定。绝不可能从塔尔皮亚岩石那里抛下他们——那样做会引起暴乱。西塞罗就此事咨询他的官方侍卫的头领，这个人与扈从差不多，他告诉西塞罗有个最佳位置——因为最容易防守——监狱下方的地牢，而它恰好在协和神殿的隔壁。他说那里的空间非常狭窄，光线也十分暗淡，不方便执行斩首。最后经过多重考虑，决定绞死阴谋者们。侍卫离开了，他通知刽子手及其助手们准备好待命。

这番谈话让西塞罗感到心烦意乱。他不想吃饭，推说自己没有胃口。他同意喝一点阿提克斯的酒，盛酒的杯子是阿提克斯收藏的一个精美绝伦的那不勒斯高脚玻璃杯，不幸的是，西塞罗的手颤抖得太厉害，他把杯子摔破了，玻璃碎片飞溅在马赛克的地板上。收拾干净之后，西塞罗决定出去透透气。阿提克斯叫来家奴锁好门，我们走出书房爬上狭小的露台。往下眺望山谷，由于实行宵禁，罗马看上去就像一个黑汪汪又深不可测的湖。在帕拉丁山坡两旁火把的映照下，只有月亮神殿还清晰可辨。它仿佛悬浮在黑夜的半空，像一艘从星空降落来视察我们的白色舰船。我们扶着阳台的栏杆，凝望前方，但是只有一片漆黑。

西塞罗叹口气，然后开始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我想知道，一千年之后的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们。也许恺撒说对了——我们的共和国需要经过毁灭才能重建。我告诉你们，就像我厌恶暴民那样，我越来越讨厌这些贵族——他们既不贫穷，也不愚昧”过了不久，他接着说：“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东西——我们的艺术品、知识、律法、珍宝、奴隶、意大利美物，我们统治了全世界——为什么某种难以抗拒的根植于心的念头却总是鼓舞我们去毁坏自己的家园呢？”我偷偷地记载下这两段独白。

那个夜晚，我就睡在西塞罗卧室隔壁的小屋里，根本没睡好；在花园里巡逻的哨兵们的重重脚步声，还有他们的窃窃私语，一并潜入我的梦中。看到卢库路斯，我不禁想起了阿加莎，在那个噩梦里，我向他打听她，他说不知道我指的是谁，并告诉我米塞努姆的奴隶都不在人世了。我惊醒过来，浑身乏力，这时天空已微亮，我深感恐惧，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我瞧了瞧西塞罗的房间，他不在床上。我发现他一动不动地呆坐在书房里，百叶窗关闭着，一盏小油灯陪伴在他身旁。他问我天亮了没有。他想回家，想和特伦提娅谈谈。

随后不久，我们就出发了，克劳迪乌斯带领一支新的侍卫小分队保护我们。自从爆发这次危机以来，这个声名狼藉的恶棍定期自愿来保护执政官，这是为了表达他的忠诚之心，加上西塞罗勇敢坚定地为穆列纳进行辩护，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密切起来。据我揣测，克劳迪乌斯之所以要接近西塞罗，是为了有机会向大师学习政治的艺术——他打算在下一年进入元老院——而西塞罗也经常被克劳迪乌斯年轻草莽的举动逗乐。不管怎样，尽管我并不信任他，但还是很高兴在那个早晨见到了他，因为我知道他会用一些八卦传闻使执政官的情绪得到放松。果不其然，他马上迎了上来。

“你听说穆列纳又要结婚了吗？”

“真的？”西塞罗很惊讶。“跟谁？”

“塞姆普罗妮娅。”

“难道塞姆普罗妮娅还没有结婚？”

“她正在办理离婚　穆列纳将是她的第三任丈夫。”

“三个丈夫！真不简单啊！”

他们走在了前面。“她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是和第一任丈夫生的，”克劳迪乌斯若有所思地说道。“你知道吗？”

“不清楚。”

“我在考虑和这个女孩结婚 你怎么看?”

“那穆列纳就将成为你的岳父?”

“正是。”

“不错。他能在职业上助你一臂之力。”

“她也很有钱。她是格拉古遗产的女继承人。”

“那你还等什么?”西塞罗问,克劳迪乌斯笑了。

当我们回到西塞罗宅邸的时候,维斯太贞女们正带领一群睡眼惺忪的女信徒鱼贯而出。不少凑热闹的人聚在一旁看她们离开。一个看上去颇像恺撒妻子庞培娅的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女仆们不得不搀扶着她。而其他人包括恺撒的母亲奥蕾莉娅,仿佛对这种经历显得无动于衷。她从西塞罗身旁一掠而过,面无表情,没有瞟他一眼,我推测她已经知道昨天下午在元老院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正从这栋房子出来的女性中,竟有不少和恺撒有某种牵连。我数到最后,其中共有他的三位前任情人——穆齐娅,庞培大帝的妻子;波斯杜米娅,塞尔维乌斯的妻子;还有罗利娅,她则是奥卢斯·盖比尼乌斯的妻子。克劳迪乌斯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这支香气袭人的队伍。最后,恺撒最知名的现任情人塞维利娅——当选执政官西拉努斯的妻子——跨过门槛走到街上。她并不是特别漂亮:她的脸英气逼人——我想可以称之为具有男子气概——充满智慧和个性。在这些高官的妻子当中,只有她一人停下来问西塞罗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这是她的作风。

“这将由元老院来决定 ”西塞罗谨慎地回答。

“那么,你认为会是哪种决定?”

“这要看他们 ”

“但你会给他们指示吧?”

“如果我要那样做——请谅解——稍后我就会在元老院里而不是在这大街上宣布。”

“你不相信我？”

“不是的，夫人。只是其他人或许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我真不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听上去有些生气，但是那双敏锐的蓝眼睛却泛着狡黠的光。

“到目前为止，他的女人中最聪明的就是她。”在她走后，西塞罗发出感慨，“甚至比他的母亲还要精明，这也传达了一些信息。他会尽力维持和她的关系。”

西塞罗宅邸的房间里暖融融的，还洋溢着女人们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熏香、檀木以及杜松的味道。女奴们在擦洗地板，清扫剩余的饭菜；中庭的祭坛里是一堆白色的灰烬。克劳迪乌斯毫不掩饰他的好奇之心。他四处溜达，拾起某件物品就认真观察，明显忍不住想问各种问题，特别是特伦提娅现身的时候。她身上还穿着女祭司的长袍，而这身衣裳是不能让男性看到的，所以她把它们掩藏在披风下面，并用手紧紧抓住脖子处的披风领子。她红光满面，声音高昂而奇怪。

“有一个征兆，”她情绪激昂，“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女神亲自传递的征兆！”西塞罗将信将疑，而她沉浸在狂喜中，并没有注意到。“维斯太贞女特意授权给我，让我告诉你我们所看到的奇象。是这样的，”她的姿势像在演戏，“在祭坛上，火已经完全熄灭，灰烬也已经冷却。但是后来突然窜出一簇明亮的火焰。这是所有人记忆中最离奇的兆头。”

“那她们认为这个兆头有什么寓意？”西塞罗探问道，尽管他并不迷信，还是表现得饶有兴致。

“这是祝福的象征，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里直接降临到你家，这预示你会平安地载誉而归。”

“真的吗？”

“壮起胆来，”她握着他的手说，“去做勇敢的事，你将永远被

人爱戴。没人会伤害你。这是女神带来的信息。”

之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回想这番话是否从根本上影响了西塞罗的判断。事实上，他多次嘲笑占卜术和所谓的征兆，他跟我说这些都是幼稚的胡说八道。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使是最伟大的无神论者，在紧急关头，也会在苍天下向每一位神献上祭拜，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能起到作用。所以，西塞罗兴奋了好一会。他吻了特伦提娅的手背，感谢她的虔诚之心和关切之情，然后上楼去准备元老院的演讲。他安排我们把有关吉兆的消息传给大街上的群众。与此同时，克劳迪乌斯在一个卧榻下找到了一件女人的内衣，我看见他把鼻子埋进衣服里，用力地嗅闻。

根据西塞罗的指令，囚犯们仍然留在前夜监禁的地方，而没有被带到元老院。西塞罗说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无法承受再看他们一眼。议会还是在协和神殿举行，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们都出席了会议，克拉苏除外，他声称有病在身。实际上，他是想逃避投票，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执行死刑。他可能还担心发生突袭：贵族中的不少人以及骑士团都认为他也被逮捕了。然而，恺撒还是一副我行我素的冷峻模样，挺着傲人的宽肩膀从警卫当中挤过，他们对他骂骂咧咧，他却充耳不闻。他挤到前排的老位子上，一屁股坐下去，整个人往后仰，并且伸直双腿挡住过道。加图的狭小身躯刚好与他形成鲜明对比：如往常一样，他弯下头全神贯注地在看国库的账本。天气格外地冷。神殿尽头的几扇大门都向围观群众敞开着，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风顺着通道往里面直灌。伊索里库斯戴着一双陈旧的灰色连指手套，咳嗽声和喷嚏声此起彼伏，当西塞罗起身宣布会议开始时，从他嘴里呵出的白气仿佛来自沸腾的水壶。

“先生们，”西塞罗说，“这是我有史以来召集的最郑重的一次

会议 我们将要决定这些罪犯们的命运，他们危害了共和国。我主张：只要你想发言，就有机会表达意见。我不打算发表观点——”顿时，反对声四起，他举起双手示意。“在这件事情中，我身为领导，已经发挥了作用，没有人能否认。但是从今往后，我希望成为元老院的仆人，不论你们作何决定，我都会确保付诸实施。我只有一个规定，请你们在今天黑夜之前做出决定。再也不能拖延。不管你们采取什么惩罚措施，一定要让他们迅速受到处罚 现在请代西玛斯·朱尼厄斯·西拉努斯发言。”

在辩论中，年长的当选执政官拥有优先发言权，但是我敢说，在那个不寻常的日子，西拉努斯会很乐意推掉这样一项殊荣。时至今日，我也很难对西拉努斯说上点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几乎记不起他：在那样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他显得毫不起眼——体面而沉闷、愚钝而乏味，还总是一副病怏怏的模样，萎靡不振。要不是雄心勃勃的塞维利娅竭尽全力，他再过一千年也得不到这样的成就，塞维利娅下定决心要让三个女儿有一个执政官父亲，她给恺撒做情人也是为了推动丈夫的事业。西拉努斯断断续续地在发言中提到相互抵触的主张，公正与怜悯啊，安全与自由啊，还有他和兰图鲁斯·苏瑞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如何憎恨叛国分子，他偶尔会紧张地瞟一眼前排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男人。他在说什么，究竟有何用意？很难听明白 最后，西塞罗只好直截了当地问他建议采取哪种刑罚。西拉努斯深深吸口气，然后闭上双眼。“死刑。”他说。

这个可怕的字眼一经说出，会场就像炸开了锅。下一个发言的是穆列纳。我能明白西塞罗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倾向于让他担任执政官 他站起身，劈开腿，然后把那双肉鼓鼓的手往腰上一叉，一种坚定不屈的气场就被营造出来了。“我是一名军人，”他说，“罗马陷入了战争。在城外，妻子儿女们正在遭受蹂躏，庙宇被洗劫一空，庄稼被摧毁；现在，我们这位富有先见之明的执政官发现有人

预谋在我们的母亲之城发起同样的暴乱 如果我在自己的军队里发现有人妄图放火和谋害军官，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就地正法 对叛国分子的刑罚一直是，也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死刑 ”

西塞罗在前排的长椅间走动，一个接一个的叫起前任执政官卡图卢斯在发言中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以及整座城市沉入火海的恐怖情景，然后坚定地表示他赞成执行死刑；卢库路斯兄弟、皮索、克里奥、寇特、费古鲁斯、沃尔卡奇乌斯、塞维利乌斯、托夸图斯以及勒庇多斯都发表了同样的建议；甚至恺撒的堂弟兄卢修斯也极不情愿地走下来声称支持处以极刑。加上西拉努斯和穆列纳，总共有十四位执政官级别的人赞成同样的刑罚 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形势完全一边倒，西塞罗过后跟我说，他很担心有人控告他操纵投票 几小时过去了，听到的所有发言除了支持死刑，再没有其他内容，西塞罗站起来询问是否有人想提出不同的刑罚。所有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了恺撒那里。但是一个前任行政官提比略·克劳迪乌斯·尼禄，他首先站起来 在抗击海盗的斗争中，他是庞培手下的一名指挥官，他之所以要发言，是想维护主人的利益：“先生们，为什么要这样着急？阴谋分子还在严密的看守之下 我认为我们应该召回庞培大帝，让他来处理喀提林 擒贼先擒王，一旦击败了他，我们就有大把时间来处置他的走狗 ”

等尼禄发言完毕，西塞罗就问，“还有其他人反对立即处死他们吗？”

此时，恺撒才慢慢叉开双腿站了起来。一阵骚动随之而来，吵闹叫嚣声不绝于耳，而恺撒显然早预料到会是这种情形，他准备好了对策。他双手置于背后，不急不躁地等着大家安静下来 “各位元老，任何人在考虑疑难问题的时候，”他的声音沉着而充满挑衅，“都应当把憎恨和愤怒，感情和怜悯抛弃。如果有这些情绪的干扰，人们就不容易分辨出真理 ”当他说出“情绪”这个词的时候，有

强烈的蔑视之意，这也让他的对手们立马变得哑口无声。“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何要反对死刑——”

“因为你也有罪！”有人大吼道。

“如果我有罪，”恺撒反驳，“比起在这里和你们这些人争论死刑，躲起来岂不是更好？你们错了，我既不是因为这些人曾经是我的朋友而反对死刑——在公共生活领域，必须抛弃这样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罪行不值一提而反对它。坦白说，我认为对于这些人的罪行来说，任何惩罚都不过分。一旦对罪犯们进行审判，人们便很快忘记他们的罪过，或者演变成一场争论。而他们受到的惩罚会永远被人铭记，如果这刑罚很极端的话，更是这样

“我深信西拉努斯提出这番建议乃是出于爱国之心。我也深有感触——我不能说他残酷无情，因为在问题涉及这样的一些人时，怎么能说是残酷无情呢，然而那样做却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传统精神

“所有坏的先例都可以从看似好的具体事件那里追根溯源二十年以前，当苏拉下令处死布鲁图斯及其他犯罪分子的时候，有谁不曾称赞他的行为呢？这些人是恶棍和肇事者；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但事后证明，那只是一场全国性大灾难的开头。时隔不久，只要任何一个人觊觎另一个人的田地或别墅——最后甚至是他的食物或衣服——他就可以设法以叛国的罪名把这个人处死。这样，那些曾因布鲁图斯被处死而欢欣鼓舞的人，发觉自己没过多久也被推向刑场，直到苏拉使所有追随他的人都大发横财之后，这场杀戮才告中止。

“当然我根本不担心在马库斯·西塞罗的领导下，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共和国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很可能在今后的某个时候，当另外一个像苏拉这样的人成了执政官并同样统率着一支军队的时候，他很可能会把虚假的指控当做是真实的　果真如此的话，按照这样的先例，又有谁能限制他呢？”

西塞罗听到他提到自己的名字，便打断他的话。“我一直在用心听祭司长的发言，”他说。“他是不是建议允许罪犯离开，任凭他们去壮大喀提林的力量呢？”

“绝不是这样！”恺撒回答。“我同意剥夺他们的权利，从此以后，他们与我们便不是一类人。但是不朽的诸神赐给我们死亡的权利，是为了把我们从苦难和悲哀中解脱，而不是惩罚。如果我们处死他们，他们就结束了一切不幸。因此，我有一个更残酷的提议：这些囚犯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当终身囚禁在不同的城镇里；此外，针对本次判决，任何人都不能为他们进行上诉，否则被视为叛国。生命，元老们，”他总结道，“就是活着。”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而这番话是如此精明，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我把恺撒的提议记下来交给西塞罗的时候，我听到元老们都在兴奋地窃窃私语。执政官面带忧虑地拿走它。他意识到他的敌人使出了奸诈的一招，但是却不清楚他究竟有何用意，也不知道该如何接招。他大声读出恺撒的提议，然后宣布无论谁有意见都可以起来发言，紧接着站起来的却是当选执政官即被戴上绿帽子的西拉努斯。

“恺撒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一边虚情假意地揉搓着双手一边说。“我如此感动，事实上，我将不会把选票投给自己的提议了——比起死刑，我也更相信终身监禁是更合适的惩罚。”

不少人压低声音发出惊呼，一排排的长椅上开始窸窣作响，我立马意识到：民意的风向标明显改变了方向——死刑和流放，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大多数议员都倾向于死刑。但是如果选择变成了死刑和终身监禁，他们会重新盘算。谁又能责怪他们呢？表面上这是最完美的解决途径：阴谋分子会得到严厉的刑罚，议员们也不会因双手沾满鲜血而饱受非议。西塞罗焦急不安地四处张望，期待有人站出来支持死刑，但是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议员站起来却是主张终身监

禁的好处。霍滕修斯支持恺撒的提议；出人意料的是，伊索里库斯也表示赞同。梅特路斯·内波斯声称判刑之后剥夺上诉权是非法的，然后重复了尼禄呼吁召回庞培的请求。这样又持续了一到两个小时，支持死刑的人寥寥无几，西塞罗宣布在投票之前进入短暂休庭，并允许议员们出去透透风或者享用茶点。这期间，他私底下召集昆图斯和我开了个小会。此时，天色开始逐渐变昏暗，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在神殿的墙壁上点亮火烛或其他油灯都是被禁止的。我陡然想到，时间所剩不多了。"好吧，"西塞罗从椅子上探出身子轻声问我们，"你们怎么看？"

"不出意外的话，"昆图斯低声说，"会通过恺撒的动议。连贵族们都变得越来越软弱了。"

西塞罗抱怨道："他们还许下那么多承诺……"

"我坚信这对你有好处，"我迫不及待地说，因为我倾向于妥协。"它会把你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但是他的提议纯属胡说八道！"西塞罗生气地反对，并向恺撒所在的方向投去愤怒的一瞥。"元老院压根不会通过一项企图永久约束它的继承者的法律，他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明年某位官员提出动议，指出这些囚犯并没有犯下叛国的罪行，要求最终释放他们，而在公共集会上又通过了动议，那该怎么办？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延长这次危机。"

"至少，这将把问题留给你的继承者，"我回答，"而不是你。"

"那你就显得软弱不堪，"昆图斯警告说，"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应该拿出自己的立场。"

西塞罗的肩膀垂了下去。这恰好是他避之不及的尴尬处境。我从未见他作抉择的时候有如此痛苦。"你是对的，"最后他说，"即使我不能预测结局，但也不至于对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恢复开庭之后，他宣布要发言。"元老们，我看到你们的眼睛

都望着我，所以身为执政官，我要讲出一个执政官应当讲的话。目前有两种意见摆在我们面前：西拉努斯的意见是——尽管他已经放弃了这个立场——叛国分子应该处以死刑；另外就是恺撒主张的终身监禁——对于十恶不赦的重罪来说，这的确是一种绝妙的惩罚。正如他所说，这种惩罚比死刑还要残酷，因为恺撒甚至消除了希望，而希望是人们在不幸之中的唯一安慰。他进一步要求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他只把生命留给了这些恶人——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对他们施以死刑，他就能把他们从如此多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中解脱出来。

“事到如今，元老们，你们很清楚怎样做对我有益 如果你们采纳了恺撒的动议，我更没有理由害怕民众的攻击，因为他是平民议员，我会把他的提议付诸行动。但是，如果你们采纳的是另外的意见，恐怕更多的麻烦会临到我的头上。然而还是把国家的迫切需要放在有关我个人安危的考虑之上吧。我们必须做出正义的选择 请你们回答我：如果一位父亲发现他自己的孩子被一名奴隶杀死，他的妻子也被屠杀，他的住宅被烧掉，但是他却不能对那个奴隶施以最严厉的惩罚，那么你们认为他是友善和仁慈呢，还是认为他不能为自己的遭遇报仇而显得最无人性和残酷呢？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可谓是冷酷无情和铁石心肠，因为他没有给罪犯施加同样的伤痛来减轻他的悲伤和痛苦。我赞成西拉努斯的提议。”

话音刚落，恺撒就站起来反驳他 “但是，执政官的论据中有个明显漏洞，被告们并没有任何违法的行动——他们是因意图而被判刑，而不是他们做过的任何事情。”

“太对了！”从会场的另一端传来一声大叫，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加图。

如果在此刻进行投票，我敢说当天就能通过恺撒的提议，尽管西塞罗已经讲出了自己的观点 囚犯们会被打发去意大利各个角

落，根据政客们的反复无常，他们或自生自灭，或暂免刑罚，而西塞罗的未来也会有截然不同的轨迹。但就在结果看似明朗之时，从神殿后方的长椅上站起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骨瘦如柴、邋里邋遢，头发乱糟糟，不畏严寒袒露着肩膀，他伸出一条强劲有力的胳膊表示他有话要讲。

“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西塞罗忐忑不安地叫出他的名字，因为谁也拿不准加图在那套僵化逻辑体系的指引下会讲出什么话。“你要发言吗？”

“是的，我有话要讲，”加图说。“我想发言，是因为这屋里的某个人提醒了我，我们面临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景况。元老们，重点在于我们不是在争论应当如何处置他们犯下的罪行，而是讨论如何应付他们预谋的罪行。因为一旦他们犯下罪行，你们诉诸法律也无济于事——我们都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有人赞许地暗自嘀咕：他讲得很在理。我瞧了瞧西塞罗，他也在点着头。“坐在这里的太多人，”加图提高声音，“把他们的别墅、雕像看得比他们的祖国还重要！苍天在上，你们醒醒吧！趁我们还有时间，向共和国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我们的生命和自由都处于危急关头！到这个时候，谁还要跟我谈什么仁慈和怜悯？”

他赤着脚从坐席间的空隙走到外面的通道上，然后站住，冷若冰霜的声音听上去格外刺耳，像是从磨刀石上发出的呲呲声。仿佛他那声名显赫的曾祖父刚从坟墓里爬了出来，顶着满头银发朝我们大发雷霆。

“元老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祖先是依靠武力把我们渺小的城邦变成今天这个强大的共和国的。如果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国家就已经处于繁荣鼎盛时期，因为与以前相比，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物质和公民、更多的武器和马匹。绝不是这样，完全是另外的原因造就了他们的伟大——而那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他们在家勤勤恳恳，只

有在外邦，他们才变成统治者，他们在元老院秉持的是这种理念：罪恶分明，不为情感所牵绊。这是我们失落的精神。我们为自己暴敛财富，我们的国家却濒临破产，我们挥霍自己的光阴，所以当我们的国家面临入侵时大家都袖手旁观。

“国家高层的某些公民策划了一个阴谋，妄图纵火烧毁他们的故乡。他们召唤高卢人并肩作战，要知道，高卢人是罗马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支敌军在领导的指挥下准备向我们发起突袭。而你们还在犹犹豫豫，在你们的城墙里始终不能决定该如何处置大家的敌人？”他字里行间充满挖苦之情，事实上他还朝离他最近的议员们吐了口痰。“那我为何号召大家同情他们呢——因为他们不过是在野心驱使下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虽然他们有武器，让他们走吧。但是请小心你们的感情用事——如果他们拔出利剑，一切都晚了。哦，是的，你们会说，形势确实凶险，但是你们并不害怕。胡扯！你们已经吓得浑身哆嗦！然而你们是如此懒惰和软弱，只会犹豫不决，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去行动——众神会保佑我们。好吧，我告诉你们，誓约和娘娘腔的哀求不会打动神，你们得不到神的帮助 唯有保持警惕和采取行动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正在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敌人包围。喀提林和他的军队已准备好掐住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敌人就生活在罗马城的心脏地带 所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因此，执政官，我有以下建议 秘书，请好好记录下来：既然由于邪恶的公民策划了可耻的阴谋，我们的国家遭遇了极大的危险；既然通过证词和招供，被告们也已经承认他们策划了反对他们同胞的谋杀、放火和其他邪恶的罪行：那么对于供认不讳的罪犯，我们应当把他们看成是在犯罪现场被捉住的叛国分子，并且按照传统惯例对他们加以处决。”

三十年以来，我在元老院参加过无数辩论，目睹了很多伟大而著名的演讲。但是从未见过能与加图这次简明扼要且效果显著的演

讲相媲美——连一次也没有：都相差太远。毕竟，除了从情感中提炼出的精确辞藻，还有什么能称得上是伟大的演讲？加图在大庭广众之下道出了大多数人正感受到却无法诉诸言语的情感，他们连自言自语也做不到。他诚恳地告诫他们，他们以好感回报他。不管身处神殿的哪个角落，元老们全都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然后走到他们的英雄身旁表示支持 他再也不是坐在后排的古怪之人。他成了共和国的磐石、骨架和中坚支柱。西塞罗大感惊讶。恺撒则跳起来要求发言，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发表演讲。但是大家都清楚他的真实意图是想详尽讨论加图的动议，然后阻止大家投票，因为光线越来越暗，会场里的影子也越变越长。加图周围的人发出怒吼，随之爆发冲突，好几个把守在门口的骑士拔出利剑匆忙冲了进来。他们扑上恺撒，企图按倒他，他就来回地扭动上身想挣脱，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讲话。于是骑士们把目光投向西塞罗，想看他有何指示。本来他可以点一下头，或竖起一根食指，恺撒当场便会被撂倒，然而就在这转眼即逝的瞬间，他迟疑了。后来，他摇了摇头，他们放开恺撒，而恺撒肯定是趁着混乱逃出了神殿，因为之后我就没见他的身影。西塞罗从讲台上走了下来。他大步穿过过道，朝议员们大喊大叫，他带领扈从把争战中的人们拉开，然后把他们推到原先的座位上，待秩序恢复之后，他也回到了座椅上。

“元老们，”他说，他的脸在黑暗中如牛奶般煞白，他的声音微弱而紧张，“元老院的意见已经一清二楚。马库斯·加图的动议获得通过。我宣布判处死刑。”

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在犯人们的朋友及其党羽获得消息之前，必须迅速把他们转移到监狱。在西塞罗的安排下，每一支押送小分队的领头人都是一位前任执政官：卡图卢斯负责押送西递古斯，托夸图斯押送卡庇托，皮索负责卡帕利乌斯，勒庇多斯押送斯

泰提纽斯 部署完各个环节的工作，他要求其他元老留守在原地直到行动结束，在这之后，他便亲自启程去接送其中职位最高的被告，兰图鲁斯·苏瑞

太阳刚好沉入地平线下 中心广场上人山人海，不祥的气氛笼罩在上空，但他们马上分开给我们让路 他们让我想起了献祭仪式上的观众——庄严肃穆，毕恭毕敬，对生与死的隐秘性充满了敬畏之情。侍卫队护送我们去往帕拉丁山上斯宾塞的家，他是苏瑞的监护人。到达目的地之后，却发现我们的犯人正在中庭里和一个看守在玩掷骰子游戏 他才扔出骰子：我们进去的时候，骰子刚好落在板上格哒地转着 他一定是从西塞罗的表情立刻认识到：他彻底完了 他垂下眼睛想看看他掷出的分数，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一丝凄凉的笑容 “看上去我已经输掉了 ”他说

对于苏瑞的行径，我无法加以指责 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担任过执政官，如果他们还活着，至少他们会对苏瑞在最后时刻的举止感到骄傲 他交出钱包，把里面的钱分给了看守们，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屋子，仿佛是去沐浴 他只是温和地责备了一句 “我相信是你给我设下了陷阱 ”他说

“你是自投罗网。”西塞罗回答他

当我们穿过中心广场的时候，苏瑞一言不发，抬起下巴稳步向前走去 他还穿着前一天给他的那件素色外衣 从他们的举止看来，面如死灰的西塞罗——尽管还穿着执政官的紫色长袍，却更容易被人看作是死刑犯，而苏瑞则是俘获他的人。我能感觉到汹涌的人群把目光聚集在我们身上；他们像绵羊一般好奇和温顺。在通向监狱的台阶脚底，苏瑞的继子马克·安东尼冲到侍卫们的前面大声嚷嚷，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要去赴约，”苏瑞冷静地回答他 “很快就结束了 回去安慰安慰你的母亲 比起我来，她现在会更需要你的帮助”

安东尼痛苦而愤怒地咆哮，伸出手去想摸苏瑞，但是扈从们把他推到一旁。我们沿台阶往上走，台阶两旁都是担任纠察的军人，走到台阶尽头，我们弯腰穿过一道低矮而厚重的门——它几乎是一个洞穴，然后进入一个封闭的圆屋顶的石头房间，里面已经点亮了火把 这里密不透风，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死尸和排泄物的恶臭。等我在黑暗中缓过神，我认出了卡图卢斯，皮索，托夸图斯和勒庇多斯，他们都用长袍的袖子紧紧捂住鼻子，同时还有那个身躯短小健壮的官方刽子手，他已经系上了皮围裙，还有一打助手站在他周围 囚犯们已经躺在地上，手臂被牢牢地绑在背后 克拉苏看守的卡庇托在轻声哭泣 被羁押在恺撒官邸的斯泰提纽斯变得迷迷糊糊，还没有从酒精里醒来。卡帕利乌斯全然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闭上双眼把身子蜷成一团。西递古斯大声抗议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并要求去元老院发表演说；有人踢了踢他的肋骨，他才闭上了嘴。刽子手抓住苏瑞的胳膊，迅速在他的手腕和肘部捆上绳子

“执政官，”被捆好之后，苏瑞退缩了一下，说道，“你能向我保证不伤害我的妻子和家人吗?”

“好的，我向你保证。”

“那你会把我们的尸体交给我们的亲人埋葬吗?”

“会的 ”(之后马克·安东尼指出西塞罗违背了这最后的请求：这不过是他无数谎话中的一个。)

“天意本不该如此。那些征兆都很明显 ”

“是你任由自己听了恶人的唆使。”

片刻之后，行刑工作已就绪，苏瑞望了一眼周围。“我死了也是罗马贵族，”他无所畏惧地大喊，“是爱国者!”

西塞罗再也听不下去了。“错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并向刽子手点点头，“你死于叛国 ”

话音一落，苏瑞就被拖到地板正中央的大黑洞那里，这是去我

们脚底的地牢的唯一入口。两个身强力壮的助手把他往洞口放，我在火把的映照下最后瞧了一眼他那英俊、惊惶而不知所措的脸。他突然就消失不见，一定是有人用强有力的手在下面接住了他。浑身无力的斯泰提纽斯很快在苏瑞之后也被放下；接着轮到卡庇托，他拼命挣扎，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卡帕利乌斯因惊吓过度还在昏迷当中；最后是西递古斯，他尖叫着啜泣，使出浑身力气进行顽抗，两个人不得不坐在他身上由第三个人绑住他失控地猛烈扭动的大腿——最终他们提着他往洞里推，他的头先进去，然后整个身体顺势滑下，接着是砰的一声巨响。之后再也没有大的动静，除了偶尔传来的断打声；终于，那些声音也消失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排成一排悬挂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漫长的一段时间总算过去了，刽子手朝上面叫喊，任务完成了，西塞罗极为不情愿地走到洞口，朝里面看了看。然后有人举起火把照了照死去的人。这五个被绞死的人躺成一排，他们无神的眼珠都向外凸着，仿佛向上看着我们。我没有一丝怜悯：他们的盟约用一个男孩做祭品，而这个男孩被凌辱的尸体还历历在目　我认为加图是对的：他们罪该万死；直到现在，我还是这种观点。

等到西塞罗亲眼确认这些叛国分子已经死了之后，他便马上离开“地狱的接待室”（这是他后来对这个地方的戏称），一刻也等不及。我们又挤过狭窄的洞门，终于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而眼前的场景让我们大吃一惊。苍茫的暮色中，整个中心广场已经被火炬点亮——仿佛一张闪烁着黄色火光的巨大地毯。广场上到处都是人，一动不动地站着，默不作声，元老院的全体元老从监狱隔壁的协和神殿走了出来。所有人都望着西塞罗。显然，他必须要向大家报告刚才发生的事情，尽管他并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同时他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难题，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流行这样的迷信，那就是一个官员永远不能在中心广场说出“死亡”

或“死”这些字，唯恐他会给罗马城招来诅咒。于是，西塞罗思考良久，不管地牢里汇聚了多少怨愤，他清清喉咙，昂首挺胸，声嘶力竭地宣布，“他们曾活过！”

他的声音在广场上空慢慢远去，接下去却是沉入深海的寂静，我开始害怕这黑压压的人群终究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敌意，然后紧跟着会把我们也绞死。但是我想他们是刚刚才弄懂西塞罗的意思。几个元老开始鼓掌，其他人马上加入进来。随后掌声变成了欢呼。渐渐地，喝彩声开始在这一大群人中蔓延。“万岁，西塞罗！”他们大喊道。“万岁，西塞罗！”“为西塞罗感谢众神！”“西塞罗——共和国的救主！”

因为站的地方离西塞罗只有一步远，我看见他热泪盈眶。仿佛心中的某座大坝决了堤，在它后方积蓄太久的所有情绪——不仅有过去几小时内的感受，更包括担任执政官以来压抑的情感——顷刻之间奔腾而出。他欲言又止，掌声却因此更热烈。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走下台阶，等他从最后一级台阶跨到中心广场的地面，不管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凑到他身旁，他尽情地流泪。在我们身后，囚犯们的尸体正被钩子拖出来。

下面我会很快讲完西塞罗在担任执政官的最后几天里发生的故事。在那时，共和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得到如此高的称赞。沉寂了好几个月，罗马城这才放心地长舒一口气。在叛国分子被执行死刑的那个夜晚，元老院的全体议员排成长队高举火把，从中心广场护送执政官回家，每前进一步都发出欢呼。他的宅邸被装点得灿烂辉煌，为的是迎接他归来；特伦提娅带着他的儿女守候在挂上月桂枝叶的大门口；他的家奴排好队恭迎他走进中庭。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回家经历。他精疲力尽却亢奋得睡不着，他饥肠辘辘却没有胃口吃饭，他太想忘掉行刑的恐怖情景却无法谈论点别的。我

以为他要用一两天才能恢复平静　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内心的某样东西从此改变了：就像一个车轴突然折断了　翌日清晨，元老院授予他“祖国之父”的头衔　恺撒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克拉苏出席了会议，还和其余人一起投票，并极口称赞西塞罗

并非所有的声音都是喝彩。梅特路斯·内波斯在数日后就职，成为护民官，他依然坚持认为执行死刑是违法的　他还预测说当庞培返回意大利之后会重建秩序，他不仅会惩处喀提林，也会处置这个卑鄙的暴君西塞罗。尽管西塞罗深受爱戴，他还是非常担心地去找克劳迪娅，让她私底下告诉她的小叔子，如果他还在这件事上固执己见，西塞罗就会告发他勾结喀提林　克劳迪娅睁大亮汪汪的褐色眼睛，放出光来，她终于有机会参与国事了。但是内波斯反应冷淡，毫不理会这个警告，因为他很明白：西塞罗绝不敢与庞培最亲近的政治同盟进行对抗　因此，现在一切取决于还要多久能打败喀提林。

当苏瑞与其他人被处刑的不幸消息传到喀提林的营地，一大群追随者马上弃他而去（据我看来，就算是元老院投票决定判处犯人们终身囚禁，他们还是会临阵脱逃　）喀提林认识到罗马已经全城戒备，于是他和曼利乌斯决定带领叛军北上，打算穿过阿尔卑斯山去山北高卢，妄图占领一片山地，然后耗上好几年　但是寒冬就要来了，率领着三个军团的梅特路斯·塞勒尔把守着山下的关隘　同时，西博里达指挥着元老院的另外一支军队对叛军穷追不舍　喀提林转而决定与西博里达开战，他挑选的地点在比萨东面的一片狭窄平原上。

一点也不奇怪，直到今天，猜疑还是不断，那就是喀提林和西博里达从一开始就达成了秘密协议　西塞罗也预料到了这一点，眼看着两军就要汇合，西博里达的军事副手——经验丰富的老兵M. 彼得奥斯打开在罗马时被授予的密令　他被授权担任作战指挥，

而西博里达则要以生病为理由不参与作战；如果西博里达不服从命令，彼得奥斯有权逮捕他　当事情临到西博里达时，他不假思索就表示同意，然后声称自己患上了痛风　这样，喀提林没有预想到与他作战的是罗马军队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之一，与他自己的军队相比，这个人率领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了上风

交战的那个清晨，喀提林向他的士兵发表演说，其中大部分人手中的武器只有草耙和长矛，他这样说道："士兵们，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而战斗，而我们的敌人是在为腐败的政权而挣扎　他们可能在人数上占优势，而我们的精神力量更强大，我们一定能获胜　但是，倘若出于任何原因，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命运不同情我们，那么也不要让你们像牲口一样地遭受屠杀，而是像英雄一样的去战斗，让敌人即使胜利也要付出惨重的、可悲的代价　"不一会儿，喇叭响起，双方都开始向前进攻

战斗极为惨烈，喀提林全天都在最前线作战。他的副手们没有一人投降　他们都是惨遭遗弃的一无所有的人　直到彼得奥斯派出一支最好的禁卫军步兵队之后，叛军才被瓦解　喀提林的每一个士兵包括曼利乌斯都战死在战场；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伤口全部都在身前，没有一处是在背后　傍晚时分，战役结束之后，人们在罗马军队最密集的地方发现了他，周围都是被他劈成粉碎的敌军尸体　他仍然喘着气，但由于身负重伤，不久就死去了　在西博里达的指示下，他的头被放在一桶冰里带回罗马，送到元老院展示　但是西塞罗——几天之前已经从执政官的职位上离任——不愿看它，阴谋分子卢修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二部

祖国之父

公元前六十二年—公元前五十八年

至于我们的朋友加图，我对他也非常关心，就像对你一样。但是有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由于他的爱国主义和刚正精神，他有时反而是个政治累赘。他在元老院的演讲，仿佛他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而不是罗穆卢斯的粪坑里。

——西塞罗致阿提克斯的信

公元前六十年六月三日

第十二章

西塞罗从执政官职位退下来之后的那几周，每个人都嚷嚷着要听他如何挫败喀提林阴谋的故事。在罗马，任何一场名流聚会都会邀请他。他经常外出，也痛恨独处。我常常陪他出去。他用来款待那些食客的要么是精彩的演讲片段，要么是他如何躲过选举日在战神广场被暗杀的历险，要么是如何在米尔维安大桥给兰图鲁斯·苏瑞设下圈套的故事，每当这时，我和他的其他随从就站在他的座椅后。通常情况下，他会通过摆弄盘子和杯子的方式来讲述这些故事，就像庞培在描述一场亲身经历的战争。如果有人打断他或者试图挑起另外的话题，他会不耐烦地稍作停顿，并向对方摆出很难看的脸色，然后继续讲："像我刚才提到的……"每天清晨，那些出身显赫的名门望族会蜂拥而至，期待西塞罗接见他们，而他会指出那天喀提林主动就范时所站的精确位置，或者指出当喀提林的同伙包围房子时他用来顶住门的那几件家什。在元老院，每当演讲快要开始时，大家就满怀敬畏地安静下来，西塞罗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提醒大家，他们之所以能聚在一起开会，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拯救了共和国。总之，他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谁能想象西塞罗会变成这样呢？

对他来说，如果离开一两年去管理一个行省，情况会好很多；由于他的缺席，他的神秘感也会与日俱增，他会变成一个传奇。但是他把总督的头衔让给了西博里达和塞勒尔，而他除了待在城里重

新拾起那些法定事务之外，根本无事可做。无论多么让人着迷的形象都会随着人们对他的日渐熟悉而黯然失色：一个人即使天天在街上见到朱庇特本人，他可能也会心生厌倦。渐渐地，西塞罗头顶的光环消失了 连续好几个月，他忙着向我口授有关他的执政官生涯的一份长篇报告，他想把它送给庞培。报告写成了鸿篇巨制，足以说明他在每个细微处所采取的行动都是那么地恰如其分 我知道撰写这个报告是个错误，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拖延，不想把它——这个毫无用处的东西送出去。但是报告还是交给一个特派信差发往东部了。在西塞罗等待那个大人物回信的间隙里，他又着手编辑出版他在危机期间所发表的演讲了。他加入许多华而不实的篇章来描述自己，特别是阴谋者被捕那天他对公众发表的纯粹玩弄辞藻的演说 我非常担忧，一天清晨，当阿提克斯正要离开房间时，我把他拉到一边，读了其中两段给他听。

“我相信，我们被拯救的这一天充满了光明和欢乐，正如我们出生的那一天。我们为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向诸神献上感谢，所以现在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也要向这座城市的拯救者致敬 ”

“什么?”阿提克斯大叫一声。“我不记得他这样说过啊。”

“是的，他没有，”我回答道，“对他来说，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比作罗穆卢斯，听上去确实荒谬。再听这个。”我压低声音，向四周瞟了瞟，确定西塞罗不在附近。“既然我立下了汗马功劳，同胞们，我并不要求你们报答我的英勇表现，也不要求你们特殊款待我，或是为我的事迹树碑立传，但是我要大家永远记住这一天，还要感谢不朽的诸神，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天赐给我们两个英雄，一个将你们帝国的疆域拓展成无限的天地，另一个保护了你们的家园和帝国的领土……”

“让我看一看，”阿提克斯说。然后从我手中夺过讲稿，一边看一边不相信地摇头 “把自己比作罗穆卢斯是一回事，把自己与庞

培相比绝对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其他人这样说他，就已经很危险了，要是他自己说的呢……？我们只能希望庞培不会看到这些文字。”

“他就快知道了。”

“为什么？”

“西塞罗命令我把副本送给庞培。”我又确认了一遍周围并没有人 “原谅我，先生，如果我现在说的是不合时宜的话，”我说，“但是我开始为他担忧。自从他对那些人执行死刑之后，他睡不好觉，听不进任何人的话，连独自待一个小时都受不了。我想那些人死去的场景已经影响了他——你清楚他在生理上有多么恶心这种事。”

“给他带来麻烦的不是他脆弱的胃，是他的良心。如果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心满意足，并认为那是正确的，他不会认为需要无休止地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是一段精明的论断，回顾往事，我更加觉得对不住西塞罗，因为我这才明白，在追求永垂不朽的过程中，他一定备感孤独。不管怎样，到那时为止，他做出的最蠢事情不是发给庞培的那封自命不凡的报告，也不是无休止的自夸或是篡改演讲，而是一栋房子。

西塞罗极度渴望买一栋房子，而这栋房子却非他财力所及，我确信他不是头一个这样的政客，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看上的是建造在帕拉丁山上的一座带围墙的官邸，这处宅子紧邻塞勒尔位于胜利高地上的那座住宅，去说服司法官出动军队镇压喀提林的路上，他看中了这栋房子。现在它属于克拉苏，之前它属于富可敌国的护民官 M. 利维尤斯 · 德鲁苏斯。有传闻说，当初设计这栋豪宅的建筑师向德鲁苏斯许诺，他会保证从任何地点都无法把这栋房子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不，”德鲁苏斯回答他，“更好的选择是让所有同胞可以清楚看到我在家的一举一动 ”这栋豪宅高耸在山上，高大雄伟，富丽堂皇，从中心广场和朱庇特神殿的任意一

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它。它的一侧紧邻塞勒尔的宅子，另一侧是由卡图卢斯的父亲建造的一座大型公园和门廊。真不知道是谁把买这栋房子的主意植入了西塞罗的脑袋 我猜可能是克劳迪娅 一定是在那天的晚宴上，她告诉他，这栋宅子正待售而且如果能和他做邻居是“相当有趣”。当然，这足以让特伦提娅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

“它既招摇又俗气，”她告诉他，“暴发户才会认为绅士应该住在那样的地方”

“我是祖国之父 人们会喜欢这个想法，那就是我以父亲的方式俯瞰他们。那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位置，高高在上，紧邻克劳迪家族、埃米利家族、斯考利家族，梅特里家族——西塞罗家族现在是一个伟大的家族 此外，我想你也痛恨这个地方”

“亲爱的，我不是反对搬家 我只是不想搬到那里去 还有，你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那是罗马最大的房子之一了——少说也值一千万。”

“我会去跟克拉苏谈谈 可能他会便宜卖给我”

克拉苏的官邸也在帕拉丁山，从外面看，宅子似乎很简陋，但实际上是故意为之，特别是对他而言——据传他拥有八千个装满银钱的罐子。在屋里，他整天和算盘账本打交道，陪在他左右的还有为他的商业利益卖命的成群奴隶和自由民。我陪同西塞罗一起去见他，在结束一段关于政治形势的简略会谈之后，西塞罗便把话题引向德鲁苏斯的房子

“你想买吗？”克拉苏突然警觉地问

“有可能。多少钱？”

“一千四百万。”

“哇唔！对我来说太贵了，别吓唬我”

“一千万卖给你吧”

"挺慷慨啊，但还是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

"八百万呢？"

"不用了，真的，克拉苏——非常感谢。都怪我挑起了这个话题。"西塞罗开始从椅子上慢慢起身。

"六百万？"克拉苏赶紧说。"四百万？"

西塞罗又坐了下来。"可能我只能凑齐三百万。"

"那我们就定三百五十万吧。"

后来，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试着委婉地说出我的意见，用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就能拥有这么一栋房子会招来选民的不满。"谁还关心选民？"西塞罗回答道，"未来十年，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允许成为执政官的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永远都不必知道我到底付了多少钱。"

"总会走漏风声的。"我警告他。

"看在诸神的分上，你就不能停止教训我该怎样生活？从我妻子那里我已经听得耳朵长茧了，我不希望在我秘书这里还这样。难道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吗？要不是我，半座城市除了烧焦的残砖碎瓦就是一片荒芜！这又提醒了我——庞培还没回信吗？"

"还没有。"我一边说一边低下头。

我只好作罢，但依然为他担忧。我十分肯定克拉苏会盼着他的钱带来回报；要不然就是这种情况：他如此痛恨西塞罗，以至于他只是想用一千万的代价使得民众嫉妒并厌恶西塞罗。我暗地希望西塞罗会在一两天内恢复判断力，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实际上他并没有三百五十万塞斯特斯或者与其等值的东西。但是西塞罗始终持这种观点，应该调整收入来满足支出需要，而不是反过来考虑。他已经下定决心搬到胜利高地上与共和国那些大人物们住在一起，并想方设法凑钱。很快，他找到了生财之方。

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位参与阴谋的幸存者在法庭接受审讯。奥特洛尼乌斯·培图斯、卡修乌斯、朗基努斯、马库斯·莱卡，两个行刺未遂的刺客瓦尔古特乌斯和科尔内利厄斯，还有其他很多人忧心忡忡地等着上法庭 在每个案子中，西塞罗都作为证人出席。他的威望已经高至他说出一个词就足以控制整个法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判定为有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现在已经结束紧急状态，他们不会被判死刑。他们被改判为剥夺公民身份和剥夺财产，然后被流放 这些阴谋者及其家族比任何时候都惧怕和痛恨西塞罗，所以出行时他有必要带上保镖。

所有待审案件中最令人期待的恐怕就是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厄斯·苏拉的案子，正是他的贵族头衔，让他陷于阴谋者之列。当他的听讼会临近之时，他的辩护律师——当然就是霍滕修斯，来见西塞罗。

“我的委托人请求您帮个忙。”他说

“别告诉我他想让我拒绝出席指证他”

“就是这样。他完全是清白的，并且一直受到高度尊重。”

“哦，那我也省得拐弯抹角了 他是有罪的，你知道 ”西塞罗打量着霍滕修斯毫无表情的脸，想看透他真实的想法。“实际上，你可以告诉他，我可能愿意对这个特殊的案子保持缄默，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得给我一百万塞斯特斯。”

当时我正像往常那样做会谈记录，但是我必须得说，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手都僵住了。甚至连霍滕修斯，这个在罗马律师界混了三十年见惯大场面的人，好像也大吃一惊 尽管如此，他还是去找了苏拉，当天就有了答复

“我的委托人提出了这样的报价：如果你愿意在他的辩护中做

总结陈词，他会付给你二百万。”

“成交。”西塞罗毫不犹豫地说。

如果西塞罗没有达成这笔交易，毋庸置疑，苏拉会像其他人一样被流放；实际上，据说他已经把大部分财产转移到海外。开庭的那天，当西塞罗出席为被告做辩护时，控方律师托夸图斯——西塞罗的一个老盟友——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和失望。在结案陈词中，他激烈地抨击西塞罗，谴责他是个暴君，并以法官和陪审团自居，已经成为继塔奎因和努马之后第三个出生在异邦的罗马君主更糟糕的是，他的话还赢得了满堂喝彩。这番含沙射影的痛骂击破了西塞罗自我防护的外衣，当轮到他做总结陈词时，他冒着风险做出如下辩解。“是的，”他说，“我想我的成就让我变得骄傲无比，并且让我陷入了某种狂妄自大。但是对于这种丰功伟绩，我能说的只有这些：我拯救了这座城市还有你们的生命，我理应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我为你们立下的汗马功劳却让我身临险境。现在，中心广场上站满了被你们驱逐出境的人，先生们，是你们亲口要求的，而不是我要赶走他们。”

这段发言效果显著，苏拉当即被无罪释放。西塞罗本应留心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征兆。相反，他却因为筹集到买新房所需的大部分钱而得意忘形，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还差一百五十万，他就凑齐房款了，为此他转而求助放高利贷的人。他们要西塞罗提出担保，因此他私底下把他与西博里达的协议告诉了其中至少两个人，说他有望从马其顿的财政收入中分得一杯羹。这样就足以敲定这笔买卖了，临近年底的时候，我们搬到了胜利高地。

这栋房子的内部像它的外表一样豪华。餐厅的天花板还镶上了镀金的椽子，大厅里摆放着几座金光闪闪的年轻人雕像，他们高举着燃烧的火炬。西塞罗把以前那间拥挤的小书房换成了体面的大书房，尽管以前的小书房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连我也有了

更大的房间，虽然只是地下室，但是一点也不潮，还带有一个装上木栅栏的小窗户，通过它我可以闻到院子里的花香，听到清晨鸟儿的歌唱。我更向往自由，当然，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但是西塞罗从没提过，我也羞于启齿——我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也太孤傲

我找到了一个隐藏财产的地方，当我把仅有的积蓄安排妥当之后，就跟着西塞罗出去在附近溜达 沿着柱廊，我们经过了喷泉、避暑别墅，穿过藤架之后，我们走进了一个玫瑰花园 仅有几朵开败的花还残留在枝头上，西塞罗伸手去摘其中一朵，花瓣倏地都掉了下来 我感觉整座城市都在监视我们：这让我很不舒服，但是开阔的视野确实值那么多钱，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 越过卡斯托尔神庙，可以清楚地看到演讲台，再越过元老院，如果往另一个方向看，正好可以看到恺撒官邸的后部。“我终于成功了，”西塞罗说，他带着一丝微笑俯瞰罗马 “我拥有的房子比他的更好 ”

善德女神节的祭典仪式在十二月四日如期而至 这一天正好是阴谋者被逮捕一周年的日子，我们搬进新房也刚好一周了 西塞罗没有法庭上的事务要处理，元老院的议程也无聊 他头一次跟我说，不必去城里了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一天都在忙于撰写他的回忆录。

他决定为普通读者撰写一本拉丁文版的自传，还有一本在小范围内流通的希腊文版本 他也试图说服一位诗人把他在执政官期间的经历写成一部史诗 他的首选是阿尔奇亚斯，这个人曾为卢库路斯做过类似的工作，不愿意接受西塞罗的请求；他说自己年事已高，都六十多岁了，很难公正地驾驭这个宏大的主题 西塞罗更倾向另一个人选，他就是深受欢迎的萨勒斯，他谦恭地回应说，他只是一个拙劣的诗人，他那点贫乏的技巧很难胜任这项任务 “诗人！”

西塞罗抱怨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对于没有想象力没有灵感的任何人来说，我身为执政官时的经历绝对是天赐的素材 看样子。”他悲哀地说道，总之，我差点被他吓得半死，“看样子，我必须得自己写诗了。”

“那样做是明智的吗？”我问他

“你什么意思？”

我感到自己在冒汗 “噢，毕竟连阿基里斯都需要荷马 可能他的故事不尽相同——人们又会怎么评说呢？——如果他从自己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故事，依然能称之为史诗 ”

“昨晚，我躺在床上想好了这个问题 我计划以众神的口吻来讲述我的事迹 他们依次向我叙述我的事业生涯，仿佛他们欢迎我成为奥林匹斯山不朽的一员。”他跳起来清了清嗓子 “你听一听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你年幼尚在埋头苦读时，你的国家就在召唤你，
它希望你挺身而出，为公众谋取福祉；
它希望你勇承重载，为国家解忧排难，
在国难面前，你贡献了自己，你求知的脚步也从未停下……”

天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诸神要是听见了非哭坏不可 但是当他心血来潮的时候，还真能轻易弄出几首六步格的诗，就像泥瓦匠筑墙一样：一天三百、四百甚至五百行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 他在书房宽敞的空地上踱来踱去，扮演朱庇特、密涅瓦、乌拉尼亚的角色，词句源源不断地从他嘴里涌出，我都很难跟上他的节奏，即使我还使用了速记法 后来，索西特乌斯踮着脚尖走进来，告诉我们克劳迪乌斯正在外面等着，我必须承认当时我感到自己终于解脱了 那时都已经快到中午——离我们起床至少过去六个小时

了——西塞罗如此沉迷于他的灵感，以至于把访客都抛到了脑后。但他知道克劳迪乌斯可能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八卦消息。他吩咐索西特乌斯把他带进来。克劳迪乌斯信步走进书房。他梳着优雅的金色卷发，留着整齐的山羊胡子，古铜色的身体散发着番红花油的香味。他是个三十岁的已婚男人，夏天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十五岁的名叫富尔维娅的千金小姐，那时他也正好当选为地方法官。他基本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他们用嫁妆买下了位于帕拉丁山上的一栋大房子。大多数的夜晚，克劳迪乌斯的妻子都是孤身一人，而她的丈夫就在萨布拉的客栈里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好消息。”克劳迪乌斯宣布。他举起一根手指，指甲修理得铮亮铮亮。“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连鬼也不能说。”

西塞罗示意他坐下。“你知道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你会喜欢得不得了。”克劳迪乌斯一边说一边坐下。“这会让你心想事成。”

“我希望它名副其实。”

“会的。”克劳迪乌斯得意地捋着他的小胡子。“海陆最高指挥官要离婚了。”

西塞罗懒洋洋地倚在椅子上，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那是他和克劳迪乌斯闲谈时的一贯表情。但是这时他慢慢坐直了身子“你完全确定吗？”

“我刚从你的邻居——我亲爱的妹妹那里听来的，顺便提一下，她让我向你问好。昨晚她从她丈夫的特派信差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很明显，庞培已经写信给穆齐娅，告诉她在他回罗马之前必须离开家。”

“他什么时候回来？”

“几周后。他的舰队已经离开布鲁登西。可能现在已经登陆了。”

西塞罗发出一声低沉的嘘叹。"这么说，他终于回家了。六年了，我差点以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希望你别再与他见面，那样更好。"

这是一句不恰当的话，但是西塞罗满脑子想的都是庞培即将返回的事情，也就没有留心。"如果他要离婚，一定意味着他马上要再娶。克劳迪娅知道他的意中人是谁吗？"

"不清楚，她只知道穆齐娅大发雷霆，然后走了，孩子留给了庞培，尽管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她的两个哥哥为此大动肝火，你可以想象得到。塞勒尔声称庞培背叛了他。内波斯反应更为激烈。克劳迪娅自然是幸灾乐祸。但是，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个耻辱，嗯，在他们为庞培付出那么多之后——他们的妹妹因通奸被公开休掉。"

"她是个淫妇吗？"

"她是个淫妇吗？"克劳迪乌斯突然发出尖声大笑，让人颇感意外。"我亲爱的西塞罗，这个婊子自从他走之后就晃着两腿，躺着满地打滚。不要跟我说你没跟她睡过。如果是这样，你就是罗马唯一没有和她睡过的男人。"

"你喝多了吗？"西塞罗询问他。他探过去闻了闻克劳迪乌斯，然后皱起鼻子。"真该死。我建议你先离开一会，等清醒了再说，以后说话注意点。"

我一时以为克劳迪乌斯可能会揍他。但是他却发出了装腔作势的假笑，一边摇着头一边自我解嘲。

"哦，我是一个糟糕的男人，一个糟糕的，糟糕的男人……"

他看上去非常滑稽，西塞罗见状也忘掉了刚才的不快，开始嘲笑他。"继续说呀。"他说。"清醒一点，别再恶作剧了。"

那正是没有改变之前的克劳迪乌斯：一个情绪化的大男孩——喜怒无常、娇生惯养、魅力十足。"这家伙真让我感到好笑。"在这

个年轻贵族离开之后，西塞罗评论说，“我不能说自己真正在意他

但是，”他补充道，“我会原谅任何人的粗俗言辞，只要他能带给我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那时起，他一心扑在了一件事情上，就是弄明白庞培回家的所有用意以及他再娶的可能性，以至于他没有时间向我口授诗词 至少在这件事上，我还是很感谢克劳迪乌斯的，之后，我便没有再留意他的这次来访

几个小时之后，特伦提娅来书房跟丈夫道别。她要去庆祝善德女神节的夜间仪式，直到第二天清晨她才会回来，她和西塞罗的关系比较疏淡 尽管她位于楼上的私人房间很高雅华丽，但她仍然不喜欢这栋房子，特别是深夜里，隔壁的克劳迪娅总是在举办声名狼藉的沙龙，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还有每当她带着女仆去阳台的时候，中心广场闹哄哄的人群只要抬头打哈欠就正好对着她。为了安抚她，西塞罗特意表现得格外友善。

“今晚在哪里敬拜善德女神？假如，”他笑着加上一句，“你能信任一个男人，和他分享如此神圣的信息。”（这种仪式总是在一个高级地方官员的家里举行，官员的妻子负责组织；他们轮流承办 ）

“在恺撒那里。”

“奥蕾莉娅主持吗？”

“庞培娅。”

“我想知道穆齐娅会不会去。”

“我猜她会去 为什么不去呢？”

“她可能害怕丢人而不敢露面 ”

“为什么？”

“好像庞培正准备跟她离婚 ”

“不会吧？”不管她怎么克制，还是没能掩饰住她的好奇 “你从哪里听说的？”

"克劳迪乌斯告诉我的。"

她立马撇着嘴表示不赞同："这样的话，就不可信了。你真应该与更好的人交往。"

"我爱跟谁交往就跟谁交往。"

"没问题，但是你真的有必要让我们其他人也跟着你受罪吗？跟这个妹妹住得这么近，还不如同我哥哥住在一起。"

她没说再见就扭头走了，径直穿过大理石地面。西塞罗看着她纤细的背影，拉长了脸："最初说什么那栋老房子地段偏僻、人烟稀少，现在又嫌新房子周围太吵。泰罗，你真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结婚。"

我想接他的话，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几周前的一天晚上，阿提克斯邀请他共进晚餐。昆图斯也在受邀之列，奇怪的是还有我：主人的计划是安排我们四个人相聚一堂，就在与去年相同的地点和相同的时间里，以庆祝罗马还有我们自己得以幸存。夜幕降临之后，我和西塞罗来到他家，昆图斯已经先我们一步到了。尽管有美酒佳肴作伴，有庞培作为闲侃的话题，还有藏书引出的探讨，但是大家并不尽兴，好像每个人都闷闷不乐。西塞罗的情绪很糟糕，因为他一直在和特伦提娅闹别扭，再一想到庞培即将返回罗马，他也有点忐忑不安。昆图斯，他已经到了司法官任期的最后阶段，却负债累累，正愁着考虑在即将到来的改选中会抽到哪个行省。甚至连阿提克斯，这个深受伊壁鸠鲁影响通常不被外界干扰的人，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像往常一样，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只在被问到的时候才张口说话。我们为十二月四日的光荣而干杯，但是西塞罗却头一次追忆不起往事了。突然间，庆祝五个人的死亡似乎不合时宜，即使他们是坏人。过去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谈话都失去了意义。最后，阿提克斯说，"我正考虑回伊庇鲁斯。"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

"什么时候?"西塞罗平静地问。

"农神节之后。"

"你不是考虑要走,"昆图斯用一种挑衅而尖锐的口气说,"你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只是告诉我们。"

西塞罗又问,"你为什么现在想走?"

阿提克斯玩弄着玻璃杯的杯颈。"两年前,我来到罗马帮你赢得了竞选。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留在罗马支持你 但现在问题似乎都已经解决了,我认为你不再需要我了。"

"我非常需要你。"西塞罗强调说。

"此外,在那边还有一些生意需要我打理。"

"啊,"昆图斯透过玻璃杯对他说,"生意。现在我们找到根源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阿提克斯问。

"没什么意思。"

"不是,请——讲明白你在想什么。"

"别再说了,昆图斯,"西塞罗警告他。

"就是这么回事,"昆图斯说。"马库斯和我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地处理公共生活中的所有危险,承担所有难题,而你却随心所欲地游走在你各处的庄园,照顾你的生意。你利用我们的关系飞黄腾达,而我们现在好像永远不会有钱了。说完了。"

"但是你的政治生涯给你带来了奖励。你享有声望、权力,会被历史铭记,而我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却认识所有人!"昆图斯又干了一杯。"我想你已经不可能带你妹妹一起回伊庇鲁斯了,对吧?"

"昆图斯!"西塞罗喊道。

“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阿提克斯温和地说，“那我非常抱歉但很难说是我的责任。”

“又来了，”昆图斯说。“你甚至是故意逃避婚姻。我发誓你这个家伙有生活上的难言之隐 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承担你的那份家庭磨难呢？”

“够了，”西塞罗站起身来说。“阿提克斯，我们该走了，省得你们说出更多没意思的话，昆图斯？”他把手伸向他的兄弟，昆图斯正愁容满面地看着别处。“昆图斯！”他生气地又喊了一遍他的名字，并向他伸了一下手。昆图斯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来抬头瞥了他一眼，就在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憎怒，我屏住了呼吸。然后，他把餐巾丢到一旁，站了起来。他晃悠着身子，差点倒向桌子上，但是我搀住他的胳膊，他又恢复了平衡 他蹒跚着走出书房，我们跟着他走进了中庭。

西塞罗事先安排好一台轿子载我们回家，但是现在他坚持让给昆图斯。“你坐轿回家，兄弟。我们走着。”我们把他安置在轿子里，西塞罗告诉轿夫把他送到我们在埃斯奎林紧邻忒勒斯神庙的老房子，西塞罗搬出来的时候昆图斯就搬了进去。轿子还未出发，昆图斯就已经睡过去了。看着轿子渐行渐远，我体会到身为天才人物的弟弟真不是简单的事情，昆图斯所有的选择，包括他的事业，他的家庭，甚至他的妻子，都要根据他那个足智多谋、雄心勃勃的兄长的需要而定，西塞罗总是能够说服他做任何事情

“他并无恶意，”西塞罗对阿提克斯说，“他是为未来担忧，仅此而已。等到元老院定好今年的候选行省，他知道了自己将要去哪里，就会高兴起来。”

“我相信你是对的。但是我担心他把自己说过的话当真了。我希望他不是在替你说话。”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心里一清二楚，你从我们的关系中得到

的东西远远抵不上你的付出。我们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就是这样。当我在追逐高官爵禄的时候，你却在渴望可贵的独立，谁又能说谁是对的呢？但是，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品质上，我一向认为你远远超过其他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在你离开之前来看看我，以后也要经常写信给我，好吗？”

“我会的。”

西塞罗一边说着，一边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他们就分开了。阿提克斯回到了堆满书籍和金银财宝的漂亮房子里，而前任执政官却和他的保镖一起踉踉跄跄下了山，朝中心广场走去。关于什么样的生活能称之为好的生活以及如何过上好的生活，我的想法与阿提克斯完全一致——当然这是就我而言从纯理论上讲的结论。当时，我抱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现在还是这样看，甚至更加如此——当一个人可以坐在太阳底下读书的时候，他却在追名逐利，这是愚蠢的行为。然而，即使我一出生就是自由人，我也知道自己不会拥有那种强大的野心，没有它，就不能建立任何城市，也没有任何城市会遭到毁坏。

凑巧的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了西塞罗所有辉煌事件的发生地，途中，他变得格外安静，毫无疑问，他还在回味与阿提克斯的谈话。我们路过空荡荡的元老院，它的大门已经被锁紧了，在那里他发表过很多值得纪念的演说；演讲台蜿蜒的墙上，高高耸立着英雄的雕像，他曾站在那里面对成千上万的罗马同胞发表演讲，最后是卡斯托尔神庙，在那里的敲诈勒索法庭上，他与维莱斯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并且成就了他事业的开端。那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和纪念碑，在黑暗中静默而雄伟，不过，这使我感到这个夜晚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不远处传来声响，偶尔还有些窸窸窣窣的响动就在跟前，但那只是田鼠在垃圾堆里爬动的声音

我们离开中心广场，前方的帕拉丁山上闪烁着无数的灯火，勾勒出了整座山的轮廓——阳台上燃烧的火炬和火盆发出忽隐忽现的黄色火光、掩映在树林丛中的窗户上映出蜡烛和油灯的点点亮光

突然，西塞罗停住脚步。“那不是我们的家吗?”他一边问一边指着那一长串灯光。我顺着他伸出的胳膊回答说，我想是的 “但是太奇怪了，”他说，“大多数房间看上去是亮着的。好像特伦提娅在家 ”

我们开始迅速上山 “如果特伦提娅早早地离开了仪式，”西塞罗回头气喘吁吁地说，“那一定不是她自愿的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几乎是沿街跑回了家，一到门外就使劲敲门。我们发现特伦提娅站在中庭，周围站着一群女仆女眷，西塞罗一进来，她们像小鸟般唧唧喳喳地散开了。她穿着一件披风，披风紧紧地系在喉咙上，因为披风下面还穿着一件神圣长袍，那是不能让男人看见的。“特伦提娅?”他边说边走向她。“发生了什么事?你还好吗?”

“我很好，”她回答说，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发颤，其中又有几分冷漠。“是罗马出了问题。”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来，一场闹剧竟然能引发那么多危害只是无稽之谈。实际上，那件事在当时就很荒唐：公德使然，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稀奇古怪而难以预料。总有些小丑会破壳而出，并从他们孵化出悲剧。

事情缘由非常简单。那天晚上，特伦提娅告诉了西塞罗，可以说那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挑衅 她来到恺撒的官邸之后，庞培娅的女佣阿布拉过来问候她，阿布拉是个出了名的性格随和的女孩，与女主人的性格很合拍，与男主人也相处融洽，既然说到了男主人，就不得不说当时他理所当然是不在场的。阿布拉带特伦提娅走进主厅，当晚的女主人庞培娅和维斯太贞女们已经等候在那里，其

中还有恺撒的母亲奥蕾莉娅 此时，罗马的大多数贵妇相聚一堂，仪式正式开始。特伦提娅没有说她们究竟在做什么，只说了当她们被尖叫声打断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 她们跑去查找当事人，立刻发现奥蕾莉娅的一个女自由民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边哭边说，有人闯了进来。原来当她凑近当晚的一个演奏者时，没想到那个女孩实际上是一个男人伪装的！这时候，特伦提娅发现庞培娅消失得无影无踪。

奥蕾莉娅立马出面控制现场，她下令盖上所有的圣物，锁紧大门，并派人把守。然后她和一些胆大的女人（包括特伦提娅），开始对这栋房子进行彻底搜查。后来，在庞培娅的卧室里，她们发现一个身穿女人衣服头戴面罩的身影，她手抓一把小竖琴，本来想藏在窗帘后。她们追着他从楼梯跑到餐厅，他一不小心脸朝下跌在躺椅上，面罩也被人扯下了。几乎每个人都认出了他。他剃去了小胡子，脸蛋擦上了胭脂，眼睛画上了烟熏妆，嘴唇也涂上了口红，他就是普布利乌斯·克劳迪乌斯·普尔喀，没有谁不认识他。“你的朋友克劳迪乌斯。”特伦提娅挖苦西塞罗。

很明显，克劳迪乌斯喝醉了，意识到自己穿帮之后，他一跃跳上餐桌，扯下长袍，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所有女人面前，当时维斯太贞女也在场，然后，在一片尖叫声中，他趁着大家被吓得措手不及跑出了房间，从厨房的窗户逃了出去。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庞培娅和阿布拉义出现了，奥蕾莉娅因此认定自己的儿媳和女佣是共谋，亵渎了这次神圣的祭典仪式 她们俩都哭着否认，后来维斯太贞女宣布，再追究下去也无济于事：事情已经发生了，必须终止仪式 这些虔诚的女人就这样回到了各自家中

这就是特伦提娅的经历，西塞罗一边听着，一边流露出质疑和厌恶的表情，与此同时，他还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发笑，显然，他必须在公共场合和特伦提娅面前恪守道德底线，这件事确实

匪夷所思，他也完全赞同她的说法，但是私底下他认为这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笑的一件事了。特别是克劳迪乌斯在那些被吓坏的罗马贵妇面前晃动私处的场面，着实让他笑出了眼泪　但是这只限于他独自待在书房的时候。就政治而言，他认为克劳迪乌斯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白痴——“老天啊，他是三十岁，不是十三岁。”——身为一个地方官员，他的政治生涯甚至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他还暗自高兴，认为恺撒可能也陷入了麻烦：因为这件丑事是发生在他的家里，连他老婆都牵扯进来了，似乎不容乐观

翌日一大早，西塞罗怀揣着这样的想法去了元老院，这一天离议员们聚集在元老院商讨阴谋者的命运刚好过去了一年　很多高级官员已经从他们的妻子那里听说了那件事情，在议事厅里等候占卜结果的时候，或者说是等西塞罗停止在人群里来回穿梭之后，他们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祖国之父煞有介事地从这一伙人走到那一伙人，脸上带着虔诚而凝重的表情，他的双手紧抱在胸前，他边摇头边装作不情愿地向那些还没听说此事的人散布这个丑闻。“哦，看呐，”他往议事厅的另一侧瞥了一眼，总结道，“这下可害苦了恺撒——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尴尬事。”

恺撒看上去确实很郁闷，神情也极为严肃。在十二月那个阴冷的日子里，这个年轻的祭司长孤单单地站在那里，恐怕这是他运气最差的时刻　他的执政官生涯并不成功，而现在也接近尾声了。在一段时间里，他甚至还被取消了职务，幸好没有像喀提林的其他支持者一样被拖上法庭　他焦急地等待着元老院的分配，想知道自己被派往哪个行省，他迫切想听到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借了不少高利贷　而现在这个牵扯上克劳迪乌斯和庞培娅的丑闻，恐怕会使他沦落为被人奚落的对象　作为一个强硬派，当他看到西塞罗在议事厅里到处散播流言，他可能也感到十分懊恼。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罗马首领——一个被戴绿帽子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小人物的话，当天

绝不会来元老院，但这却不是恺撒的作风。读完祈祷词之后，他在执政官的座位上坐下了，与昆图斯隔了两个位置，而西塞罗坐到了过道的对面——那里是前任执政官的专属座位

会议刚开始不久，前任执政官科尔尼菲西乌斯——他自诩为正直的宗教事务管理者——就跳过议事程序，要求对头天晚上发生在某祭司长官邸的“丢人而不道德”的事件进行讨论　现在回想起来，当天真有可能成为克劳迪乌斯的末日，他甚至永远也进不了元老院。但幸运的是，十二月的首席执政官不是别人，而是他妻子的继父穆列纳，不管他对这件事持怎样的私人感受，如果能避免的话，他可不想给整个家族增添难堪

“这不是元老院应该讨论的问题。”穆列纳宣布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由宗教权威机构负责调查。”

加图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下去了，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道德败坏的事情，他激动得两眼放光。“那么，我提议立刻要求祭司团对此事展开调查。”

穆列纳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进行投票，于是全体议员未经讨论便通过了投票　早些时候，西塞罗告诉我他不会干涉此事（“如果加图和其他人想去蹚浑水的话，就让他们去，我不会管，那样会显得我更加威严”）。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是不忍放过机会　他神色庄重地站起身，眼睛直直地盯着恺撒　“据说这件肮脏的丑事就发生在祭司长的屋檐底下，或许他能省去麻烦直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免得我们要等待调查结果。”

当恺撒站起来发言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那么僵硬，连坐在大门旁老地方（既然西塞罗不再是执政官了，我就不得不退回到门外）的我都能看到他下巴的肌肉在抽搐

“善德女神的祭典仪式不是祭司长负责的事务，因为当她们进行庆祝的时候，他甚至都不允许参与。”说完他就坐下了

西塞罗故作不解，又站起身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祭司长的妻子负责整个仪式吧？她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吧？”说完他也坐下了。

恺撒稍有犹豫，然后站起来平静地说，“那个女人不再是我的妻子了。”

大家开始兴奋地交头接耳 西塞罗又站了起来。这回他听上去似乎真的是心有疑问 “那么，我们因此可以断定确实发生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未必。”恺撒回答说，然后又坐下了

西塞罗站了起来 “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祭司长要休了他的妻子？”

“因为祭司长的妻子一定经得起怀疑。”

这句冷冰冰的回答有很多可笑的成分 西塞罗没有再起身，而是示意穆列纳他不希望再追究下去了。后来，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这是我在元老院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事情了 你说恺撒和庞培娅结婚多久了？”他的语气中无不透露着对自己所作所为的钦佩之情。

“恐怕都六七年了吧。”

“可是我敢肯定，直到我问他那个问题的时刻，他才下定决心要和她离婚 他认为那是他逃脱尴尬境地的最好方式 你不得不佩服他——大多数男人决不会随随便便就抛弃了他们的狗。”

一想到美丽的庞培娅，我就很难过，我想知道她是否已经获悉她的丈夫刚刚公开宣布结束他们的婚姻。恺撒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我怀疑不到天黑她就会被赶出家门。

我们回到家之后，为了避免遇上特伦提娅，西塞罗立刻走进了书房，一头倒在卧榻上。“我想听听纯正的希腊语，好让我遗忘掉肮脏的政治。”他说 正常情况下，索西特乌斯会读给他听，但是

他生病了，所以西塞罗问我是否愿意效劳，在他的要求下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欧里庇得斯的副本，在灯下展开了这卷书。他要听哀求的女人，我想这是因为阴谋者被执行死刑的情景总是盘旋在他的脑海，而他希望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也就是允许体面地掩埋敌人的尸首，他扮演了忒休斯的角色。我正好读到他最喜欢的一段话——领导的轻率鲁莽会招来失败；船上的水手在适当的时候要沉稳而机敏。是的，先见之明：亦是一种勇敢——这时，一个奴隶走进来说克劳迪乌斯在中庭等着要见西塞罗。

西塞罗破口大骂，“去告诉他滚出我的房子。我不想看到任何与他有关的东西。”

这可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是我放下了欧里庇得斯去中庭 我本以为克劳迪乌斯会很悲痛，他却面带苦涩的微笑。“你好，泰罗。我想我最好来马上看看我的导师，领受惩罚。”

“恐怕主人不在家。”

克劳迪乌斯的笑容摇摇欲坠，显然他猜到了我在骗他。“但是我已经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编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他一定不想错过。不，这真是太荒谬了。他不应该赶我走。”

他用力推开我，径直穿过宽敞的大厅走进了书房。我跟在他身后，紧握着双手。但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屋子里没人。书房一侧的角落有个专门供奴隶进出的小门。当我们的目光正好转移到那里时，它轻轻地关上了。欧里庇得斯还放在我离开之前的那个地方。“好吧，”克劳迪乌斯说，他突然变得很不自在，“一定告诉他我来过。”

“当然。”我回答他。

第十三章

也就是这个时候，不出克劳迪乌斯所料，庞培大帝返回了意大利，在布鲁登西登陆。元老院的信差通过接力跑了将近三百里到罗马汇报这个消息。根据他们的急件，庞培军团有两万人跟他一起登陆，第二天他就在市政广场向他们发表演说 “男人们，”据报告，他的演讲如下，“对于你们在军队所做的一切，我深表感谢。我们已经终结了米特拉达特斯，他是自汉尼拔之后共和国最大的敌人，加上我们的英勇行为，足以让世界铭记一千年 今天，我们即将各奔东西，这让人感到非常痛苦。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元老院和人民没有授权我在罗马保留一支军队。解散吧，回到你们的故乡，回到自己的家里。我发誓，你们所服的兵役一定能拿到报酬。我向你们保证，我已经给你们预备了金钱和土地。同时，你们还要有心理准备，我随时会在罗马召集你们，你们将得到奖励，我们要庆祝最伟大的胜利，那是我们新帝国的母亲城未曾见过的胜利！”

之后，在他的官方护卫队和一些亲友的陪同下，他踏上了去罗马的征程。庞培带着一小队随从回罗马的消息一经传开，便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害怕他会带着军队向北开进，担心他们所经过的农田像被蝗虫那样洗劫一空。然而，海陆最高指挥官仅仅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方式徐步缓行，半路上他在乡村客栈休息，他更像是一个从国外度假归来的观光客，而不是一个威严的将军。在沿途的各个城

市——从塔朗多到维努希亚，穿过群山到坎帕尼亚区平原，再到卡普亚和明图尔内——群众都来欢迎他 成百上千的人决定离开家跟随他。不久，元老院就收到报告，多达五千的民众正和他一起向罗马前进

获悉所有消息之后，西塞罗越来越恐惧 他给庞培的长信仍然没有得到答复，他甚至开始担心对自己执政官生涯的吹嘘可能已经伤害了庞培 更糟的是，现在他从一些渠道得知庞培对西博里达产生了坏印象 从马其顿返回意大利的路上，庞培亲眼目睹了西博里达的腐败和无能，等他回到罗马，他就会火速召回总督 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西塞罗带来破产的威胁 尤其是他还没从西博里达那里拿到一个塞斯特斯 他把我叫进书房，口述了一封长信给他以前的同僚：我会尽我所能在后方保护你，尽管我自己还没有摆脱麻烦，但是如果我发现那样做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我不会让自己被当作白痴——即使是你 农神节之后，我们为阿提克斯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宴会结束时西塞罗给了他这封信，让他亲自交给西博里达 阿提克斯发誓一到马其顿就执行这项任务，然后两位挚友在热泪和拥抱中互相道别了 他们之所以这么难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昆图斯没来送行。

阿提克斯离开罗马之后，四面八方的烦扰一齐向西塞罗袭来 他的总务秘书索西特乌斯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他十分担心他，我更是如此 我亲自教授这个小伙子拉丁语法、希腊语以及速记法 他身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深受大家喜爱 他的嗓音很悦耳，所以西塞罗总是让他做朗读者 他二十六岁左右，住在地下室紧邻我的一个小房间里。起初，他只是干咳，但后来发展成高烧，西塞罗派自己的大夫下来给他做检查 放血的疗法不管用，水蛭疗法也不行 西塞罗放不下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年轻人的小床边上坐一会，用一条湿冷的毛巾敷在他滚烫的额头上 整整一周，每天夜里我都

不睡觉陪着索西特乌斯，听他胡乱地呓语，试着让他平静下来，劝他喝口水

对于可怕的发热来说，情况往往是这样：回光返照是濒临死亡的前兆 索西特乌斯也是这样，我记得格外清楚 那是一个午夜，我躺在他的小床旁边的一个稻草褥子上，身上裹着一床毯子和一张羊皮 他已经变得非常安静，我们只点了一盏小油灯，在昏黄的光线下，我打了个盹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醒来了，在我翻身的时候，我看见他坐了起来，正惊恐万状地注视着我

"那些信，"他说

为工作牵肠挂肚，是他的一贯作风，我差点要哭了 "信都保管得很好，"我回答说。"一切都很正常 躺下吧。"

"我认真地抄下了所有的信 "

"是的，是的，你抄下了所有的信。现在去睡觉 "我轻轻地扶着他想让他躺下去，但是他努力想要挣脱。那时，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只有几滴汗水和一把骨头，就像一只麻雀弱不禁风。他不想躺下，只想告诉我一些事情

"克拉苏知道

"克拉苏当然知道 "我安慰他说：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惧。"克拉苏知道什么？"

"那些信。"

"什么信？"索西特乌斯没有回答。"你的意思是那些匿名信？就是警告说罗马面临威胁的那些匿名信？是你认真抄下了所有信？"他点点头 "那克拉苏是怎么知道的？"我低声问。

"我告诉他的 "他枯瘦如鸡爪般的手抓住我的胳膊。"不要生气。"

"我不生气，"我一边说一边擦去他额头上的汗 "他一定是恐吓你了 "

“他说他已经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他骗了你？”

“对不起……”他停下来，发出一声沉痛的呻吟，对于一个如此虚弱的人来说，那声音听上去格外可怕，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的眼皮向下垂着，最后又费力抬了起来，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表情——那双专注的眼睛后面是无底深渊 然后他就无意识地倒在我的胳膊上。我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我感到自己是在凝视一面漆黑的镜子，除了无尽的麻木什么也看不到。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也会像索西特乌斯一样死去，无儿无女，仿佛不曾来过这个世上。从那以后，我的信心更加坚定，我要记载下我目睹过的所有历史，于是，我的生活至少有了一个目标。

那天，索西特乌斯整个晚上都奄奄一息，直到第二天，也就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他死了。我立刻跑去告诉西塞罗。

“可怜的孩子，”他叹息道 “他的死不仅仅意味着我失去了一个奴隶，失去他，我感到非常心痛。我决定厚葬他，让大家都知道他对我有多重要 ”他转过身去看书，我仍留在原处，他发现我还没有走 “嗯？”

顿时，我感到非常窘迫。我本能地认为索西特乌斯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但是我不能确定它是否属实，或许那只是一个人发烧时的胡言呓语 我肩负着对死者及生者的双重责任，拿不定主意——是尊重朋友的忏悔，还是警告西塞罗？最后，我选择了后者。“有些事你应当知道。”我说。我拿出我的写字板把索西特乌斯临死前说的话读给他听，我已经事先做好了记录。

在我读那段对话的过程中，西塞罗手托着下巴仔细地端详我，听完之后，他说，“原本应该让你做那份副本的。”

直到这一刻，我才敢让自己相信 我努力掩饰，好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吃惊 “为什么你没那样做？”

他又开始上下打量我。“你觉得我伤害了你的感情？”

“有点。”

“噢，你不应该那样想。这是在称赞你的诚实。有时候，对于肮脏的政治交易，你有太多顾虑，泰罗，我发现如果你对我有一丝不满，我就很难施行这样的欺骗。所以没有让你知道，你认为我说对了吗？”听上去他还有点得意。

“是的，”我回答说，“完全正确，”确实是他做的事情：我记起了那个晚上，克拉苏和西庇奥以及马塞勒斯一起把信带过来的时候，他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惊讶，抛开一切不说，我真得佩服他演员般的表演技巧。

“噢，我很抱歉我必须瞒着你　不管怎样，好像我还是没逃过老秃头的法眼——或者说他至少不会再上我的当了。”他又叹了口气。“可怜的索西特乌斯。实际上，我相当肯定克拉苏是什么时候从他那里套出了实情。一定就是我派他去取这栋房子的地契的那天。”

“你应当派我去！”

“我本来是想派你去的，但是你出去了，我也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了。当那个老狐狸诱骗他供出实情的时候，他会是多么恐惧啊！要是他告诉我他所做的那一切——我会让他放心。”

“但是你不担心克拉苏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我为什么要担心呢？除了没有指挥军队摧毁喀提林，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这些东西本应只是他想要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他得到的，这已经很让我吃惊了！但至于其他东西——那些我口授索西特乌斯的信，落在了他的门阶上，对他来说应该是来自众神的礼物吧。他把自己从那场阴谋中解脱出来，把一堆烂摊子及阻止庞培插手的事留给我去处理。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克拉苏从整个事件中获取的利益，比我要多得多。如果谁因此而痛苦，真是

罪过。”

“但是假如他把这件事公之于众，那怎么办？”

“如果他敢那样干，我就矢口否认——他也没有证据 但是他不会，他想做的最后一样事情就是打开埋着尸骨的臭坑 ”他又拿起书 “撬开那些死去的亲爱的朋友的嘴，放上一枚硬币，让我们祝福他在永恒之河的彼岸比在这边找到更多的真诚 ”

第二天，按照他的命令，索西特乌斯的尸体在埃斯奎林区火化了 大多数家庭成员都到场追悼，西塞罗给了我不少钱，让我去买花、买熏香、请乐手 总之，我是尽可能地办得体面：你会认为我们是在为一个自由民甚或是一个公民举行告别仪式 反复思考那些事情之后，我不打算对西塞罗的行为做道德上的评判，因为他还是那么信任我，所以我也没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 但是我确实害怕克拉苏会伺机报复 看着浓密的黑烟从柴堆上升起汇入东方滚滚而来的低矮云层里，我的心充满忧虑

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庞培就快到罗马了 在他到达的前一天，西塞罗收到了统帅邀请他去共和山庄的信函，当时，共和山庄是政府的官方会客场所 这封信的措辞非常谦恭，他想不出什么推辞的理由 如果拒绝的话，会被视作傲慢无礼 “尽管如此，”第二天早晨，贴身男仆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向我吐露，“我不免会认为自己就像一个臣民被召唤去迎接征服者，而不是参与国事的一个成员被安排去见地位平等的另一个成员 ”

当我们抵达战神广场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民众已经从四面八方涌来，挤挤攘攘着要看一眼他们的英雄，据说只有一两英里的路程，他就要到了 西塞罗在这样的场景中颇受打击，因为这回人们全都是背对着他，没有人注意到他也来了。当我们来到共和山庄之后，另外一个打击伤害了他的自尊 他原认为庞培会在私下里接见

他，然而其他的一些议员连同他们的随从都已经比西塞罗先到一步，包括新上任的执政官普皮乌斯·皮索和瓦列利乌斯·梅萨拉屋里阴冷昏暗，这样的一座官方建筑很少能派上用场，尽管屋里很潮湿，却没人去点燃火堆，大家都怕麻烦　西塞罗不得已坐到一个镀金的硬椅子上，一边等着一边和普皮乌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是庞培手下的一个助理，沉默寡言　西塞罗认识他很久了，并不喜欢他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喧闹的人群开始沸腾，我想他们可能已经看到庞培了　不久，吵闹声变得令人心怯，议员们停止了讨论，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好像是一群陌生人在躲避暴风雨的时候偶然撞到了一起　外面的人群开始东奔西跑，欢呼雀跃　号声响起　隔壁的前厅传来此起彼伏的笨重靴子声，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噢，您看罗马人民是多么的敬仰您，陛下！”然后我们就听到了庞培低沉有力的回答：“是的，看来情况都很好，确实一切都很好　”

西塞罗和其他议员一起站了起来，不一会，伟大的将军就大踏步走了进来，他全副武装，披着鲜红的斗篷，穿着闪光的青铜胸甲，上面还刻着一个发光的太阳　他把饰有羽毛的头盔递给他的副官，这时，他的随行官员和扈从也跟在后面鱼贯而入　他的脸还是那么宽，被晒得黑黝黝的，头发已不像以前那么浓密，他用肥厚的手指来回抚弄着，并把它们往后压紧到那个令人熟悉的波形羽冠里　在过去六年里，他几乎没什么改变，除了身材变得更加健壮，如果可以这样形容他的话　他挨个和执政官及其他议员握手，并与他们交谈，西塞罗的表情十分尴尬　最后，他来到我主人的跟前“马库斯·图利乌斯！”他大喊道　他往后退了一步，开始仔细打量西塞罗，装模作样地用手比划着，从他擦得锃亮的红皮鞋，到他宽外袍的整齐紫镶边，再到他修剪得很整洁的头发　“你看起来棒极了　来吧，”他边说边示意他靠近一点，“让我抱一下这个男人，要

不是他我就回不了祖国了！”他挥着胳膊一把搂住西塞罗，这个拥抱几乎要把西塞罗按进他的胸甲，他越过西塞罗的肩膀向我们使了个眼色。“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因为他一直在不停地告诉我！”大家都笑了，西塞罗也勉强跟着我们一起笑 但是庞培的紧抱把他身体里的所有空气都要挤了出来，他只能喘着沉闷的粗气 “好，先生们，”庞培继续说，笑容满面地环视整个房间，“我们就座吧？”

有人为大将军搬来了一把大椅子，他坐在了上面。他接过了一把象牙指挥棒 一块绣着东方地图的毯子在他脚下展开。庞培在上面比划着，议员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他在向大家说明他取得的成就。我边听边做了一些记录，随后，西塞罗花了不少时间来琢磨他说的话，脸上一直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庞培宣称，在作战期间，他已经攻下一千座堡垒、九百个城池和十四个完整国家，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和朱迪亚。他不停地挥舞手中的指挥棒。他建立了三十九个新城市（或许更多），只有三个地方被允许命名为庞培波利斯 他已经在东方开始征收财产税，这会使罗马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三分之二。他打算从个人资产中直接向国库捐赠两亿塞斯特斯。“我已经将罗马的版图扩大了两倍，先生们。罗马的边界已经延伸至红海 ”

尽管我正在埋头记录，我仍然被庞培的豪迈口吻所折服 他说话时自始至终都是“我的”这个，“我的”那个。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和城市，这些巨额的金钱真的都是属于他的，或者是属于罗马的？

“当然，我需要一个有追溯效力的法案来使所有这些合法化 ”他总结道。

西塞罗稍作停顿——他刚从庞培的怀抱中缓过气，扬起了眉毛。“真的？只需要一个法案？”

“一个法案 ”庞培肯定地说，然后把他的象牙指挥棒交给随

从，“而且只需要一句话：‘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特此批准庞培大帝驻扎在东方时所做的一切决定’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加几句祝贺的话，但是这一句是最根本的。”

西塞罗瞟了瞟其他所有的议员，没人看他。他们兴高采烈地听庞培讲话 “您还有其他事情要交代吗？”

“执政官的职位。”

“什么时候？”

“明年。任期十年，我是第一届。完全合法。”

“但是作为候选人，你必须入驻罗马，这意味着你放弃了军队统治权，而你一定还想再立战功吧？”

“当然，我会在九月份我生日的时候打个胜仗，”

“那怎么操作呢？”

“很简单。另一个法案。还是一句话：‘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特此批准庞培大帝在缺席的情况下参加执政官一职的竞选。’我想我不需要为这次竞选到处拉选票了，同胞们知道我是谁！”他微笑着环顾四周。

“你的军队怎么办？”

“解散 当然他们需要一些报酬，我已经向他们承诺了。”

执政官梅萨拉大声说，“我们收到报告说，你要把土地分配给他们。”

“对 ”大家都沉默了，甚至连庞培都感觉到了这其中隐含的敌意 “听我说，先生们，”他在那把王座一般的椅子上向前倾了倾身子，“坦率地讲，这是你们也知道的，我本可以带领我的军团开进罗马的大门，并且可以要求我想要的任何东西 但我是想为元老院尽我的绵薄之力，是为它服务而不是命令它，我以非常谦卑的方式穿越了整个意大利，那已经表明了我的意图。我还想继续证明给你们看 你们都听说我离婚了吧？”议员们点点头。“那么我订下另一

桩婚约，永远把自己绑在元老院的党派中，怎么样？”

“我认为我要代表其他所有人说句话，”西塞罗跟大家稍做商榷，谨慎地说，“我要说的是，元老院想让你留下来，除此之外，对你就没有其他要求了，但是与此同时，联姻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你想好人选了吗？”

“事实上，我已经想好了。这些天，我听说加图在元老院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他有几个侄女和女儿都待嫁闺中。我打算从这些女孩中娶一个做妻子，我的大儿子也娶一个。就是这样。”他心满意足地又往后坐了回去。“你们觉得怎样？”

“我们觉得很好，”西塞罗又瞟了瞟他周围的同事，回答说，“加图家族与庞培家族的联姻将会给一代人带来和平。平民党人都会大惊失色，善良的人们都会感到欣慰。”他露出了微笑。“统帅，祝贺你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加图怎么说？”

“哦，他还不知道。”

西塞罗的笑容僵住了。“你休了穆齐娅，为了跟加图联姻，你中断了跟梅特里家族的关系——但你却还没询问过加图，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

“我就猜到你会那样说。怎么了？你认为会有问题？”

“如果是其他人，我会说没有问题，但是加图嘛——哎，没人知道一根筋的逻辑会让他对此有什么反应。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很多人了吗？”

“只有个别人知道吧。”

“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提个建议？现在，我们就先暂时中止讨论，同时你尽快派使者去找加图。”

庞培原本春风满面，听完这番话，他的脸色就变了——显然，他从没想过加图可能会拒绝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颜面扫地。他在惊措中同意了西塞罗的建议。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召来他

最亲密的随从卢修斯·阿福拉纽斯紧急磋商。围观的群众还没有散去的意思，尽管庞培的保镖们只把门打开了一道缝，刚好能让我们通过，但是外面黑压压的人群很快就潮水般向门内涌来。在艰难的回城途中，人们朝着西塞罗和执政官大喊大叫："你跟他说话了没有？""他说什么了？""他变成了神，是真的吗？"

"我最后看他一眼的时候，他还没变成神，"西塞罗打趣地回答说，"但是他已经离神不远了！他准备重新加入我们的元老院。真是场闹剧，"他半合着嘴对我补充了一句。"普劳图斯（财神）恐怕也没能赶上这么荒唐的场面。"

果然，西塞罗不是瞎操心。庞培找到加图的朋友姆纳蒂乌斯，派他到加图家里传达请求——这可是庞培大帝发出的两场婚约，当时，加图家族的全体成员正在举行一场宴会。妇女们听闻这个消息之后，都喜出望外，因为作为罗马最伟大的战斗英雄，庞培的地位高高在上，而他健壮的体格也扬名于外。但是加图当即大发雷霆。他没做片刻考虑，也没有跟其他人商议就做出了以下答复："走吧，姆纳蒂乌斯：去告诉庞培，加图不会因待字闺中的女人而被俘虏。他很感谢庞培的美意，如果庞培行为得体的话，他会考虑和他做朋友，而不是搞什么联姻。但是他不会为了庞培的荣誉而冒险伤害他的国家。"

据说，庞培对这个无礼的答复大感吃惊（"如果庞培行为得体"！），他的心情变得很糟糕，他立刻离开了共和山庄，回到位于阿尔班山的家里。但即便是在家里，恶魔仍然纠缠着他，令他万分痛苦，那恶魔好像决心要摧毁他的尊严。他的女儿，当时已经九岁，从她刚学会说话的时候他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老师——尼撒著名的语法学家亚里斯托迪姆斯正在教她用荷马创作的一些诗句来问候父亲。不幸的是，她跨出门时说的第一句诗是海伦对帕里斯说的："你从战场上归来；我希望你已经倒在那里。"很多人只是听说

了这一幕，因为那不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但西塞罗对此津津乐道，他在罗马到处散播这件趣事

当这一连串的骚乱接踵而来的时候，我原本以为善德女神的事件可能已被大家遗忘。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克劳迪乌斯还是小心行事，尽量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 人们已经有其他事情可以讨论了。但是庞培回来一两天之后，祭司团向元老院递交了这起事件的最后裁决结果。那个月的首席执政官普皮乌斯是克劳迪乌斯的一个朋友，他强烈反对将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尽管如此，他不得已还是宣读了祭司们的报告，他们的裁决非常明确 克劳迪乌斯的所作所为无疑是行凶——性质极为恶劣，是犯罪，是冒犯女神的罪孽，是大逆不道。

卢库路斯首先站起来发言，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个美妙的时刻，他非常严肃地断言他的前妹夫玷污了共和国的传统，因为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众神的盛怒带给了这座城市。"如果要平息他们的愤怒，"他说，"只有对冒犯者进行最严厉的惩罚。"他正式提议指控克劳迪乌斯触犯了维斯太贞女的神圣性——对这一罪行的处罚就是被击打致死。加图紧随其后站起来发言，他同意这个判决结果 两个贵族党领袖人物霍滕修斯和卡图卢斯也都站起来表示支持，很明显，元老院出现了一边倒。他们要求市区司法官——在罗马，他的权力仅次于两位执政官之后——成立一个特殊法庭，并从元老院精选出部分议员组成陪审团尽快审判这个案子。由于他们能控制陪审团，结果就是注定的。普皮乌斯很不情愿地同意为这次讨论起草一个提案，等到庭审结束，克劳迪乌斯是必死无疑了。

那天深夜，当我听见有人在敲门的时候，我万分确定那人一定是克劳迪乌斯：善德女神节之后的一天，这个年轻人来会见西塞罗，但是被他拒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定期登门拜访，希望西

塞罗见他、但是主人向我发出严厉的命令，禁止他入内。克劳迪乌斯非常懊恼，因为每次最多只能进到中庭。所以现在，当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已经为又一次不愉快的场面做好了准备。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当我打开门时，站在台阶上的人是克劳迪娅。通常情况下，她会在一大群女仆的簇拥下在城里来回游逛，但是今晚她是独自一人。她冷漠地问我主人是否在家，我告诉她我要先去看一下。我把她带到大厅，让她稍等片刻，然后一路小跑来到了书房，西塞罗正在工作。当我告诉他克劳迪娅就在外面等着的时候，他放下笔，考虑了好一会儿。

“特伦提娅回自己房间了吗？”

“是的。”

“那么，带她进来。”他竟然这么大胆，我多少有点意外，而他一定也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他说，“你要确保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

我带她进来了。她一进书房就径直走到西塞罗的跟前，跪倒在地。“求你帮帮我，”她一边说一边低下了头。“我那个可怜的哥哥现在十分害怕和懊悔，但是他已经没有脸再求你帮他了，所以我就来了。”她抓着他宽外袍的褶边亲吻着。“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一个克劳迪人给人下跪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但我乞求你的帮助。”

“起来，克劳迪娅，”西塞罗不安地盯着地板说道。“你这样会让人看见的，然后就会传遍整个罗马。”她紧闭双唇，西塞罗见状又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补充道，“我不会跟你说话了，除非你起来！”克劳迪娅站了起来，她的头仍然低垂着。“现在听我讲，”西塞罗说，“我就说一遍，然后你必须离开。你是想让我帮你哥哥，对吗？”克劳迪娅点点头。“那么告诉他，他必须完全按我说的去做。他一定要给每一个被他冒犯的女人写一封信。他必须向她们道歉，说他是一时发疯，他不配与她们以及她们的女儿一起呼吸空气，诸如此类

的话——相信我，他还能挽回点颜面。然后他必须宣布放弃财务官一职，离开罗马，去流亡，远离这座城市几年时间。等事情平息之后，他可以回来重新开始。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好建议。再见。”

他正准备转身离开，却被她抓住了胳膊。

“离开罗马会害死他！”

“不，女士，留在罗马会害死他。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他必定会被判有罪。卢库路斯会负责此事。但是卢库路斯又老又懒，你的哥哥年轻而充满活力。时间是他最大的同盟。告诉他这是我说的，而且我也希望他能好好的，让他明天就走。”

“如果他留在罗马，你会加入攻击他的行列吗？”

“我会尽我所能置身事外。”

“如果他上了法庭，”她仍然紧紧抓住西塞罗的胳膊，“你会给他辩护吗？”

“不，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西塞罗不相信地朝她一笑。“一千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

“是因为你相信他是有罪的吗？”

“我亲爱的克劳迪娅，整个世界都知道他有罪！”

“但是你给科尔内利厄斯·苏拉辩护，整个世界也都知道他有罪。”

“但这是不同的。”

“为什么？”

“我妻子，这是一个原因，”西塞罗瞄了一眼门口，轻轻地说。“我妻子也在场，她目击了整个事件。”

“如果你为我哥哥辩护，你的妻子会跟你离婚？”

“是的，我相信她会的。”

"那么就再娶一个妻子，"她一边说一边向后撤，眼睛始终盯着西塞罗，同时迅速解开外衣，让它从肩上滑落。原来她里面什么也没穿。她平滑发暗的皮肤上已经抹上了精油，在蜡烛的映照下闪着亮光。我就站在她的正后面。她知道我在看着她　她已经不把我当回事了，视我跟桌子或凳腿没什么两样。空气骤然变凝重。西塞罗一动不动地站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在元老院，在讨论完处置阴谋者的问题之后，现场一片混乱，当时只要他说出一个单词甚或一个手势表示赞成，恺撒就完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就会截然不同。现在又是这种情况。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微微地摇了摇头，弯下腰拾起她的外衣，帮她展开。

"穿上。"他平静地说。

她不予理会。相反却把他的手放在了自己臀部上。"比起我来，你真的更喜欢那个虚伪的扫帚星吗？"

"是的。"听上去，他也为自己的回答感到吃惊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我肯定是更喜欢她。"

"那么你真是个傻瓜，"她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去，让西塞罗可以帮她披上衣服。她那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就好像她刚结束一个宴会正准备回家。她发觉我正在看她，她的目光从我身上一掠而过，我立刻扭过头看别处。"你会回忆起这个时刻，"她麻利地系紧外套，"你将为此抱憾终生。"

"不，我不会，因为我会忘记这件事，我建议你也这样做。"

"为什么我就应该忘记？"她笑着摇摇头。"如果我哥哥听说了这件事，他会感到多么可笑啊。"

"你要告诉他？"

"当然　这是他的主意。"

"你要守口如瓶。"克劳迪娅走了之后，西塞罗举起一只手警告

我 他不想再谈论这件事，我们也没再提。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一直流传了好多年，但我总是拒绝发表看法。我将这个秘密保守了近半个世纪。

野心和淫欲往往纠缠在一起。对某些人来说，比如恺撒和克劳迪乌斯，它们就像紧紧拧成的一股绳。西塞罗却是个相反的例子 我相信他也有强烈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却会吓着他 他把激情看作是一种障碍，就像他自身的结巴、年幼时的体弱多病和神经质，需要通过自律来克服 因此他学着把这一部分从自己的本能中分离出来，并且尽量避免 但是众神的愤怒仍未平息，尽管他下定决心斩断与克劳迪娅和她哥哥的任何瓜葛，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也被卷进了这场丑闻的漩涡

令人费解的是，善德女神节上发生的一个事件竟然掌控了罗马的公共生活，最后所有的官方事务都暂停了，原本这两者是毫不相关的 表面上，克劳迪乌斯赢取这件诉讼案的机会相当渺茫。很明显，他已经犯下了那个荒唐的罪行，而且几乎整个元老院都认定了对他的惩罚。但是有时候，政治上的一个显著劣势，能转化成一个优势，从通过卢库路斯的提议的那一刻起，罗马的民众就开始私下里拿这件事评头论足。这个年轻人犯了什么罪呢？毕竟他也就是有点兴奋过头。就因为一次嬉闹就要打死一个人吗？当克劳迪乌斯小心翼翼地走进法庭时，他发现市民们实际上是想跟他握手，而不是朝他扔脏物。

在罗马，仍有数以千计的平民不满元老院复兴，而且他们还十分怀念喀提林统治街道时的日子 克劳迪乌斯吸引了这些人。他们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他周围。他会就近跳上一辆马车或是爬上路边的小摊，猛烈抨击元老院。他把西塞罗搞政治运动的把戏学得很好：发言要简短，记住名字、讲笑话，要作秀；最重要的是挑起争端，不管多么复杂，让它变成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故事 克劳迪乌斯的故

事很可能是这样的：他只是个孤零零的公民，却被寡头政治家们非法迫害。“小心啊，我的朋友！”他会这样叫嚣，“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一个贵族身上，那就有可能发生在你们任何人身上！”不久，他便开始召开公共集会，他那些来自小客栈和赌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社团，其中许多人是喀提林的支持者。

克劳迪乌斯点名道姓地反复攻击卢库路斯、霍滕修斯和卡图卢斯，但是提到西塞罗的时候，他却很收敛，只是重复那个老笑话，前任执政官对什么事都是“完全知情”。西塞罗经常想要回击他，并且特伦提娅也鼓励他那样做。但是他对克劳迪娅承诺过要置身事外，所以他总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然而，论战并没有因他的沉默而停止，反而是越演越烈。提议成立特殊法庭的法案在人民集会上公之于众了，当时，我在现场陪着西塞罗。克劳迪乌斯的那群暴徒控制了会议，他们挡住了过道，霸占了投票箱。他们的大声抗议让执政官普皮乌斯焦躁不安，他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反对自己提出的法案——其中一项特殊条款是允许市区司法官挑选陪审团。很多议员转而求助西塞罗，希望他能控制这个局面，但是他呆坐在原位，气愤而不安地怒视着这一切，只有加图大肆地痛斥执政官。会议取消了。议员们迅速撤回到他们的议事大厅，并且以四百票对十五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尽管这个结果可能会引发公众骚乱。弗费乌斯，这个支持克劳迪乌斯的护民官，马上宣布他将抵制这项法律。现场完全失控，西塞罗迅速跑出元老院，涨红着脸回了家。

当弗费乌斯准备在城外召开公共集会，并请回庞培当众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时，转折点出现了。尽管海陆最高指挥官牢骚满腹，认为这是在侵犯他的时间，冒犯他的尊严，但是他别无选择，最后还是不情愿地从阿尔班山来到弗拉米尼的竞技场，任由护民官向自己抛出一系列无礼的问题，连赶集的群众都会把货物暂时放在一旁，围在他四周，傻傻地盯着他

“你知道有人犯下了所谓冒犯善德女神节的罪行吗?”弗费乌斯问。

“我知道。”

“你支持元老院对克劳迪乌斯的指控吗?”

“我支持。”

“你认为审判他的陪审团应该是由市区司法官所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吗?”

“我赞同。”

“即使这个市区司法官同时也是这个案子的法官?”

“如果这是元老院事先商定的程序,我认为就是这样。”

“这样做公正吗?”

庞培恼怒地看着弗费乌斯,好像他是一只嗡嗡叫的虫子缠着他不放。“我绝对尊重元老院的权威,”他声明说,然后他发表了一场演讲论罗马宪法,讲稿像是出自一个十四岁小孩的笔下。我与西塞罗挤在最前面,我可以感觉到我们身后的观众在他唠叨个没完的时候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没过一会,他们开始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人群外围卖热香肠和糕点的小贩们又忙活起来了。庞培在最佳状态下也是个乏味的演讲者,他站在台上,肯定感觉像在做噩梦。他在阿拉伯半岛闪耀的繁星下遥想凯旋时的所有美好情景最后变成了什么?元老院和老百姓念念不忘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年轻男人。

集会总算结束了,西塞罗带着庞培穿过弗拉米尼竞技场到了贝娄娜神庙,元老院在那里安排了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议员们毕恭毕敬地欢迎他,场面煞是热闹,他和西塞罗在前排就座,等着仪式的开幕。然而,他又一次被人们反复盘问关于渎神事件的看法。他重复了刚才在外面说的那些话。当他重新回到座位的时候,我看他转向西塞罗,不耐烦地低声对他说了句话。(后来西塞罗告诉我,

实际上，他说的是“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些其他事情。”）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克拉苏的动静，他坐在椅子边上，准备一有机会就站起来发言。他想说说他的一个决定，他的表情流露出一种狡黠的喜悦，我没有太在意。

“先生们，真是太神奇了，”终于轮到他发言了，“我们跟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神圣的屋檐下，一个拓展了帝国的疆土，另一个拯救了我们的共和国。协助通过这个法案的人一定会得到诸神的保佑 我知道庞培和他的军队时刻准备着为我们的祖国提供援助，只要祖国需要他——但是感谢诸神，当时的执政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深谋远虑帮他免掉了这个责任。我希望我说的一切不要伤害到庞培，我要说的是，我的议员和公民身份都是西塞罗赐给我的；他甚至还赋予我自由和生命。每当我看见我的妻子、我的房子或者养育了我的城市，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西塞罗赐给我的礼物……”

有那么一会儿，西塞罗可能已经看穿了，这是个明显的圈套。然而，对于想实现抱负的所有人来说，尊严与虚荣，信心与妄想，荣耀与自我毁灭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分界线。西塞罗并没有谦虚地否认这些恭维的话，而是站起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表示自己赞同克拉苏说的每个词，与此同时，坐在他身旁的庞培只得在嫉妒和愤恨中慢慢煎熬。我从门口目睹了这一幕，真恨不得跑过去制止西塞罗，特别是当克拉苏站起来问他话的时候，他问西塞罗，作为祖国之父，是否认识到了克劳迪乌斯成了第二个喀提林。

“怎么会没有，”西塞罗回答说，他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他要在庞培面前重塑身为元老院首脑时的光荣形象 “什么时候那个人的走狗们又投奔了另一个人，又是什么时候故伎重演？团结，先生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是我们拯救共和国的唯一希望，现在就像当初一样：元老院与骑士们团结一致；所有阶层团结一致；整个意大利

团结一致。只要大家都还记得我做执政官时给你们带来的和谐一致，我们就不必恐惧，因为赶走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的精神必定会赶走他的私生子！”

整个元老院爆发出雷鸣般欢呼，克拉苏也回到座位了，他暗自窃喜，因为理所当然地，西塞罗所说的话立刻传遍整个罗马并很快传到了克劳迪乌斯耳朵里。会议结束后，西塞罗带领随从踏上了回家的路，克劳迪乌斯已经在中心广场等着他，一群支持者簇拥在他周围。他们拦住我们，我以为发生厮打是在所难免了，但是西塞罗依然很镇静。他停下脚步。“不要激怒他们！”他大喊道。“不要给他们暴乱的借口。”他又转身对克劳迪乌斯说，“如果你听了我的建议去流亡，结果会很好。而你现在选择的这条路只通向一个地方。”

“通向哪里？”克劳迪乌斯冷笑以对。

“就是那里，”西塞罗指着监狱说，“一条绳子的末端。”

“绝不是这样，”克劳迪乌斯回答说，他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里是演讲台，上面竖立着一排排真人大小的雕像。“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也成为罗马人民的英雄。”

“是吗？那你告诉我，你的雕像是不是身穿女人衣服手里拿着里拉（古希腊一种弦乐器）呢？”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P. 克劳迪乌斯·普尔喀：第一个获得易装癖勋章的英雄？我很怀疑。让开，别挡路。”

“非常乐意，”克劳迪乌斯笑着说。但当他给西塞罗让路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改变，不禁心头一惊。他不仅看上去更加魁梧强壮，而且眼神变坚定了，那是从没有过的改变。我骤然意识到，他在享受着自己的恶名：他从那些暴徒中获取了能量。“同我睡过觉的所有女人当中，恺撒的老婆是最好的一个，”当西塞罗从他身边走过时，他轻声说，“简直就像克劳迪娅一样好。”然后，他又抓住西塞罗的胳膊肘大声说：“我愿意做你的朋友。你本应是我的

朋友。”

“那只能说克劳迪人交了一个不可靠的朋友。”西塞罗甩开他的手说道。

“是的，但是我们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

接下来，他就证明了自己说话算数。从那天起，无论何时，只要在中心广场上演讲，他就总会指向西塞罗的新房子，它坐落在高高在上的帕拉丁山上，简直是独裁的完美象征。“看啊，这个不经过审判就任意屠杀人民的暴君，他不择手段让自己变得多么发达——难怪他嗜血成性！”西塞罗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他们之间的相互攻击日益激烈。有时，我会跟西塞罗一起站在台阶上，远观这个新冒出的煽动者在那里蛊惑人心，尽管我们离得很远，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还是能听到群众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摆在我们眼前的是这一幕：西塞罗原以为已经被他杀死的怪物正抽动着要苏醒过来。

第十四章

三月中旬前后，霍滕修斯来见西塞罗。卡图卢斯紧跟他身后，当这个老贵族拖着步子进来的时候，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脱了壳的乌龟　卡图卢斯最近拔掉了最后一颗牙齿，拔牙所造成的创伤加上之前长达数月的疼痛，他的嘴整个扭曲变形了，结果他看上去就像个六十多岁的人。他不由自主地流着口水，手上还攥着一块湿透的浅黄色大手帕。他让我想起了某个人，最初我想不起来是谁，后来我终于想起来了——拉比里乌斯。西塞罗连忙起身把他扶到椅子上，但是卡图卢斯挥手让他走开，口齿不清地说他很好。

"克劳迪乌斯那件无耻的事情不能再拖了。"霍滕修斯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同意，"西塞罗说，我知道他私底下已经开始对自己和克劳迪乌斯之间的恶性口水战感到忐忑不安了。"政府现在无所作为我们的敌人正在嘲笑我们。"

"我们要尽快地对此事进行审理。我提议放弃那个主张，就是说不能由市区司法官挑选陪审团　"

"那怎么选出陪审团？"

"可以用以往的方式，抽签。"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就有可能让很多靠不住的人混进陪审团吗？我们可不想让这个无赖逃脱法律制裁　那真的会是场灾难。"

"完全不可能判他无罪。对任何陪审团来说，只要看到那些对他不利的大量证据，他必定会被判有罪。我们只要在投票结果上略占优势就足够了 罗马人民都具备良好的公民意识，我们应该对这一点有信心 "

"他一定会被事实击垮的，"卡图卢斯插话说，他还用脏乎乎的手帕捂着嘴，"越快越好。"

"如果我们放弃有关陪审团的条款，弗费乌斯会放弃否决权吗？"

"他向我保证他会，条件是我们将处罚由死刑改成流放。"

"卢库路斯怎么说？"

"他不顾一切只想要一场审判。你知道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多年了 他有成堆的各种证据，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举证克劳迪乌斯不道德的恶行——甚至他还找来了当初在米塞努姆给克劳迪乌斯的床铺换床单的女奴，在他和自己的姐妹们苟合之后，卢库路斯就安排了人监视他们。"

"噢，老天啊。将这种细节公之于众也不太明智吧！"

"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让人作呕的行为，"卡图卢斯流着口水说。"赶紧清除这堆污垢吧，否则会给我们带来毁灭 "

"话虽这样说……"西塞罗皱着眉，欲说还休，他十分犹豫，我相信他头一次意识到了身边潜在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危险，他并说不清楚，只是感觉这事有不好的兆头。他继续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放弃整个法案不是更好吗？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观点讲清楚吗？难道我们要顶着风险去折磨那个年轻的傻瓜？"——但是，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霍滕修斯 "哦，我猜，只要是你认为正确的，你就必须去做。从一开始，你就掌管着整件事情的主导权 但是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不想掺和。"

听到他这样说，我大松了一口气：在我看来，这是他从执政官

职位卸任之后做出的第一个明智的决定。霍滕修斯看上去很失望。毫无疑问，他希望西塞罗主持这场诉讼，但是他没有继续和西塞罗争辩，而是适时离开了，又去找弗费乌斯讨价还价。就这样，法案通过了。罗马人民翘首以待，好戏就要上演了，据说这是一场共和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审判。

现在，政府恢复了正常运转，第一要务就是抽签决定执政官要管辖的行省。就在离仪式开始还有几天的时候，西塞罗到阿尔班山上去找庞培，想让庞培帮忙，希望他不要在召回西博里达的这件事上施加压力。

“但是，这个人是我们帝国的耻辱，”庞培反驳他。“我从没听说过像那样的明抢豪夺和那样的无能。”

“我肯定他不至于那么糟糕。”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没有。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帮我的话，我会十分感激。因为我承诺过我要支持他。”

“啊，那么我猜是他切断了你的财路?”庞培眨着眼睛，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揉着。

“当然不是。我只是感觉在道义上应当保护他，作为他在拯救共和国的行动中向我提供的所有帮助的回报。”

庞培好像并不为所动。但是他马上拍着西塞罗的肩膀咯咯地笑了起来。马其顿算什么？对海陆最高指挥官来说，那就是块菜地！“好，让他再干一年。但是作为报答，我希望你尽你所能，让元老院通过我的三个提案。”

西塞罗表示赞同，这样一来，当元老院举行抽签的时候，马其顿这个最具价值的战利品没有成为候选。元老院仅有五个行省分配给八位前任司法官。所有的对手都在最前面的长椅上坐成了一排，

恺撒和昆图斯坐在两头 维吉利乌斯第一个出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抽的是西西里岛，接着是恺撒站起来试手气。对他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时刻。由于离婚，他不得已把庞培娅的所有嫁妆都退了回去，债主们也向他施加了不少压力：据说他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甚至有可能被赶出元老院。他把手伸进瓮里，然后把抽到的签递给执政官。当宣布结果的时候——“恺撒抽到了远西班牙！”——他一脸苦相。这对他来说很不幸，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并没有战争；他宁愿抽到非洲甚或亚细亚，那里有更多赚钱的机会。西塞罗压抑着胜利的喜悦，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因为下一个是他的兄弟昆图斯，他抽到了亚细亚，西塞罗第一个站起来祝贺他的兄弟。又一次，他尽情地流出了眼泪。种种迹象表明，从行省返回之后，很可能会轮到昆图斯做执政官。他们兄弟俩将缔造一个王朝 那天晚上，这个家族欢聚一堂，我也受邀参加了聚会。西塞罗和恺撒现在处在幸运转盘的相反两面，西塞罗升至顶峰，而恺撒跌在了谷底。

正常情况下，新任官员要立刻动身前往所辖行省：实际上，几个月前他们就该离开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元老院不允许他们离开罗马，直到对克劳迪乌斯的审判有了结果，以防国家需要他们重建公共秩序。

五月，庭审正式开始，检方由科尔内利厄斯·兰图鲁斯家族的三个年轻成员组成：克拉斯、马塞林努斯和奈吉尔，后者也是战神祭司长。他们是克劳迪家族的死对头，并且对克劳迪乌斯格外记恨，因为他诱骗了他们家族的许多女人。给克劳迪乌斯做辩护的是他一个密友的父亲，前任执政官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 库里奥在苏拉手下当兵的时候发了大财，但是他头脑很迟钝，记忆力也很差。作为一个演说家，他被人戏称为“苍蝇拍”，因为他习惯在发言的时候乱挥舞手臂。陪审团由抽签选出的五十六个公民组成，他

们负责评估证据。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从贵族议员到像塔尔纳和斯彭吉亚这样臭名昭著的社会底层人物。最初共选任了八十个陪审员，但是辩方与检方都有删减十二名陪审员的权利，他们很快就用完了这些名额，辩方剔除了那些有名望的人，而检方挑出了那些暴徒。最后，那些经过筛选留在法庭的人心神不安地坐在了一起。

性丑闻总是会吸引一大群人，而一个牵扯到统治阶级的性丑闻给大家带来的刺激简直就无可估量了。为了能容纳下所有好奇的观众，有必要把审判设在卡斯托尔神庙前面。开庭那天，西塞罗坐在为元老院专设的席位区，他的座位紧邻着霍滕修斯。恺撒的前妻为避免出庭作证，非常谨慎地离开了罗马，但是祭司长的母亲奥蕾莉娅、他的妹妹茱莉亚都准备作为目击证人出庭，指证克劳迪乌斯身为一个男人闯入神圣的仪式。奥蕾莉娅的表现特别强硬，她用鸡爪一样的指头指向离她不足十英尺远的被告，然后用她那讨厌的大嗓门强调说，只有将他流放才能抚慰善德女神，否则灾难会降临到罗马。那是庭审的第一天。

第二天，恺撒跟母亲一起在证人席现身，母子俩的相似程度再次让我颇为吃惊——他们的体型都是那么结实而强壮，他们的神情都是近乎自负的自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在他们眼中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他们之下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他总是高人一等，永远不会变成势利鬼。）在交叉询问环节，他回答说他无法讲清楚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他不在场。他冷冷地补充说，从他的角度出发，他对克劳迪乌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因为他不知道他有没有犯罪；但是很明显，他讨厌他。至于他为什么要离婚，他只是重复他在元老院给西塞罗的回答：他没有必要牵连庞培娅，不是因为她有罪，而是作为祭司长的妻子，不能怀疑她的贞洁。在罗马，人人都知道恺撒的名声，尤其是他征服了庞培的妻子，他那番有趣的

诡辩引起了大家长时间的哄堂大笑，而他还不得不装出那副漠不关心的老样子。

结束作证之后，恺撒从发言席上走了下来，凑巧的是，西塞罗也在此时离开观众席。他们几乎是正面相撞，所以不可避免地简单交流了几句。

“噢，恺撒，你一定很庆幸终于结束了陈述。”

“为什么这样说？”

“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件尴尬的事情。”

“我从没觉得尴尬。但是，是的，你说对了，我现在很高兴把这件荒唐事抛在脑后了，因为现在我可以启程去西班牙。”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今晚。”

“但是我想元老院已经禁止新任总督离开罗马去行省，直到审判结束。”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债主都跟在我屁股后面 很明显，我必须设法挣到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才能还清所有债务。”他耸了耸肩——活像一个赌鬼：在我记忆中，他当时就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优哉游哉地朝家里走着。不出一个小时，他在一小队随从的陪同下离开罗马了，留下克拉苏作他的债务担保人。

恺撒的证词很有趣。但是真正的重头戏发生在庭审的第三天，那天卢库路斯现身了。据说，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殿入口处有三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切忌贪恋任何事物”和“切忌惹上官司”。还有谁会像卢库路斯那样，在这次事件中完全漠视这样的教诲吗？他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战争英雄，他颤颤巍巍地登上演讲台，一心想要毁掉克劳迪乌斯，不一会他就开始讲述下面这个故事：那是十多年前，当他在那不勒斯湾度假时，克劳迪乌斯来他家做客，后

来他却吃惊地发现，他的妻子竟和自己的兄弟睡在了一起。而且据他观察，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个星期，卢库路斯说——哦，是的，当他们以为他背过身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抚摸，而且还会窃窃私语：他们把他当成傻瓜了——后来他命令妻子的女仆每天早晨把妻子的床单拿给他检查，并要向他汇报她们看到的情况。这些女奴，总共有六个人，被召集到法庭上。当她们列队走上法庭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格外紧张，眼睛都低垂着，我看到了我所爱的阿加莎也在她们中间，在这两年里，她的模样一直会在我脑海里浮现。

她们恭顺地站着宣誓，我真希望她朝我这边看一眼 我朝她挥手，甚至吹起了口哨。坐在我周围的人一定认为我是疯了。最后，我把双手拢在嘴边大喊她的名字。她确实抬起双眼瞟了一眼，但是观众们已经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加上不绝于耳的噪音和刺眼的阳光，她能看到我的机会微乎其微：我挣扎着想往前挤，但是前面的人已经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他们拒绝让我通过。让我苦恼的是，我听到克劳迪乌斯的辩护律师宣布，他不打算询问这些目击证人，因为她们的证词与本案无关，这些女仆被令离开演讲台。我看到阿加莎和其他人一起转身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卢库路斯继续作证，一股怒火在我心中燃烧起来，这个腐朽的老财奴不经意间霸占了一件珍宝，那是我当时愿意放弃生命去换取的珍宝。我全神贯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有一阵没听清他在说什么，当我发现周围的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我才又集中精力去听他的证词。当时他正讲到他是如何躲藏在妻子的卧室里，观察她和她兄弟的乱伦行为，用他的话说就是“公狗压着母狗”。卢库路斯无视人群里的喧闹声，继续说道，克劳迪乌斯卑鄙的欲望并不限于自己的一个姐妹，他还吹牛说自己征服了另外两个姐妹。人们都知道克劳迪娅的丈夫塞勒尔刚刚从山南高卢回来参加执政官

职位的竞选，这个论断确实是骇人听闻　克劳迪乌斯一直坐着，眉开眼笑地望着他的前任大舅哥，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卢库路斯想给他制造多大麻烦，他就给自己的名誉带来多大毁害。那是第三天的事，在这天庭审快结束的时候，检方要求休庭。我在法庭四周溜达了好一会，希望能再见到阿加莎，但是她已经被带走了

第四天，辩方开始了从污名中解救克劳迪乌斯的工作。那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在实际辩护过程中，没有人不会对克劳迪乌斯产生严重怀疑，甚至是库里奥。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　他辩护的核心是，整件案子只是一个简单的错认嫌疑人的问题　当时灯光昏暗，女人们都变得歇斯底里，闯入者乔装打扮——谁能确定那人就是克劳迪乌斯？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就在那时，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克劳迪乌斯那一方传唤了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目击证人。一个名叫 C. 卡乌斯尼乌斯·斯科拉的人，他来自距离罗马大概九十英里的特尔尼镇，看上去是个可敬的公民，他走上前说出事的那天晚上，克劳迪乌斯是和他一起待在他的家里。甚至在交叉询问的环节，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只有他一个人的证词是与对面十二个人的指证截然相反，这其中还包括恺撒母亲坚定的证词，他却表现出一种誓死不屈的形象。

正在元老院席上观看的西塞罗，招手让我过去。“这家伙不是骗子就是神经病，”他对我小声说，“举办善德女神节仪式的当天，克劳迪乌斯确定来找过我吧？我还记得我跟特伦提娅为这件事大吵了一架。”

现在他提起这个场景，我也想起来了，我确信他是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坐在西塞罗旁边的霍滕修斯像往常一样问了一句，他总是想听听我们在说什么。西塞罗扭过头去对他说，“我是说克劳迪乌斯那天在我家里，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天黑前赶到特尔尼？他的不在场证据是十分荒谬的。”他毫无保留地都说给他

听了；他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因这些话受到牵连呢，他本应更谨慎一点。

“那么你必须作证，”霍滕修斯马上回答说。“我们要粉碎他的这个证据。”

“哦不，”西塞罗立刻说，“之前我告诉过你了，我不想参与这件事。”他迅速站起身，向我挥手示意，于是我们一起离开了法庭。同时还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奴隶跟着我们，这几天他们一直担任西塞罗的保镖。“我真蠢，”在我们上山回家的路上，他说，“我一定是老了。”在我们身后，传来了一阵哄笑，那是大家在嘲笑克劳迪乌斯的其中一个支持者说出的某些看法：大量证据可能是对他不利，但那些乌合之众都站在他那边。我感觉西塞罗对当日的审判议程心怀不安。相当意外，似乎辩方占据了主动。

那天庭审一结束，三个诉讼人都跟着霍滕修斯来见西塞罗。我一见到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意图了，我暗地里诅咒霍滕修斯竟然想把西塞罗拖下水。我带他们来到花园，西塞罗正陪着特伦提娅坐在一起，他们在观看小马库斯玩球。那是初夏里一个完美的午后。空气里弥漫着花香，从中心广场传来的声音就像牧场里的昆虫发出的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

“我们需要你去作证。”克拉斯首先说，他是检方的首席律师。

“我就知道你会那样说，”西塞罗回答他，并生气地瞄了一眼霍滕修斯。“我想你会猜到我的回答。除我之外，那天早些时候，起码还有一百口人看到了克劳迪乌斯在罗马。”

“我们没找到任何人，”克拉斯说，“至少没有人愿意去作证。”

“克劳迪乌斯把他们都吓跑了，”霍滕修斯说。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具有你那样的权威，”马塞林努斯补充道，自从维莱斯被起诉之后，他一直是西塞罗的支持者。“如果明天你愿意帮我们这个忙，指证克劳迪乌斯是跟你在一起，陪审

团除了判他有罪，没有别的选择　他是否被流放，关键就在这个不在场证明。”

西塞罗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等一会，先生们　你们是不是在告诉我，如果没有我作证，你们认为他可能会逍遥法外？”他们都垂下了头。“怎么会这样？没有比他更应该在法庭上获罪的人了　”他气呼呼地责骂霍滕修斯，“你说过宣判无罪是‘完全不可能的’，‘罗马人民都具备良好的公民意识，我们应该对这一点有信心。’——这难道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他已经变得非常受欢迎。实际上，那些不喜欢他的人，也多少会害怕他的支持者。”

“卢库路斯也搅坏了我们的好事，”克拉斯说，“那些跟床单和躲在屏风后有关的事情都让我们变成笑料了。连一些陪审团成员都说，克劳迪乌斯不见得比检举他的那些人更变态。”

“所以现在就轮到我给你们擦屁股的时候了？”西塞罗突然恼怒地抬起双手。

特伦提娅正搅着马库斯。突然间，她放下了他，告诉他回屋去　然后她转身对着她的丈夫说：“你可能不喜欢这件事，但是你必须去做——即使不为公众着想，也要为你自己想一想。”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掺和这件事。”

“但是要赶走克劳迪乌斯，没有人比你具备更好的条件。他已经变成了你最大的敌人。”

“是的，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但那是谁的错？”

“你的错，你从一开始就纵容了他　”

他们就这样吵来吵去，几个议员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在罗马，大家都知道特伦提娅不是那种温顺谦恭的妻子，这个场面肯定会传遍罗马。尽管西塞罗一定很怨恨她在自己同僚面前公开反对他，但我知道他最后还是会屈服。他生气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

他掉进了陷阱。“很好，”最后他说，“我要为罗马尽自己的义务，我一贯如此，尽管那是以牺牲我个人安全为代价的。不过我想我也该习惯了。先生们，明天早晨我会去见你们。”他面带愠色地挥挥手，将他们送走了。

他们离开之后，西塞罗坐在那里若有所思。“你发现这是个陷阱了吗？”

“给谁准备的陷阱？”我问。

“当然是给我了，”他扭头看着特伦提娅，“你想想，整个意大利，最后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克劳迪乌斯的证据——而那个人就是西塞罗，你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吗？”特伦提娅没有回答；要不是他这样说，我也想不到这一点。他对我说，“那个从特尔尼来的证人——叫卡乌斯尼乌斯·斯科拉，还是什么的，我们应当多打听打听他的背景。在特尔尼我们认识谁？”

我想了一会，然后很不痛快地说，“M. 凯里乌斯·鲁弗斯。”

“M. 凯里乌斯·鲁弗斯，”西塞罗重复了一遍，用手打了椅子扶手一下，“当然。”

“另一个你本不应该带到我们家里来的人。”特伦提娅说

“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我回答说。

“M. 凯里乌斯·鲁弗斯！他最初是我的学生，现在却变成了克劳迪乌斯的酒色玩伴！”西塞罗越想越断定他现在的变化。“一开始，他追随喀提林，后来他又和克劳迪乌斯交往。对我来说，这个孩子真是变成了一条毒蛇！这个来自特尔尼的无耻证人一定是他父亲的门客，你就等着瞧吧。”

“那么你认为鲁弗斯和克劳迪乌斯要密谋陷害你？”

“难道你还怀疑他们的能力？”

“不是。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费尽周折编造出一个假证据，

仅仅是为了引诱你出来作证去毁掉它吗。克劳迪乌斯不想看到自己的证据遭到质疑，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你认为幕后还有其他人？”

我犹豫了一下。

“谁？”特伦提娅问。

“克拉苏。”

“但是克拉苏和我已经完全和解了，”西塞罗说，“你都听到了，他在庞培面前都要把我捧上天了。而且他把这栋房子这么便宜地卖给我——”他正准备说些其他事情，但是就此打住了。

特伦提娅集中所有精力审看我：“为什么克拉苏会费这么大劲给你主人制造麻烦呢？”

“我不知道。”我向她撒谎。我感到自己的脸霎间变红了。

西塞罗平静地说，“你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蝎子要蜇人？因为那就是蝎子做的事情。”

不久，谈话就结束了。特伦提娅去照看马库斯。我回到书房去整理西塞罗的信件。只有西塞罗仍然站在阳台上，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中心广场那边的朱庇特神殿，此时，夜幕逐渐降临。

翌日清晨，西塞罗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会有何等遭遇——西塞罗从山上来到中心广场，带着一些贴身侍卫，在喀提林事件期间他也是带着同样人数的保镖。有消息传出说，检方本没想到让他来作证，克劳迪乌斯的支持者一看到西塞罗被推着向演讲台走去，他们就发出嘘声喝倒彩。当他爬上神殿台阶走向法庭的时候，有人向他投掷鸡蛋和大便，这种抗议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议。整个陪审团都站了起来，形成一道警戒线保护西塞罗免遭投掷物的袭击。一些人甚至直接对着群众，拉下他们自己的衣领，指着露出的喉咙，仿佛在跟克劳迪乌斯那帮挑衅滋事的乌合

之众说，“在你们可以杀他之前，必须先杀死我们。”

西塞罗已经非常习惯作为目击者证人出庭作证。就拿去年一年来说吧，他最少参与了十二起指控喀提林同谋者的案子。但是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战场，市区司法官不得不暂时休庭，直到重新恢复秩序。克劳迪乌斯紧抱双臂盯着西塞罗，脸上露出了可怕的表情：陪审团的举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坐在克劳迪乌斯旁边的是头一次出现在审讯中的富尔维娅，他的妻子。安排她现身法庭是辩方精明的一步棋，因为她只有十六岁，更像是他的女儿，而不是一个已婚女人——那种看上去易受伤害的年轻女孩保准能获取陪审团的同情。同时她还是深受人民欢迎的格拉古家族的一个继承人。她的表情坚毅而平和，但是嫁给克劳迪乌斯之后，即使最美好的本性，也必定被糟蹋了。

终于，当首席起诉人兰图鲁斯·克拉斯被叫起来询问证人的时候，全场安静下来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穿过法庭走到西塞罗跟前。“尽管整个世界都知道你是谁，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名字？”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你能在众神面前发誓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吗？”

“我发誓。”

“你认识被告吗？”

“认识。”

“去年举行善德女神节仪式的那天，他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在哪里？你能向法庭提供相关信息吗？”

“可以。我记得非常清楚。”西塞罗面向陪审团说，“他在我家里。”

观众席和陪审团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人们开始兴奋地交头接耳。克劳迪乌斯大喊一声，“骗子！”为他捧场的人一齐发出刺耳

的嘲笑 名叫沃克尼乌斯的司法官要求人们遵守法庭秩序。他示意检方继续提问。

“你能确定这一点吧？”克拉斯问道。

“完全肯定 除了我，我家里其他人也都看见了他。”

“他为什么要去找你？”

“日常拜访。”

“按照你的观点，你认为对于被告来说，是否有可能在离开你家之后，然后在夜幕降临前赶到特尔尼？”

“没有，除非他能像穿上女人衣服一样，穿上一对翅膀。”

大家都大笑了起来。甚至连克劳迪乌斯也笑了

“被告的妻子富尔维娅，她也坐在那里，她宣称当晚跟他丈夫一起在特尔尼，对此你怎么看？”

“我要说婚姻生活的乐趣已经明显影响到了她的判断力，以至于她都不知道哪天是星期几了。”

这次，笑声持续的时间更长，克劳迪乌斯又笑了，而富尔维娅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她的脸就像小孩子的拳头，小巧苍白却紧绷着：即使是那个时候，她看上去也是个可怕的人。

克拉斯结束提问了，他回到检方席。克劳迪乌斯的辩护律师库里奥上场了。在战场上，他无疑是个英勇的人，但是在法庭上，他就是门外汉了。他走近那个伟大的雄辩家，仿佛一个紧张的小男孩要用一根小棍儿挑弄一条蛇 “我的委托人跟你是宿敌，是吗？”

“根本不是这样。在他做出渎神的事情之前，我跟他一直是朋友关系。”

“那就是说当他被指控犯罪的时候，你就抛开了他？”

“没有，他的感觉抛弃了他，于是他犯下了这个罪行。”

嬉笑声再次响起。被告的律师看上去很苦恼 “你说去年十二月四日我的委托人来见过你？”

“是的。”

“你突然想起克劳迪乌斯正好那天来见过你，是不是会让人怀疑你在想当然？”

“我反而认为在日期的问题上，你应该问问他。”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噢，我怀疑他有许多夜晚都是在特尔尼度过的。但是不凑巧的是，那一晚他却发现自己在案发现场，当时有十二个目击者发誓在罗马看到他穿着女人衣服嬉闹。”

大家又哄堂大笑，这回克劳迪乌斯不笑了。显然，他已经对自己的律师看不下去了，因为他完全招架不住。他示意他到自己身边来，想和他一起商讨。但是年近六十的库里奥不习惯被奚落，他开始大发雷霆，并不停地挥舞着胳膊。

“一些傻子肯定会认为这是逗趣的文字游戏，但是在我看来，你就是犯了一个错误，我的委托人见到你的时候根本就是在另外一天。”

“对日期我没什么疑问——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那天是我拯救共和国一周年的日子。相信我，我总是有很特别的原因来纪念十二月四日这天。”

“你还记得被你屠杀的男人吗，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和你一样！”克劳迪乌斯开始大喊大叫。他跳了起来。沃克尼乌斯立刻呵斥他，让他遵守法庭秩序，但是克劳迪乌斯拒绝坐下，继续破口大骂。“你那时就是个暴君，你现在也是一样！”他面朝中心广场，招呼他的拥趸也加入进来。他们根本不需要激励。这些人一边破口大骂一边蜂拥冲向台上那个人。还有不少人又开始往演讲台扔杂物。陪审团在那天早晨第二次为西塞罗挺身而出，他们将他团团围住，并试图遮住他的头。市区司法官朝库里奥大喊，想知道辩方是否还要向证人提问。陪审团又一次用这种方式保护西塞罗的场面让库里

奥大感惊恐，他向市区司法官示意提问结束了，于是匆匆休庭了陪审员、保镖和客户们联合起来为西塞罗开路，一直从中心广场通到他位于帕拉丁山上的家。

我原以为西塞罗肯定会因这次经历而大受打击，我甚至估计他从第一眼看到那种情形就觉得自己完蛋了。他的头发变成一簇簇的竖了起来，他的宽外袍也染上了脏东西。除此之外，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实际上，他还很兴奋，他在书房里大步地走来走去，回味着他证词中的精彩片段。他感觉自己是第二次击败了喀提林。“你看到陪审团紧密地围在我四周的场面了吗？泰罗，如果你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体现罗马正义的象征，今天早晨，你已经看到了。”他还是决定排除万难去法庭听听最终的宣判，那是两天之后的事情，陪审团将要在那一天宣布最终裁决，他冒险下了山，去卡斯托尔神庙看克劳迪乌斯被判决。

那个时候，陪审团已经要求元老院提供武装保护，一支百人团担负起从台阶到演讲台的保安工作。当西塞罗走进议员专席时，他向陪审团挥手致意，一些人也向他回礼，但更多人是紧张地看着另外一个方向。“我猜他们一定是害怕在克劳迪乌斯的暴徒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西塞罗对我说，“你认为等他们投完票之后，我们是不是应当过去跟他们站在一起，表达我对他们的支持？当然这肯定会招来麻烦，即便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保镖跟着我。”我根本不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司法官就已经走出了神庙。西塞罗在长椅上就座了，我混在了附近的人群里。

检方与辩告已经完成了各自的陈述，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沃克尼乌斯了，他要总结双方的辩论以及引导陪审团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工作　克劳迪乌斯再一次坐在了富尔维娅身旁　她毫无表情地看着那些陪审员，而他们很快就要决定她丈夫的命运，这期间，克劳迪乌斯偶尔会扭头跟她耳语几句。法庭上的事总会比人们预想的花去

更多的时间——必须回答的问题、需要商讨的法令、需要查找的文件——至少一个小时之后，法院的官员才开始向陪审员发放蜡质的投票令牌。票面上一边刻上了 A 表示无罪，另一边刻着 C 表示有罪。投票系统的设计遵循了保密原则，而且是最大化的保密：一眨眼的功夫就可以用拇指把一个字母擦干净，然后把票投进跟前的瓮里。当收集好所有的选票之后，瓮就被送到司法官面前的桌子上，然后里面的选票全部都被倒出来。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踮起了脚，忐忑不安地看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实在忍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不得已喊出几句陈词滥调打破了沉默——"加油，克劳迪乌斯！""克劳迪乌斯万岁！"——这几句喊叫在人山人海中并没有激起多少回应。法庭上方已经搭起一个雨篷以应对糟糕的天气，我记得当时篷布就像船帆一样在五月的疾风中啪啪作响。计票终于结束，统计结果交给了司法官。他僵直地站在那里，法庭上其他所有人也都起立了。富尔维娅死死地抓住克劳迪乌斯的胳膊。我紧紧地闭上双眼，祈祷 我们只需要二十九票就能让克劳迪乌斯的余生在流亡中度过。

"投票结果是，二十五票赞成有罪，三十一票赞成无罪。因此，法庭判决结果是普布利乌斯·克劳迪乌斯·普尔喀无罪，本案——"

克劳迪乌斯的支持者们一片欢腾，他们的咆哮淹没了司法官最后的话。顿时，我感到脚下在颤抖，一阵天旋地转向我袭来，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克劳迪乌斯正在法庭上跟陪审员握手。军团士兵挽起手防止有人袭击演讲台。暴徒们在欢呼雀跃。在我的两旁，克劳迪乌斯的支持者们坚持要跟我握手，我对他们强颜欢笑，如果不这样，他们可能会痛打我一顿，或者更糟。在喧闹的庆祝声中，议员们全都脸色惨白、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上，就像刚落下的一场雪。我可以辨识出一些人的表情——霍滕修斯好像刚经历了一场严

重的打击，卢库路斯好像无法理解这个现实，卡图卢斯惊慌失措地咧着嘴。西塞罗带着他职业的面具看着远处，一副政治家的派头。

过了一会，克劳迪乌斯来到演讲台前。司法官朝他大喊，这是法庭而不是公共集会，他根本不理睬他。他伸出双手让大家安静，叫嚷声立刻消失不见。

“我的同胞们，”他说，“这个胜利不属于我，它属于你们，属于人民。”另外一波更高的欢呼声朝前涌来，响彻整座神庙，他转头迎向它，着实自恋了一番。这一次，他没有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安静。“我生于贵族，”终于，他又继续说，“但是那个阶级的成员背叛了我。是你们支持我，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你们保全了我的性命。我属于你们。我希望跟你们在一起，而且今后我要把自己献给你们。因此，我要让你们知道，在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这个日子里，我决定放弃贵族血统的继承权，并且希望有人能收养我，把我当做平民。”我扫了一眼西塞罗，他已经没有了政治家的派头，他正惊恐万分地盯着克劳迪乌斯。“如果我成功了，我绝不会是通过元老院实现我的政治抱负——那里全都是得意忘形的人以及腐化堕落的人——相反，我要成为人民的代表——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成为护民官！”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他再次拍手示意大家保持安静。“如果你们，也就是人民，选我做护民官的话，我将向你们保证和承诺，我的朋友们——那些未经过审判就夺去罗马公民性命的人，不久就会尝到被人民审判的滋味！”

后来，西塞罗带着霍滕修斯、卡图卢斯以及卢库路斯一起回到了他的书房，他们要认真研究陪审团的判决，而昆图斯去打探消息了。当元老院们战战兢兢地坐下之后，西塞罗让我去拿些酒来。“四票，”他嘟囔着，“就差四票，那个毫无责任心的败类现在应该上路了，他应该永远滚出罗马了。‘四票！’”他不能自已地重复着。

"好，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先生们，"卢库路斯宣布，"我要退出公共生活了。"从远处看，他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但是当我走上前去给他递酒的时候，却发现他在不由自主地眨眼睛。他受到了莫大的羞辱。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一饮而尽，伸出杯子还想再要一杯。

"我们的同僚肯定会陷入恐慌。"霍滕修斯说

卡图卢斯说，"我简直要晕过去了。"

"四票。"

"我要去养养鱼，研究研究哲学，让自己安逸地等死就行了。公共场合已经不欢迎我了。"

就在这时，昆图斯回来了，他带回了法庭那边的消息。他说他与检举官以及三个投有罪票的陪审员交谈了一会 "在罗马的审判史上似乎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行贿事件。有传闻说，一些核心人物拿出了四十万，以确保陪审团的判决有利于克劳迪乌斯 "

"四十万?"霍滕修斯不相信地重复道。

"但是克劳迪乌斯哪有这么大数目的钱?"卢库路斯问道，"他的小母狗妻子挺富有，但即使这样……"

昆图斯说，"据说是克拉苏拿出的钱。"

那一天，我第二次感到脚下在颤抖。西塞罗迅速朝我这边瞥了一眼。

"我认为那不足以为信，"霍滕修斯说，"为什么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克拉苏愿意出钱救克劳迪乌斯?"

"好吧，我只能如实相告，"昆图斯回答说。"昨晚，二十个陪审员一个接一个地去了克拉苏家，克拉苏询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为一些人还清了债务。然后与其他人订下契约。剩下的部分人就直接拿到了现金。"

"那些人在陪审团中也不占多数啊，"西塞罗指出。

“不，据说克劳迪乌斯和富尔维娅也很忙，”昆图斯说，“钱只是一方面。昨晚一些罗马贵族家里的床也吱吱作响，对于那些陪审员来说，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受贿方式——男人或女人。有人告诉我克劳迪娅本人为一些选票折腾坏了。”

“加图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卢库路斯惊叫起来，“我们共和国的内核已经腐烂了。我们完了。克劳迪乌斯就是要毁灭我们的那只蛆。”

“你能想象一个贵族变为一个平民吗？”霍滕修斯用惊愕的口吻问道。“你能想象有人竟然想做这样一件事吗？”

“先生们，先生们，”西塞罗说，“我们输了一场官司，就是这样——不要让我们失掉了勇气。克劳迪乌斯不是第一个从法庭上逍遥法外的罪人。”

“他不会放过你的，哥哥。”昆图斯警告说。“如果他真的变成了平民，他肯定会竞选护民官——他现在太受欢迎了，没人可以阻止他——如果他拥有了那种权力，他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

“那是不可能的，”西塞罗说。“政府当局是不会允许他转成平民的。而且，即使由于什么不幸的原因，他们同意了，毕竟我也是白手起家在这座城市中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你真的认为，或者你确实相信我应付不了我们的‘小美人小姐’，这样一个只会幼稚地傻笑的变态狂吗？我只用一次发言就能把他制服。”

“你说得对，”霍滕修斯说，“并且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抛弃你。如果他真敢攻击你，我们会永远全力支持你。是不是，卢库路斯？”

“当然。”

“你同意吗，卡图卢斯？”但是这个老贵族没有吱声。“卡图卢斯？”还是没有回答。霍滕修斯叹了口气。“恐怕他老得不能再熬夜了。泰罗，叫醒他好不好？”

我把手放在卡图卢斯的肩上，轻轻地晃了晃他。他的头耷拉在另一边，我必须抓住他才能防止他滑倒在地板上。突然，他仰起头，那张干瘪的老脸直冲着我。他睁开双眼，张着嘴巴，口水一个劲地往外淌。我吓得把手抽了回来。昆图斯只好上前摸了一下他的脖子，然后向大家宣告，他死了。

昆图斯·路泰提乌斯·卡图卢斯，在他六十一岁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当过执政官、祭司长，一直热烈地拥护元老院的特权。他代表了早期那个令人生畏的时代，我回顾他的离世，正如当初我思考梅特路斯·庇乌斯死去的意义，他的离去象征着共和国的终结。霍滕修斯，也就是卡图卢斯的姻亲兄弟，找西塞罗要了根蜡烛，照着这个老人的脸，轻轻地试图唤醒他。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目睹过，卡图卢斯的灵魂好像真的才刚刚飘出房间，如果能合适地召唤它，它很容易就会回来。我们都等着看他能否苏醒过来，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不久，霍滕修斯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合上了他的眼睛。他轻轻抽泣，甚至西塞罗的眼圈也红了，尽管最初他和卡图卢斯是敌人，但是最后他们却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并且他开始敬佩这个刚正不阿的老人。只有卢库路斯看上去没怎么动情，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他更关心的是他的鱼而不是人了。

理所当然地，关于判决的所有讨论也都结束了。卡图卢斯的奴隶们把主人的尸体抬回了不远处的家里，霍滕修斯也回去向自己家族的人传达这个消息，卢库路斯也独自一人回去吃饭了，继续在他的豪宅中过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昆图斯宣布，第二天清晨，他就要开始长途跋涉去亚细亚。西塞罗知道他的弟弟已经接到命令，而且陪审团一公布判决结果，他就要出发，虽然是这样，他还是万分痛苦，甚至可以说这是那天他所经历的最严重打击。他招呼特伦提

娅和小马库斯过来道别，然后只身一人匆匆回到书房，只有我陪着昆图斯到了门口。

“再见，泰罗，”昆图斯双手握住我的手说，他的手掌粗糙而坚硬，根本不像西塞罗那双柔软的律师的手。“我会想念你们家主人的。你可以经常写信给我告诉我家兄的生活状况吗？”

“我很乐意。”

就要走上街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说，“他从执政官职位上退休之后，应该给你自由。他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

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他没再提这事，”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他已经改变主意了。”

“他说他害怕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我会守口如瓶的，我永远不会对任何人提一个字！”

“我知道，而且他心里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别担心。这真的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他害怕你也离他而去，就像我和阿提克斯这样。他比你想象的还要依赖你。”

我无言以对。

“当我从亚细亚回来之后，”他继续说，“我保证你将获得自由你属于这个家族，而不仅仅属于我哥哥。同时，注意他的安全，泰罗。罗马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他挥手向我告别，然后带领他的随从沿街走了下去。我站在台阶上，目送那个熟悉的矫健身影，他带着那副厚实的肩膀以及稳健的步伐，大踏步地向山下走去，渐渐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第十五章

克劳迪乌斯本应该直接去西西里做一个初级裁判官、然而，他却选择了留在罗马品味胜利的喜悦。在他获得议员的资格之后，他甚至有胆量坐在元老院里。五月十五日，判决已经过去了两天，元老院正在争论经历那场惨败之后的政治局势　正好当西塞罗发言的时候，克劳迪乌斯走进了元老院。他的出现引来一片嘘声，他笑了笑，好像大家的敌意让他觉得很好玩，没有一个议员愿意挪一下身子给他让地方，他只好双手抱胸靠墙站着，对着发言人假笑。克拉苏坐在前排的老地方，看起来明显有些难堪，他假装去检查红皮鞋上的划痕。西塞罗装作没有看见克劳迪乌斯，继续他的演讲。

“先生们，”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打击就屈服和胆怯　没错，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威信被削弱了，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恐慌。如果对发生的那些事情置若罔闻，那我们就是傻瓜，然而只有懦夫才会被它吓倒。陪审团放走的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敌人——”

克劳迪乌斯大声嚷嚷，“我被判无罪不是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而是因为我将是罗马的清道夫！”

“克劳迪乌斯，你误会了，”西塞罗平静地说，甚至都不屑看他。“陪审团为你准备的并非罗马的街道，而是死囚牢　他们不想让你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们更希望剥夺你被流放的机会。”他继续说，“所以，先生们，放心吧，保持你们的尊严——”

“那么你的尊严在哪里，西塞罗？”克劳迪乌斯大喊，“你受贿！”

“正直的人们会持有一致的政治观点——”

“你通过受贿才买下你的房子！”

这时西塞罗转过头看着他 “至少我不会买通陪审团。”

元老院里爆笑如雷，这让我想起了一只老狮子教训不守规矩的幼仔 克劳迪乌斯仍然在努力反击：“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被无罪释放，因为你在撒谎，陪审团不信你的话。”

“恰恰相反，二十五个陪审员把信任投给了我，而三十一个陪审员什么也没给你，他们只是更需要钱。”

现在听起来好像不那么好笑，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你会认为西塞罗发表了一个史上最诙谐的论断 我猜他们是想通过大笑的方式来表达对西塞罗的支持，每当克劳迪乌斯试图反驳的时候，他们的笑声就会更厉害，以至于他变得格外暴躁，最后忿忿地离开了元老院 对西塞罗来说，这次反击非常成功，特别是两天后克劳迪乌斯就离开罗马前往西西里，在后来几个月里，他也可以暂时忘掉“小美女”了。

对庞培大帝来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如果他想再次参加执政官的竞选，就必须放弃再立战功的希望，然后去罗马参加竞选活动，但是他却不想那样做，因为他越是领会到权力的实质，他就越醉心于它的外在形式——艳俗的装束，鸣响的喇叭，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发出的怪吼和臭味，可践踏一切的战靴，士兵们沙哑的欢呼以及谄媚的人群

所以他放弃了成为执政官的想法，并且确定了再次凯旋回城的时间，按照他的要求，凯旋仪式安排在九月的最后一天，那天正好是他的四十五岁生日 他取得的成就是如此巨大，据估计，游行队伍就长达二十英里，所以凯旋仪式至少为期两天。这样一来，实际

上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西塞罗和其他议员就到战神广场正式准备迎接这个胜利者了。在凯旋仪式上，庞培不仅特意把脸涂成红色，还穿上了最华丽的黄金铠甲以及一个非常气派的斗篷，这个斗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遗物。成千上万的老部下紧随其后，保护着好几百辆满载战利品的马车。

一直到那个时候，西塞罗仍然无法估算出庞培到底拥有多少财富。他对我说："一百万，还是一千万，还是一亿——这些值多少钱？有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你无法想象。"然而庞培把这些财富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来彰显他的权力。举例来说吧，在当时，一个工匠在罗马工作一天，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赚到一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的名称）。那天早晨，庞培把那些敞开的箱子展示在公众面前，里面全是闪闪发光的银币，总共价值七千五百万德拉克马：比整个罗马一年的税收还要多，并且这还只是现金。在游行队伍中，高耸着一座足有十二英尺高的米特拉达特斯的纯金雕像，它由四头牛拉着。此外，各类奇珍异宝数不胜数：米特拉达特斯纯金制成的王座和权杖。三十三个皇冠全部镶满珍珠，还有阿波罗、密涅瓦和马尔斯的三座金色雕像。一座金字塔状的金山，上面雕刻着狮子、鹿和各种水果，还有一根金藤缠在上面。一个三英尺长、四英尺宽的棋盘上镶嵌着珍贵的蓝宝石和绿宝石，棋盘上的金月亮就有三十磅重。一樽镶满珍珠的日晷。还有五辆四轮马车载满了皇家珍藏的图书。这个场景给西塞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如此多的财富必定会给罗马以及罗马的政治格局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他兴奋地走到克拉苏身边并且取笑他道："噢，克拉苏，你曾经号称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我猜那已经成为历史了吧。从今往后，恐怕你要向庞培借钱了！"克拉苏狡黠地笑了笑，眼前的景象确实让他有点窒息。

凯旋仪式的第一天，庞培把所有这些战利品都送进了城，自己却选择留在城门外。第二天，也就是他生日的那天，庞培从东方带

回的俘虏出场之后，凯旋游行才正式拉开了帷幕：走在战俘队伍最前面的是军队指挥官们，接着是米特拉达特斯王室的官员，然后是一伙被抓获的海盗领袖，后面是犹太王，再后面是亚美尼亚以及他的妻儿，最后是整个队伍的压轴人物，米特拉达特斯的七个孩子和他的一个姐妹。波里乌姆广场和大竞技场上已经汇聚了成千上万的罗马市民，他们不停地嘲弄那些战俘，还朝他们扔石块和粪球，当他们踉跄着走上通向监狱的圣道街的时候，他们就像是复活了的泥人。按照命令，他们停了下来，刽子手及其助手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正当他们为自己的命运吓得直打哆嗦时，从远处凯旋门的方向传来了欢呼，那意味着他们的征服者也进城了。

西塞罗和他的同僚们等在元老院外。我在中心广场的对面，当游行队伍从我们中间穿过的时候，汹涌的人潮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西塞罗了。一幅幅花里胡哨的版画被安置在马车上运了进来，那些画描绘了庞培所征服的所有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等等，后面的马车上载有被俘海盗船上的青铜喙嘴，大概有八百个，还有从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那里缴获的成堆铠甲、盾牌和利剑。庞培的士兵们跟在后面，他们一边踏着稳健的步伐，一边哼唱着关于他们指挥官的低俗诗歌，最后，庞培本人走进了广场，他乘着饰满珠宝的双轮战车，穿着一件绣有金星的紫袍，当然还披着亚历山大的斗篷。按照传统，在庞培身后紧贴着演讲台的是一个奴隶，他要不断提示庞培，他不过是平凡人 我一点也不羡慕那个可怜家伙所干的活，很明显，他是在惹庞培生气，就在御夫们把马牵到监狱外的时候，游行队伍也停下了，庞培粗暴地把那个奴隶推下演讲台，然后他转过那张涂得红红的大宽脸，对着那些浑身沾满污物的囚犯发表演讲。

“我，庞培大帝，三百二十四个国家的征服者，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赋予了我生杀予夺的权力。我在此宣布，你们已经成为罗马帝

国的附庸，你们应该立即——”他停顿了一下，“得到赦免，我允许你们回到你们的故乡。走吧，去告诉世人我是多么仁慈！”

人们没有想到庞培会如此宽宏大量，因为他年轻时是以“屠夫男孩”著称，他一向待人苛刻。最初，大家看上去很失望，但是不一会儿，台下掌声雷动，当那些囚犯明白了庞培的决定，都伸出双手，用满口的外国腔调向庞培发出高声欢呼。庞培连忙挥舞双手，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然后他跳下马车走向主神殿，他将在那里向朱庇特献祭。议员们跟在他的身后，西塞罗也在其中，当我也准备跟上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当时，游行已经结束，装有武器和盔甲的马车正列队准备离开中心广场，我头一次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利剑和短刀。我并不是兵器专家，但是甚至连我都可以看出，这些铸成弯曲的东方样式、刀柄上刻着神秘雕饰的崭新武器，跟西递古斯家储藏的那些武器是一模一样的，在他临刑的前一天，我曾去他家清点过财产。我想偷偷地拿一把刀回去给西塞罗看一看，但是看守马车的士兵粗声粗气地朝我大喊，不让我靠近。当我正要告诉他我的身份及意图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我什么话也没说。我匆匆转身离开，然后又回头看了看那个士兵，他仍然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

祭祀典礼之后，西塞罗不情愿地参加了为庞培举办的官方盛宴。他很晚才回来，情绪似乎很糟糕，他跟庞培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通常会有这种表现。他很吃惊我还在等他，我把我今天的发现告诉了他，他听得很专心。我洋洋自得，也期望他为我的发现而高兴。然而，他却更加暴躁了。“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一讲完，他就质问我，“庞培把从米特拉达特斯缴获的武器运回来，就是为了武装喀提林的阴谋集团？”

“我只是看到那些标记和图案跟上次是一样的……”

西塞罗打断我。“你这是大逆不道！绝不要再讲了！你也看到

了，庞培是那么强大。永远不要再提了，听到了吗？”

“对不起，”我艰难地把话咽了下去，“请原谅我。”

“还有，那个时候，庞培怎么能把那些武器弄到罗马？当时他在一千英里之外。”

“我在想是不是梅特路斯·内波斯把那些武器带了回来。”

“去睡觉，”他生气地说，“你说的全是废话。”然而，他自己却彻夜未眠地在想这件事。第二天早晨，他的态度突然来了转变。“我想你说的那些有关米特拉达特斯的推测是正确的　毕竟庞培占领了整个皇家武器库。很可能是内波斯把一批武器带回了罗马。但是，说庞培正在积极帮助喀提林就要另当别论了，这不是一回事。”

“当然不是，”我说。

“如果是那样，就太恐怖了。那些利剑是用来刺杀我的。”

“庞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或伤害国家的事情。”我安慰他说。

第二天，庞培召见了西塞罗。

海陆最高指挥官又回到了埃斯奎林山上的老房子里，经过一个夏天，这里又有了很多变化。那些从海盗战船上卸下的喙嘴被装饰在墙上，还被做成了不同的造型，其中有当时颇为流行的蛇发女妖的头，还有动物的嘴和角的造型。西塞罗之前从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厌恶地扫了它们一眼。“想象一下，整晚睡在这里，”当我们在等守门人开门的时候，西塞罗对我说，“就像法老的陵墓一样。”从此往后，他经常私下里称庞培为“法老”，有时还叫他“伊朗王”。

一大群人站在屋外啧啧称赞着这座宅子　而客厅里已经挤满了请愿者，他们都乞求能在庞培那里分得一杯羹。其中有一些破产的议员希望卖出他们的选票。还有一些商人希望说服庞培能投资他们的生意。等在屋外的是一些船主、驯马人、木匠以及珠宝商人，还有一些人干脆就是乞丐，他们带着不幸的遭遇有备而来希望获得庞

培的同情。让他们很是嫉妒的是，我们直接被带到了一个私人大房间里。房间的一个角落放着裁缝用的假人模型，上面挂着庞培凯旋时穿过的宽外袍和亚历山大的斗篷。另一个角落放着用珍珠制成的庞培头像，我认出它也在凯旋仪式上出现过。中间支起了两座台架，上面搭建了一个建筑模型，模型上全是宏伟复杂的建筑。庞培在模型后面探出了头，一只手上握着一尊木制的神殿模型。一群人跟在他身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决定

“啊，”他抬头看了一眼说，“西塞罗来了。他可是个聪明的家伙。他有自己的想法。你是怎么想的，西塞罗？我应该在这里建四个神殿还是三个？”

“我肯定会建四个神殿，”西塞罗回答说，“假如我有地方建的话。”

“非常好！”庞培大叫一声。“就是四个了，”为了迎合大家的掌声，他把手中的模型放下排成一行，“以后我们再来决定把它们献给哪些神明，好吧？”他指着模型对西塞罗说，“你怎么想呢？”

西塞罗低头凝视着那些精巧的模型。“很震撼　这是什么？宫殿？”

“那是剧院，设计了一万个座位。这里是公园，四周是柱廊。这个是神殿。”他扭头看看他身后的一个人，我猜他一定是建筑师“再跟我说一次，它的规模有多大？”

“整座建筑的跨度将达到四分之一英里，阁下。”

庞培笑着摩挲双手。“一座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建筑！想想吧！”

“它将建在哪里？”西塞罗问。

“战神广场。”

“那人民将去哪里投票呢

“哦，这里某个地方，”庞培挥挥手，含混不清地说，“河的下

游。一定会有足够的地方。先生们，把它搬走。”他命令道，“搬走它，开始挖地基吧，不用担心经费。”

他们离开之后，西塞罗说，“庞培，我不想扫兴。但是我恐怕监察官会来惹你麻烦。”

“为什么？”

“他们一向禁止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广场上建永久性的剧院。”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他们我要建一个神殿献给维纳斯。无论如何，都要建成它——这些建筑师知道该怎么做。”

“你认为监察官会相信你？”

“为什么不相信我？”

“一个维纳斯的神殿需要四分之一英里长？他们会认为你已经虔诚到不能再虔诚了。”

但是庞培没有心情听人逗乐，尤其是西塞罗。刚才他还在滔滔不绝，现在却撅起了嘴。他的嘴唇接着开始抽动。大家都知道他缺乏耐性，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作得这么快。“这个城市！”他大声惊呼。“充满了小人——只有嫉妒的小人！我想赠予罗马人民有史以来最精妙的一座建筑，有没有人领情？没有。没有！”他踢翻了一个架子。这让我想起了育婴房里的小马库斯，不让他玩游戏时他就会有这样的表现。“说到小人，”他语带威胁地说，“为什么元老院还没有答复我所要求的任何一个法案？为什么还没有授权给我驻扎在东方？还有我的老兵的土地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这都需要时间……”

“我想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在西博里达的事情上支持你，而你要保证元老院通过我的法案。好吧，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呢？”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这些法案。我不过是六百名议员中的一位，而且很不幸，其余的那些人有很多都反

对你。”

“谁？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知道，就是那些比我权力更大的人。塞勒尔永远不会原谅你休了他的妹妹。卢库路斯仍然怨恨你夺走了他在东方的管辖权。克拉苏永远是你的对手。加图认为你的行为就像一个暴君——”

“加图！别在我面前提那个人的名字！我现在单身完全要感谢加图！”庞培的怒吼在房间里回荡，他的一些随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待在一旁不知所措。“直到凯旋仪式结束之后，我才跟你提这件事，原以为你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了。但是现在我回到了罗马，我要求你们给我应有的尊重！你听到了吗！这是我在要求！”

“我当然听到了。连死人都能听到了。作为你的朋友，我会竭尽全力帮你，我向来如此。”

“向来？你肯定吗？”

“那你举出一个我对你不忠的例子。”

“喀提林的那件事？你应该召我回来保卫共和国。”

“你应该感谢我没那样做，否则，罗马人民就遭殃了。”

“我也会像你那样处置他。”庞培噼里啪啦地弹自己的指头。

“但是要等到他杀完了元老院所有的领导人，包括我在内，你才会那样做，是吗？”

“当然不是。”

“因为你知道他想那样做？我们发现了他藏在城里的武器，那就是证据。”

庞培气冲冲地看着他，这次西塞罗也回视着他：结果，庞培先扭头看别处了。“好，我不知道什么武器。”他嘀咕着，“我不跟你吵，西塞罗。我吵不过你。对我来说，你总是太聪明。实际上，比起政治，我更习惯于军旅生活。”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必须要认识清楚一件事了，那就是我不能简单地发出命令就期待整个世

界服从它 ‘武器让给宽外袍，桂冠让给言语’。那不是你的诗句吗？‘哦，幸福的罗马，诞生在我的执政官生涯里’ 好了，你看见了吗？这又是一段。现在，我也成为你的大作的学生了吧。”

一般说来，庞培对诗作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竟然能够背诵在罗马广为流传的关于西塞罗的执政官史诗，那肯定是因为庞培已经对西塞罗心生嫉妒 但他还是轻轻拍了一下西塞罗的胳膊，他的马屁精们也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从门口拥了进来，渐渐地，屋里又恢复了之前的热闹。庞培突然又提议他们应该一起举杯庆祝——他的和蔼可亲就像他的暴怒来得那么唐突和令人不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把酒拿了进来，后来我知道了她叫芙罗拉。她是罗马非常有名的妓女，当庞培还未再娶的时候，她就住在他家。她脖子上总缠着一条围巾，据她说是为了遮掩庞培跟她做爱时留下的齿痕。她优雅地倒上酒之后就离开了。庞培把亚历山大的斗篷拿给我们观赏，他说那是从米特拉达特斯的私宅中发现的。在我看来，斗篷崭新崭新的，西塞罗看上去也为之动容了。“难以想象，”他一边摸着它，一边用平静却充满敬畏的声音说，“三百年了，好像还不到十年的样子。”

“它真的十分奇妙，”庞培说，“只要我穿着它，就不会遭受伤害 ”当他把西塞罗送到门口的时候，他变得非常严肃。“代表我跟塞勒尔和其他人说一说，好不好？我向我的老兵承诺过要给他们土地，庞培大帝不能食言。”

“我会尽力而为。”

“我希望能得到元老院的支持，但是如果我必须去其他地方找朋友的话，我也会那样做。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这样说的。”

在回家的路上，西塞罗对我说，“你听到他怎么说了吗？‘我不知道什么武器’！我们的法老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但他却是个糟糕的撒谎者。”

"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支持他。我可不喜欢听他说要去别处找朋友。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远离恺撒。"

尽管西塞罗并不情愿,而且疑虑重重,但是他还是决定要为庞培争取利益,仿佛他又回到了几年前,那时他还只是颗政治新星。在政治上,我又学到了一课——如果你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就需要具备强大的自制力,幼稚的人会把这种品质当成是虚伪。

首先,西塞罗请卢库路斯吃饭,徒劳无益地花了好几个小时说服他放弃反对庞培的法案;但是卢库路斯不能原谅击败米特拉达特斯的功劳全部归给法老,不出所料,他拒绝了合作。接下来,西塞罗又试图去说服霍滕修斯,同样无功而返。他甚至去见了克拉苏,尽管克拉苏对西塞罗恨之入骨,但还是很有礼貌地把他迎进了屋里。他靠在椅背上,眼睛微闭,指尖捻在一起,倾听西塞罗的请求,品味着他说的每一个字。

"这样说来,"他总结道,"庞培担心他的提案通不过而有失颜面,并且他请求我为了共和国抛弃宿怨转而支持他?"

"就是这样。"

"噢,我可没有忘记当初他是怎么把击败斯巴达克斯的功劳据为己有的,本来那是一次完全属于我的胜利。你可以告诉他,即使搭上我的命,我也绝不会帮他。顺便问一句,你的新房子怎么样啊?"

"非常好,多谢了。"

后来,西塞罗又决定去找梅特路斯·塞勒尔,他正在准备竞选执政官。西塞罗用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来到了隔壁。自从克劳迪乌斯在善德女神节仪式上犯下丑事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跨过这个门槛。实际上,就像克拉苏一样,塞勒尔不可能更友好。他太适合追

逐权力了——他简直是为此而生，像一匹赛马一样——当西塞罗说明来意的时候，他也若有所思地听着。

“我现在不像你那么在意庞培的居功自傲了，”西塞罗总结说，“但事实依旧是，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如果他要孤立元老院的话，那将是一场灾难 但如果我们不通过他的提案，灾难就不远了 ”

“你是说他会报复我们？”

“他说除了另找朋友，别无选择，很明显他指的朋友就是护民官，或者更糟糕的话，就是恺撒 如果他照那样走下去的话，我们将面临着永无止境的人民集会、否决、暴乱、瘫痪，人民和元老院会走向对立，总之，那将是一场灾难 ”

“是的，确实很悲惨，”塞勒尔说，“但是我恐怕还是无能为力 ”

“即使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庞培竟然用那种方式公开休掉我的姐妹，是对她的莫大侮辱 他同样也侮辱了我，还有我的兄弟和我的家族 我总算搞明白了他是哪类人：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完全不讲信誉。西塞罗，你应该认清他。”

“你的确受了委屈，没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是想一想，如果你能在就职演说上表明你愿意跟庞培和解的态度，那会显得你是多么宽宏大量啊。”

“那不是宽宏大量的表现，那是懦弱的表现。梅特里家族在罗马可能不是最古老的家族或是地位最高的家族，但是我们已经是最成功的家族，而且我们的成功来自于对敌人的寸步不让 你知道我们的图腾是什么吗？”

“是大象吗？”

“大象，是的 之所以选择它不仅因为我们的祖先是迦太基人，

更因为我们家族的人跟大象非常相像 它身材魁梧，行动迟缓，记忆力好，而且永不服输。”

“是的，而且它还十分愚蠢，也因此很容易被捕获。”

“也许吧 ”塞勒尔附和了一句，然后恼怒地抽搐了一下。“但是在我看来，你也太工于心计了。”他站了起来，表示他不愿再交谈下去。

他把我们带到了中庭，那里陈列着很多面具，那是他的执政官祖先们临终时的石膏面像，当我们穿过大理石地板的时候，他向我们指了指他的祖先，好像那些冷漠、死寂的面孔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观点。当我们正好走到门厅的时候，克劳迪娅带着她的女仆突然出现了。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早有预谋，我怀疑是后者，因为她精心整理了头发还画上了精致的妆容，就为早晨这次会面，“打扮了一个晚上，”后来，西塞罗如此说道。他向她低头致意。

“西塞罗，”她说，“对我来说，你都变成陌生人了 ”

“确实，哎，但是没办法。”

塞勒尔说，“有人告诉我，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又开始说话了。”听到他不经意地说出这些话，我立刻明白了他对自己妻子的名声一无所知。他对世间俗事保持着令人惊奇的无知，就像我关注到的很多职业军人一样。

“我相信你过得很不错吧，克劳迪娅？”西塞罗礼貌地询问。

“我很好。”她透过长长的睫毛打量他，“我的哥哥在西西里也很好，尽管你赢了。”

她抛给他一个微笑，像刀刃那么灼人的微笑，然后就离开了，留下了一缕淡淡的清香。塞勒尔耸耸肩说，“就是这样。我希望她跟你说的话能跟她与那个该死的诗人说的一样多，他总是缠着她但是她对克劳迪乌斯还是很忠诚的。”

“他还是打算变成一个平民吗？”西塞罗问，“如果你们家族出了一个平民，我恐怕他会配不上你那些显赫的祖先。”

“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塞勒尔瞟了一眼四周，等他确定克劳迪娅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之后，他又接着说，“私下里讲吧，我认为那个家伙就是个耻辱。”

这次对话最终还是让西塞罗很是兴奋，然而，他所有的政治活动都一无所获，第二天，他去见了加图，这是他要求助的最后一个人 这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住在阿文丁山上，他的那栋房子虽然不起眼，但是价值也不菲，那里弥漫着剩饭剩菜和脏衣服的味道，而且除了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之外，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地上更没有铺上地毯。透过一扇开着的门，我瞥见两个朴素而庄重的小女孩正在做着缝缝补补的活，她们看上去都只有十几岁。我在想她们是不是就是庞培想娶的加图家族的女儿或侄女 如果加图答应了那桩婚事，罗马现在会是多么不同啊！我们在一个瘸腿门卫的带领下走进了一个阴暗的小房间，加图正坐在齐诺的半身像下面处理事务。西塞罗又把要跟庞培妥协的事情说了一遍，像之前其他人一样，加图也绝不同意。

“他简直要一手遮天了，”加图说，然后又开始老调重弹。“如果我们让他的老兵建立的殖民地遍及意大利，他就等于拥有了一支随时听他调遣的常备军。为什么我们在没有逐条审查的情况下，就批准他提的所有条款呢？我们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统治集团呢还是让坐哪就坐哪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小女孩呢？”

“也是，”西塞罗说，“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我们不跟他联手，他就要让一个护民官在人民集会上抛出法案，那意味着将会爆发无休止的冲突。或者，更糟糕的是，当恺撒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他将拥护恺撒。”

“你害怕什么？冲突是正常的。不争斗就没有好的结果。”

“人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争斗不会有好的结果，相信我。那就像对克劳迪乌斯的审判一样，只会让事情更糟。”

“啊！”加图激动地睁大了眼睛，“你把不同的问题给搞混了。克劳迪乌斯被判无罪不是因为那群乌合之众，而是因为一个受贿的陪审团。我正在寻找一个整治陪审团受贿之风的有效途径。”

“你指的是什么？”

“我想提一个议案，把那些不是议员但是具有受贿的检举豁免权的人从陪审团里剔除出去。”

西塞罗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你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不行？”

“因为那样就好像是元老院在打压人民！”

“不是那回事。这是元老院在打压欺诈和贿赂。”

“可能是这样，但是在政治上，形式通常比实质更重要。”

“那么政治需要变一变了。”

“我求求你，至少现在别那样做——不要把它看得高于一切。”

“纠正错误永远不会为时过早。”

“加图，听我说。你的正直可能高于一切，但是它抹杀了你的判断力，如果你继续像这样坚持的话，你的高贵意图会毁了我们的国家。”

“毁了也强于堕落在一个腐败的君王手中。”

“但是庞培不想成为君王！他已经解散了他的军队。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想跟元老院合作，而他得到的只有拒绝。他让罗马扬威四海，任何在世的人对罗马做出的贡献都比不上他，他绝不会让罗马堕落。”

“不，”加图摇着头说，“不，你错了。庞培征服了与我们并没有纷争的民族，入侵了与我们并没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并且他带回

来的财富也不是我们自己挣得的 他打算腐蚀我们 我有责任反对他。"

甚至聪明如西塞罗，也想不出逃脱这个僵局的办法。那天午后，他去见庞培，把失败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庞培正在阴暗的房间里琢磨他的剧院模型。他们的谈话只有寥寥几句，连我都来不及做记录。庞培听到这个消息，只是哼了一声，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从后面对西塞罗说，"我想立即把西博里达从马其顿召回来。"

西塞罗非常害怕，因为他会给他带来严重的个人危机，而他也正承受着债主们的巨大压力。帕拉丁山上的豪宅让他欠下了不少债，此外他还置办了很多地产，如果西博里达停止从马其顿给他的援助——他最终还是接受了，他将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他的解决方式是安排昆图斯在亚细亚担任总督的时间再延长一年。这样，他就能把国库中支付给他弟弟的薪俸全部提出来（他可全权代理）都交给债主，好让他们不上门催债。"泰罗，你不要向我流露出那种责备的表情，"当我们从农神庙出来的时候，他警告我说。我的公文包里装着一张五十万塞斯特斯的国库券。"要不是我的话，他怎么可能成为总督，而且，我会还给他的。"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非常对不住昆图斯，他在荒凉、陌生、与世隔绝的行省毫无享受可谈，他总是想念着故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事态的发展像西塞罗预想的一样。一个由克拉苏、卢库路斯、加图和塞勒尔组成的同盟否决了庞培在元老院的提案，而庞培也适时地向一个名叫富尔维乌斯的护民官求助，富尔维乌斯在人民集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土地法案。于是塞勒尔坚决用暴力打击这个提案，以至于富尔维乌斯把他投进了监狱 作为

回击，执政官拆除了监狱的后墙，即使身在监狱，他仍然可以公开抨击这项举措 塞勒尔的不屈不挠让人民欢呼雀跃，富尔维乌斯也丢尽了颜面，庞培只好放弃了提案 加图把骑士团从元老院里孤立出来，他既剥夺了骑士团的豁免权，还拒绝取消他们的债务——他们中多数人都是因为在东方草率地进行投资而欠下了一大笔债。他所做的这一切在道义上完全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却完全是错误的。

西塞罗基本不会公开评论这些事情，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处理自己的法律事务。昆图斯和阿提克斯不在身边，他感到非常孤独，我经常发现他唉声叹气、自言自语。他经常睡不好，常常会在半夜醒来，然后一堆事情想不清理还乱，直到天亮也无法再次入睡 他向我倾诉说，这段时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死亡的恐惧折磨，就像他这个年纪的人经常会感受到的那样——实际上他才四十六岁 “我完全被抛弃了，”他写信给阿提克斯，“唯一让我感到轻松的时刻是跟我的妻子、我的小女儿以及我亲爱的马库斯在一起的时候 我那些世俗的友情在公开场合可能看上去很光鲜，但是与亲情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些单调乏味的东西。有天早晨，我的屋里挤满了人，我就在朋友的簇拥下去了中心广场，但是站在人群中，我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向他敞开心扉讲个笑话或者诉诉苦的人。”

尽管他放不下架子不想承认，但是克劳迪乌斯的事仍然阴魂不散地缠着他 在新一期议会开始的时候，一个名叫赫伦尼乌斯的护民官在元老院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召集罗马人民在战神广场开会，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允许克劳迪乌斯成为平民 这事并没有引起西塞罗的警觉，因为他知道这项提案很快会被其他护民官否决 真正让他产生困扰的是塞勒尔竟然在这个问题上高调地表示支持 元老院休会之后，西塞罗找到了他。

“我以为你是反对克劳迪乌斯转变成平民的吧？”

"没错，但是克劳迪娅日日夜夜跟我唠叨 无论如何，绝不会通过这个议案，所以我希望那样说能带给我几周的安宁。不用担心，"他又平静地补充道，"如果这引起了激烈的争斗，我会说出我的真实感受。"

这个回答并没有完全打消西塞罗的顾虑，他还是想方设法让塞勒尔跟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这期间，一场危机又在山北高卢地区蔓延开来。据报告，有十二万之众的日耳曼人已经越过莱茵河，驻扎在赫尔维西亚族的聚居区，而赫尔维西亚族也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转而向西开进，进入山北高卢地区，寻找未开发的领地 这个局势给元老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元老院必须马上通过抽签决定负责山北高卢地区的执政官，以防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最终执掌大权的人必定获得赚取财富和荣耀的许多机会。执政官塞勒尔和他的同僚——庞培的附庸阿福拉纽斯，因为彼此是竞争者，所以由西塞罗来主持这次抽签，我倒不敢说西塞罗操纵了这次抽签，然而的确是塞勒尔胜出了 西塞罗也立即还清了债务。几周之后，克劳迪乌斯结束了西西里初级裁判官的任期，他返回了罗马，并且他还来到元老院要求批准他转为平民，塞勒尔站出来激烈地反对他

"你出身贵族，"他厉声呵斥他，"如果拒绝了自己的天赋之权，你将摧毁共和国赖以生存的有关血统、家族和传统的核心体制！"

当时我正站在元老院门口目睹了塞勒尔的大转变，恰巧看到了克劳迪乌斯脸上诧异而惊恐的表情 "我确实出身于贵族，但是我不愿意到死还是这样一个身份。"

"你必定要作为一个贵族终其一生，"塞勒尔反驳他，"如果你继续不思悔改的话，我坦白地告诉你吧，你离死的日子就不远了。"

听到这里，元老院一片哗然，尽管克劳迪乌斯试图摆脱这种尴尬局面，但是他一定明白了，自己想通过变成平民进而成为护民官

的想法，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西塞罗颇为高兴。他对克劳迪乌斯的所有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以后，他竟然犯傻地抓住一切机会去嘲笑和羞辱他。我尤其记得在不久之后的一个场合上，他和克劳迪乌斯都来到了中心广场为选举候选人拉票。当时有很多人在场听他们讲话，克劳迪乌斯又很不明智地抓住机会自夸，说自己从西塞罗那里接管了西西里，并且从今往后要在竞选中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席位。“我相信你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做，”他嘲笑道。

“确实没有，”西塞罗说。

“提醒你一句，一席之地是很难争取的。甚至我的妹妹，作为执政官的妻子，说她都只能是插上一脚。”

“好吧，我至少不会抱怨自己的妹妹插上一脚。”西塞罗回击他，“何况你连她的另一只脚也总能抬起来。”

我之前从没听过西塞罗讲荤笑话，后来他也为自己“无执政官风度”的行为懊悔。但是就在当时，这句话让所有人哄堂大笑，克劳迪乌斯又陷入了极度尴尬的境地。这句玩笑马上在罗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如此，没人敢把这个玩笑告诉塞勒尔。

后来，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事情发生了转变。像以往一样，这次的始作俑者还是恺撒，尽管他离开罗马已经刚好一年了，但西塞罗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临近五月末的一天中午，西塞罗挨着庞培坐在元老院的最前排座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西塞罗来晚了，否则我肯定他会听到一些风声。他和其他人一样，在那一刻才听说了那件事情。占卜仪式过后，塞勒尔站起来宣布他要给大家读一封急件，是恺撒从远西班牙发来的。

“致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来自元首盖乌斯·尤利乌斯·恺

撒——”

听到“元首”这个词，整个元老院为之轰动，我看见西塞罗突然坐正身子，跟庞培互使眼色。

“来自元首，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塞勒尔用强调的语气重复道，“问候你们　军队表现很好。我带着一个军团和三个步兵大队越过一座赫米纽斯山并且平定了杜罗河对岸地区。我派了一支小舰队攻入加迪斯以北七百英里的地方并且占领了贝坦索斯。我征服了加利西亚部落和路西塔尼亚部落，在战场上，我的军队封我为元首。我所缔结的条约每年能给国库带来两千万塞斯特斯的收入。现在罗马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大西洋海岸。共和国万岁　”

恺撒的说话风格一向简洁。议员们花了好长时间才领悟了刚才那番话。恺撒仅仅是被派出去管理远西班牙的总督，而远西班牙又是个比较安守本分的行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去征服了邻国！恺撒的赞助人克拉苏立刻跳了起来，提议为恺撒的成就举行为期三天的国家感恩节。加图头一次让这个消息吓得无语了。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后来在休会期间，议员们都涌到太阳底下去休息。大多数人都在讨论恺撒立下的显赫战绩。西塞罗却没有加入他们，他混在兴奋的人群当中，就像一个参加葬礼的人那样踱着缓慢的步伐，流露出沮丧的眼神。“马上都要破产了，加上他闹出的那些丑闻，我还以为他要完蛋了呢，”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朝我嘟囔道，“这回至少又能撑个一两年了。”

他招呼我跟上他，我们站在元老院附近一个隐蔽的地方，霍滕修斯、卢库路斯和加图也加入了我们，他们三个看上去也同样很沮丧。

“照这个架势，下一步恺撒会怎么做？”霍滕修斯不无担忧地说，“他很轻松就能支付竞选的费用，如果他给国库两千万，你可以肯定，他给自己留的财富要远远大于这个数。”

就在那时，庞培若有所思地从旁边走过，这伙人马上闭上了嘴，直到庞培走远了，他们才继续讨论。

西塞罗小声地说，“法老走了。我想现在他那颗迟钝的脑袋正像水车轮一样转着。我很清楚站在他的立场上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是什么？”加图问。

“跟恺撒妥协。”

其他人都摇头表示不赞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霍滕修斯说，“庞培无法容忍另一个人与他分享荣耀。”

“尽管如此，这次他会容忍的，”西塞罗说，“你们在他的提案上不帮他，但是恺撒会为了得到庞培对自己竞选的支持，会满足他的一切条件。”

“至少今年夏天他还达不到目的，”卢库路斯肯定地说，“从罗马到大西洋可有数不尽的山川河流。恺撒不可能赶回来参见竞选。”

“还有一点，”加图补充道，“恺撒一定想要为他举办凯旋仪式，他要等一切准备就绪才能进城。”

“并且我们可以拖他几年，”卢库路斯说，“就像他让我等了整整五年。他带给我的那个耻辱，我要好好报复一下。”

然而西塞罗看上去并不是很有信心。“好吧，可能会像你们想的那样，但是我曾经的遭遇让我认识到，我们决不能低估我们的朋友盖乌斯。”

那是一个相当明智的论断，因为大约一周后，第二封急件从远西班牙发到了元老院。塞勒尔又一次大声向众议员宣读。大致内容是：考虑到最近占领的地区已经完全俯首称臣，恺撒决定要返回罗马。

加图站起来表示反对。“除非元老院另有委派，负责行省总督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我要去告诉恺撒，让他待在该待的地方。”

“已经晚了！”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在门口大喊，“我刚刚还在

战神广场看到了他！”

“不可能！”加图还在坚持，但是看上去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我们上一次接到他的信，他还自夸正在大西洋海岸上。”

无论如何，塞勒尔还是派了一个奴隶去战神广场验证一下传言，以防万一。一小时后，他回来了，告诉大家恺撒的确回来了。原来他追上了自己的信使，现在正在城外的一个朋友家里

这个消息在罗马掀起了英雄崇拜的狂潮。第二天，恺撒派了一个使者到元老院要求准许他在九月份举行凯旋仪式，并且要求在那段时间里，准许他在缺席的情况下参加执政官职位的竞选。很多议员都希望满足他的这一愿望，因为他们意识到恺撒现在的声望以及他带来的新的财富，这些都使他作为候选人的资格实至名归。如果举行投票的话，他的拥趸们必定会胜出。因此，日复一日，元老院都在争论什么时候举行投票，加图站出来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他唠唠叨叨地解释罗马的皇帝是如何被推翻的。他不顾众人的反感情绪，引经据典地断言元老院对军团的控制是何等重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警告说这是个危险的先例，如果一个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同时手里还握有军权，“今天他想得到执政官职权，明天他又会要其他的东西。”

西塞罗并没有表态，但他还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无论加图在元老院里干什么，他都会站在他身旁。恺撒的时间不多了，眼看着他将错过提名候选人的最后期限　大家都以为他会选择举行凯旋仪式，而不是成为候选人。庞培是这样的选择，罗马历史上每个成功的将军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一件事所获得的荣耀能与凯旋仪式相媲美。但恺撒绝不是一个贪慕虚名的人。加图驳回他的要求之后的第四天午后，元老院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绿树的影子也快遮没大厅里一排排的长椅，恺撒信步走了进来　仍然留守在原位的大概二十位议员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那一幕、恺撒竟脱掉了军队制服，穿上

了宽外袍。

恺撒弯腰坐在西塞罗对面的椅子上。他向过道那边的西塞罗礼貌地点了点头，开始听加图的演讲。但是这一次，这个伟大的说教者竟然失语了 由于无话可说，他只好唐突地坐下了 接下来的那个月里，恺撒全票当选，成为新一任的执政官，这还是好几个世纪以来——继西塞罗之后第一个取得如此高的选票的候选人

第十六章

整个罗马都在等着看恺撒下一步的举动。“我们唯一可以预知的事就是未来是不可预知的。”西塞罗说。事情确实如此。恺撒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走出了一步精妙绝伦的棋。

年末的一天，就在恺撒宣誓就职前不久，一个杰出的西班牙人卢修斯·科尔内利厄斯·巴尔布斯前来拜访西塞罗

他是个气宇非凡的人，四十来岁。他来自菲尼斯的加迪斯，是个非常富有的商人。他肤色黝黑，头发和胡须也像黑玉一样，牙齿和眼白却像打磨过的象牙一样白亮。他说话速度很快，经常会大笑，一笑起来就会兴奋地扬起他那精心梳理过的小脑袋。即使是罗马最无聊的人在他手下工作一阵子，也会受他的影响变得风趣起来。他天生就善于攀附权贵，最初他跟着庞培在西班牙服役，庞培赐给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后来当他在加迪斯做总督的时候，恺撒在征服路西塔尼亚的途中指定他做首席工程师，并且带他回罗马听差。巴尔布斯在人们听闻他之前就认识了所有人。十二月的那天早晨，他形色匆忙地赶来见西塞罗，一见面就摊开双手，好像见到了一个亲密朋友。

“我亲爱的西塞罗，”他带着浓浓的拉丁口音说道，“你好吗？你看上去还是那么意气风发，跟我以前见你的时候一样。我看你的气色就没有不好的时候！”

“这么说我还跟原来一样 ”西塞罗示意他坐下。“恺撒还

好吧？”

“他非常好，”巴尔布斯回答说，“简直棒极了。他让我带给你最真诚的问候，他确信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真诚的朋友。”

“噢，泰罗，到了我们数勺子的时间了。”西塞罗说。巴尔布斯乐不可支，站起来鼓掌。

“呵呵，真是有趣——‘数勺子’！实际上如果我告诉他你这么说，他肯定会被逗乐的。勺子！”他擦了擦流出的眼泪，顺了顺呼吸。“哦，亲爱的！但是说真的，西塞罗，如果恺撒对一个人付出了感情，那绝非空谈。他一直持有这种观点，人生在世，行胜于言。”

西塞罗还有一大堆公文要处理。“巴尔布斯，”他不耐烦地说，“你来这里肯定是有事相求，你就行行好赶紧说出来吧。”

“当然。你很忙，我看出来了。请原谅。”他把手按在胸口上。“恺撒希望我告诉你，他和庞培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要坚决解决土地改革问题。”

西塞罗迅速看了我一眼，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依据什么法律条款呢？”

“他们打算把坎帕尼亚区的公有土地分配给庞培的退役老兵和那些想要务农的罗马穷人。整个方案要得到二十个人的授权才能执行。恺撒非常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西塞罗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但是这个提案恰好就是我做执政官之初他筹划的那个提案，当时我是明确反对的。”

“但是有一点大不相同，这回是咱俩的事，是不？”巴尔布斯眉飞色舞地说。他还用粉红色的小舌头舔着自己的大白牙。“如果想得到官方的授权，就需要五个人，但只要有五个人的内部授权，就可以通过任何决议。如果你同意加入进来，恺撒可以说是非常、非

常地荣幸。”

西塞罗吩咐侍卫退下。“你说的是真的？其他四个人是谁？”

“除了你，还有恺撒、庞培，还有一个待定，而且——”巴尔布斯故作深沉地停顿了一下，像个变戏法的魔术师将要从空篮子里变出一只异国小鸟。“还有克拉苏。”

以前，西塞罗一直把这个西班牙人当做一个小丑来看待，对他抱着一种友好却轻蔑的态度，认为他无非就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政治场合的自命不凡的说客。现在他吃惊地注视着眼前这个人。“克拉苏？”他重复了一遍，“克拉苏都不能容忍跟庞培待在同一个城市里，又怎么可能跟他坐在一起组成五人提案委员会呢？”

“克拉苏跟恺撒的关系很好，而庞培跟恺撒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恺撒就扮演了媒人的角色。”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吧！这是行不通的。”

“肯定行。他们三人已经碰过头，并且都同意了。如果有人胆敢和这个联盟作对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

“如果他们都已经同意了，还需要我干什么？”

“作为祖国之父，你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威。”

“所以在最后时刻请我加入他们，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体面的借口？”

“哪里，哪里。您的地位举足轻重。恺撒让我跟您说，罗马帝国任何重大的事务若不事先征求您的意见，就很难确定下来。”

“如果是这样，这个内部委员实际上就取代了国家的政府机关，行使了他们的权利？”

“一点没错。”

“那么它会存在多久？”

“对不起，你说什么？”

“那它什么时候解散？”

“它不会解散，这是永久性的。”

“但这会触犯众怒的！这种联盟在我们国家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通向独裁之路的第一步！”

“我亲爱的西塞罗，这是真的！”

“我们一年一度的选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执政官将变成傀儡，元老院也不复存在 这个内部集团将控制所有土地和税收的分配——”

“这会带给我们安定和团结——”

“这是盗贼统治！”

“那么你是要拒绝恺撒的提议了？”

“告诉你的主人，我很感激他考虑得这么周到，除了做他的朋友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我肯定不会支持这件事”

“好吧，”巴尔布斯很惊讶地说，“这个结果会让他既失望又伤心的，我想庞培和克拉苏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他们原以为你不会反对他们。”

“那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确实如此。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你必须得明白，那就得好好处理这个问题了 ”

西塞罗强忍着没有发怒。“你可以告诉他们，为了帮庞培争取利益，我已经奋斗了一年多的时间，只为确保他的老兵有个体面的归宿——我需要补充的是，我那时可是面对面地跟克拉苏对着干啊。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 但是我也不想加入什么秘密协定，通过契约来建立统治。我曾经在公共生活中申明过我的立场，而那样做会让我沦为笑柄。我想你可以走了。”

巴尔布斯走了之后，他就默不作声地坐在书房里，我在一旁轻手轻脚地把他的信件全部堆在了一起 “想象一下 ”他突然说，“他们让那个地中海毛毯商人来说服我，要把共和国五分之一的股份低

价转让给我！我们的恺撒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伟大的绅士，但他实际上却是个最最可恶下流的恶棍。”

“你可能会有麻烦，”我警告他

“哦，好吧，有就有吧。我才不怕。”显然他还是害怕的，但是他最让我羡慕的品质又再一次突然发挥了作用——他最终还是忐忑而不情愿地选择了正确的做法。因为他一定是认识到了，从那时起，他在罗马的地位就开始摇摇欲坠了 沉思良久之后，他说："那个西班牙皮条客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卡莉奥佩（司雄辩和叙事诗的女神）在我的自传诗集中跟我的对话。你还能回忆起她是怎么说的吗？”他闭上了眼睛，开始背诵：

> “那是你在早期所找寻的道路——
> 是的，你做执政官时也是如此，它被称作心境和美德——
> 你因此收获了美好的名望和良人的赞美。”

“这也是我的错，泰罗，你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伙人，什么也不用说了 但是庞培也好，恺撒也好，或是克拉苏，我跟他们都不是一路人。不管我做了什么，犯了什么错，我都是为了我的国家。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会支持喀提林这样的卖国贼。”他发出一声长叹。他似乎也对自己的立场感到吃惊。“好吧，都要过去了——与世无争的晚年，与敌人的和解，权力，金钱，民众的爱戴……”他抱紧双臂，凝视着自己的双脚

“需要放弃的东西太多了，”我说。

“太多了。也许你应该追上巴尔布斯告诉他我已经改变主意了。”

“真的吗？”我的语气很急迫——我是多么渴望一个安定的生活啊 但是西塞罗看上去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他继续沉迷于过去的辉

煌以及英雄事迹，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处理回信了

我一直在想，随着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组成的“三巨头”逐渐为人们所知，他们一定会重提他们的要求，但是西塞罗并没有听到任何风声。一个星期之后，恺撒成为了执政官，他立马在元老院提出了他的土地议案。当他向议员们询问有关议案的意见的时候，我正挤在门口的观众中往里观看　他先叫起庞培。自然这个大人物立刻同意了，接着是克拉苏。随即问到了西塞罗，恺撒用犀利的眼神注视着他，尽管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同意了　霍滕修斯反对　卢库路斯反对　塞勒尔反对　恺撒按照那张按资历排列的名单问到加图的时候，他同样表示了反对。但是加图不像其他人那样简单表达完支持或反对后就立刻坐下，而是对此展开批判，他追溯古代先例，指出公有土地一直归国家管理，它不能被那些“四海为家”的政客们分割，作为给自己牟利的工具。一小时之后，他还意犹未尽，他用自己一贯的伎俩来应付这个提案

恺撒越来越气愤，很不耐烦地跺着脚。最后他站了起来　“我们都听够了，”加图还没有说完，他就突然打断他，“给我坐下，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大话精。该让其他人说说话了。”

“任何议员都有说话权利，而且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如果你想操控元老院，你必须先查查相关的法律。”说完之后，加图又继续反驳那个议案。

“给我坐下！”恺撒怒吼道。

“我不会被你吓倒的。”加图毫不屈服地回击他。

不知道你是否见过一只将要被捕获的小鸟，当它察觉到潜在的杀机时，它会把脑袋从一边忽地倒向另一边。这与恺撒那一刻的表现一模一样　他像小鸟一样左右摆了一下，然后伸出他的长手指一边指着加图一边向他的贴身扈从示意　“把他弄出去，”他粗声粗气

地说. 他身旁的扈从看上去很不情愿 “我说了,”恺撒发出恐怖的声音重复道,“把他弄出去!”

受了惊吓的扈从不用他再说一遍了。不一会,他召集了六个扈从,然后走下过道朝加图奔去。当扈从们爬上长椅来抓他的时候,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其中两个人分别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地板上拖,另一个人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国库对账单。元老们目瞪口呆了。

“我们怎么处置他?”那个贴身扈从大喊道。

“把他扔进监狱,”恺撒命令他们,“让他在一两个晚上对着老鼠大放厥词吧。”

当加图从元老院被押走之后,一些元老就开始为他鸣不平 这个伟大的禁欲主义者从我身边经过时,毫无反抗却不停地喊着一些让人费解的话,是关于什么斯堪提安森林的。塞勒尔从前排的长椅上站了起来,紧随其后跟了出去,紧接着是卢库路斯,与恺撒同是执政官的马库斯·比布鲁斯也跟着离席了 大概有三四十个元老加入了这个抗议行动。恺撒走下演讲台试图阻止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 我记得他抓住老彼得奥斯的胳膊,这个指挥官曾在比萨击败了喀提林的军队。“彼得奥斯!你跟我一样,也是个军人。你为什么要离开?”他问道。

“因为,”彼得奥斯一边说一边挣脱,“我宁可跟加图一起待在监狱,也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

“那就走吧!”恺撒在他身后大吼,“走,都给我走!但是给我记着:只要我还是执政官,人民的意愿就不会受制于那些陈规陋习!这个法案将会张榜公示,不管你们这些绅士们是否喜欢,这个月底我们就要进行投票。”他沿着过道大踏步走向他的座位,目露凶光地环视着元老院,不允许任何其他人再挑战他的权威

当恺撒重新开始点名的时候,西塞罗很不自在地坐在了他的座

位上。休会之后，霍滕修斯在元老院门口拦住他，用责备的口气质问他为何不跟其他人一起离开 “你把我们拉进了这场混战，还反倒怪我。”西塞罗回答他，“我告诉过你继续蔑视庞培会有什么后果。”然而，他还是感到十分尴尬，他用最快的速度逃回了家 当我们往山上走的时候，他跟我抱怨道，“支持恺撒，我也没得到一丁点好处，反而被他的敌人指责为叛徒。我还真是个政治天才！”

在正常的情况下，恺撒的议案要么被否决，要么就是他不得不妥协。他的议案首先就会遭到另一个执政官马库斯·比布鲁斯的反对，他是一个性格暴躁、骄傲自大的贵族，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与恺撒同时执政，因为结果就是他完全被恺撒的光环所遮没，人们往往都记不起他的名字。“我厌倦了别人做卡斯托尔时我总是波拉克斯，”他生气地抱怨道，然后发誓说，现在自己是执政官了，一切都不同了 同时还有三个护民官也站出来反对恺撒，他们是安卡利乌斯、卡尔维努斯和范尼乌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恺撒下定决心要达到他的目的，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并且他开始故意破坏罗马宪法——我确信他会因此一直被人们谴责，直到末世。

首先，他在法案里加入了一项条款，要求每个议员都发毒誓，条款一旦写进了法典，他们将永远不能废除它。然后他召集了一次公共集会，克拉苏和庞培都现身了。西塞罗与其他元老也在现场，他们目睹了庞培在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直接发出威胁。“这个法案是公正的，”他大声宣布，“我的那些老兵为罗马的土地洒下了不少热血，当他们解甲归田的时候，他们应该得到一份土地作为报答，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

“假如反对这项法案的人要采取暴力，那怎么办？”恺撒虚伪地附和道。

"如果有人拿着剑来，我也会带着盾牌等他，"庞培回答他，然后他又强调了一句，"我也会带着我自己的剑。"

人群沸腾了起来。西塞罗再也不忍看下去了。他转身从元老们的队伍里挤出一条路，离开了集会。

庞培的话在军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天之内，罗马就到处都是他的老兵。他提供路费让他们从意大利各处赶来，然后在城外扎起帐篷安顿他们，还在罗马附近建起了临时住所 他们走私非法武器，为一月最后一天的投票活动做足了准备 只要是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都会在街上遭到他们的戏弄，他们还会朝这些议员的家里扔石块。

护民官 P. 瓦提尼乌斯代表三巨头组织了这些恐吓行动，他被公认为是罗马最丑陋的人 他长着皱巴巴的瘰疬，像小孩子一样，他的脸和脖子都长满了蓝紫色的瘤子 他的头发非常稀疏，腿部由于患了软骨病以至于走路时双膝大叉着，就像经过长途跋涉刚从马上下来，或者弄脏了自己似的。让人奇怪的是，他也十分有魅力，他根本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当敌人拿他的外表开玩笑时，他会说出一个关于自己外表的更有趣的笑话。庞培的手下对他都很忠诚，平民们也是如此。他召开了许多公共会议来支持恺撒的法案，还曾传唤执政官比布鲁斯，让他在护民官的演讲台上接受盘问 当处于最有利的情况下的时候，比布鲁斯脾气总是很暴躁，瓦提尼乌斯也了解他这个特点，他让同伙们把一些木凳子捆在一起，从演讲台架起一个直通监狱的木桥。在交互盘讯的过程中，比布鲁斯用粗暴的语言抨击土地法案——"今年你们别想通过这项法律，即使你们所有人都想让它实现。"——瓦提尼乌斯抓住他，沿着桥把他径直带进了监狱，比布鲁斯就像一个被囚的海盗在展架上示众。

西塞罗从他的花园里几乎完整地目睹了这一幕，他蜷缩在斗篷里来抵挡一月的寒气。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试图摆脱它。不久，

他又遇上了更为紧迫的私人问题

在这些乱糟糟的事情接连发生的期间，一天早晨，当我打开门时，发现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正在外面的街上等着。我已经三年多没有见他了，一开始我还没认出他来；在马其顿的大鱼大肉和葡萄的滋养下，他长得更加结实了，甚至更加荣光焕发，他好像给自己穿上了一层脂肪外衣　当我把他带进书房的时候，西塞罗就像看见鬼一样跳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心里有鬼，因为这是过去所欠下的东西又回来纠缠他了——回来报复他。在他刚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协议，西塞罗给西博里达写了个书面保证，如果他被起诉的话，西塞罗将会做他的辩护律师：现在这个老同僚就是来催账的。他的一个奴隶带着传讯令状跟他一起进来了。西博里达把它递给了西塞罗，他的手剧烈颤抖着。我想他被起诉了。西塞罗把令状接过来，拿到烛台下仔细研究

“这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今天。”

“你清楚这是什么，对吧？”

“不。那就是我为何把这个晦气的东西直接转交给你的原因　我可不懂什么法律辞令。”

“这是叛国罪的令状。”西塞罗仔细查看这份文件，表情越来越疑惑。“奇怪，我以为他们是因为腐败问题盯上你了　”

“我说啊，西塞罗，我们是不是连喝杯酒的空闲都没有啊？”

“等一会　让我们在这件事上保持头脑清醒。这边有传闻说你在希斯特里亚丢了一个军队　”

“仅仅是步兵团。”

“仅仅是步兵团！”西塞罗大笑道，“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以前　”

“是谁告发的？他被约见了吗？”

“是的，他昨天宣过誓了。他就是你的那个门客——年轻的凯里乌斯·鲁弗斯。”

这个消息着实让人震惊。鲁弗斯的前任恩人已经疏远了他，这并不是个秘密。但是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了个突然袭击，而且是针对西塞罗的执政官同僚——那绝对是真实的背叛。西塞罗惊讶得都快站不住了。“我想是庞培在捣鬼，他想把你送上法庭。”

“是他。”

“为什么他让鲁弗斯咬出这么重要的案子？”

“不知道。现在可以喝上一杯了吧？”

“把那该死的酒先放一放吧。”西塞罗把诉状卷了起来，然后坐下了，他拿着卷好的诉状轻敲着掌心。“我不想听这些，鲁弗斯知道我的很多事，他有可能吐出各种事情来。”他把诉状扔回到西博里达的膝盖上。“我想你应该找其他人为你辩护。”

“但是我想要你！你是最佳人选。我们有约在先，记得吗？我给你收入的一部分，你要为我辩护。”

“我答应你如果你被指控受贿，我会为你辩护。但是对于叛国罪我没作出过任何承诺。”

“不是这样的。你出尔反尔。”

“你看，西博里达，我可以作为目击证人来支持你，但是如果做你的辩护律师，可能就中了恺撒或克拉苏设下的圈套，那我就成了往陷阱里跳的傻子。”

尽管西博里达的眼睛已深埋在肥厚的眼窝里，但是仍然炯炯有神地闪着蓝光，就像蓝宝石按进了红色泥块。“有人告诉我你已经发达了，”他说，“到处都是你的房产。”

西塞罗摆了个姿势表示厌倦。“不要威胁我。”

“所有这些，”西博里达指着书房说，“非常好，人们知道你用来支付这些东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警告你：我可以轻易地选择是作为辩方的证人还是控方的证人。”

但是这个威胁听起来很没有底气，西塞罗一定也明白这一点，他突然用手往脸上一擦，好像要擦去那些干扰他的幻象

“我想你应该跟我喝上一杯，”西博里达洋洋得意地说，“喝上一杯之后，事情总会显得好一些。”

在恺撒的土地法案进行投票表决的前夜，我听到了从中心广场传来的刺耳噪声——敲击，切割，醉酒后的歌唱，欢呼，惊叫，摔瓦罐。黎明时分，一团褐色烟雾笼罩在卡斯托尔神庙外面，人们将在这里举行投票。

西塞罗穿戴整齐之后就向中心广场走去，两个贴身保镖以及我和另外一个秘书跟着他，此外还有六个想跟他一起露露脸的客户所有通向投票广场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不少人认出西塞罗的时候，还是会给他让路。但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故意挡住他的路，这时他的保镖就必须为他挤出一条路来。我们挣扎着前进，当我们看到神庙前的台阶时，恺撒已经开始讲话了。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我们中间隔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老兵，已经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了。他们还点了火做饭和取暖。“这些人不是来参加集会的，”西塞罗观察了一下说，“他们是想来占领这个地方的。”

过了一会，圣道街那边有人扭打了起来，他们恰巧就在人群对面，和我们在同一边。很快有消息传过来说，比布鲁斯带着三个护民官赶来了，他们准备否决这项提案。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个相当英勇的行为。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从衣服下掏出了刀子甚至是剑。显而易见，比布鲁斯和他的支持者就很难接近神庙的台阶了 我们看不见他们，只能通过喊叫声的来源与此起彼伏的拳头猜测他们的行踪。护民官早早地就被打倒抬走了，但是比布鲁斯以及紧随其后

的加图——他已经被释放——想方设法到达了目的地。当比布鲁斯爬上演讲台时，人们挥舞着手试图阻止他。他的外袍已经被撕裂了，他赤裸着肩膀，血不停地顺着脸往下淌。恺撒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又继续发表演讲。大家的情绪格外激昂。比布鲁斯指着天，在自己的喉咙上划了一下。他把这个手势重复了好几遍，直到人们领悟了他的意思——作为执政官，他已经查看了天象，他要宣布之前的预言是不合时宜的，不应该进行投票。恺撒仍然无视他的存在。这时，两个强壮的随从抬着一个巨大的圆桶爬上了演讲台，这种东西一般是用来收集雨水的，他们把它扣在了比布鲁斯头上，把他罩住了。我猜那里面是前晚人们拉的尿，因为肮脏的棕褐色液体从桶里倾倒下来，比布鲁斯浑身都湿透了。他试图后退，结果滑了一跤，他一蹬腿，结果重重地往后摔了下去。刹那间，他喘着粗气动弹不了了。然后他又看见另一个桶被抬上了演讲台，他赶紧爬走了，我并不想责备他，他要逃避那些正在嘲笑他的公民。他带着侍卫从中心广场逃到守护神朱庇特的神庙，他把那里当成他的避难所。西塞罗曾经在这里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驱逐了塞尔吉乌斯·喀提林。

就这样，在最可耻的情况下，恺撒提出的那个土地改革法案被写进了法典，它把土地分配给庞培的两万退伍老兵，以及那些能证明自己抚养三个以上孩子的城市贫民。西塞罗没有等到投票开始就偷偷溜回了家里，因为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他灰心丧气，不让任何随从包括特伦提娅的随从在家里陪他。

第二天，庞培的士兵又重新回到了街上。他们整晚都在狂欢，现在他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元老院。他们涌入中心广场，等着看元老院是否敢挑战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他们在队伍中间留了一条很窄的路，仅供三四个人并肩通过，我和西塞罗从他们中走过的时候，都能感到他们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们的高声问候看

似友好，“来吧，西塞罗！”“西塞罗——别忘了我们！”元老院里的气氛非常沉闷，我从没见过这么压抑的聚会。这是新的一个月的第一天，比布鲁斯的额头上缠着绷带。议会一开始，他就立刻站起来要求元老院对前一天的可耻暴力进行审判。然后，他坚持说那个法律是无效的，因为之前的占卜是不吉利的。但是没有人响应这一主张——何况外面还有几百号全副武装的人。面对他们的沉默，比布鲁斯大发雷霆。

“我们的共和国政府已经变成了一出滑稽剧，”他大喊道，“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国事了！你们已经表现出对罗马元老的这一称号的漠视。在我执政官的任期内，我不会再召集你们了。待在家里吧，先生们，就像我一样，并且反思你们的灵魂，问问自己是不是在荣耀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很多人听完这席话之后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但是坐在庞培和克拉苏之间的恺撒却报之以笑，他马上站起来说，“在马库斯·比布鲁斯和他的灵魂离开元老院之前，这里已经被闲置了一个月，先生们，我在这里提醒你们，我们已经发誓支持这个法案。因此我提议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带着我们的誓言向朱庇特神殿进发，公开显示我们与人民站在一起。”

加图跳了起来。他的胳膊还用绷带挂着。“这是侮辱！”他抗议道，无疑是想找回比布鲁斯暂时从他那里夺去的道德高地。“我不会签署你这个违法的法案。”

“我也不会，”塞勒尔也附和道，为了反对恺撒，他推迟了去山北高卢的行程。还有一些人也喊出了同样的口号——我注意到他们中间有加图的年轻侍者马库斯·法沃尼乌斯，前执政官卢修斯·格利乌斯——他已经七十岁高龄了。

“那你们可要想清楚了，”恺撒耸耸肩说，“但是请记住：拒绝遵从该法律的处罚可能是死亡。”

我没料到西塞罗会站出来发言，但是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作为对他权威的尊崇，整个元老院立刻平静了下来。“我不在乎这个人提出的法案，”他注视着恺撒，“尽管我对他将其强加于我们的做法感到十分的愤慨和谴责。然而，”他转头看着元老院的其他人，继续说，“法律摆在这里，人民需要它，也需要我们为此起誓。因此我想对加图、塞勒尔以及其他所有一心想以死相要挟的朋友们说：人们不会理解你们的做法，因为你们不能以暴制暴，你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让人肃然起敬。困难的日子还在前头，先生们，尽管你可能感觉你不再需要罗马了，但是罗马还需要你。为将要到来的战斗保存自己，要强过在已经失败的地方做无谓的牺牲。”

这段发言非常有效果，当元老们走出元老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跟在祖国之父后面走向卡皮托尔山，那是将要宣誓的地方 当人们明白了元老们的意图之后，都发出了大声欢呼。（在人们没注意的时候，比布鲁斯、加图和塞勒尔之后也过去了。）许多世纪以前，朱庇特的神圣之石从天上坠落下来，现在它被人从朱庇特神殿中取了出来，元老们排着队依次把手放在上面，并许诺遵守这项法律 但是对于恺撒来说，尽管议员们已经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他却陷入了困境。他走近西塞罗，把他拉到一边，表情严肃地跟他交谈 过后我询问西塞罗他说了些什么。“他感谢我在元老院领导大家做出了决定，”西塞罗回答说，“但是他也不会在乎我发言时的口吻，并且希望我不要给他、庞培以及克拉苏制造麻烦，因为如果我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报复，而那会让他非常痛心。他说他给过我机会去加入他的管理机构，但是我拒绝了，所以现在我必须承担后果 你觉得他厚颜无耻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口不择言地大骂他，这完全不是平时的他了，然后他又继续说，“卡图卢斯是对的：在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应该把那条蛇砍死。”

第十七章

尽管心存怨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西塞罗仍然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元老院没有召开会议。比布鲁斯把自己关在宅里，拒不搬走，于是恺撒发出声明，他要通过公共集会进行统治，而瓦提尼乌斯将以护民官的名义召集会议。作为报复，比布鲁斯放出消息说他会永远待在屋顶研究占卜术，这样他们自始至终也不会顺利——结果就是不能依法执行官方事务。恺撒也做出了回应，他在比布鲁斯家外面的街上组织闹哄哄的游行示威，而且他不顾同僚的劝阻，还是借助于公共集会通过了他的法案。（西塞罗有如此妙论：罗马好像是在尤利乌斯和恺撒共同执政下生存。）乍一听，这样做似乎是正当的——通过人民进行统治：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吗？——但事实上，“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任由瓦提尼乌斯摆布，只要有人敢反对恺撒的提议，立马会被镇压。罗马已经成为一个独裁国家，只是少一个名号而已，而最有名望的元老们对此惊恐不已。但由于庞培和克拉苏都支持恺撒，几乎没人敢直言与他作对。

西塞罗宁可一直待在书房，也不出去惹麻烦。然而在这场混乱的中期，也就是临近三月末的时候，他不得不下山去中心广场，在叛国罪法庭上为西博里达辩护。让他大为尴尬的是，听证会被安排成公众议事集会，举行地点就在元老院外面。大讲台的弧面台阶，就像圆形竞技场里的座位那样递升排列，台阶已经被警戒线围住，

这里就成了法庭，实际上一大群人已聚集在周围，急不可耐地想看看这个著名的演说家会为那个明显有罪的委托人做出怎样的辩护

"噢，泰罗，"当我打开文件匣取出笔记给他看的时候，他对我轻声嘀咕道，"众神还很幽默，这就是证明——身为那个无赖的律师，我不得不出现在这个地方！"他转过头朝西博里达笑了笑，此刻他正在费劲地爬台阶。"早上好，西博里达 我相信你早上没有喝酒，就像你答应的那样？今天，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那当然"西博里达回答。但是从他爬台阶时跌跌撞撞的步伐以及口齿不清的发言中，不难得知他并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

除了我和他的工作小组之外，西塞罗还带来了女婿弗鲁吉，他把他当做长子来对待。相比之下，鲁弗斯是孤军奋战，当我看到他大步穿过议事厅朝我们走来时，我发现他只带了一个秘书来出席，我感到有些汗颜，仅有的一丝自信也消失了。鲁弗斯还不到二十三岁，刚刚结束了非洲总督的一年任期 他离开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回来就变成大男人了，我不禁把这个高大的晒得黑黑的原告与败坏的满身横肉的西博里达做起比较，据我看来，在审判开始前，就算有一打陪审团进行过投票，西博里达也不见得会赢 而与鲁弗斯相比，西塞罗也没有更胜一筹 他的年龄是鲁弗斯的两倍，当他走到对手身旁，握起他的手祝他好运的时候，他看上去弯腰曲背而又忧心忡忡 这活像澡堂墙壁上的一幅画：尤文图斯对阵森纳士，六十个陪审员在他们身后排成好几层，坐在他们中间的法官座椅上的是盛气凌人的科尔内利厄斯·兰图鲁斯·克劳迪阿努斯

鲁弗斯应要求首先陈述案子，没过多久就看得出：在西塞罗教过的学生中，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更用心。他提出的诉讼包括五宗罪：第一，西博里达竭尽所能从马其顿诈取大量财富；其次，原本归属他的军队的税收，全部流进了他自己的腰包；第三，在远

征黑海讨伐造反部落的过程中，身为军队总指挥，他却玩忽职守；第四，在战场上，他临阵脱逃，表现怯懦；最后，由于他的无能，帝国失去了多瑙河下游西斯特里亚周边的领土。鲁弗斯怀着满腔的义愤和恶意的幽默控告西博里达，完全能与处于巅峰时期的导师相媲美。我尤其记得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即将与叛军开战的那个清晨，西博里达到底有哪些失职之举。“他们发现他醉得不省人事，耷拉着四肢，”他边说边走到西博里达的背后，朝他做个手势，好像他是陈列的物证，“他鼾声如雷，还不停地打嗝，那些驻扎在营房的引人关注的女人们就那样摊在每一张沙发上，四脚朝天，其他的女人就躺在周围的地上。一半的人全无恐惧之感，得知敌军已经逼近，他们开始用力唤醒西博里达；他们大叫他的名字，拎着他的脖子提起他，都无济于事；有人在他耳旁轻声拍他马屁，一两个人还用力掌掴他。他知道是谁在说话，又是谁在动他，他想把胳膊绕在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脖子上。在如此多的干扰下，他根本睡不着，然而由于醉得太厉害，他根本也醒不来；神情恍惚、半睡半醒的他就在他的百夫长和情妇们的怀里被抛来抛去。”

我要告诉你们，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没有看任何稿子的 对被告来说，光这一点的杀伤力就足够强大。再加上原告的主要目击证人——包括西博里达的几个军队指挥官以及他的一对情人、他的军需官——使得被告要想获胜是难上加难。到了最后，西塞罗就其表现向鲁弗斯致以祝贺，然后在当天晚上，他向那位愁眉不展的委托人提出坦率的建议，让他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掉罗马的房产，然后把他的资产兑换成珠宝或任何可携带的物品，这样他就可以带着这些东西去流亡。“你必须要做最坏的心理准备。”

审判细节我就不再赘述了。老实说，虽然西塞罗使出了他所知的每一个花招去反驳鲁弗斯的论据，但是案件仍然毫无起色，而西博里达在自我辩护时找来的证人无一例外都缺乏说服力——其中大

部分人是他的旧时酒友或他贿赂的官员。到第四天快结束的时候，问题已很明显，那就是：西塞罗是应该让西博里达出来作证呢——至少这样做还可能会唤起陪审团的些许同情，还是让西博里达在陪审团做出裁决前悄悄离开罗马——这样既可以减轻损失，又可以免去被轰出城的耻辱。西塞罗把西博里达带到书房商量对策。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西博里达问道。

“要是我的话，就会离开，”西塞罗回答，他迫不及待地想早点结束这场磨难。“很有可能你的证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为什么要让鲁弗斯如愿以偿？”

西博里达打断他。“我到底对这个年轻人做过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置我于死地？”自怜的泪水落在他胖墩墩的脸颊上。

“西博里达，现在冷静下来，然后想一想你那些声名显赫的祖先们。”西塞罗伸出手去拍拍他的膝部。“另外，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他不过是一个行省出身的聪明小子，雄心勃勃地想在这个世上出人头地。在许多方面，他让我想起了在他这个年纪时的自己。不幸的是，你刚好给了他最好的机会一跃成名——就像维莱斯对于我的意义。”

“该死的。”西博里达猛然冒出这句话，然后挺直腰杆。“我要作证。”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法庭上的盘讯是残酷无情的。”

“你答应了为我作辩护，”西博里达终于拿出他往日的精气神说道，“我要竭尽全力去辩护，即使最终输掉了官司。”

“很好，”西塞罗说道，他在尽力掩饰他的失望之情。“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排演你的证词，这要用不少时间。泰罗，你最好给这个议员拿点酒来。”

“不行，”西博里达坚定地说。“别拿酒来。今晚不行。我在醉生梦死中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至少我要在清醒的时候做个了结。”

这样我们就一直工作到夜晚，不停练习对话——西塞罗提问，西博里达回答。之后，西塞罗扮演鲁弗斯，抛出他为曾经的同僚设想的最不堪的问题，然后帮助他组织最不会引起嫌疑的回答 当西博里达专心致志的时候，他便很快领悟了，对此我深感惊讶。这两人在午夜才休息——西博里达睡在西塞罗家里——天亮就起床继续练习 后来，当我们和走在前面的西博里达以及他的随从下山去往法庭的时候，西塞罗说，“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能从一开始就爬得这么高。如果他早点显露这样的领悟力，也不至于有今天 ”

当我们到达议事厅的时候，西博里达兴奋地大叫，“从前我们一起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是这样，西塞罗，我们肩并肩地挽救共和国！”随后这两人一同走上演讲台，法庭已经就绪。西塞罗宣布他会要求西博里达做他最后的证人，陪审团里掀起了一阵期许的轰动。鲁弗斯坐在长凳上，身体向前倾着，他对着秘书的耳朵轻声说了几句，然后秘书拿起了他的铁笔。

西博里达很快宣誓完毕，西塞罗开始问之前操练过的那些问题，首先问的是二十五年前他在苏拉手下从军的经历，接着别有用意地把问题转向喀提林阴谋那段时期他对国家表现出的忠诚

“你把过去的友情放在一边，”西塞罗问，“指挥元老院的军团最终击败了卖国贼，是吗？”

“千真万确。”

“然后你带回那个恶人的头颅，向元老院证明了你的行动？”

“是的。”

“先生们，请好好听着，”西塞罗开始向陪审团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叛国分子的所作所为吗？坐在那里的小鲁弗斯曾经支持喀提林——他当然会抵赖——之后他逃出罗马躲避审判。如今他厚着脸皮小心翼翼地回到罗马城，然后指控这个拯救我们免于毁灭的人犯了叛国罪！”他转身看着西博里达。“击败喀提林之后，你开始治理

马其顿，为我减轻了负担，于是我才能抽出身来消灭叛军最后的残余势力。是吗？”

“是的 ”

就这样，委托人在西塞罗的指引下说出一串串证词，就像一个被父亲牵着手往前走的小孩 西塞罗继续追问，让他讲述如何通过合法方式在马其顿获取收益，并解释每一分钱的去处，以及怎样培养和装备两个军团，又是如何率领他们向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前往黑海 他描绘了一幅好战部落的恐怖画面——格特人、巴斯塔乃人、伊斯特拉人——在罗马纵队沿着多瑙河流域行军时，不停的受到他们的侵扰。

“原告宣称当你得知前方有一支庞大的敌军时，你把自己的队伍一分为二，然后你带着步兵逃到安全地带，却留下没有设防的步兵们。这是真的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

“事实上你是在勇敢地追击伊斯特拉人的军队，是吗？”

“没错。”

“在你离开之后，巴斯塔乃军队跨过多瑙河从后方突袭了步兵方队？”

“是的。”

“那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吗？”

“恐怕是的。”西博里达低下头，抹抹眼角——这都是西塞罗教他的。

“你一定失去了很多的朋友和伙伴，他们都死在了野蛮的外邦人手下。”

“是的，非常多。”

接着他们停顿了良久，这期间法庭上一片沉默，西塞罗转头看着陪审团，“先生们，战争中的运气，”他说，“可能是残酷无情、

变幻莫测的 但是这不等同于叛国罪。”

当他再次回到座位时，全场爆发出长久的赞许声，这掌声不仅来自围观人群，还有陪审团，然后我头一次敢期盼西塞罗凭借律师的技艺有可能在那一天再次力挽狂澜。鲁弗斯暗自偷笑，喝了口酒，又喝了口水，然后站起来。他用运动员的方法来热身，双手抱在脑后，左右转动上身。在他开始盘讯之前，大家就看着他这样做，仿佛好几年的时间都过去了。突然，我想起了西塞罗经常指使他到处跑腿还嘲笑他衣衫不整以及他的长发的往事。然后我又回想起当年这个小男孩总是盘算偷我的钱，整夜整夜地在外面喝酒赌博，难以想象过了这么久我还在生他的气。老天太爱捉弄人，怎么让我们在这样的地方相会?

鲁弗斯慢慢地踱到证人席。他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在酒馆里与一个朋友相会那般自在。“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你的记忆力还好吧?”

“当然。”

“那么，我推测你还记得在你担任执政官的前夜，你的一个奴隶被谋杀了。”

西博里达的脸上掠过困惑不解之情，他匆匆看了一眼西塞罗，百思不得其解 “我记不大清楚了。这么多年下来，有太多奴隶……”

“但是你肯定记得这个奴隶吧?”鲁弗斯决不罢休。“士麦那人?大概十二岁?他的尸体被抛进了台伯河。当他的遗骸被找到时，西塞罗就在现场 他的喉咙被切开，内脏也被挖空了 ”

全场的人惊愕得倒抽一口气，我感到口干舌燥，因为我不仅想起了那个可怜的男孩，还明白顺着这个问题会牵扯出更大的麻烦西塞罗也清楚这一点。他惊慌地跳了起来，向护民官发出请求，“这是不相干的，是吗?四年多前一个奴隶的死亡跟黑海边输掉一

场战争没有任何联系。"

"请让公诉人提问，"克劳迪阿努斯做出裁定，还不忘加上他的哲思："我发现生活中诸多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

西博里达依然绝望地看着西塞罗。"我可能还记得其中一些事。"

"希望如此，"鲁弗斯回答他。"并不是每一天你都能亲眼目睹活祭！我想，即便你有那么多的恶行，这件事还是极为罕见。"

"我不知道什么活祭。"西博里达咕哝着。

"喀提林亲自下手，然后要求你和其他人当面起誓。"

"他？"西博里达紧皱眉头，仿佛在用力回忆某个早已忘掉的熟人。"不，不是这样。不，你搞错了。"

"就是他。你们用那个被屠杀的孩子的血立下誓约，发誓谋杀你的执政官同僚——他现在就坐在你旁边，是你的律师！"

这可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待场内的嘘声平息之后，西塞罗站了起来。"唉，真是遗憾，"他惋惜地摇摇头说道，"太遗憾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年轻朋友身为公诉人表现还很出色——先生们，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指出这一点，既是自夸也是表扬他。遗憾的是，现在他用荒唐的不切实际的指控毁掉了这宗案子。恐怕他要重新回到我的课堂再学习学习。"

"我知道那是真的，西塞罗。"鲁弗斯反驳道，甚至笑得更灿烂了，"因为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在一闪而过的瞬间，西塞罗犹豫了，让我惊恐不安的是，我知道他已经忘记多年前他和鲁弗斯之间的对话。"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气急败坏地说，"我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在你就职之后的头一个星期，"鲁弗斯说，"拉丁大典结束后的第三天，你把我叫到你家，问我喀提林有没有在我面前说要杀你。你告诉我西博里达已经承认，他和喀提林用一个被屠杀的男孩

起誓谋害你。你让我多打探一些消息。”

“这纯粹是撒谎！”西塞罗怒斥他，但这声咆哮丝毫没有干扰鲁弗斯冷静无误地回忆往事。

“他是获得你的信任当上执政官的人，”鲁弗斯不为所动，指着西博里达继续说。“他是在你的推动下成为马其顿人民的总督的人——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参与过一场血腥的屠杀，还企图置你于死地。然而，他就是你今天为之辩护的人。这是为什么？”

“老兄，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鲁弗斯信步走到陪审团跟前。“先生们，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偏偏是西塞罗？要知道，他是靠抨击腐败的行省总督而树立起声望的，如今却为了替这个人辩护而败坏自己的名声？”

西塞罗再一次伸出手来指向护民官。“克劳迪阿努斯，看在众神的分上，我请求你管好你的法庭。原本是对我的委托人进行盘讯，现在成了针对我的质问。”

“没错，鲁弗斯，”护民官说。“你的问题必须和本案相关。”

“的确如此。我要说的就是：西塞罗和西博里达达成了协议。”

西塞罗立马接过话，“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

“错了，有证据。”鲁弗斯反驳他。“在你委派西博里达去统治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马其顿人民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你买了一幢新房子——就在那里！”他指向远方，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它在帕拉丁山上闪烁着光芒，陪审员们都转头观看。“其后不久，一栋类似的房子卖出了一千四百万塞斯特斯。一千四百万！先生们，我问你们：西塞罗这个以出身低下而自豪的人，如果不是从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那里——他既被西塞罗讹诈又受他庇护，又能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笔财富？难道，”他强调道，转身对着被告，“从你在行省搜刮的钱财中，你就没有违法转移部分金钱给罗马的合伙人？”

“绝对没有，”西博里达坚决表明，“我可能偶尔给西塞罗送过一个或两个礼物，如此而已。”（这是头天晚上他们商量好的回答，以防鲁弗斯用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金钱交易。）

“一个礼物？”鲁弗斯重复他的话。他故意放慢动作，再次望向西塞罗的宅邸，他抬起手保护眼睛不受阳光照射。一位女士撑着阳伞沿游廊散步，我知道那一定是特伦提娅。“真是不错的礼物啊！”

西塞罗异常平静地坐在那里。他紧紧地盯着鲁弗斯。陪审团的部分成员摇了摇头。场下传来一阵嘘声。

“先生们，”鲁弗斯说，“我认为我已经陈述了事实。我已经向大家说明西博里达是如何犯下叛国性质的玩忽职守罪，从而失掉我们帝国的整个一支军团。我证实了他的懦弱和无能。我还揭示了原本归属军队的钱是怎样流到他自己的钱箱的。被首领离弃继而遭野蛮人残杀的军团士兵的亡灵向我们大声疾呼，要伸张正义。这个老魔头绝不应该爬到这样高的位置，如果没有勾结他的执政官同僚，他也不会那样做　他的一生浸满鲜血且极度邪恶——那个男孩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已经太迟了，我们不能让死者复生，就让我们从罗马铲除他，消灭他的恶气。我们今晚就流放他吧。”

鲁弗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坐下了。护民官看上去有些讶异，然后问是否这就是公诉人的陈述总结。鲁弗斯表示同意。

“好吧，好吧。我想我们至少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克劳迪阿努斯说。他转头看西塞罗。“你是想现在为被告做总结发言呢，还是选择今晚休庭，以便准备你的演讲？”

西塞罗的脸涨得通红，我立刻意识到：如果他还没有冷静下来就发表演说，会犯下相当严重的错误。我坐在留给秘书的席位上——它在讲台下方，我已经起身跨上几步台阶请求他选择休庭。但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挥手让我走开。他的眼里放射出奇异的光芒。我甚至不确定他看见了我。

"这样的谎言。"他深恶痛绝地说，然后他站起来 "最好马上粉碎这样的谎言，就像消灭蟑螂那样，绝不让它们在一夜之间遍地繁殖。"

在此之前，法庭前方的区域挤满了人，而现在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穿过中心广场涌入议事厅。西塞罗发表演讲是罗马最为壮观的景象之一，没有人想错过它。三巨头没有一人光临现场，但是人群中到处可见他们的影子：巴尔布斯——恺撒，阿福拉尼纽斯——庞培，阿赫尤——克拉苏。我没有时间再给其他人对号入座：西塞罗已经开始演讲，我要记录他的发言。

"老实讲，"他说，"我并没有多大兴趣来到这个法庭为我的老朋友及旧时同僚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进行辩护，因为这个责任非常重大，对长期生活在公众视线里的我来说，这个担子十分沉重。是的，鲁弗斯：'责任'——这是个你并不理解的词，否则你不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但是现在，我接受这个任务——我乐意，我高兴——因为我终于有机会把积郁在胸中多年的由衷之言一吐为快。是的，我和西博里达一起商量对策，先生们——我并不否认。是我找到了他。我忽略了我们在生活方式和观点上的差异，我忽略了很多方面，事实上，因为我没有选择。如果要拯救共和国，我就需要结盟，然后还不能对他们的出身吹毛求疵。

"请你们回想那段艰难的时期。难道你们认为喀提林是孤军奋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一个人只要精力足够充沛、道德足够败坏，就能像喀提林走得那样远——把整个城市以及我们的共和国带到万劫不复的边缘——哪怕他没有强劲的后台？在这里，我并不是指一大堆破产的贵族、赌徒、酒鬼、女里女气的年轻人以及尾随在他们身边的二流子——顺便提一句，我们这位雄心壮志的公诉人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不是的，我指的是在我们国家举足轻重的人——他们在喀提

林那里看到了机会，以便实现他们极其危险又具迷惑性的野心 这些人既没有在元老院的指示下于十二月五日被处死，也没有在西博里达手下作战而战死沙场。因为是我作证，他们没有被流放。今天他们还活得好好的。不，远不止这样：他们控制了这个国家！”

直到前一刻，人们还默不作声地沉浸在西塞罗的发言中。然而现在大多数人或深吸一口气，或转头跟旁边的人表达震惊。巴尔布斯开始在蜡板上做笔记。我不由得想到，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然后斗胆看了一眼西塞罗 他看上去几乎忘了身处何处——法庭、观众、我、政治考量全然不在他眼里：他只是想尽情倾吐。

“这些人成就了喀提林。如果没有他们，他一无是处。他们投给他选票、金钱，资助他，庇护他。他们在元老院在法庭在公共集会上都替他说好话。他们包庇他、培植他，甚至还给他用来消灭政府的武器。”（根据我的记录，观众们在此爆发出更多的感叹 ）“一直到现在，先生们，我还不清楚那两大阴谋是何等险恶，而我还不得不与其做斗争。其中一个阴谋已被我摧毁，而另外一个阴谋就在这个阴谋背后——它还在滋长。罗马人，看看你周围，你就能知道它有多壮大！他们通过秘密会议、街头恐吓统治你们。他们用非法途径、大规模贿赂统治你们——众神啊，是你们指控西博里达犯下贪污罪吗？与恺撒和他的朋友们相比，他不过是个赤诚而又无助的婴儿！

“这场审判就是证据。你们以为鲁弗斯是这起诉讼的唯一发起人吗？就凭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真是一派胡言！这些攻击——也就是所谓的证据——统统是用来诋毁西博里达，还有我——我的名声，我的执政官生涯，以及我施行的政策 鲁弗斯背后的那些人为了他们的邪恶目的不惜摧毁我们共和国的传统，然后妄图实现那个目标——如果我是在自夸，请你们原谅：我知道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必须先干掉我。

“噢，先生们，就在这个法庭，就在今天，就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不朽的荣耀就掌握在你们手中 我并不怀疑西博里达犯下了过错。他放纵自己，而没有明智地生活，这让我很痛心。但是在他的罪恶之外，你们还能看到在四年之前，也是这个人，他跟我一起抵抗那个对罗马城构成威胁的恶魔。如果没有他的一臂之力，我很可能在任期初就死在刺客手下了。我恳求你们用手中的选票赦免他；让他留在罗马，承蒙天恩，我们将在先辈流传下来的这座城市里，重现自由之光！”

以上就是西塞罗的演讲，但是当他坐下去的时候，甚少有人鼓掌，大部分人只是流连在法庭周围，对他所说的这番话表示惊讶 那些赞同他的人害怕公开支持他。那些反对他的人被他掷地有声的言论吓着了。其余人——我不得不说，也是大多数人——只是感到莫名其妙。我在人群里搜寻巴尔布斯，但早没了他的人影。我走到西塞罗身旁，把笔记递给他，告诉他这次演讲魄力十足。

“你都记下来了吗？”他问，我回答是，然后他吩咐我回家之后尽快做好抄本，然后把它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预料送给恺撒的版本已经在路上了，”他补充道。“我看到那个鬼鬼祟祟的巴尔布斯记录的速度几乎跟我说的话同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一个准确无误的抄本，以防在元老院被起诉。”

我没时间跟他多说几句，因为护民官正在宣布马上进行陪审团投票。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那时正值中午，太阳高挂，暖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回到原地，看着瓮在他们手中传递，直到装满选票。西塞罗和西博里达并排坐着观看，紧张得一言不发，然后我开始回想亲眼目睹过的其他所有审判，它们也总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最后总伴有一段惶惶不安的等待。终于，办事员们完成计数，把结果递给了护民官。他站了起来，我们也都起立。

“法庭审理的问题是：盖乌斯·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是否犯

下了叛国罪？他的叛国行径与在马其顿行省任职有关。有四十七人投票支持对他判刑，有十二人投票支持释放他。”人群里发出热烈欢呼。西博里达低下头。待喧闹声平息之后，护民官说，“从即刻起，对盖乌斯·安东尼乌斯·西博里达永久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午夜之后，他必须在意大利消失，他不得踏足意大利的任何国土、城市以及殖民地，如果有人企图协助他，就会被处以同等的刑罚。现在休庭。”

西塞罗很少输掉官司，即便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也会一丝不苟地祝贺他的对手。然而这次他没有那样做。当鲁弗斯前来表示他的惋惜之情时，西塞罗断然转身背对他，那个年轻无赖只好收回伸在半空的手，像一个傻子愣住了，我乐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耸耸肩离开了。西博里达则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就这样吧，”我听见他对西塞罗说，他马上就要被扈从带走了，“你已经警告我形势所趋，谢天谢地，我还存有一笔小钱能保证我度过晚年。另外，我听说高卢南方的海岸看上去很像那不勒斯海湾。所以你不要担心我的未来，西塞罗。在这次演讲之后，你应该更担心你自己的命运。”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应该还不到两小时——西塞罗家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原来是梅特路斯·塞勒尔，他显得十分激动不安，要求见我的主人。西塞罗正在和特伦提娅一起吃饭，我还在誊写他的演讲。但是我知道这是万分紧急的要事，所以随即带他进来了。

西塞罗斜躺在沙发上，讲述着审判西博里达快结束时的情景，塞勒尔冲进来打断他。

“今天早上你在法庭上是怎样说恺撒的？”

“日安，塞勒尔。我只是讲出了真相，如此而已。你要加入我们吗？”

“哦，那一定是相当危险的真相，因为盖乌斯有着强烈的报

复心。”

“真的吗？”西塞罗假装镇定地问道。“那他会怎样惩罚我？”

“这一刻他正在元老院，准备把我的那个下流的姻亲兄弟变成平民！”

西塞罗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惊恐，以至于打翻了他的玻璃杯。“哦，不，”他说，“这不可能。恺撒从来不会帮克劳迪乌斯，即使是举手之劳——更不会在克劳迪乌斯对他的妻子做出那样的事之后。”

“你错了。他现在就在帮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刚才我心爱的妻子兴奋不已地告诉了我。”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你忘了恺撒是祭司长吗？他已经召开区级元老院的紧急会议，想批准一个收养案。”

特伦提娅问，“合法吗？”

“合法性什么时候是个问题？”西塞罗讥讽道，“恺撒是几时掺和进来的？”他用力地挠前额，好像他能用魔法变出一个解决方案。“让比布鲁斯宣布占卜结果不利，怎么样？”

“恺撒也想到了这点。他叫上了庞培——”

“庞培？”西塞罗大感震惊。“这就更糟了！”

“庞培是占卜师。他观察了天象，然后宣称是吉兆。”

“你也是占卜师。难道你不能驳回他的意见？”

“我可以试一试。但我们必须要出发了。”

西塞罗无需更多的敦促，连拖鞋也来不及换就跟在塞勒尔后面冲出了家门，我气喘吁吁地同他们的侍从一起尾随其后。街上风平浪静：恺撒的动作是如此之快，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晓。遗憾的是，当我们飞一般穿过中心广场然后猛

地推开元老院大门时，仪式刚刚结束——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不堪入目的场景。恺撒在大厅尽头的讲台上，身穿祭司长的长袍，四周都是他的扈从。庞培紧挨着他，头戴占卜师的帽子，手握占卜棒，看上去很滑稽。旁边还站着其他几个祭司，克拉苏也在其中——奉恺撒之命，他已经被选派进祭司团以替代卡图卢斯。三十位来自罗马各部落的年长首领们聚集在木制长凳上，仿佛被圈起来的绵羊，这就是所谓的区级元老院会议。最后，一头金色鬈发的克劳迪乌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跪在通道上，这幅画就完成了。听到有人闯进来，他们都转过头，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克劳迪乌斯看到西塞罗时他满脸胜利者的得意笑容——那是一种幼稚的恶作剧般的表情——然而这表情很快就变作惊恐万分，因为他的姻亲兄弟正大步朝他走来，后面跟着西塞罗。

“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塞勒尔发出怒吼

“梅特路斯·塞勒尔，”恺撒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这是一场宗教仪式。不要亵渎它。”

“一场宗教仪式！最不敬的人就跪在这里——这个人睡了你的老婆！”他本来想踹一脚克劳迪乌斯，克劳迪乌斯却连滚带爬地窜到恺撒脚下。“那么这个男孩是谁？”他逼近另外那个缩成一团的人，质问他 “让我们瞧瞧这个家庭新成员是谁！”他揪住那个人的脖子把他拽起来，让他看着我们——这是个浑身发抖满脸疙瘩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请尊重我的养父，”克劳迪乌斯说道，尽管他也害怕，但还是笑个不停。

“你真恶心——”塞勒尔放开年轻人，把目光转到克劳迪乌斯身上，正当塞勒尔使出拳头想揍他时，西塞罗抓住了他的胳膊。“不行，塞勒尔 不要给他们把柄逮捕你。”

“明智的建议 ”恺撒说。

过了好一会，塞勒尔才勉强放手。“这样说来，你的父亲比你还小？真是一场闹剧！”

克劳迪乌斯得意地笑了。“他是眼下能找到的最佳人选。”

我简直不敢想象这些部落长者——没有一个人是在五十岁以下——对这样的景象会有怎样的感想。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西塞罗的老友。之后，我们得知恺撒的狗腿子把他们押到了这里——不管他们在家里还是在忙着公务，他们是双手抱在脑后来到元老院的，几乎都收到了命令，被迫赞同克劳迪乌斯的收养案

“我们结束了吗？”庞培问。占卜师的行头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可笑，而他也很尴尬。

“是的，已经结束了，”恺撒说。他伸出一只手，像在婚礼上那样授予祝愿。“普布利乌斯·克劳迪乌斯·普尔喀，我以祭司长的名义宣布，你现在是普布利乌斯·方提努斯的养子，以后在国家的记载中，你的身份就是平民。你身份的改变从现在起生效，以后你可以参加护民官的竞选，只要你愿意。先生们，感谢大家”恺撒点头示意散会，全体人员就站了起来，这位首席执政官、罗马祭司长掀起他的长袍的一角，从讲台上走下来，结束了下午的工作 他经过克劳迪乌斯身边时，厌恶地转过头不看他，仿佛在街上路过一头死尸。“你应该听从我的警告，”他从西塞罗身旁走过时，还不忘嘲讽他几句。“现在看看你逼我做了什么事。”他带着扈从朝大门走去，后面跟着庞培，他仍然不好意思正视西塞罗的眼睛；唯独克拉苏向他露出一丝微笑。

“走吧，父亲，”克劳迪乌斯说，他把胳膊搭在方提努斯的肩上，“我们回家吧。”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令人不安的小姑娘般的笑容，在向他的姻亲兄弟和西塞罗鞠躬之后，他们也尾随上前面的队伍。

“你可能结束了工作，恺撒，”塞勒尔在他们后面大喊，“但我

还没有！别忘了，我是山北高卢的总督，我可以指挥军团，你要小心你做的事！我们走着瞧！”

他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中心广场的中央肯定都能听到他的喊话，然而，恺撒穿过大厅走到外面，对这一切充耳不闻。当恺撒和其他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只有我们还留在原地，西塞罗一屁股跌在离他最近的长凳上，双手抱着头　顶梁上方，鸽子们拍着翅膀咕咕地叫个不停——直到如今，我一听到那些肮脏的鸟儿的叫声，就立马想起古老的元老院大厅——与此同时，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外头街上的喧闹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好像脱离了尘世，我已置身监狱

“不要沮丧，西塞罗，”过了一会儿，塞勒尔轻快地说道。“他还不是护民官——将来也不会，如果我能阻止的话。”

“我能打败克拉苏，”西塞罗接过他的话。“我能用智慧战胜庞培，甚至过去我还能设法牵制恺撒。但是当他们三个联合起来，连克劳迪乌斯都成了他们的武器的时候呢？”他疲惫不堪地摇摇头“我还怎么活下去？”

那天晚上，西塞罗去会见庞培，他让我也跟着去，表明这是一次工作性的拜访，绝非一般的串门，此外，据我推测，我还能给他壮胆助威。那位伟人正在他的单身小屋里和他昔日的军队指挥官朋友皮森莲·奥卢斯·加比尼乌斯一起喝酒。当我们被人带进去时，他们在研究庞培的模拟战场沙盘，加比尼乌斯满腔热情，十分投人。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护民官，正是他提出法案赋予庞培空前的军事权力，随后他被任命为庞培在东方的使节。他一去就是好几年，在这段日子里，恺撒和他的妻子——皮肤黝黑的罗莉娅有过风流韵事，而他还被蒙在鼓里（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段时间里，恺撒还与庞培的妻子私通过）。然而现在加比尼乌斯回到了罗马——雄心勃

勃，比以前富有百倍，立志成为执政官。

“西塞罗，我亲爱的朋友，”庞培说着，并起身拥抱他，“你要来喝点酒吗？”

“不必了。”西塞罗冷冰冰地回答。

“哦，天哪，”庞培对加比尼乌斯说，“你听到他的语气了吗？我正跟你说着今天下午的事，他就是来为这事训斥我，”他又转头看着西塞罗说，“难道我真的要向你解释那都是恺撒的主意吗？我曾劝他放弃计划。”

“是吗？那你怎么没有说服他？”

“他是这样的观点——我必须承认我很赞同他——今天你在法庭上的那番演讲，是对我们赤裸裸的冒犯，所以要对你进行某种公开的回击。”

“那你就为克劳迪乌斯成为护民官开出一条路——你也清楚他的意图，一旦他获得那个职位，他会起诉我？”

“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恺撒有这种想法。你确定不要陪我喝点酒？”

“这么多年下来，”西塞罗说，他的语气冷静得可怕，“在你想要的任何事情上，我都站在你这一边。我不图回报，除了你对我的友情，在我的公共生活里，我把它看得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如今，你终于向全世界表明你对我真正的关心——就是帮助我的死敌获得消灭我的武器！”

庞培的嘴唇在颤抖，牡蛎般的双眼满含泪水。“西塞罗，我很震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看到你被消灭。我的位置也不轻松，你知道的——试图在潜移默化中给恺撒施加影响，是我用生命中的每一天为共和国做出的牺牲。”

“显然，今天不算。”

“他感到你那番言论有损他的尊严和权威。”

“这还不及那种威胁的一半，如果我把喀提林这个魔头和三巨头之间的关系全部揭露出来！”

加比尼乌斯打断他，“我想你不应该用这种语气和庞培大帝说话。”

“别，别，奥卢斯，”庞培悲痛地说，“西塞罗说的都是对的。恺撒太不像话了。诸神明白我在幕后已经尽力稳住他，不让他有过分的举动。当加图被关进监狱后，我不久就释放了他。如果没有我，可怜的比布鲁斯就要遭遇比泼粪还要更糟的命运。但是这一次，我失败了。总有一天我会这样，恐怕恺撒……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叹口气，从他的沙盘中拾起一座庙宇模型，对着它冥思苦想。“也许是时候了，”他说，“我应该和他决裂。”他向西塞罗投来诡诈的一瞥——我注意到他的眼眶已迅速变干。“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还不是时候。”

“也许你是对的。”庞培用肥厚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模型，然后使出令人吃惊的精准动作把它放回了原处。“你知道他的新计划吗？”

“不清楚。”

“他希望被授予军队指挥权。”

“我确信他会这样做。但是元老院已经颁布法令宣布今年不会给执政官分配行省。”

“是的，元老院的确有这样的法令。但是恺撒才不管元老院呢。他准备让瓦提尼乌斯在公共集会上提出一个议案。”

“什么？”

“这个议案不是授予他一个行省，而是两个——山南高卢和比提尼亚——并准许他募集两支军团的部队。另外，任期还不止一年——他要五年。”

“但是授予行省一直是由元老院做决定，而不是民众，”西塞罗反驳。“还有五年！这会打破我们的制度。”

“恺撒不这样认为。恺撒对我说，‘相信人民有错吗？’”

“他们根本不是人民！他们只是乌合之众，瓦提尼乌斯控制了他们。”

“好啦，”庞培说，“现在你或许能明白我为什么同意今天下午为他占卜天象。我当然可以拒绝他。但是我不得不为大局着想——一定要有人牵制他。”

西塞罗绝望地双手抱头。最后他说，“我能跟我的一些朋友解释你今天与他同行的原因吗？要不然他们会认为你不再支持我。”

“如果你别无选择——但一定要严守秘密。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奥卢斯是见证人——只要我庞培大帝还在罗马活着，我就不会让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受到一丝伤害。”

回家的途中，西塞罗静默不语，沉思了很久。到家后，他没有直接去书房，而是趁着夜色在花园里兜圈，我点着一盏灯在附近的桌子边坐下，尽我所能飞快地记下庞培的谈话。当我写完之后，西塞罗吩咐我陪同他去隔壁会见梅特路斯·塞勒尔。

我担心会碰见克劳迪娅，但是她没有出现。塞勒尔孤零零地坐在餐厅，只点着一盏烛台，他正愁眉苦脸地撕咬着一只冰冷的鸡腿，旁边摆着一大壶酒。在那个夜晚，西塞罗再一次谢绝饮酒，他让我读出庞培刚才说的那些话。不出所料，塞勒尔恼羞成怒。

“这样，山北高卢是我的——在那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山南就是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支军团？”

“没错，除了他能够在行省待上整整五年，而你在年末就要交出你的行省。可见，如果有什么光荣的成就，恺撒肯定会揽为己有。”

塞勒尔挥舞着拳头愤怒地大吼。“一定要阻止他！我不管是不是他们三个人在统治共和国。我们有成百上千的人！”

西塞罗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我们不需要打败他们三个人，”他轻声地说 “一个人就足够 你也听到庞培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能用某种方法对付恺撒，我认为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庞培在乎的不过是他自己的面子。”

“那克拉苏呢？”

“一旦消灭了恺撒，他和庞培立马就会分道扬镳——他们根本容不下对方。没错：恺撒是把这个拱门合在一起的柱石。除掉他，这个组织就崩溃了。”

“那么，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

“逮捕他。”

塞勒尔狠狠地瞪西塞罗一眼。“但是恺撒这个人是不可侵犯的，原因不止一个，而是两个——首先他是祭司长，其次他还是执政官 ”

“如果是他在我们的位置，你还真以为他会担心违法？他作为执政官所颁布的法案何时是合法的？要么我们趁现在还有机会去制止他，要么就等着他一个一个收拾我们，最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

听到他这样说，我惊愕不已 我敢说在此之前，西塞罗从没有这种铤而走险的想法。现在一处深渊横亘在他面前，他必须要指明这一点。

“怎么施行呢？”塞勒尔问

“你有整支军队 他们有多少人？”

“我有两支步兵队，他们驻扎在城外，准备随同我去往高卢。”

“他们对你忠诚吗？”

“对我？绝对忠诚。”

“他们愿意在天黑后去恺撒的宅邸抓获他，并把他扣押在某个地方？”

"没问题，如果我向他们发出命令。但杀死他岂不是更好？"

"不，"西塞罗说。"我们要审判他。这是我的原则。我不要什么'不幸的事'。我们要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一个特殊法庭，就他的违法行为对他进行审讯。我会主持诉讼。一切都是公开和透明的。"

塞勒尔半信半疑。"只要你认定审判最终只有一个结论。"

"庞培一定会同意——你不要妄想还能像过去那样处处跟他作对。我们必须要保证他手下的人能拥有农场，批准他在东方建定居点——或许还要让他第二度当上执政官。"

"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不会用一个暴君换来另一个暴君吧？"

"不会，"西塞罗铿锵有力地说。"总而言之，恺撒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庞培只想统治全世界，恺撒却想彻底毁灭它，然后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建这个世界。另外，他们还有别的不同。"他停下来，思忖该如何表达。

"怎么说呢，我承认，他比庞培聪明。"

"哦对，对，当然，他要聪明百倍。不，不是这样——不完全是——我也不知道——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不怕地不怕——换句话说，在他眼里，这世界毫无价值——好像他认为这全是一场玩笑。不管怎样，这种——暂且这样说，这种性格——让他很难停滞不前。"

"你说得太玄了，我来告诉你我们将怎样阻止他。这不难。我们把剑放在他喉咙上，你会看到他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死掉。我们只能这样对他，因为他会这样对我们——快刀斩断，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时候好？"

"明天晚上。"

"不行，太快了，"西塞罗说。"我们不能独自行动。我们要拉

其他人入伙。”

“到那时，恺撒必定早有耳闻了。你知道他有多少线人。”

“这样的话，我只打算告诉几个人　他们都是可信赖的。”

“都有谁？”

“卢库路斯、霍滕修斯、伊索里库斯——他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永远不会原谅恺撒当上祭司长。可能再加上加图。”

“加图！”塞勒尔讥笑道。“等恺撒老死之后很久，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是否合乎道德规范！”

“我不这样认为　他曾强烈要求对喀提林那一帮人采取行动，他的反对声是最高的。人民敬佩他，几乎可以等同于他们对恺撒的热爱。”

这时，地板上传来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塞勒尔竖起食指放在嘴唇上。他大喊，“是谁？”门开了，原来是克劳迪娅。我不知道她听了多久，又听到了哪些内容。塞勒尔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在干什么？”他询问她。

“我听到了谈话声。我正要出门。”

“出门？”他疑虑重重。“现在这个时间？你出去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我去看看我的平民兄弟，去祝贺他！”

塞勒尔骂了几句，然后抓起酒壶猛地向她扔去，但是她已经走了，酒壶重重地撞到墙上，完好无损。我屏住呼吸，想瞧瞧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只听到了前门打开和关上的声音。

“你用多长时间能把他们聚在一起？”塞勒尔问。“明天？”

“最好是后天，”西塞罗回答他，显然他还没有从刚才的争论中回过神来，“否则好像是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恺撒就有可能知道后天，等你们结束公务，在我家会面吧。”

翌日清晨，西塞罗亲笔写下邀请信，吩咐我替他跑腿把信送到收信人手中　他们四个人都深感好奇，尤其是因为这时大家都获悉

克劳迪乌斯变成了平民。卢库路斯脸上露出一贯的冷漠而高傲的笑容，对我说，“你的主人想和我商量什么？一场谋杀？”但是他们都同意来——连加图也答应了，而他平时毫不热衷于社交——因为他们都担心正在发生的事。瓦提尼乌斯的议案已经张贴在中心广场，他提议授予恺撒两个行省和一支军队，期限为五年。贵族派义愤填膺，平民派欣喜若狂，整座城市正在经历狂风暴雨的洗礼。霍滕修斯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如果想知道事情变得有多糟糕，就应该去塞尔吉的墓地看看，它就在卡佩纳城门外的十字路口处。那里还埋葬着喀提林的头颅。我过去一看，发现那里堆满了鲜花。

我决定不告诉西塞罗有关墓地的事：他已经过于紧张。会面的日子到了，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临近约定的时间才出现。沐浴更衣之后，他就开始在客厅里安排摆放椅子，忙得团团转。“实际上，对于这类事，我考虑了太多法律上的问题。”他向我吐露。我低声表示赞同，老实说，我认为让他心神不安的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他的过分谨慎。

加图第一个到，像往常一样，他赤脚穿着那件从没洗过散发着恶臭的长袍。他对宅子的舒适奢华嗤之以鼻，却欣然同意喝几口酒，因为他嗜酒成性：这是他唯一的恶习。霍滕修斯紧随其后，他说他也像西塞罗一样对克劳迪乌斯感到忧心忡忡；他还猜测这次会面就是要商量这个事情。卢库路斯和伊索里库斯这两个老将军是一起到的。“这完全是一场阴谋，”伊索里库斯扫视了一眼，说道。“还有谁要来吗？”

“梅特路斯·塞勒尔。”西塞罗回答。

“好的，”伊索里库斯说。“我支持他。我估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至少这个家伙知道怎么打仗。”

五个人围成一圈坐下。我是那个房间里唯一的外人。我拿着一壶酒绕了一圈，然后回到角落里。西塞罗先前吩咐我不要做笔记，

他让我尽量用脑子去记，以便事后写下来。这些年来，我与这些人一道参加了太多次会议，以至于没有人还会注意到我

“这是怎么回事，能告诉我们吧?”加图问。

“要不先猜一猜。”卢库路斯说

西塞罗说，“我建议等塞勒尔来了再说。他要发表的意见最多。”

于是他们都默不作声，直到最后，西塞罗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命令我去隔壁看看塞勒尔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

我不想佯称自己有先知的能力，但我一来到塞勒尔家外面，就感觉不对劲了。屋外是那么萧条，完全没有之前的人来人往。屋内则是那种可怕的肃静，通常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塞勒尔的管家，据我了解，这个人还不错，他出来见我时，眼里含满泪水，告诉我他的主人前一天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尽管大夫们无法就病因达成一致，但都认为这病很可能是致命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一阵懊丧，然后恳求他去问问塞勒尔要不要给西塞罗捎口信，西塞罗还在家等着见他。管家进去了，很快带出话来，显然那是塞勒尔喘息着能说出的一个词:“来吧!”

我一路飞奔回西塞罗的家。当我跑到客厅，元老们自然都转头看我，还以为我是塞勒尔　当我向西塞罗示意我要私底下跟他说话时，有人开始不耐烦地抱怨

“你在搞什么鬼?”我跟他一起来到中庭，他生气地压低声音说道　很明显，他由于过度紧张，已濒临崩溃。“塞勒尔在哪?”

“他身患重病，”我回答。“恐怕活不久了　他想马上见你。”

可怜的西塞罗，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打击　他过于震惊，几乎站不稳了　他没有说一句话便径直走向塞勒尔的家，管家已经在等着我们，然后他领着我们去私人房间。我永远会记得那些阴森森的走廊，一路上烛光惨淡，空气中飘荡着令人作呕的熏香，他们

用烧香来掩盖呕吐物和肉体腐烂发出的浓烈恶臭 很多大夫被招来陪伴塞勒尔，他们紧闭卧室的门，轻声地用希腊语交谈。我们勉强挤了进去。屋里热得让人窒息，光线也很暗淡，西塞罗不得不举起一盏灯才找到议员躺着的地方 他全身赤裸，除了有几处因流血而用绷带包裹着。他的胳膊以及大腿内侧吸附着很多条蚂蟥。他的嘴巴乌黑，泛着泡沫：我后来得知有人给他喂了木炭，这是某种狂人疗法 因为他还会剧烈地抽搐，他们只好把他拴在了床上

西塞罗跪在他身旁。“塞勒尔，”他用无比亲切的声音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这都是谁干的？”

听到西塞罗在身旁，塞勒尔便扭过头来看他，他张着嘴想说点什么，但只能听到他嘴里咕哝着冒出黑色气泡的声音 之后他也放弃了。他闭上眼睛，据说从此再也没有睁开过

西塞罗徘徊了好一会，问了大夫们各种问题。关于这场疾病，他们各持己见，但是都有一个相同看法：他们从没有见过一个健康的人这么快就要病死了。

“病？”西塞罗深感怀疑 “确定他不是被人下毒？”

下毒？大夫们听到这个词都吓了一跳。不，不是——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是致命的温热症，是被蛇咬的后果：总之不是被人下毒，那实在是骇人听闻，大家都害怕谈起。此外，又有谁要毒死高贵的塞勒尔？

西塞罗离开了，他认定塞勒尔是被谋杀的，尽管他从不知道究竟是恺撒还是克劳迪乌斯亦或是他们两人共同参与了谋杀，直到现在，这还是个秘密 然而，他心里十分清楚是谁亲手给塞勒尔下的毒药，因为当他们正要离开那栋死寂的房子时，克劳迪娅刚好从前门进来，陪同她的竟然是——年轻的凯里乌斯·鲁弗斯，他刚打败了西博里达。尽管他们急忙装出很沉痛的样子，但能看出在这之前他们还笑着；尽管他们迅速分开了，但很明显他们已是情人

第十八章

塞勒尔死后，全国为之哀悼，举行葬礼那天，中心广场上架起火葬用的柴堆，他的身体放在上面被火化　他的脸庞很安详，墨黑的嘴唇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红润得像个妙龄少女。恺撒以及所有元老都出席了葬礼。克劳迪娅穿着丧服，凄楚动人，身为遗孀，她还洒下不少眼泪。后来，人们把塞勒尔的骨灰埋在祖坟里，西塞罗感到万分沮丧　他觉得扼制恺撒的所有希望都随塞勒尔消逝了

特伦提娅看到丈夫日益消沉，坚持要换换环境．西塞罗在安提乌姆海岸获得了一处新房产，离罗马有一天半的路程，春假一开始，我们就去了这里。途中我们经过了索罗涅姆附近，长久以来，克劳迪家族一直在这里拥有一座豪华庄园。在赭色高墙后面，据说克劳迪乌斯和克劳迪娅正同他们的两个兄弟、两个姐妹关在屋里召开家庭会议。“他们六个人全在一起，”西塞罗说，我们的马车还在格哒格哒地飞驰着，“就像一窝小狗——来自地狱的一窝小狗！想象一下，他们都在一张床上翻来滚去，密谋怎么能害死我。”我没有反驳他，然而很难想象那两个傲慢的哥哥阿庇乌斯和盖乌斯会像他说的那样胡闹。

当我们抵达安提乌姆时，天气格外阴冷，从海上卷来阵阵暴雨。西塞罗不顾环境恶劣，坐在外面的露台上凝视灰色天际线上的滚滚乌云，试图找到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途径．终于，这样坐了一两天之后，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他回到书房。“泰罗，我仅有的

武器是什么？”他指着他的藏书问我。“言语。恺撒和庞培拥有他们的士兵，克拉苏拥有财富，克劳迪乌斯拥有街头恶霸。我拥有的唯一军团就是我的话语。我依靠它崛起，我也要依靠它活下去。”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手撰写他所谓的“执政官秘史”——这是他个人自传中的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这是一本最最真实的记录，他打算如果有人把他送上审判席，就可以根据这卷书为自己作辩护，这卷书从未公开出版，我利用了里面的素材来写这本回忆录 在书里，他揭露了恺撒与喀提林有关的所有事实，以及克拉苏是如何为喀提林辩护、给他金钱援助到最后背叛他，甚至还记载了庞培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副手们拖延并激化危机，这样他就能以此为借口率领部队返回。我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编纂这卷书，我们一致同意由我抄写额外一个副本。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我把每一卷原稿都用亚麻布包扎起来，再裹上油布，然后把它们放进双耳土罐里，最后用蜡封实瓶口。之后，在某天清晨，趁其他人还在睡熟时，西塞罗和我就爬起来，抱着罐子来到附近的森林，把它埋在了一棵桷树和一棵白蜡树之间。“万一哪天我发生了意外，”西塞罗教导我，“把它挖出来交给特伦提娅，让她在适当的时候用上。”

据他看来，他能躲避审判的唯一现实的希望就是：庞培对恺撒的失望扩大到他们决裂。想想这两人的个性，这倒是一个合理的期待，西塞罗总是盼望着有人给他带来这方面的小道消息。只要是从罗马发来的信，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所有南下去往那不勒斯海湾的熟人都会被他截下询问。然而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消息听上去是鼓舞人心的 作为向西塞罗表明态度，庞培让克劳迪乌斯接受远征亚美尼亚的使命，而不要参加护民官的竞选。克劳迪乌斯拒绝了他。于是庞培很生气，与克劳迪乌斯发生了争吵。恺撒与庞培的观点一致、克劳迪乌斯又与恺撒争论，还威胁恺撒说一旦他当上护民官，就会废除三人执政的法规 恺撒对克劳迪乌斯大发脾气 庞培

开始责怪恺撒是这个难驾驭的“贵族平民”的始作俑者。有人甚至谣传这两个伟人已经不再说话。西塞罗喜不自胜“泰罗，记住我说的：所有的政权，不论它多么受欢迎或多么强势，最后都会终结。”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这个政权很有可能正在崩溃中 如果不是恺撒使出了戏剧性的一招来维护它，恐怕它早已坍塌。

那天是五月一日，一道晴天霹雳从天而降。那是个黄昏，晚餐之后，西塞罗正躺在沙发上打盹，阿提克斯的一封信到了。我要解释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待在福尔米亚的乡间别墅，而阿提克斯在短时间内已经返回罗马的家，他几乎天天都要从那里给西塞罗发出他获悉的所有消息。当然，这不能代替亲眼见到阿提克斯，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已达成一种默契，由阿提克斯留在罗马，因为他更擅长收集小道消息，而不是在海边数浪花。特伦提娅坐在房间的一角做刺绣，屋里很安静，我在犹豫要不要叫醒西塞罗 但是他已经听到了信差的声音，他从沙发上伸出手，那手势是在下达命令。“给我。”他说。我把信递给他，然后来到阳台 我向远处眺望大海，看到一艘小船发出的微弱灯火，便开始遐想在黑夜里被捕的是哪类鱼儿，或者渔夫正在下网捕龙虾等海鲜——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旱鸭子——正想到这儿，我听到从身后的沙发上传来痛苦的呻吟。

特伦提娅惊慌失措地抬起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

我走了进去。西塞罗揉皱了信放在胸膛上。“庞培又结婚了，”他用空洞低沉的声音说。“他和恺撒的女儿结了婚！”

为了与老天的安排相对抗，西塞罗可以部署很多武器：逻辑、诡计、冷嘲、智慧、雄辩术、经验，以及他对于法律和人性的深刻见解 但是面对黑夜里躺在同张床上的两具裸体间产生的魔力，以及由这种亲密行为可能唤起的复杂的欲望与情感，他一筹莫展。他从没想过这两家人会联姻，因为看上去很奇怪 庞培年近四十七，茱莉亚才十四岁。西塞罗真正懊恼的是恺撒，他竟然不知廉耻地

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出卖了自己的孩子。西塞罗怒骂了一两个小时——“想一想：他，和她：在一起！”——后来，怒火平息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祝贺新娘和新郎 一回到罗马，他就带上礼物去探访他们。我帮他拿着用檀木盒包装好的礼物，等他对这对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表达完事先预备的祝福之词，我把礼物交给了他。

“现在这家里是谁负责收礼物呢？”他笑着问，然后向庞培迈出半步，他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准备去接它，西塞罗却突然转身，弓下腰把盒子递给了茱莉亚。她笑了。不一会儿，庞培也笑了，尽管他还向西塞罗摇摇食指，嘴上说他是爱耍鬼把戏的家伙 我得说茱莉亚已经长成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大姑娘——漂亮、优雅、特别友善，还有一样怪事，那就是你能从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以及她身体的姿态中看到她父亲的影子。仿佛所有的欢喜都从他那里转移到了她身上。还有另外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显然她非常爱庞培。她打开盒子，取出西塞罗的礼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精致的银盘，上面铭刻着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的姓名首字母——她把它拿给庞培看，她握着他的手，轻抚他的脸颊。他笑逐颜开，吻了她的前额。西塞罗向这对幸福的新人报以僵硬的一笑，仿佛客人在晚餐上咽下了非常难吃的食物，却不想让主人知晓实情

“你一定要很快再来看我们，”茱莉亚说。“我想更了解你一点，我父亲说你是罗马最聪明的人。”

“过奖了，唉，我应该把这个头衔让给他。”

庞培坚持亲自送西塞罗出门。“她真是讨人喜欢，是吗？”

“是的，非常可爱。”

“老实告诉你吧，西塞罗，比起我认识的任何女人，跟她在一起是最快乐的。她让我感觉年轻了二十岁，或者甚至是三十岁。”

“照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回到幼年，”西塞罗打趣道。“再次表示祝贺，”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中庭，我注意到亚历山大大帝的

斗篷以及镶满珍珠的庞培头像都不见了。“我猜你和新岳父的关系也很亲密吧？”

“哦，一旦当你知道怎么应付恺撒，你会发现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坏。”

“你们完全和好了？”

“我们从没有不和啊。”

“那我呢？”西塞罗脱口而出，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了。他的口气就像一个被遗弃的情人。“你们联手创造出来折磨我的那个魔头克劳迪乌斯，我该拿他怎么办？”

“亲爱的朋友，别再为他担心了！他废话连篇，但全都是胡说八道。如果哪一天真要打起来，除非我死了，他休想接近你。”

“此话当真？”

“那当然。”

“这是你不变的承诺？”

庞培看上去很难过。“我让你失望过吗？”

不久，这次联姻有了第一项成果。庞培在元老院里发言，提出以下动议：考虑到梅特路斯·塞勒尔的逝去给我们带来的沉重损失等等，在他死前分派给他的行省——山北高卢——应该转交给尤利乌斯·恺撒，人民通过投票已授予他山南高卢；从此以后，统一指挥更易于镇压今后的叛乱；由于这个地区一直动荡不安，我们应该给恺撒多加一支军团，让总兵力增至五倍，供他调遣。恺撒坐在椅子上，问大家是否有反对意见。他把头转向左边，又转向右边，如此反复了好几次，观察有没有人想发言，正准备要进入“其他议题”的时候，卢库路斯站起来。那时这位老贵族将军已年近六十——倨傲、阴险，但依然有他辉煌的一面。

“请原谅我，恺撒。”他说，“你还要保留比提尼亚行省吗？”

“是的。”

“这样的话，你一共拥有三个行省吗?”

“没错。”

“但是比提尼亚离高卢有一千里远！”卢库路斯讥笑道，然后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人附和他的笑话。无人响应。

恺撒平静地说，“我们都懂地理，卢库路斯，谢谢你。现在还有人想发言吗?”

卢库路斯还不罢休。“还有你的任期，”他继续问，“要持续五年吗?”

“是的 人民裁定了这个决议。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难道你想违背人民的意愿?”

“但是这很荒唐！”卢库路斯高声说道。“元老们，我们不能允许单独一个人——不管他多有能耐——在意大利的边界地区指挥一支两万两千人的部队，而且时间是五年。如果他转而进攻罗马呢?”

很多元老在硬板凳上坐立不安，西塞罗就是其中一员。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加图——想就这个议题挑起争执，因为根本不可能赢。卢库路斯面对这种无人支援的局面，显然大为震惊，他没好气地一屁股坐下，抱紧双臂。

庞培说，“我担心我们的朋友卢库路斯花了太多时间去陪伴他的鱼儿。近来，罗马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

“毫无疑问，”卢库路斯嘟囔着，继续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响亮声音说，“但没有变得更好。”

这时，恺撒站起来了。他的措辞坚定而冷漠：几乎不近人情，一张脸就像色雷斯人的面模。“我想卢修斯·卢库路斯已经忘了在他那个时代，他指挥的军团比我还多，而且也不止五年，与米特拉达特斯人的持久战最后还是靠我英勇的女婿才取得了最终胜利。”三巨头的支持者爆发出一阵欢呼。“在我看来，有必要对卢修斯·卢

库路斯担任总指挥官的那段时期进行调查，也许要交给特别法庭卢修斯·卢库路斯的所有资金肯定要经受仔细盘查——公众一定很想知道他是从哪里获取巨额财富的。同时，我还认为卢修斯·卢库路斯应该向大家道歉，因为他含沙射影地侮辱了我们。”

卢库路斯扫视了一圈，没有人与他对视。以他这把年纪被押上特别法庭，还有那么多问题要交代，真是苦不堪言。他站起来，哽咽地说，“如果我说了冒犯你的话，恺撒——”

“跪下！”恺撒怒喝他。

卢库路斯看上去陡然苍老了许多，他还是一脸茫然。“什么？”他问。

“他应该跪下给大家道歉！”恺撒重复说道。

我不忍心看下去，然而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的目光，因为眼看着一项伟大的事业走到终点，难免会生出敬畏之心，就像眼睁睁地看着一棵参天大树被砍倒。过了好一会儿，卢库路斯还是站得笔直。然后，忽喇喇似大厦倾，身负赫赫战功的那把老骨头一条腿先跪下，再是另外那条腿，最后向恺撒低下了头，所有元老都屏气凝神地看着这一幕

不久之后，西塞罗不得不再次自掏腰包去买另外一个结婚礼物，这次是送给恺撒。

人人都以为，如果恺撒要再婚，新娘一定会是塞维利娅，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是恺撒的情人，而她的丈夫，也就是前任执政官朱尼厄斯·西拉努斯不久前刚去世。事实上，有一次塞维利娅戴着一颗珍珠出席晚宴，她宣称那是执政官送给她的，价值六万枚金币，大约在那时，有关他们要结婚的谣言就流传开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在这之后一周里，恺撒带来了他的新娘，卢修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的女儿——身材细长、相貌平凡的二十岁女孩，无

人知晓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西塞罗决定不用信使，而要亲手把礼物交给恺撒。这又是一个铭刻着交织在一起的两个姓名首字母的银盘；同样是放在一个檀木盒子里；同样由我来保管。某天，我带着它守候在元老院外面直到会议结束，看到恺撒和西塞罗一起走了出来，我抱着盒子朝他们走去。

“这是特伦提娅和我为你和凯尔弗妮娅准备的一点小礼物，”西塞罗一边从我手里接过礼物递给恺撒，一边说道，“祝你们拥有长久幸福的婚姻。”

“多谢了，”恺撒说，“你想得真周到，”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盒子递给了他的一个随从。“或许，”他补充道，“既然你现在这样慷慨大方，你不妨也给我们投上一票。”

“投上一票？”

“没错，我妻子的父亲正要参加执政官的竞选。”

“啊，”西塞罗脸上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这样就讲得通了。坦白说吧，我还很好奇你怎么娶了凯尔弗妮娅。”

“而不是塞维利娅？”恺撒笑着耸耸肩。“这是政治事务。”

“那塞维利娅呢？”

“她理解我。”恺撒正打算向前走，却又停下来，好像他刚想起了什么。“顺便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对付我们共同的朋友克劳迪乌斯？”

“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西塞罗回答。（当然，这是谎话：实际上，他总是惦记着他。）

“你很明智。”恺撒点点头。“他不值得任何人为他费心。还有，我在考虑一旦他成为护民官，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估计他会起诉我。”

“不要担心。在罗马的任何法庭上，你都能打败他。”

“他肯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会选择一个更利于他

的战场。某种特别法庭——全体罗马公民在战神广场上对我进行审判。”

“这会让你很难办。”

“我手头有大把的事实做武器，我已经准备好为自己做辩护。而且，我好像还记得我在战胜广场打败过你，那时你指控拉比利乌斯提有罪。”

“别提了！我身上还留着伤疤呢！”恺撒突然发出的刺耳苦笑声戛然而止。“听着，西塞罗，如果他对你构成了威胁，千万别忘了我随时准备帮你。”

这番话显然让西塞罗十分惊愕，他不禁问，“真的？此话怎讲？”

“我获得统一指挥权之后，就要将主要精力放在作战上。到时在高卢我需要一个副总督管理内务。而你是理想的人选。实际上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在那边——你只要愿意就可以常常回罗马。如果我让你做我的参谋，你就获得了司法豁免权。考虑考虑。现在，你会原谅我了吧？”说完，他向我们点头示意，然后前去与其他议员交谈，已经有十几个人等着跟他说两句。

西塞罗满脸疑惑地看着他离去。“这真是一个豪爽的提议，”他说，“实在是豪爽。我们应该给他写封信，告诉他我会铭记在心，这样我们也能记录在案。”

那正是接下来我们所做的事。寄出信的当天，我们就收到了恺撒的回信，他向西塞罗保证，只要他愿意，副总督的职位就是他的。西塞罗头一次感到更加放心。

那一年的选举延期了，比往年要晚。这都是因为比布鲁斯一再提出否决，宣称占卜的征兆是不吉利的。但是那个不幸的日子还是来临了，十月里，克劳迪乌斯实现了夙愿，在平民护民官的选举中，他位于榜首。西塞罗为了让自己好受点，没有去战神广场观看

结果。无论如何，他也没有必要去：我们在屋里就能听到远处兴奋的吼叫。

十二月十日，克劳迪乌斯宣誓就任护民官。西塞罗还是待在书房里，寸步不离。即便关紧门窗，欢呼声还是向我们一波波地袭来，不一会儿，从中心广场传来消息，克劳迪乌斯已经在农神庙的墙上贴出了他的提案细则。“他真是分秒必争啊，”西塞罗一脸无奈地说。“那好吧，泰罗。你出去瞧瞧那个小美女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当我走在通往中心广场的台阶上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诚惶诚恐。会议已经结束，但是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讨论刚刚听说的事。气氛异常激烈，好像他们全都亲眼目睹了某件精彩盛事，迫不及待地想和其他人分享他们的心情。我走到农神庙附近，然后费劲挤过熙攘的人群，想看看有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 墙上钉着四张议案。我掏出了铁笔和蜡板。其中一个议案提出要约束执政官古已有之的宣告不祥之兆的权利，旨在阻止今后有执政官像比布鲁斯那样行事 第二个议案提出限制监察官开除议员的权力 第三个议案允许街区社团重新集会（六年前，元老院为防止聚众闹事，取缔了这样的结社）。最后一个议案——显然就是让大家津津乐道的那个——也是罗马有史以来头一回，按月向所有公民免费发放粮食。

我把每个议案的要点都抄了下来，然后急忙跑回家向西塞罗汇报情况。他把那卷执政官秘史摊在他面前的桌上，着手准备为自己辩护。当我把克劳迪乌斯提出的议案告诉他之后，他身子向椅背倒去，他彻底迷惘了。“那么，根本没有提到我？”

“没有。”

“鬼才相信，他对我威胁一番后又想把我晾在一边。”

“或许他那时只是虚张声势。”

“再读一遍你的记录。”我照他说的去做，他眯起眼认真地听着每一个字。“全都是大伙热衷的事情，”当我读完之后，他评论道。“生活上有了保障。每一个街角都有结党。难怪会受到热烈欢迎。”他又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他希望我怎么做吗，泰罗？”

“不知道。”

“他指望我反对那些议案，仅仅因为他是提出议案的那个人。实际上，他想让我这样做。然后他就可以回过头来说，‘瞧瞧人家西塞罗，富人的朋友！他认为议员们吃香的喝辣的没有错，寻欢作乐也没有错，而穷人需要一口面包，需要辛苦劳作之后的一点放松，就是大逆不道！’看到了没？他想诱使我反对他，然后把我拽到战神广场与民众对质，最后就控告我简直像一个国王。真见鬼！我不能让他得逞。我要让他知道，我玩的游戏比他更高明。”

我始终不太确定，西塞罗是否已有把握能阻止克劳迪乌斯的法令生效。他有一个对他百依百顺的护民官，宁纽斯·昆德纳图斯，准备为他行使否决权，在元老院和骑士阶层当中，他还拥有一大批受人尊重的公民做他的坚强后盾。这些人都坚信，免费的粮食会造成穷人对国家的依赖，进而败坏他们的品行。一年下来，它会花掉一亿塞斯特斯，这样国家就要依赖于外邦的税收。他们还认为，在附近结社滋生了不道德的行为，最好是交给官方宗教团体来组织公共活动。总而言之，他们很可能是对的 但是西塞罗更会见风使舵 他认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庞培轻而易举就能给共和国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他告诉我。“他们正是忘了这一点。对他来说，一亿根本算不了什么。穷人们要么分得一杯羹，要么让我们人头落地——他们已经寻觅到了一位领导，克劳迪乌斯。”

所以，西塞罗决定不反抗克劳迪乌斯的提案，在那最后的一段短暂时光里——就像摇曳的蜡烛发出的最后火焰——他重温了往日受追捧的感觉 他吩咐昆德纳图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自己也拒不

声讨克劳迪乌斯的计划，当他在街头宣布他不会挑战提案时，群众积极拥护他 元月的第一天，元老院在新执政官的领导下举行集会，西塞罗被安排在第三个发言，紧随庞培和克拉苏之后——这是一项显要的荣誉 当首席执政官——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叫西塞罗发表意见时，他利用这个场合发出强烈请求，呼吁统一与和解。“我不会反对，也不会妨碍，更不会试图抵制，”他说，“我们的同僚克劳迪乌斯已经把这些法案摆在我们面前，我祈祷元老院与民众重新达成一致，共同走出这个艰难时期.”

这番话为他赢得了如潮般的掌声，当轮到克劳迪乌斯作答时，他的回复同样充满了溢美之词。“不久之前，马库斯·西塞罗和我还维持着最友好的关系，”他说，眼睛里还泛着真挚的泪花 “我相信是他身边的某个人在我们之间挑拨是非”——这通常被认作是暗指传闻中特伦提娅对克劳迪娅的嫉妒——“然后我很欣赏他以高度的政治家风范来面对群众的正当要求。”

两天之后，克劳迪乌斯的提案变成了法令，街区社团恢复原样，人们聚在一起庆祝，兴奋的欢呼声在罗马的山谷和丘陵间回荡 这不是自发的示威集会，而是由克劳迪乌斯手下处事老道的抄写员科洛利乌斯精心组织的 穷人、自由民还有奴隶在街巷里追捕一头头的猪，在没有任何祭司的监督下，他们宰猪献祭，然后就在街角烘烤猪肉。夜幕降临，他们也没有停止狂欢，反而燃起火把和火盆，继续唱歌跳舞（那是一个反常的暖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活动）他们狂饮不止，直到喝吐 他们在小巷里苟合 他们拉帮结派互殴，直至血流成河 在稍为整洁的街区里，特别是帕拉丁山上，那些生活优裕的胆小鬼们留守在屋内，等着这股狂欢浪潮过去 西塞罗在阳台上观望，我能看出他已经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当昆德纳图斯前来询问是否要把城里其他官员召集起来疏散人群时，他回答说已经太迟了——现在水已经沸腾，再给

水壶盖上盖子也无济于事了

午夜时分，寻欢作乐的喧闹声逐渐消退，街道恢复了平静，除了黑夜里从中心广场的某些地方传来的粗重鼾声，听上去仿佛是沼泽地里的片片蛙声。我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又被吵醒了。噪音听上去来自远方，在白天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只有到了夜晚，周遭的寂静才让这声音听上去不祥。那正是锤子撞击砖头发出的声响。

我举着一盏灯爬下楼梯来到底楼，锁上后门去了屋前的平台。整座城市依旧笼罩在黑暗之中，空气温和。我眼前一片漆黑。但是从中心广场最东边传来的噪音，在外面听得更加清楚，我仔细聆听，听出这是很多人在挥舞着锤子——有时是单独地响几声，更多时候是金属撞击石头的隆隆声，响彻这座沉睡中的城市。声响连绵不断，我估计至少有十几个施工队在远处劳作。偶尔能听到他们的高声叫喊，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是建筑物崩塌的巨响。我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建什么东西，而是在拆毁建筑。

天刚破晓，西塞罗就按照惯例起床了，我也像往常一样去书房找他，看他有什么需要 “晚上你听到锤击的噪音了吗？”他问我我回答说听到了 他歪斜着头，侧耳倾听。“但现在安静了。恐怕出了什么乱子。我们出去瞧瞧是哪帮流氓在捣乱。”

天还尚早，西塞罗的客户们没有聚集在门口，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只带了一个高大魁梧的随从与我们一同前往中心广场，乍看一切都正常，除了夜里狂欢畅饮之后留下的成堆垃圾，以及喝得不省人事躺在地上的横七竖八的身体。但是当我们快走到卡斯托尔神庙时，西塞罗停下脚步，发出尖声惊叫。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通向前门柱廊的台阶已经被拆掉，现在任何想进去的人都被那道高低不平的墙挡在外头，墙比一个人还高出一倍。它是用碎石堆起来的，进神庙的唯一途径就是靠几把梯子，每个梯子都由手握长柄大铁锤的

人看守着。新近暴露在外的红砖简直不堪入目，就像被截了肢　它上面钉着几张大布告。其中一张布告写着："P. 克劳迪乌斯许诺给人民免费粮食。"第二张宣告："罗马人民的敌人必死无疑　"第三张写着："生计与自由　"一眼望去，在低些的位置还张贴着详细的通告，从远处看像是草案，三四十个市民在那边晃悠着观看　在他们头顶上方的神庙讲台上有一排人，一动不动地，好像是雕带上的塑像　我们再往前走了几步，我认出了克劳迪乌斯的几个下手——科洛利乌斯、帕提那、史卡诺、普拉、塞尔维乌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往日跟着喀提林鬼混的流氓　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我瞥见了马克·安东尼和凯里乌斯·鲁弗斯，然后就是克劳迪乌斯

"太可怕了　"西塞罗气得浑身发抖地说，"这就是亵渎、是暴行……"

我猛然想到，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做这事的人，他们肯定也能看见我们。我碰碰西塞罗的胳膊。"元老，您不妨就待在这里，"我提议，"我去看看那些草案上都写了什么，如果你离得太近，就不大妙了。他们都很剽悍。"

我很快就蹿到墙边，来到了克劳迪乌斯与其同伙的眼皮子底下　两边全是剃着平头、胳膊布满文身的彪形大汉，他们倚着长柄大铁锤，目露凶光地盯着我。我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墙上的通告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它们都是新的提案，实际共有两个　一个是有关执政官来年行省分配的问题，授予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管理马其顿省，叙利亚省（我想是它）则归奥卢斯·盖比尼乌斯　另外一个提案很简短，不超过一行："凡是有人对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人提供协助，一律是死罪　"

我傻傻地盯着它，起初还没有抓住它的要义。这分明是反对西塞罗，只是没有提他的名字。它更多的是想威胁和骚扰西塞罗的支持者，而不是直接恐吓西塞罗。但是突然间，我的心开始翻腾，我

明白了其中的邪恶诡计，我感觉胃里的东西也一下冲到了嘴里，我却不得不咽下这苦味以防吐了出来 我赶紧倒退了几步，仿佛冥王已经在我前面张开血盆大口，我跌跌撞撞地往后走，眼睛却直直盯着那些文字，它离我越来越远，我真希望它们消失不见 我抬头一看，克劳迪乌斯明显是在俯视着我，脸上还挂着一丝笑容，他正在享受这一刻，我随即转身，飞奔到西塞罗身边。

他立马从我的表情就得知事情不妙。“怎样？”他焦急地问道。“都写了些什么？”

“克劳迪乌斯公布了一个有关喀提林的议案。”

“针对我？”

“是的。”

“从你的表情来看，莫非糟到不能再糟！真见鬼，都说了我什么？”

“甚至没有提到你。”

“那是哪门子的提案？”

“它写着，凡是有人对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人提供协助，一律是死罪。”

他不由得张大了嘴。他一直比我领会得更快。他立即明白了其中寓意。“这就是全部？一行字？”

“就是这样。”我低下头。“真的很抱歉。”

西塞罗抓着我的胳膊 “这样的话，他们还要给我留一条生路？他们也不打算审判我？”

忽然，他越过我的肩膀，把目光投向面目全非的神庙。我转头看见克劳迪乌斯正朝他徐徐地挥着手，那是一种讥讽的手势，就像在送别某位乘船远航的故人。与此同时，护民官的几个亲信开始爬下梯子。“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我说。西塞罗没有反应。他的嘴巴在动，但我只听到了含糊不清的喃喃声，仿佛他正在被人掐

死。我又转头去看神庙。他们都下来了，正朝我们走来 "元老，" 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们必须要带你走了。" 我示意他的侍卫扶住他的另一只胳膊，一起推着他走出中心广场，爬上通向帕拉丁山的台阶。那帮流氓对我们穷追不舍，成片的瓦砾碎块从神庙的方向飞向我们。一块锋利的砖片正中西塞罗的后脑勺，他大叫一声。直到我们爬到半山腰。如雨般的飞弹才停了下来。

当我们回到安全地方的时候，发现家里已经挤满了晨访的人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还是像往常那样马上涌向西塞罗，带着他们的诉苦信、他们的请愿书、他们低声下气的哀求面孔。他凝视着他们，眼神空洞，黯然地让我把他们都送走—— "全都带走" ——然后踉踉跄跄地爬上楼去自己的卧室。

赶走客户之后，我立马吩咐人去锁紧前门，之后我就在客厅里来回徘徊，思考应该怎么办。我等着西塞罗下楼来给我指令，然而过了很长时间，他还没有出现。最后，特伦提娅来找我了。她双手拧着一块手帕，把它紧紧缠在没戴戒指的手指上。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回答她我也不太清楚。

"你这个奴隶，别跟我扯谎了！为什么你的主人瘫在床上不动弹？"

在她发怒之前，我就怔住了。"他——他——出了点差错。" 我结结巴巴地说。

"差错？什么样的差错？"

我犹豫不决，不知从何说起。有太多太多的差错：它们就像一座座岛屿在我们身后绵延不绝，组成了荒诞群岛。或许 "差错" 这个词用错了。也许把它们称作后果会更准确：这是一个伟人怀着高尚的动机做出一件事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归根到底，这不正是希腊人所说的悲剧吗？

我说，“他纵容他的敌人掌控了罗马市中心。”

“那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

“他们准备立法要剥夺他的公民权。”

“那么，他应该振作起来，与他们斗争到底！”

“他离开这栋房子就很危险。”

话音未落，我就听到街头上一群暴徒在外面反复叫喊：“处死暴君！”特伦提娅也听到了。我能看出她因为恐惧脸都绷紧了。“那我们该怎么办？”

“也许我们可以等天黑之后，离开罗马。”我提议。她注视着我，尽管她也被吓住了，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她的黑眼睛里闪过她祖辈的影子——那个指挥着一支步兵队与汉尼拔作战的祖先。“至少，”我急促地说，“我们还可以恢复当初对付喀提林的措施。”

“派人去给他的同僚们捎口信，”她吩咐我。“请霍滕修斯、卢库路斯——你能想到的任何人——立刻过来。把阿提克斯接来。安排好其他一切必要的事情确保我们的安全。还有，找来大夫。”

我照她吩咐的去做了。所有的门窗都关严了。塞克斯图斯兄弟也匆忙赶了过来。我甚至还找回那条已经退休的看门狗萨尔贡——它生活在城郊不远处的一座农场里。午后不久，屋里的熟人越来越多，尽管大多数人来的时候都是浑身发抖——从嚷嚷的人群中挤进来，他们被这样的经历吓着了。只有大夫们不愿意来：他们已经听说克劳迪乌斯的提案，宣称他们害怕被起诉。

阿提克斯上楼去看西塞罗，然后红着眼下来了。“他转过头去对着墙，”他告诉我，“没有理我。”

“他们剥夺了他的声音，”我回答他，“失去了声音，西塞罗还是西塞罗吗？”

他们聚在书房里商量对策：特伦提娅、阿提克斯、霍滕修斯、

卢库路斯、加图。我忘了还有谁在场。我静静地坐在那边，不知所措，我与西塞罗在这个书房里共度了那么多时光。我一边听着他们交谈，一边很想知道：在西塞罗缺席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讨论他的前途。似乎他已经不在人间了。这栋房子的全部生机——那种智慧、那种领悟力，那种前瞻性的抱负——似乎不翼而飞，好像一个人就要离世的时候灵魂脱壳。特伦提娅的表现最冷静：“有没有可能通不过这个法令？”在某一时刻，她问霍滕修斯。

“可能性很小，”他说，“他模仿恺撒的策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很明显，他要利用乌合之众来操纵公共集会。”

“那元老院呢？”

“在某个人的支持下，我们可以通过一项决议——我自己肯定会同意——但是克劳迪乌斯可能会置之不理。现在，如果庞培或恺撒站出来反对提案，显然，结局会有所不同。恺撒的一支军队就在离中心广场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庞培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

“如果通过了，”特伦提娅说，“我将要去哪里？”

“他的财产将被没收——这栋房子，里面的东西，所有东西。只要你试图帮他，你就会被逮捕。恐怕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提案变成法律之前立刻离开罗马，趁他还安好的时候，远离意大利。”

“我在伊庇鲁斯还有房子，他能留在那里吗？”阿提克斯问道。

“那么在罗马你会被起诉。这个给他提供庇护的人一定要是个勇敢无畏的人。他出行的时候，要隐瞒身份，在被人发现之前，他要一直在不同的藏身处奔波。”

“这样一来，我恐怕要排除我们家的任何一处房子了，”卢库路斯说。“那些暴民很想起诉我。”他翻着白眼，像是一头受惊的马。他还没有从元老院的不堪遭遇中恢复过来。

“我能讲几句吗”我问道。

阿提克斯说，“请便，泰罗。”

"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盯着天花板说。我拿不准西塞罗是否同意我向其他人揭露这件事。"这个夏天，恺撒想任命西塞罗在高卢做他的副总督，这样他就拥有了司法豁免权。"

加图大感惊愕。"但是那样做的话，西塞罗就欠下了他的人情，恺撒也会因此变得比现在更加威风！从国家的利益来看，我非常希望西塞罗拒绝这个邀请。"

"为了我们朋友的利益，"阿提克斯说，"我希望他接受。你说呢，特伦提娅？"

"我丈夫自有决定。"她简略地回答他。

其他人答应第二天再来，然后就离开了。她又去看西塞罗，不一会就下楼找我。"他拒绝进食，"她说。尽管眼里泛着泪光，她说话的时候还是高昂着头，用尖尖的下巴冲着我。"好吧，如果他一定要向绝望妥协，就让他去吧，但是我不得不保护我们家庭的利益，而且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想让你安排一下，把这栋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打包运走。其中一部分可以存放在我们的老宅里——昆图斯走了之后，那里就有很多空房——其余的东西，卢库路斯愿意替我们保管。现在，这个地方正被人看守着，所以我们必须一样一样地转移，以免引起怀疑，先运走最贵重的东西。"

于是，就在那个夜晚，我们照她吩咐的开始行动起来，这样持续了好些个日日夜夜。当西塞罗寸步不离自己的房间拒绝见任何人的时候，找点事做也是一种慰藉。我们把珠宝和金币装在盛酒或橄榄油的双耳细颈瓶里，然后用马车运走。我们把金碟银盘藏在衣服里，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来到埃斯奎林山上的宅子，再哐啷哐啷地从身上取出它们。半身像的古董就用襁褓包裹起来，女奴们像抱婴儿那样抱着它们离开。那些体积庞大的家具被我们拆掉装作柴火运走。小地毯和织锦都用布裹好，然后偷偷转移到卢库路斯的庄园藏起来，他家就在芳蒂纳里安大门以外，正位于城市北部。

我单独负责整理西塞罗的书房，他的最高机密文件装满了好几麻袋，我独自把它们搬到我们老宅的地下室。在这期间，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克劳迪乌斯位于卡斯托尔神庙的总部，他的一帮手下就在那附近闲逛，只要西塞罗敢露面，他们随时准备追击他。有一次，我站在一群人后面，听到克劳迪乌斯亲自站在护民官讲台上公然指责西塞罗　他绝对是这座城市的主宰。恺撒在战神广场上指挥他的军队，预备向高卢进军。庞培离开了罗马，在奥尔本山上的庄园里同茱莉亚过着幸福的新婚生活。执政官都为他们分到的行省对克劳迪乌斯感激不尽。克劳迪乌斯熟知如何像一个牛郎挑逗情人那样刺激乌合之众。听众在他的蛊惑之下，陷入了狂喜，开始有节奏地反复喊叫。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到最后，我们才转移西塞罗最贵重的财产。那是一个客户赠送的柑橘木头的桌子，据说价值五十万塞斯特斯。我们没法拆卸它，于是决定趁着天黑把它运到卢库路斯家里，他家本来就有不少奢华的家具，所以我们的桌子放在其中会非常协调。我们把它搬到牛车后面，上面掩盖着成捆的稻草，走了大约有两里路　卢库路斯家的工头手持短鞭在门口与我们会和，告诉我们一个女奴会给我们带路。我们四个人把桌子抬了下来，然后那个女奴带我们穿过宅里的一间间屋子——屋子都非常宽敞，还响着回声，最后指着一个地方让我们放下桌子。我的心开始狂跳不止，不仅仅是因为那桌子很重，更因为那时我已经认出了她。我怎么能忘了她？那么多夜晚，在我睡觉之前，她的脸庞就会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当然有好多问题想问她，但是又害怕让监工看见我对她别有用心。我们跟着她沿原路返回，来到了一楼的入口大厅，我忍不住注意到，她看上去是那么虚弱不堪，她佝偻着肩膀，黑发中的白发也隐约可见。显然，她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在米塞努姆的时候艰苦很多——世事无常，一个奴隶的生活，更多的是取决于主人的性格，而不是奴隶的身份。

卢库路斯甚至没有关心她是否活着。前门已经打开。其他人都出去了。就在我要出门之际，我轻声叫了一声“阿加莎！”她略带疲倦地转过头，吃惊地看着我，竟然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然而，从她那双毫无生机的眼里，我没有找到她认出我的痕迹

第十九章

翌日清晨，当我与西塞罗的管家聊天时，我瞥见西塞罗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这是两周以来我第一次见他下楼。我屏气凝神，仿佛在盯着一个幽灵。他脱去了自己的宽外袍，穿着一身黑色的束腰旧长袍，表明自己正在服丧。他披散着头发，面颊瘦削，胡子也变得花白，看上去像个老流浪汉。他一走下楼梯，便愣在了那里。那个时候，房子已经快被搬空了。他惊恐地斜睨了一眼光秃秃的墙壁和中庭。然后步履蹒跚地走进他的书房。我跟在他身后，在门口看着他视察那些空荡荡的橱柜。书房里只留下了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他还没去看其他地方，就用平静的语调问我，“这是谁干的？”这一问让我毛骨悚然。

“女主人说这是明智的防备。”我向他解释。

“明智的防备？”他用手抚过空空如也的书架。那都是按照他的设计用蔷薇木精心打制的。“简直就是暗地里向人捅刀子！”他凝视着指尖上的灰尘。“她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这个家。”他接着说，“去准备马车。”他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

“嗯。”我迟疑了片刻，“请问是去哪里？我好告诉车夫。”

“别管去哪里，只要你把他妈的马车给我备好就行。”

我找来马夫，让他把车拉到前门，然后我又找到特伦提娅，告诉她西塞罗想要出门。她惊恐地瞧着我，慌忙下楼去了书房。家里大多数人已经听说西塞罗终于下床了，他们围在中庭，既好奇又担

忧，甚至也不假模假样地忙活了。我不责怪他们：跟我一样，他们的命运也与西塞罗的命运拴在了一起。有人在屋里扯着喉咙大嚷，随后特伦提娅就哭着跑了出来。她对我说，“跟他一起去吧。”说完便飞奔上楼。不久，西塞罗也出来了，紧锁着眉头，但至少看上去更像原来的他了，对他而言，与妻子进行一场激烈的争吵简直就是一剂滋补汤。他往前门走去，命令门卫把门打开，门卫看着我，像是在寻求我的许可。我赶紧点了点头。

跟往常一样，还有许多抗议者在街上游行，但是与刚宣布驱逐西塞罗的法案生效的时候相比，人数还是少了很多。大多数的暴民就像守在老鼠洞旁的猫一样，等老鼠出现已经等得丧失了耐心。但是，坚守到底的人仍然可以用毒言毒语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当西塞罗终于出现时，他们一边高喊着“暴君”、“杀人犯”、“去死”这样的词语，一边涌向他。他径直走进车里，我紧随其后。马车顶上还有一个保镖和车夫，车夫弯下身子问我要去哪里。我看了看西塞罗。

“去庞培家。”他说。

“但是庞培不在罗马啊，”我疑惑地说。这时，外面的拳头像冰雹般敲向车厢的一侧。

“那他在哪里？”

“在阿尔班山上的家里。”

“这样反而更好，”西塞罗说，“他不会想到我会去找他。”

我朝上面的车夫大喊，告诉他我们要去卡佩纳城门，随着一声鞭响和车厢外传来的最后一阵嚷嚷声和重击声，马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起初，至少有两小时，西塞罗一言未发。他蜷缩在车厢的一角，腿也不靠着我而是挪向另一边，似乎要把自己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里。当我们驶出大路踏上去庞培那里的砂石路时，他

才舒展四肢，凝望着窗外富饶的土地，那里到处都是园林和雕塑。“我要让他感到羞愧，从而挺身保护我。”他接着说，“如果他还是拒绝我，我就当着他的面自尽，这样一来，他会因自己的懦弱遭受后人的唾弃。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我可是相当认真的。”他把手伸进自己的长袍，掏出一把匕首给我看，刀锋还不及他的手掌宽。他咧着嘴朝我笑，看上去已经彻底疯了。

我们在那座乡间豪宅前停了下来，庞培的管家立刻跑上前打开车门。西塞罗是这里的常客，这个奴隶对他很熟。但是当他看到西塞罗蓬头垢面、一身黑色长袍时，他的笑脸一下子僵住了。他惊慌地倒退一步。“你闻见了吗，泰罗？”西塞罗一边说一边把手背伸给我。他又放到自己的鼻孔上嗅了嗅。“那是死亡的味道。”他发出诡异的笑声，然后下了马车，大步流星地朝房子走去，边走边对那个管家说，“告诉你的主人我来了，我知道怎么走。”

我紧随其后。我们走进一个长廊，里面摆满了古董家具、绣帷、地毯等什物。橱柜里陈列的尽是庞培的在战场上赢来的战利品，其中有西班牙的红釉陶器，非洲的黑檀木雕刻品，还有中东的镂空银器。西塞罗坐在一个铺着白丝绸的高背沙发上，我靠近一扇门站在旁边，门外阳台上摆放着一排古代伟人们的半身塑像，在阳台的外面，一个园丁正推着一辆装满枯叶的独轮车。隐隐约约中，我闻到某处燃起篝火的味道，但是却看不到。这是一种文明有序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了忧虑荒漠中的一片绿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不久，传来一串轻快的脚步声，庞培的妻子出现了，还有几个女仆陪在她左右，年龄都比她大。她戴着深色项圈，身穿着一套绿色便装，看上去像个木偶。她脖子上还系了条围巾。西塞罗站起来吻她的手。

“太对不住了，”茱莉亚说，“有人约他出去了。”霎时，她羞红着脸往门口瞥了一眼。显然，她还不习惯撒谎。

西塞罗立马沉下脸，但没过一会就恢复了平静 “不要紧，”他回答说，“我会等他。”

茱莉亚又焦急地瞟了一眼门口。我突然有种直觉，庞培就在外面，正指挥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接着说，“我不确定他要去多久 ”

“我相信他会回来。”为了让偷听的人也能听到，西塞罗故意提高嗓门说，“庞培大帝自己说过，他回来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 ”他坐了下来，茱莉亚踌躇片刻，也坐下了，她熟练地把那双雪白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

她终于开口说，“您的旅途还愉快吧？”

“非常愉快，谢谢 ”

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西塞罗把手伸进长袍口袋，那把小匕首就在里面。我可以看到他用手指拨弄它。

茱莉亚问，“您最近有没有见过我父亲？”

“没有。我最近情绪不太好。”

“啊？很抱歉听您这样讲。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没准他哪天就要去高卢了。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他了 幸好我不是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在西班牙的那段日子真是让人担心 ”

“你对婚姻生活还适应吧？”

“哦，很棒！”她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大声说道。“我们一直待在这里，哪也没有去 这是一个属于我们俩的世界 ”

“那一定很快乐。真让人陶醉啊 无忧无虑的生活。我都要嫉妒您了 ”西塞罗的声音有些嘶哑。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贴在前额上，低头看着地毯 他的身体开始轻微地颤抖，令我担忧的是，他哭了起来 茱莉亚见状立刻站起身。“没事，”他接着说，“真的。这该死的病……”

茱莉亚迟疑了一会，然后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肩膀，轻轻地说，“我会再去告诉他，你在这里 ”

她带着女仆离开了房间。她离开之后，西塞罗叹了口气，用袖子擦擦鼻子，仰视着上方。篝火生出的烟雾从阳台飘过来，还带着些许芳香。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光线也越来越暗淡。由于长时间的禁食，西塞罗的那张脸变得瘦削而布满阴云。最后我凑着他的耳朵对他说，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离开，夜幕降临前就回不到罗马了。他点点头，我搀扶着他站起来。

当我们驶离别墅的时候，我向后扫了一眼，直到今天，我仍然确信当时我看到了庞培那张苍白的大脸，他在高处的窗户后盯着我们。

庞培背叛西塞罗的消息一经传出，西塞罗的末日也不远了 我开始惴惴不安地打包行李，以备不时之需，在必要时迅速逃离罗马。并非所有人都对西塞罗避之不及。好几百人身穿丧服表达支持，元老院也勉强通过决议，让大家都穿上黑色外袍以示同情。埃里乌斯·拉米亚组织意大利各地的骑士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霍滕修斯率领一个元老团敦促执政官来保护西塞罗，但是被皮索和盖比尼乌斯双双拒绝了。因为他们知道克劳迪乌斯有权力决定他们接管哪个行省，所以都心有顾虑而不敢表达支持。事实上，他们禁止议员穿丧服，并且以危害城市和平为由把勇敢的拉米亚驱逐出罗马。

无论何时，只要西塞罗试图冒险外出，便立刻会有一群骂骂咧咧的暴民将他围住。尽管阿提克斯和塞克斯图斯兄弟已经找人来保护他，可是这样的经历还是让人不悦并且隐藏着危险。克劳迪乌斯的追随者朝他扔石块和大粪，把他逼回家，他还得抖掉头发和衣服上的脏东西。他出去找执政官皮索，最后终于在一个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西塞罗恳求他出来调解，但是无功而返。此后，西塞罗便一直待在家里。但是即便在家里，日子也不安宁。白天，示威的人聚

集在广场上朝这边反复地大喊口号，高呼西塞罗是个杀人犯。晚上，街上的跑步声、叫骂声和砸在屋顶上的东西不断地惊扰着我们。护民官在城外召开了公共集会，在会上，人们追问恺撒对克劳迪乌斯提案的看法。他宣称，虽然他不同意对阴谋者执行死刑，但是他也不赞成这个提案。那是一个了不起的狡黠的回答，当西塞罗听说之后，也只能可怜兮兮地点头称赞。后来，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了，尽管无法真正入睡，他却患上了严重的嗜睡症，而且还经常拒绝接见访客。

然而，也有一次破例。那是克劳迪乌斯的提案就要成为法律的当天，克拉苏前来拜访，让我大感惊讶的是，西塞罗同意见他 据我看来，那时他已经万念俱灰，但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不管是谁。这个老家伙进门后，满嘴都是关切的话，什么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万分震惊，什么对庞培的不忠行为感到格外厌恶。他来回扫视光秃秃的墙壁，想确定到底搬走了哪些东西 “如何我能做点什么的话，”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不认为还有什么事，多谢了，”西塞罗回答说，显然，他已经懊悔放进了他的宿敌。“我们都知道政治怎么玩，失败迟早要降临到我们头上。至少，”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意识’很清醒。真的，别再在我这里耽误时间了。”

“那么钱呢？我知道你是个穷人，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所有心爱的东西，但是在流放途中，钱总是有用的，我愿意向你预支一笔可观的数目。”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能给你的大概就两百万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实际上还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被流放了，我还能还得起这笔钱吗？”

克拉苏打量了一下周围，仿佛在找一个解决办法。“我想你可

以把这栋房子的契据给我。”

西塞罗满脸狐疑地盯着他。“你想要我的房子，就是三百五十万从你那里买的这栋房子吗？”

“这可是笔大交易。你无法拒绝。”

“那好吧，对我来说，我自有理由不能以两百万的价格再把这栋房子卖给你。”

“恐怕不动产只有物有所值人们才愿意买它，而这栋房子将在后天变得一钱不值。”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克劳迪乌斯打算烧毁它，然后建一座自由女神圣殿，而且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什么人，谁也不能插手去指挥他。”

西塞罗停下来略作思索，然后平静地说，“这些都是谁跟你说的？”

“我自己想方设法打听到的。”

“那你为什么想花两百万塞斯特斯来买一堆烧焦的碎片，上面还建有自由女神圣殿？”

“那是做生意过程中必须承担的风险。”

“再见，克拉苏。”

“好好想一想吧，西塞罗。不要做一个顽固的傻瓜。要么是两百万，要么是一无所有。”

“我说再见，克拉苏。”

“那好吧，两百五十万？”西塞罗没有反应。克拉苏摇了摇头。“就是这么回事，”他边说边站起身，“你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因为你自以为是的愚蠢。我一定要在你家的火炉旁给我的双手取暖。”

翌日，西塞罗的主要支持者们响应号召，聚集在一起商议并决

定下一步的行动。会议在书房进行，我必须清理整个屋子并摆放好座椅，确保大家都有座位。我搬来了二十把椅子。最先到的是阿提克斯，紧随其后的是加图，接着卢库路斯也来了，过了好一会，霍滕修斯才出现。对他们而言，来这里就是一场历险，他们必须穿过暴乱的人群，而临近的街道都已经被人占领，特别是霍滕修斯，他遭受了严重的袭击，不仅脸被抓破，身上还被泼上了粪便。一个平日里外表总是很光鲜的人突然变得如此狼狈不堪，不禁让人大感紧张 我们继续等候，想看看还会不会有其他人来，但是再也没有任何人出现。图丽娅已经和丈夫离开罗马去了安全的乡下，他们与西塞罗告别时的场面让我感动落泪 所以，特伦提娅是当时唯一在场的家庭成员 我开始做记录。

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现在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不知道西塞罗是否因此深感失落，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在今天这个令人悲痛的日子里，"他说，"我真心感谢你们所有人，能勇敢地为我的事业提供不懈的支持。逆境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并无意欢迎它，你们懂的。"——据我的记录，大家听到这里都笑了——"即便如此，至少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本性，正如我所表现出的懦弱，同时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我本以为他又要放声痛哭，但是他继续讲了下去。"这么说，那项法案就要在午夜生效了？我想这已经是毫无疑问了吧？"他环顾四周，四个人都摇着头。

"是的，"霍滕修斯说，"不会再有任何变数了。"

"那么你们想给我什么建议呢？"

"在我看来，你有三个选择，"霍滕修斯又说，"你可以不理会这个法案，继续留在罗马，并且指望着你的朋友们继续支持你，尽管从明天开始形势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凶险 你也可以今晚就离开罗马，趁现在人们帮助你还是合法的，然后再了无牵挂地离开意大

利。或者，你可以去找恺撒，问他手下的副总督一职是不是还给你留着，并且要求获得豁免。”

加图说，“他当然还有第四个选择”

“是吗？”

“他可以自杀。”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肃静，良久，西塞罗才说，“那有什么益处吗？”

“按照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对于一个明智的人来说，自杀永远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反抗。它也是结束自身痛苦的天赋之权。并且坦白地说，这也会成为反抗暴政的一个典型事例而流芳百世。”

“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

“有。据我说，你应该用砖砌起一堵墙，让这栋房子与世隔离，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等着饿死”

“我不同意，”卢库路斯开口了。“如果你想自寻死路，又何必亲自动手给自己添堵呢？你可以留在罗马，看看你的敌人们还敢不敢有更过火的举动。你会有机会幸存。即使不能幸免，至少杀人犯的骂名会落在他们头上。”

“不需要一丁点勇气，你就会被人杀害，”加图轻蔑地反驳道，“反之，自杀是一种有意识的大丈夫行为。”

“你有什么建议，霍滕修斯？”西塞罗问

“离开这个城市，”他立刻回答说，“保住自己的性命。”他迅速用指尖碰了碰额头，摸了一下额头凝固的血迹。“我今天就去见皮索。他私底下很同情你的遭遇。在你主动逃亡的期间，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会想办法废除克劳迪乌斯的法案。我确信有朝一日，你会胜利而归。”

“阿提克斯？”

“你知道我的想法，”阿提克斯说。“你会省去很多麻烦，如果

你最初就接受恺撒的邀请。”

“特伦提娅？你说呢，亲爱的？”

跟自己的丈夫一样，她也穿上了丧服，死灰般的脸上罩着白纱，她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厄勒克特拉 她掷地有声地说，“现在这种生活状况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主动逃亡是懦夫的行为，无疑是抽了我一记耳光。你也试着向你六岁的儿子解释什么是自杀。你别无选择。去找恺撒。”

那时已近黄昏——一轮红日在光秃秃的树干后面下沉，和煦的春风吹来不合时宜的呼喊“处死暴君！”声音来自中心广场。议员们和他们的侍从从前门离开，企图转移暴民的注意，同时西塞罗和我从后门悄悄溜出去。西塞罗用一块棕色的破布毯子包住头，看上去俨然是一个乞丐。我们迅速走下卡斯台阶，来到伊特拉斯坎路上，然后混在人群里穿过护城河边的城门出了城。没有人骚扰我们，甚至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我事先派了个奴隶捎信给恺撒，告诉他西塞罗想要见他，一个戴着暗红头盔的军官在城门那里等着我们。他一看到西塞罗就面容失色，但是很快恢复镇定，然后出于礼节对西塞罗行了半个军礼，并且护送我们穿过战神广场。这里搭建了很多帐篷，恺撒新召集的出征高卢的军团就驻扎在此，当我们经过时，我感觉到处都是军队即将出发的迹象：垃圾坑被填满了，防御土墙被铲平了，军需装备都装上了车。军官告诉西塞罗，第二天拂晓，他们就要向北部进军了 他领我们来到一个帐篷，它驻扎在地势稍高的平地上，比其他帐篷大很多，军团的鹰旗就插在一旁 他让我们稍等片刻，然后掀起帐帘走了进去，留下了西塞罗。西塞罗胡子拉茬，一身旧长袍，毯子还裹在肩上，到处东张西望。

“这看上去是恺撒的一贯作风。”我调侃地说，想缓解这种沉闷

的局面 “他就喜欢让访客在外头等着 ”

“我们最好习惯它 ” 西塞罗冷若冰霜地回答我。“看那边，”他越过营地朝着河流的方向冲我点头示意。在一片尘土飞扬中，一座巨型建筑的脚手架在平原上拔地而起。“那一定是法老的剧院 ” 他咬着嘴唇沉思良久

终于，帐帘又拉开了，我们被带进了帐篷 里面的陈设是斯巴达样式 一个薄草褥子铺在地上，上面还盖着一条毯子；旁边是一个木柜子，上面放着一面镜子，一套发梳、一把水壶，以及一个水盆，一个金制相框也摆在上面，里面是一个女人的小幅画像（我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塞维利娅，但是无法走近几步去鉴定） 恺撒坐在一张折叠书桌旁，上面堆放着不少文件。他正在签署什么东西 两个秘书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后面 他停下手头的工作，抬头看了一眼，站起来伸出手向西塞罗走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身穿戎装，那身衣服就像长在他身上的皮肤，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他，却从没见过他在角斗场上的表现，而那里才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对此，我绝不含糊。

“亲爱的西塞罗，”他一边说，一边打量他的客人，“看你沦落到这个样子，我真的很伤心。”换作庞培的话，就会给个拥抱或拍拍后背，但是恺撒对这种事情毫无兴趣 最简单的握手之后，他示意西塞罗坐下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是来接受副总督职位的 ” 西塞罗坐在椅子边上，“如果你还会给我提供这个职位的话。”

“你真的来了！”恺撒的嘴角垂了下来。“我必须告诉你，你来得太晚了。”

“我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情愿不来找你。”

“克劳迪乌斯的法案午夜生效吗？”

“是的。”

“所以最后的选择要么是我，要么是死，要么是逃亡？”

西塞罗开始坐立不安。“你可以这样说。”

“噢，这可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恺撒发出他特有的尖锐笑声，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他还在打量西塞罗 “夏天，当我给你提供这个职位的时候，你的地位可比现在要稳固得多啊 ”

“你说过，如果克劳迪乌斯对我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我可以来找你。他变成了威胁。我来了。”

“六个月前他是一个威胁 现在他是你的主人 ”

“恺撒，如果你让我乞求……”

“我没让你乞求。当然，我没让你乞求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说，你认为做我的副总督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西塞罗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我难以想象他会有多痛苦 “好吧，如果你想让我讲清楚，我要说的是，虽然你深受民众爱戴，但是在元老院却不得人心，而我的处境恰恰与你相反：目前我虽然失去了民心，但在同僚中我仍然有一定影响。”

“那么你会在元老院维护我的利益喽？”

“我会在他们那里做你的代言人，是的，并且可能偶尔也会把他们的想法反馈给你。”

“但是你仅仅对我一个人忠诚吗？”

我几乎能听到西塞罗咬牙切齿的声音。“我希望我一贯的忠诚是献给我的国家，而我也会尽力调解你和那些元老之间的利益纠葛。”

“但是我根本不关心那些议员的利益！”恺撒大声叫道。他突然从椅子上向前倾，然后非常麻利地站了起来。“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西塞罗 让我帮你解读我自己 有一年，在去往西班牙的途中，我们必须穿过群山，我带领一队人马走在前面侦查路线，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小的村庄。那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破败不堪的

地方。几乎没有人能在那里生活下去。真的，你一定会嘲笑那样一个垃圾堆。我的一个部下开玩笑地对我说，'没错，你知道，甚至是这里，也会有人为了掌权而苦心经营，为了争得老大的地位而相互猜忌展开残酷争斗。'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

"不知道。"

"我说，'就我而言，我宁可在这里做老大也不在罗马当老二。'我就是这样想的，西塞罗——我真是这样想的。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吗？"

"我相信我已经明白了，"西塞罗边说边缓缓地点头。

"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西塞罗说，"在这次谈话之前，恺撒，你对我来说，就一直是个谜，但是从现在起，也许我头一次开始了解你了，至少我感谢你的坦诚。"说完，他发出大笑。"真是太有意思了。"

"什么？"

"我原来是因为想当国王而被驱逐出罗马的人！"

恺撒怒视着他，没多久，他也咧着嘴笑了起来，"你说对了，"他说，"很有趣。"

"好吧，"西塞罗站起来，"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有一个国家等你去征服，我有其他事情等我去处理。"

"别那样说！"恺撒提高了嗓门，"我仅仅是摆出事实。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共同立场在哪里。你可以拥有这该死的副总督一职——它是你的。你还可以随时卸任，不管你以何种方式。我有兴趣想更加了解你，西塞罗——真的。"他伸出手。"来吧。多数人在公众场合中表现迟钝；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要联合起来。"

"谢谢你的关心，"西塞罗回答他，"但是毫无用处。"

"怎么说？"

"因为在你的这个圈子里，我，也想做老大，但是失败了。至

少我还渴望做一个自由的人。而你却是那么邪恶，恺撒——你比庞培，比克劳迪乌斯，甚至比喀提林还要邪恶，直到我们都被逼向你下跪的时候，你才会罢休。”

等我们返回城里时，天已全黑。西塞罗甚至不用拿毯子包住头。光线昏暗，没有人能认出他 人们急匆匆地赶回家，比起一个前任执政官的命运，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他们担心——例如他们的晚饭，屋顶的裂缝，还有罗马城日益猖狂的小偷。

特伦提娅和阿提克斯还在中庭等着我们 当西塞罗说他拒绝恺撒的副总督之职的时候，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大吼，蹲到地上双手捂住头 西塞罗跪在她旁边，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离开，”他说，“带上马库斯，去阿提克斯家过夜。”他抬头看着阿提克斯，他的老朋友点了点头。“过了午夜，再留在这里就太危险了。”

特伦提娅挣脱开西塞罗 “那你呢?”她说，“你要怎么办? 自杀吗?”

“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如果那样会让事情变简单的话。”

“那当然不是我想要的!”她朝着西塞罗大喊 “我想要原来的生活!”

“恐怕我无法给你 ”

西塞罗再一次伸出手搂住她，但是特伦提娅又把他推开，然后站了起来。“为什么?”她质问道，双手背在身后，向下瞪着西塞罗。“你明明可以通过和恺撒结盟来结束这种局面，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也不存在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也不存在? 真是自作聪明的蠢话!”

“我的身体还活着，但是我，西塞罗，无论以后是什么样子，

都已经死了。”

特伦提娅绝望地背过身去，向阿提克斯寻求援助。“我很钦佩你，马库斯，听上去，你开始像加图一样顽固不化。与恺撒暂时的结盟有什么不妥吗？”

“就没有暂时这一说！在罗马，人尽皆知，那个人直到做了世界的主人才会罢休——他或多或少已经清楚地把这一点告诉我了，而我要么必须一直跟着他，做他的爪牙，要么在以后某个时刻与他同归于尽，到那时我就彻底完了。”

特伦提娅冷冰冰地说，“你现在已经彻底完了。”

“好吧，泰罗。”当特伦提娅去育婴房找马库斯准备道别的时候，西塞罗对我说，“我在这个城市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我想给你自由。几年前我就应该这样做了——最起码在我从执政官职位上卸任的时候。事实上，我并不是轻视你对我做的一切，恰恰相反，我太看重你的付出了，我不能忍受失去你。但是现在，我正在失去一切，我应该也跟你说再见了。祝贺你，我的朋友。”他说着说着，就握起我的双手，“你挣得了自由。”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时刻——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我甚至为未来做好了计划。现在，它来到了，仿佛天上掉下了馅饼，远离了一切灾难。我激动得说不出话。西塞罗微笑地看着我，当我放声大哭的时候，他走过来抱住我，拍着我的后背，好像我是个需要安慰的孩子，站在一旁观看的阿提克斯也亲切地跟我握手。

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当然我也不忘对西塞罗说，在我成为自由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竭尽全力为他做事，我会始终留在他身旁陪他一起经受所有考验。

“恐怕不行，”西塞罗伤心地说，“今后，奴隶们是我唯一的伙

伴 如果一个自由民来帮助我的话，根据克劳迪乌斯的法律，这个人便会因为援助杀人犯而获罪。从现在起，泰罗，你必须跟我划清界限，否则他们会折磨你。你走吧，收拾好行李。你应该跟特伦提娅和阿提克斯一起离开。”

沉痛的悲哀取代了我的喜悦。“但是没有我，你怎么应付？”

“噢，我有其他奴隶，”他回答说，并且非常努力地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们可以陪我出城”

“你要去哪里？”

“南方。去海边——或许是布林迪西港口——找一条船。那之后——风向和水流将决定我的命运。去收拾行李吧”

我回到房间，把我仅有的家什收拾到一个小包里，然后挪开两块松动的砖，我在那后面挖了一个暗洞 这是我用来保管积蓄的地方 我把二百二十七枚金币缝进一个钱袋子，这是我花了十年时间积攒的所有钱财。我绑好钱袋，爬上楼梯，来到中庭，西塞罗正与马库斯道别，阿提克斯与红肿着眼的特伦提娅在一旁看着。他爱这个孩子——他唯一的儿子，他的快乐，他未来的希望。他努力克制自己，好让这次告别看上去只是暂时的，这样的话，那个小伙子就不至于太悲伤 西塞罗用胳臂搂住他，来回地摇摆，马库斯求他再来一次，他照样做了，当马库斯哀求他再做一次的时候，他拒绝了，让他去找妈妈。然后，西塞罗抱住特伦提娅说，“对不起，嫁给我让你落到如此伤心的地步。”

“嫁给你是我人生唯一的目标。”她回答说，然后朝我这边点了点头，步伐坚定地从房间走了出来。

西塞罗接着拥抱阿提克斯，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他，然后走过来跟我道别，但是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我已经决定了，我要陪在他身边，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必要时我愿意付出生命。他自然而然地表达了感激之情，似乎并不吃惊，我这才意识到，他从没有认

真考虑过我会接受他的请求。我取下钱袋子，把它交给阿提克斯

“我不知道能否请您帮我做点事，”我说。

“当然，”他回答道，“你想让我为你照看这个？”

“不是，”我说，“卢库路斯有一个奴隶，是一个叫阿加莎的年轻女人，她对我很重要，您能不能让卢库路斯看在您的面子上，给她自由。我保证这些钱足够为她赎身以及赡养她的后半生了。”

阿提克斯看起来很惊讶，但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噢，你真能保密啊，”西塞罗上下打量我，说道，“我自认为很了解你，恐怕并不是这样。”

等他们离开之后，屋里就剩下西塞罗和我了，还有他的侍卫和几个家奴。我们再也听不到叫喊声；罗马城似乎变得异常宁静。他上楼去休息了片刻，然后穿上结实的鞋子。当他再次来到楼下的时候，他手里握着一把大烛台，挨个房间查看：他穿过空旷的餐厅——那里的天花板金光闪闪，来到宏伟的大厅——那里的大理石雕塑由于太沉重还留在原处，最后走进了空徒四壁的书房，他似乎想让这个地方在回忆里永不消退。他徘徊了好久，以至于我都开始怀疑他根本不打算离开，但就在那时，中心广场的守夜人发出了午夜的报时声。他吹灭烛台，说我们该走了。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当我们爬完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我们看到至少有十二支火把在我们脚下缓慢地向山上进发。远处有人发出一种特殊的鸟哨声，一声类似的尖锐呼叫从我们身后某个地方回应他。我的心怦怦直跳。“他们已经上路了，”西塞罗轻声地说，“他们一刻也不想耽误。”我们连忙走下台阶，在帕拉丁山脚，我们向左转进了一条羊肠小道。我们紧贴墙壁往前走，小心翼翼地绕过打烊的商店和熟睡的人家，直到我们来到临近卡佩纳城门的主道

我们已经收买了门卫，他帮我们打开行人通道的门，然后不耐烦地

等着我们跟侍卫交头接耳地道别。后来，西塞罗迈进狭窄的城门，我和三个扛着行李的奴隶紧随其后。

一路上，我们只顾默默地赶路，直到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才有喘息的机会。那时，我们已经远离沿着马路延伸的那片墓碑林立的区域——当时，那里是臭名昭著的强盗藏身处。当西塞罗确认没有危险了，我们才停下来，他坐在一块里程碑上回头望着罗马。一束微弱的红光照过来——当时离天亮还早，它中心的暗红渐渐消融成大片的粉红，弥漫着整片天空，映照出城里低矮山丘的黑色轮廓 仅仅燃烧一栋房子，就能有这样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让人备感诧异。我很清楚，这是个征兆。与此同时，透过静寂的夜色，我们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传来古怪的声响，尖锐而又断断续续，还伴随着咆哮和哀号。起初，我无法确认声音来自何方，西塞罗却说那一定是战神广场的军号声，恺撒的军队准备向高卢出发了。当西塞罗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也许与平常无异，但是不一会儿，他站起身，拍了拍旧长袍上的灰尘，朝着与恺撒相反的方向，继续他的旅程。

为了爬向权力的巅峰，还是小律师的西塞罗努力克服口吃，学习
说，并借助婚姻带来的财富成功进入元老院。他运用杰出的雄辩才能
政对手，赢得竞选，最终登上罗马执政官的位置。然而随着庞德、恺
克拉苏指挥军队不断扩张，战争的胜利带来土地和巨大财富，却也
了军人独裁的野心。同时，急剧增大的贫富差距，使得贵族和平民、
隶的矛盾越来越大。面对如此危局，西塞罗不得不权衡斡旋、步步计
揭穿政敌推翻共和国的阴谋，维持罗马民主制度的稳定。他的声望
度到达顶峰，但是随着三巨头联盟，整个罗马成为他们瓜分的猎物。
塞罗拒绝当他们的爪牙，他的财富、名望乃至生命都成为攻击的目标，
么妥协，要么就失去一切……

彻底被它迷住！少有的在一部“政治惊悚小说”中精彩地解剖了
力的诱惑和置身其中的危险。

——《星期日泰晤士报》

哈里斯传达了他对罗马帝国的深刻理解。丰富广博的知识、对日
生活细枝末节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

——《卫报》

哈里斯是个大师，通过《权谋》，他超越了自己。这是我看过的
精彩的“政治惊悚小说”之一。

——《伦敦标准晚报》

ISBN 978-7-5321-5995-6

9 787532 159956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权谋=ROBERT HARRIS LUSTRUM
SS号=13992610